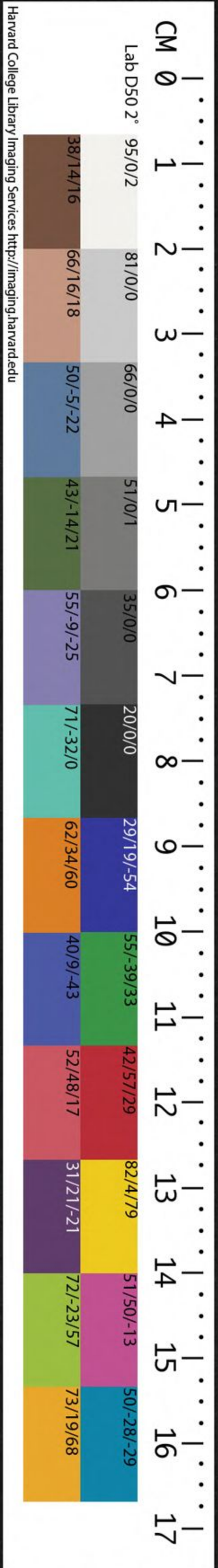


T 855/8905(5)

5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56



近聖居四書翼經圖解論語卷之六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無錫 馬世奇 君常父

古吳 項煜 仲昭父

粵東 陳子壯 集生父

豫章 黃端伯 元公父

全鑿定

古韻 余應龍 龍父

婁東 楊廷樞 維斗父

雲間 陳子龍 臥子父

臨川 羅萬藻 文止父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五章。○大全馬氏曰此篇多評弟子賢否故以次於夫子言動之後。

子曰先進於禮樂。先泛指古先盛世言不必泥定周初進指人心之進向言於字不作之字解禮

樂凡日用之情文以至野人也。野人山林草莽之徒。後進於節天下和天下皆是。野人也。氣言其朴寔也。

禮樂。後指周末。君子學士縉紳之風言其儒雅也。孔子時言君子也。君子尊昭代為當世君相同護故

稱後進為君子。考証。按古人行禮必有樂文行中肆夏。稱先進為野人。考証。中承齊在車則聞齊和之聲行則鳴

佩王故言禮必兼樂。○陳明卿曰免野人耳而干城腹心當周之時未嘗賤野

先進全旨。○這章書全要想出。夫子折衷禮樂主持一世的深心。蓋禮樂為司世大柄。非藉有權位者不能用也。夫子有德無位。徒獲用以裨躬繡性。不獲用以淑世陶民。故發為低徊冀望之語。曰如用之云云。

周末文勝古道衰薄。夫子有思。文武惜夏商及本崇儉之思。故說禮樂一也。何分先後哉。自末流漸遠而溯先進。道簡風朴。其於禮樂也。若其齋於文而併齋於情。其氣象真個似野人也。先制既湮。而迄後進。數頌文盛。若其為文物之紀。而并有珪璋之度。其氣象

與個似君子也然而先後既分則從違宜審于其際

此節開闢體貼時尚如此不得煞着時言駁駁後
遊野人君子只從他外貌模擬見得先進補陋似
野人後進繁華似君子此兩語形正可想見古今
人不同意味

○據世之所用在後進矣而吾敢徇象乎如其用此
禮樂而持身以經世也則吾斷然必從先進也寧野
可也

此節用字上着如字分明是替當時有權位者商
量語甚委婉意甚低徊下句透出則字吾字煞有
決斷倍有張主非徒泛審從違實定萬世作禮樂
者之準稟修張本寔知于此

陳蔡全旨○這章書是夫子一時感觸之言記者因
其言舉姓氏而如其所長以見夫子追思的意思
窮則相樂離則相思惟其人也重樸聚散不常感
慨光景不重品題

哀公四年夫子厄於陳蔡十一年自衛反魯諸賢生
死升沉散之四方故感而發嘆說吾之恃二三子以

有行也久矣乃昔日從我在陳蔡的患難中彼此相
依儘好消遣如今安居倒都不在門牆了回思陳蔡
頓成往事矣

此節皆字瀟灑貼政有滿目淒涼四顧無聊之意
然又須從安居時回首患難時光景摹出

○記者因記當時相從的如論德行所學有得而實
見諸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若而人論言
語說得事理曉鑿鑿不磨則有宰我子貢若而人
論政事區畫有方民得其理則有冉有季路若而人
論文學博古通今有文木學問可觀則有子游子貢
若而人同窺聖蘊各成品格所以七日之厄長係千
秋之懷

本重與難之人而冠以四科者蓋以十人皆命世
之才東周之助昔日處患難而不憂今日處安常
而不樂凡以其人馬顧盼目前感慨千古余眉生
曰夫子莫容之戚莫甚於陳蔡傳世之業亦定於
陳蔡乃知群賢聚首却是春秋一會小唐虞不應
單認你離索之感○項仲昭曰唐虞之際有君臣
成周之間有父子陳蔡之厄有師友皆千古奇會

禮樂類

大禮與天地同節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
大樂與天地同和 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制禮以節事 樂至則無怨 履中正 大樂必易
修樂以道志 禮至則不爭 樂和平 大禮必節

○如用之 如字有異望意用之指當世有權位用禮樂者
言勿云如吾用之用之有定經制敘倫常意

則吾從先進 則字有斷然必行意從先進只泛說從
古全是尚質所謂文弊則救之以質也

○從先類 存其朴 知禮樂之情者能作
知變也哉 識禮樂之文者能述

大道德而同風俗 作者之謂聖
由朝廷而正萬邦 述者之謂明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 從隨也陳蔡二國名是時
孔子當厄者字指弟子 皆不備

不及門或仕或 歸或沒須及說 陳徒友益散何與子柔曰君子之
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水人甘
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然哉

感慨類

况味依然在心 四顧寂寥誰不孤之隣
已事恍然在目 仰對蕭條誰慰行道之剛
殺長途之翻尚憐吾党之依歸 深嗟 益替難際
孤樂聚之綠益感斯文之寥落 遐想 杖屨自合
入寂寞之境而玄風自賞
適顛沛之途而道味自申

德行 涵養純粹真知名蹟所謂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如淵仁壽孝 言語 議論辨駁應對詳明所謂宰我子貢
牛謹巧默 政事 識見明通材幹練達可使從政者也
如賢堯舜 高日月 政事 識見明通材幹練達可使從政者也
如賢堯舜 高日月 政事 識見明通材幹練達可使從政者也

存疑曰德行無所不該君子不器是也言語政事
則閔子未嘗不善言也又如子賤以君子見稱是有德
者其治中牟有三善民不忍欺何嘗無政事以此知德
行所占地 德行 以德而行乎患難寔得明夷之
步甚大 德行 以德而行乎患難寔得明夷之
抱德 不以無人不芳 言語 唱為都俞之響
砥行 不以立德改節 言語 磨為吉起之歌

存疑曰德行無所不該君子不器是也言語政事
則閔子未嘗不善言也又如子賤以君子見稱是有德
者其治中牟有三善民不忍欺何嘗無政事以此知德
行所占地 德行 以德而行乎患難寔得明夷之
步甚大 德行 以德而行乎患難寔得明夷之
抱德 不以無人不芳 言語 唱為都俞之響
砥行 不以立德改節 言語 磨為吉起之歌

存疑曰德行無所不該君子不器是也言語政事
則閔子未嘗不善言也又如子賤以君子見稱是有德
者其治中牟有三善民不忍欺何嘗無政事以此知德
行所占地 德行 以德而行乎患難寔得明夷之
步甚大 德行 以德而行乎患難寔得明夷之
抱德 不以無人不芳 言語 唱為都俞之響
砥行 不以立德改節 言語 磨為吉起之歌

陳國詳第五篇○蔡國姬姓侯爵始封文王第五子叔度監殷以叛廢其子胡賢而成王復封之是為蔡仲今謂河南上蔡新蔡二縣○昔楚昭王聘孔子欲委之以國政孔子往應其聘行到陳蔡二國之間那時二國大夫謀說楚用孔子必然強大不利於我小國不如沮絕了他乃發兵圍困孔子至有絕糧之厄其後孔子還歸魯國追思前事因發此嘆○釋名云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已所欲說述也○說文云直言曰言論議曰語

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融夫子深喜而贊之說教者於學者有疑問則相助若同也殆非以疑難助益我的人也終日與言終日不違似無一言之逆于心者而無所不為之喜悅蓋言之含蘊無限而悅之融通亦無限是則問之于我者而已矣

總是深喜之詞一氣說下非助我無不悅合成一語方盡形容者也下不得添何也作一轉語助有相生相觸之意然終在言內討分曉悅則中心融洽無可容言矣無所不悅者徹首徹尾都領略去助猶彼此相資悅則心心莫逆

夫子嘗得閱于平子有一段真正精神往來家庭間深有味乎其孝故不禁歎賞說孝哉閱子嘗于閱子之父母昆弟難言之矣門內感孚於其孝故稱揚之而外之人無有間隔其父母昆弟的言內外同聲名實相孚騫之孝為何如哉

夫人盡孝而使外人議父母父母順而使外人不忘其前事皆非純孝心勝推閱子之孝其初必有晦其迹使父母與鄉人同不痛者積誠之極而父母昆弟油然而得其常外人亦油然而安其常若不知有前事故無異議而內外若一此不問之妙與

韓氏外傳閱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芦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遂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衛武公欲謹言而作也南容謹密之心念茲在茲不查時時吟咏以防其玷蓋持身之法也世未有修身如白圭而尚有玷闕者故夫子以兄女妻之蓋深有取其賢可以進德風世也

竊木釋餘音 舍同堂而棲曠野講習之聲幾成嗚咽 領大成餘响 率吾徒而偕兜虎叩答之致幾變牢騷

政事 居高倡化 砥羔羊之節 生理道之色 排難解紛 勵耳崇之績 振彫敝之衰

文學 鴻漸于陸生輝兜虎之班 師濟 理煩治劇 約蔚其文領秀龜蒙之絳 泰交 金聲玉振不寂寞于無徒 諧賢類 振尼山之藻 蒙難晦明雖處兀而無悔 借龜蒙河洛之書叩消息之因 蜚泗水之英 暢仁義道德之旨効羽翼之力

子曰也 深贊非助我者也 助者疑問辨駁將有相長之所便無於吾言無所不說 不但了其未盡之蘊又且解其

所融矣 於吾言無所不說 未發之秘其與聖心相悅以解處全在語言外 參証 大全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之故曰無所不悅 參証 不惰皆無所不悅之驗○郝仲與曰孟子稱舜無異於深山野人 悟道類 捐去智解 聞善若决江河便是此景象 與之淺言倫與理在焉已明著生人之則 與義相叩 空明相際渺無凝滯 澹漠相遭初無驚喜

子曰孝哉閱子騫 孝哉是贊 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問是問隙若有纖毫異同便是問 參証 大全新安陳氏曰只無別異之意非同聲附和之謂 參証 夫子惟稱其孝集註兼及於友者蓋友于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 孝類 至誠孚格 只觀子單之語友之寔可知 錫類感通

從容以盡感孚之道而恬恃彌深 閱子實錄 哀我事委曲以展承順之恩而瞻依彌切 胸中交攻菜色微於形容 惇天倫 不食汚君之粟 被文寢深芻蕘養見乎顏色 愜輿論 欲高汶上之遊 順父而出母小弁所以致訛也而閱子留其母焉 順母而殺身申生所以不免也而閱子化其母焉 居喪暫畢援之以悲 哀切難言漸之以禮

南容三復白圭 三復再三反覆復者往來胸臆間所謂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也白圭是衛武公所 作使人日誦於其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妻之是重其賢 則以自防其玷也 蒙引云宋吳祥妻謝氏其子各賀賀與賓客言 立德 參証 及人之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答賀一或

範俗 參証 及人之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答賀一或

人倫五之先進

人倫五之先進

人倫五之先進

人倫五之先進

人倫五之先進

人倫五之先進

人倫五之先進

人倫五之先進

三復是容之一段精神修省處蓋本兢兢業以為言
箴分明是借篇什作心箴耳孔子以兄之子妻之
自有其精神相感動處非僅僅以三復白圭也不
然恐後世又將以箴口為坦腹耳○家語云獨居
思仁公居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
是箴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其之信到此處
此謹言又進一步矣

南容初以富得罪於定公夫子曰南容不如速貧之
愈也容因之而施散及從夫子至周聞老子曰聰
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論人者也博辨宏遠而
危其身者好於人之惡者也遂三復白圭
甚矣好學之難其人也昔季康子問遊夫子之門皆
有志於學者然其中果孰為好學乎孔子對曰吾門
有顏回者蓋知學之味而好學入也惜天不假之年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弟子中未有好學如同者然回
之好竟不可如也

此章書好學只就回生平心体上說不必入上論
不遷怒不貳過等語
棺柳有定分士庶不可好也昔顏淵死其父顏路情

切於子生不得沾一命之榮欲借夫子命車以為之
樽有寵異其子之意○夫子以義止之說汝以此請
為篤子子邪不然也夫人有賢而才者有未賢而不
必才者以父視之情屬天親亦各謂之子也而安得
有異視向鯉也死亦僅有棺而無樽吾未嘗徒行以
命車以為之樽以狗愛子之情則何也以吾常從大
夫之後不可徒行以損朝廷之威重也今汝之愛回
亦猶我之愛鯉可也何以樽為

這章書見顏路愛回以情夫子愛回以義也顏路
之請車與子路使門人為臣一般欲借命車以光
寵其子夫子婉拒之謂其無樽而有樽與無臣而
有臣同蓋禮所隆殺係各與分回惟弗仕故諫以
從大夫後之微詞耳知大夫不可無車則知士庶
不可用樽矣若只言稱家有無則棺棺晉隨之紛
紛奚惑乎

顏路顏淵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家世為魯大夫
孔子始教于闕里而顏路始受學焉娶齊姜氏女
生回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云回年二十九髮白三
十二而卒○鯉見伯魚篇

四書章句經圖解

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恐答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
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
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謹言類 一啼一笑之類即是多凶多懼之府 提耳
奇悔奇吝之事恒集學士大夫之舌 捫舌
吉人辭寡 寡魂寤寐皆危具也 易者不密 與戎
多言數窮 平居語言悉戎首也 書訓起羞 取羞
愛身如圭璧庶人之愚哲人之愚不妨往來於意中
遊神于獻聖抑抑之隅温温之恭不覺成誦於心口
唇舌之銘 無異爾言
口吻之箴 莫捫朕舌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 曰好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有者僅有此也 不幸短命死矣 三十二而卒 深惜之 今也則聖 見好
好學只空說 人難得乃是 冀望之意 顏子語錄 葆光而藏 筆跡陋巷 心齋
不試一官不病其缺於事業 四勿請事 應機而出 禮樂為那 坐忘
不著一書不病其歎於文章 一善服膺

顏淵死顏路請士之車 顏路是淵父車是夫 以為之樽 棺
子為大夫時命車 亦各言其子也 見

叢木障 子曰才不才 泛說克肖不克 亦各言其子也 見
土曰梓 鯉也死 鯉是孔子之子時五 有棺而無樽
子不容異原不 鯉也死 十而卒正同遭變處 有棺而無樽
問才不才耳 亦為貧 吾不徒行以為之樽 徒行也 以資從大夫之後 大
所困 是有爵位所乘名器者 不可徒行也 行非禮也 大夫乘軒徒
從後謙詞猶言備員也

考証 禮記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甚哀
使子貢脫駟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脫
駟脫駟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
遇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駟者
駟馬也一車四馬中兩服而外兩駟凡以貨財助喪者
曰賻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衣服曰襚○按夫子年十九
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卒則卒時夫子年已七十顏子少
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卒時夫子年已七十家語
魚宜尚在今言鯉死先回則是回年不止三十二家語
謬也夫子厄於陳蔡年已六十有三顏子尚從行其後
夫子使子貢至楚楚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夫子令尹子
西阻之云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則是回尚未死也
故司馬遷作弟子列傳第云

回蚤卒不定何年闕疑也

夫子於回將以堯舜來相傳道。一肩付托他身上。自此燈燈相續。正未有已。忽然蚤死。叫夫子有口對。誰言有心事對誰。托教夫子如何不痛苦之極。故直歎說其天之喪予乎。其天之喪予乎。

這童書為天以惜回也。天字極重。道之絕續。天定為之。夫子不以身之存亡為死生。以道之絕續為死生。回死則道亡。而夫子不為獨存矣。故曰天喪予。天喪予。

清顏淵死。夫子哭之而慟。是宜慟而慟也。乃從者解之。說夫子之哭。殆已慟矣。蓋欲其節哀也。○夫子說吾之哭。回果有慟乎。○然生死之情。有不可不慟者。顧其人何如。夫回何如人。不為回之慟。而誰有之為。吾慟也。

這童書重夫人二字。勿粘道統之傳。詩語謂生死之情。有可哀可慟者。非自哀自慟也。視其人而已。夫回何如人。不為回之人。而慟而誰人為。吾慟也。則謂吾不能不慟可也。則謂吾慟而未嘗慟亦可也。而豈過慟乎。只如此。虛虛慨歎。則為道意自在。言外。

厚葬全旨。○厚葬必踰分。如以命車為椁之類。故既不可於前。又深惜於後。寧止為棺椁衣衾乎。喪葬有定制。厚薄不可踰也。顏淵死。門人以淵之賢。非他人比。議欲厚其葬。具以葬之。知尊賢不知安貧。非同意矣。夫子止之。說貧而厚葬於禮不協。便於心不安於理。殆不可。○門人不聽。竟厚禮葬之。○夫子乃責之。說回生平事。我道義皆肉視。予猶父也。今厚葬而與之。以不安。是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之過也。夫二子也。

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憾。不論生前不論死後。不論處已。不論處人。微始微終者。也不止是愛人以德。不曰事。而曰視。開道眼也。予不得視猶子。若有自尤之意。然玩不得二字。誰使之然。非我也。二句絕非分。誇口氣。正說明不得二字。

幽明生死之故。千古大疑。所自集亦千古玄解。所自起也。昔季路問所以事感格鬼神之道。夫子曉之說。莫明於事人。而事鬼為幽。苟未能事人。而大綱要紀之不講。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又安能事鬼。而使之來格來享乎。又敢問所以處死之道。夫子曉之說。莫

如知天知。焉知死。說甚。死而不朽。泰証。家單欲知死性之知。

焉知死。說甚。死而不朽。泰証。家單欲知死性之知。

焉知死。說甚。死而不朽。泰証。家單欲知死性之知。

焉知死。說甚。死而不朽。泰証。家單欲知死性之知。

師友情義 處路以父道自處。以師道處。回以子道。重車以重魯尊器。以尊道盡情。以盡義。

顏淵死。子曰噫。噫是聞訃。天喪予。天喪予。道為嗣。以學。命顏子死。聖學。長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絕。故曰天喪予。泰証。天祝于亡。日喪。斷曰祝。天生聖人。即生文武之才。為輔道。以仁為命。脈以勇為羽翼。仁者死。命脈亡。勇者死。羽翼斷。皆先夫子死。故夫子哭之。同。

孔顏一體 顏子在則夫子雖死而不死。道存故也。顏子亡則夫子雖存而若亡。道亡故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甚也。從者曰。從者。是子慟矣。謂之慟者。解之。○曰有慟乎。無慟來下。正曉以宜慟之故。○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人指淵總見。夫人為道。泰証。葛配瞻。老年獨子。一旦喪去。只為家事。沒人承當。老骨頭。没人收拾。尚且痛悼欲絕。况此傳法之嗣。千古道脈。絕續所關。夫子如何不深夫。痛悼類。哭死非為生。人之悲。而寧知有慟。與衰係千古。宜慟而慟。哀之發。而中節也。不知為慟。渾然未發之中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將然未然。厚葬無殯。歛葬埋言之。字指。子曰不可。正是愛回處。○門人厚葬之。門人竟厚葬。於非。○子曰回也。視即待視。予猶父也。今在平。則則趨有難。予不得視猶子也。言彼父為主。不得如葬。鯉。夫子之止。非我也。自辭。夫二子也。歸責于門人。正發不。以致此。泰証。夫二子也。得宜也。不得二字。見不聽。

泰証。象引云。看此一。章。甚須。以易。善。事。來。泰。看。蓋。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遺。憾。君。子。愛。人。以。德。意。猶。未。也。○猶。答。猶。子。臣。人。之。圖。念。吾。之。存。而。不。虧。其。體。也。相。與。以。師。徒。克。復。所。以。繼。志。悅。吾。言。即。承。歡。之。色。相。許。以。父。子。博。約。所。以。述。事。語。不。情。即。唯。諾。之。容。

季路問事鬼神。鬼神是山川五。子曰未能事人。事人如事。父兄長上。之。焉。能。事。鬼。人。且。未。能。事。敢。問。死。欲。知。人。所。曰。未。知。生。知。如。知。天。知。焉。知。死。說。甚。死。而。不。朽。泰。証。家。單。欲。知。死。性。之。知。

如知天知。焉知死。說甚。死而不朽。泰証。家單欲知死性之知。

如知天知。焉知死。說甚。死而不朽。泰証。家單欲知死性之知。

如知天知。焉知死。說甚。死而不朽。泰証。家單欲知死性之知。

如知天知。焉知死。說甚。死而不朽。泰証。家單欲知死性之知。

如知天知。焉知死。說甚。死而不朽。泰証。家單欲知死性之知。

如知天知。焉知死。說甚。死而不朽。泰証。家單欲知死性之知。

如知天知。焉知死。說甚。死而不朽。泰証。家單欲知死性之知。

如知天知。焉知死。說甚。死而不朽。泰証。家單欲知死性之知。

如知天知。焉知死。說甚。死而不朽。泰証。家單欲知死性之知。

如知天知。焉知死。說甚。死而不朽。泰証。家單欲知死性之知。

如知天知。焉知死。說甚。死而不朽。泰証。家單欲知死性之知。

如知天知。焉知死。說甚。死而不朽。泰証。家單欲知死性之知。

如知天知。焉知死。說甚。死而不朽。泰証。家單欲知死性之知。

始於人生而人死為終苟未知生而踐形盡性之有
亦則生為未順即死未寧又安能知死而得其体受
全歸乎子誠求之專人知生可矣

這章書見學問當從寔地做工夫出養神明全受
全歸亦是吾儒大學問但虛索不如寔証故子路

看人鬼死生為二夫子看人鬼死生為一問意謂
人與生吾所自知不知者鬼神與死而已然至理

無二果能事人必無鬼神之問果知生必無死之
問觀其問處便見他未能未知夫子通是反語快

於正言直是提耳而說之是令子路深省定非泛
拒

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神之盛也夫生必死
死必歸土此謂魂魄氣歸于天此謂神合鬼與神

而享之教之至也○管子曰祥於鬼者義於人易
曰原始要終是故知生死之說可見鬼神死生無

二道也
侍側全旨○這章書見聖人樂育之懷蓋一時氣象
千古神情思剛傳道自是註脚下盤旋話頭正須

活看

便增輪迴地獄來生受用之說生愚不肖多少貪痴多
必恐怖聖人教人只向眼前討個究竟到與盡處來撒
手開行竟去了也若必說如何生如何死說玄說妙便是未知焉知之旨

鬼神類 愚夫過廟生敬 忠臣孝子洽冥漠之知
聖人求質無疑 禮明樂備極尊親之報
瑤璋水土之馨香即順人飲食之性而大奉之
登降歌舞之儀文即國人申神之節而順禱之

生死類 修身立命則生 神凝則生 通乎昼夜
履危行險則死 神離則死 齊乎生死
太虛本無生死 生則知為窠臼 魂必乾丹 原始
形氣自為聚散 死則知還虛空 魄終坤降 反終

道義名節止光戴履之身
豪杰聖賢不恃血氣之統

陽生 理 生者屬陽死者屬陰知陽之生則知陰
陰生 理 之死此一說也 陰陽之氣聚則生散
則死知所以聚而生則知所以散而死
又一說也此是即始見終人鬼之理一
也能盡誠敬以事人方動得人故盡誠
敬以事鬼亦格得鬼此是因此而識彼

閔子侍側 立夫子邊傍 閔閔不必說剛氣不露
包三子在內 閔閔不必說剛氣不露
是養勝而英氣內含

子路行行如也 行行不必說過剛是
理直而浩氣濬發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侃侃是神完而磊落不群不必說
剛氣少露俱兼言貌就好處說 子樂 夫子于此中會得
自心氣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此是就歡喜中過慮之詞
味故樂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然字絕不說煞是提醒他

恭註 蒙引云孔子之料子路孟子之料益成括皆聖賢
此其所以為英才也此夫子所以樂之故朱子曰在三
子者皆有懷必吐有疑必問無復遮護含糊之意此說
最有味學者當知之知之則庶乎得在正路間矣○韻
語曰進取者則取禍者亦則禍以正道其樂無方副以
取禍死 居中而備四時之氣者有夫子
何足傷 聖賢氣象 垂紳而呈和正之儀者有四子
各標其性之所近一堂環四氣之旋 積神聖之英華
互盪其氣之所盪素王集素臣之戴 煥卓犖之章光
融洩 生兄山之色 造化之春熙秋肅備集以供四
欣洽 慶得朋之趣 座之披宣兩間之風雨露雷備
吸以供滿 閔閔 高尚不仕敦行 行行 聞善必
堂之輝映 孝友中和之士 行行 行聞過
則喜果 侃侃 多藝之應通達
行之士 變通適用之士

左傳衛孔惺之監渾良夫與太子蒯聵謀入國迫
孔惺于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時子路子羔俱仕
為季氏宰子羔聞亂出子路排門入蒯聵使人以
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不免冠結纓而死孔

萬寶成而天心豫子孫眾而祖父寧群才滙而聖人
喜大抵然也昔閔子與群賢侍夫子之側閔子氣象
則養性而英氣內含閔也子路氣象則理直而

浩然濬發行行如也冉有子貢氣象則神完而磊落
不群侃侃如也群賢各著一氣象各率其性之所近

夫子則於此中會諸賢之景極合為一身之氣味故
樂其心樂有不可言語形容皆

三如也是就他氣象摹寫他神情出來子樂是
夫子的神情即一堂之上有一載之契

然而無所取裁者尤可慮也乃轉一語說若由也
率其氣之所行似有不能得處死之道者然由乎可

不於此日一回思乎

若由也句記者因行行如而非記之然字想像之
詞正與氣象相應夫子慮由正愛由處原與子樂

不相悖

考 左傳衛孔惺之監渾良夫與太子蒯聵謀入國迫

孔惺于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時子路子羔俱仕

為季氏宰子羔聞亂出子路排門入蒯聵使人以
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不免冠結纓而死孔

左傳衛孔惺之監渾良夫與太子蒯聵謀入國迫

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哭子路而衛使至曰醢之矣夫子遂命左右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長府全旨○這章書總是聖賢維魯之心長府之作魯人必自有說激則必成誠或可止故閔子作問之詞絕不觸犯魯人夫子直賞閔子并不指出為長府事只見救時苦心

魯人作丘乘行稅賦周公之制更變已甚今又為長府非專改一長府適以為小人聚斂之媒開子孫吝後之漸

須知明是魯當事者却賤而書人春秋法也

○閔子有激而說國家非其有不可已者未可起而輕議作者第依仍着舊時之錢數有何不可又何必多費這一番事要去改作乎

此節三句一直說下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不是商量未決語

○夫子聞而嘉之說士君子非言難而中理難夫人言不妄發必切中事理有閔民瘼因計使相沿之弊習而不知者一言提醒如綫之法變而幾盡者一

魯人為長府魯人指當事者府是藏貨財的長其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

變法類 利不百不可變法 功不十不可易器 作之於後者不遺其始 初之於前者必計其終

○閔子塞自仍舊買仍因也賈所藏錢數也因仍 宣加稅賦于後 下做太公之國府以開利源

有何不何必改作 決言何必紛更 鄭元參曰魯稅賦 子議長府而曰仍舊夫子之惡其

初而閔子之欲其舊一樣心勝 遵法類 貯積國家之大命當靜固其藏 不忘厥初 法度先王之成憲當謹遵其式 不昧掌故

祖宗之制使于孫世世循之而基可無壞 丘甸之入使臣民凜守之而財固日存

○子曰夫人不言 夫人指閔子不言是 言必有中 是與其 不閑國計不肯輕言 有閔民

之道 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

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 閔子本 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在德者能有言也

嘉言類 其旨遠 靜者能慮 為多事而亂政者戒 其辭確 慎者能言 為多言而亂聽者戒

一陳說一許謨也 苦口之談母如此閔切 中事机 一建議一石畫也 盈廷之議母如此居要 合官祭 抱老成之慮 閔當事之謨

子曰由之瑟 由子路各瑟是樂器庖義所作本五十絃後 折而用二十五絃瑟如其人故曰由之瑟

奚為於丘之門 相似欲其退自存省變化氣質勿象賦辭 相即故字言不足於中和殊覺與丘不

和也 鄭元參曰商音剛疾而師乙稱之秦聲雄大而季 禮美之世無仲由而天下多桑濮之音且曰此中

此理易喻夫子借鼓瑟戒子路暴厲非獨為聲音耳至 書傳稱夫子學琴見文王曾子問夫子鼓琴疑貪狼師

曠歌南風知楚賤鍾子期聽伯牙鼓琴知山水蔡邕聞 鄰人琴聲知殺心之類多好異者緣飾而術家競定

謂聲音知禍福伶倫死後世無知音專以聲律度數求 樂途謂樂 烈烈乎其若武毅

經亡過也 由之瑟摘粹 凜凜乎其若耿介

言必留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不言是掀起語即在言必有中處見之謂夫人不

胡亂說說着畢竟中窳不字必字緊呼應稱夫 人醒魯人也

魯昭公初與師昭伯謀伐季氏居長府事不克奔 晉薨於乾侯季氏恨其為公發難之地而變置之

與作煬宮溝墓道意一也 由瑟全旨○這章書夫子點化子路入室不重鼓瑟

上瑟只是借說故下節不復辨瑟而直造由上下 文義一串

子路氣質失之剛勇夫子警之說由游於丘之門久 矣而聽其瑟似別成其由之瑟而與丘之門不相似

長府全旨○這章書總是聖賢維魯之心長府之作魯人必自有說激則必成誠或可止故閔子作問之詞絕不觸犯魯人夫子直賞閔子并不指出為長府事只見救時苦心

魯人作丘乘行稅賦周公之制更變已甚今又為長府非專改一長府適以為小人聚斂之媒開子孫吝後之漸

須知明是魯當事者却賤而書人春秋法也

○閔子有激而說國家非其有不可已者未可起而輕議作者第依仍着舊時之錢數有何不可又何必多費這一番事要去改作乎

此節三句一直說下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不是商量未決語

○夫子聞而嘉之說士君子非言難而中理難夫人言不妄發必切中事理有閔民瘼因計使相沿之弊習而不知者一言提醒如綫之法變而幾盡者一

魯人為長府魯人指當事者府是藏貨財的長其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

變法類 利不百不可變法 功不十不可易器 作之於後者不遺其始 初之於前者必計其終

○閔子塞自仍舊買仍因也賈所藏錢數也因仍 宣加稅賦于後 下做太公之國府以開利源

有何不何必改作 決言何必紛更 鄭元參曰魯稅賦 子議長府而曰仍舊夫子之惡其

初而閔子之欲其舊一樣心勝 遵法類 貯積國家之大命當靜固其藏 不忘厥初 法度先王之成憲當謹遵其式 不昧掌故

祖宗之制使于孫世世循之而基可無壞 丘甸之入使臣民凜守之而財固日存

○子曰夫人不言 夫人指閔子不言是 言必有中 是與其 不閑國計不肯輕言 有閔民

之道 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

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 閔子本 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在德者能有言也

嘉言類 其旨遠 靜者能慮 為多事而亂政者戒 其辭確 慎者能言 為多言而亂聽者戒

一陳說一許謨也 苦口之談母如此閔切 中事机 一建議一石畫也 盈廷之議母如此居要 合官祭 抱老成之慮 閔當事之謨

子曰由之瑟 由子路各瑟是樂器庖義所作本五十絃後 折而用二十五絃瑟如其人故曰由之瑟

奚為於丘之門 相似欲其退自存省變化氣質勿象賦辭 相即故字言不足於中和殊覺與丘不

和也 鄭元參曰商音剛疾而師乙稱之秦聲雄大而季 禮美之世無仲由而天下多桑濮之音且曰此中

此理易喻夫子借鼓瑟戒子路暴厲非獨為聲音耳至 書傳稱夫子學琴見文王曾子問夫子鼓琴疑貪狼師

曠歌南風知楚賤鍾子期聽伯牙鼓琴知山水蔡邕聞 鄰人琴聲知殺心之類多好異者緣飾而術家競定

謂聲音知禍福伶倫死後世無知音專以聲律度數求 樂途謂樂 烈烈乎其若武毅

經亡過也 由之瑟摘粹 凜凜乎其若耿介

一舉足問耳由何人而可忍乎哉

入室即在升堂中不是兩截重升堂上耍味矣字

口氣未入室帶說曰未有以馨可至意此亦疑詞

正是鼓由之進步處

家語于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夫子聞之謂冉有曰

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

北南者生商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昔舜造南風之

詩其興也勃焉紉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也

無意先王之制而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休七尺之

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自悔不食以至骨立子

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世本云庖犧氏始作瑟

瑟者潔也精潔其心淳一於行也白虎通云瑟者

閉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大者長七八尺

或五十絃或四十五絃後世瑟或二十五絃或十

九絃○古者宮室負陰抱陽前堂後堂天子堂九

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堂為陽左右通達

以兩楹中為尊室主陰由堂入以西為尊室淺室

深室直室曲室戶當東南隅為窻進東北隅為窻

過西北隅為屋漏轉西南隅為與與深處也

子貢全旨○夫子點化子貢分明一中字却不曾說

出先師後商意便是軒輊

子貢蓋方人者獨見師商人品最為各別故問其所

造孰賢夫子說吾不知師之賢何如但就師論師其

好高驚遠處居多是個過的我不知商之賢何如但

雄心未冷似與劍佩之氣親不與絲桐之致近

南北爭強似與金革之器習不與中和之律叶

存悲心則聲凄凄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

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

音慷慨而若决

氣激楚而不平

門人不敬子路非輕子路謂由子曰由也升堂矣

斯道

高明之地升是力

進而上非虛字

未入於室也

消融未深入於

精微之室耳

未入於室也

堂終身誦苦菜之詩好勇奮乘桴之志是未入室雖未

入室然升堂亦非常人所及○漢註云入室為深顏淵

是也升堂次

非堂入室

美富之觀自在一堂之上

之夫子路是也

由夫子之所得而裁者也

由非門人所得而慢者也

由即未入室何難一入室乎

龍光乎俎豆之門

揖遜乎百官之富

子貢問師與商孰賢

問所造誰為高低

子曰師也過子

貢問

正欲求道之一處

是寬綽的人常

透頭此故曰過

商也不及

子夏是局促的人常

透頭此故曰過

商也不及

子曰過猶不及

言其失相若也看

者畧勝些

是卜商之行也

夫子稱商也不及而子夏之徒有田

子方田子方之徒有莊周其言汪洋漫衍世所謂過高

者也說者以為矯其師之弊而然非也子夏篤信聖人

即廣大高明所得多矣苟率性之中畧有幾微之不恰

便為不及非可

以淺見窺也

過不及指粹

均一途轍之未融

天下趨於謹厚猶不失為中庸之人

無軒輊

馳騫

超忽

無低昂

季氏富於周公

季氏是魯大夫家魯國是時賦稅

大半入於季氏故曰富於周公

而粟也

是代謀聚斂不是額外加征只設法

急征完矣附是輔他益是加增而乃

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益為苟且之法以助

其貪之字指季氏

考証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

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取於厚事舉其

四

重

經

圖

解

四

重

經

圖

解

征之仲孫取大半叔孫取半而以餘歸公昭公以後
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取二仲叔各一盡征之而
歸稍于公則是周公之分士盡以填叔臣之谿壑記
者所以謂季氏之富過於周公也據上奪下之惡求
為之宰宜有以救正之又為之設法征求而加附以
助益之是無周公之法寔無孔子之訓也

○周公未嘗以富者而曰富於周公者魯之國周公
之國也不曰富於魯君而曰富於周公記者微詞
此便是春秋書法

○夫子故責之說求非吾徒類也斥於門牆之外又
說小子鳴鼓聲其罪而攻之可也見名教所共非也
季氏又習於魯當時人不覺其非誰為攻季氏者
不知攻季氏并不知附季氏之可攻即附季氏者
亦不自知其為非鳴鼓而攻攻求也寔為攻季氏
地也

○百食則伐鼓於社以陽責陰也君子之過如日月
之食故鳴鼓攻之
○士少中行善交存乎學四子皆名賢也而其質各有
所偏樂也拘方而不變通為愚而已矣○參也遲鈍

而不能提悟為魯而已矣○師也之翕聚不足而碎
○由也之退讓不足為嗔四子者苟能轉愚為智化
魯為敏辟去華以就實學由粗而入細又何病之有
○聞指四人的氣稟並不說他好不好並不說如
何上進如何變化聖人之教正於不盡言處如有
含蓄一字之指點真終身用之不及玩四也字是
先喚醒了他從四人身上指痛癢方知當下針處
講中上二字要重

○回也全肯○這童書只閑閑說去自有陶鑄不必十
分比勘不必填道字亦不必拈命字只要描寫兩
人心下的景象耳蓋有回而疏水曲肱可以共適
有賜而天道人事可以相參兩人分途如此
○回與賜之分在忘與不忘之別夫子說回也所造其
庶幾矣乎吾見其屢空而貧乏耳此豈命之獨當於
回豈智之獨短於回也哉夫惟屢空所以為回也
庶幾是相像顏子合道心體無所離岐亦無所係着
幾幾弗失的光景要得意不盡言的口氣即從此
心境清虛中摹出他心境淡泊恍然身境無非心
境故以屢空代安貧字義

中飲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
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在欲行而法則
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何誅焉季氏卒用田賦
公以元臣儉百里公以王室懿親作諸姬之長
季以陪貳首三家季以先朝支庶後百雉之封
諸侯無擬王不令其埒天子富者成王公天下之法
大夫無擬國不令其埒諸侯富者周公均一國之法

○子曰非吾徒也也言非吾輩所為小子群弟鳴鼓而攻
之可也鳴鼓是聲揚其罪於眾使眾引曰范氏云冉
於季氏此句最好蓋當因是推之有以謀畧施之曹
操嚴龍以才智施之王莽劉毅以才敏施之劉裕皆失
其所施故易

吾徒摘粹 尊王而賤霸 東魯功臣
曰離利貞 弱私而強公 門牆家法
學周孔之學義不肯公而徇私 若黨權用究之戒
志周孔之志義不凌節而犯上 廣忠臣孝子之義
陰以衛姬公 嚴究與之誅
顯以明忠愛 識春秋之意

○參也魯 參是見性遲初若
難入不肯放過不
柴也愚 愚非愚蠢之愚認真
太過少些通變耳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其庶乎自是近道須渾渾模模寫屢
空是空世味并空道味而常不改
其樂正是 參証 王龍溪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
庶乎處 參証 減得淨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能
備萬物之用 聖人常空顏子
知得減担法故庶乎屢空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其庶乎自是近道須渾渾模模寫屢
空是空世味并空道味而常不改
其樂正是 參証 王龍溪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
庶乎處 參証 減得淨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能
備萬物之用 聖人常空顏子
知得減担法故庶乎屢空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其庶乎自是近道須渾渾模模寫屢
空是空世味并空道味而常不改
其樂正是 參証 王龍溪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
庶乎處 參証 減得淨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能
備萬物之用 聖人常空顏子
知得減担法故庶乎屢空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其庶乎自是近道須渾渾模模寫屢
空是空世味并空道味而常不改
其樂正是 參証 王龍溪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
庶乎處 參証 減得淨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能
備萬物之用 聖人常空顏子
知得減担法故庶乎屢空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其庶乎自是近道須渾渾模模寫屢
空是空世味并空道味而常不改
其樂正是 參証 王龍溪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
庶乎處 參証 減得淨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能
備萬物之用 聖人常空顏子
知得減担法故庶乎屢空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其庶乎自是近道須渾渾模模寫屢
空是空世味并空道味而常不改
其樂正是 參証 王龍溪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
庶乎處 參証 減得淨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能
備萬物之用 聖人常空顏子
知得減担法故庶乎屢空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其庶乎自是近道須渾渾模模寫屢
空是空世味并空道味而常不改
其樂正是 參証 王龍溪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
庶乎處 參証 減得淨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能
備萬物之用 聖人常空顏子
知得減担法故庶乎屢空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其庶乎自是近道須渾渾模模寫屢
空是空世味并空道味而常不改
其樂正是 參証 王龍溪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
庶乎處 參証 減得淨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能
備萬物之用 聖人常空顏子
知得減担法故庶乎屢空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其庶乎自是近道須渾渾模模寫屢
空是空世味并空道味而常不改
其樂正是 參証 王龍溪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
庶乎處 參証 減得淨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能
備萬物之用 聖人常空顏子
知得減担法故庶乎屢空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其庶乎自是近道須渾渾模模寫屢
空是空世味并空道味而常不改
其樂正是 參証 王龍溪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
庶乎處 參証 減得淨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能
備萬物之用 聖人常空顏子
知得減担法故庶乎屢空

○若賜雖不順受天命而貨財生殖焉然出其億度之明則即屬常有所切中是在賜之善用其億以幾于回之空也已

不受命在平日不因貨殖而言貨殖也註此心未忘四字為當程子曰貨殖便生計較便是不受命蓋聰明的人受造物顛倒而自為謀生自為徵用而財用亦集焉故云貨殖是指他心境不清虛貨利藪處光景不得倒言殖貨然雖不受命而有屢中之億看一則字見夫子善引進他億字說不得好亦說不得太好只就机引机語猶云這等才識怎可將來錯用

子張因夫子致思善人故問善人之合道何如蓋慕其名而未得其實致其蓋而欲審其趨也○夫子說這一種人生來血脉其真絕不依傍傍壁從人脚下誅生涯却也未一往入神便到深微田地其証入之路尚有可待者矣

這章書是箴善人入室以証聖意率性之謂道不踐不入正善人率性處合兩句方見是善人之道非揚善人以未至也從來印板刷來橙字脫出

則屢中

億只是箇料字不必添出事字
中如言必有中之中謂當理也
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卑之存石存瓦是非乎非乎惟置物者知之噫籍令覆孟之下而無所置也射者不為徒勞乎一旦徹其覆而親見其物然後知向之金石瓦玉意見焚焚皆為妄想○楊朱曰原憲屢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屢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屢之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日可存樂生可在逸身

賜書錄

知其命之不受也屢中之心為之也
其貨之必殖也與命之心為之也
多識多言而處其長
大豐美而被潤澤
大利澤而樂盈成

子張問善人之道

善吉也良也不失於理為吉不害於物為良人之恒性也道字勿就善人言問

子曰不踐迹

踐是履迹是古人所做過何如
成法正走入室內的轍迹亦不入於室是道之精微處勿看
泰証羅近溪曰善則即為聖聖人之室不入是未到
萬物皆備千載同然中間却有一個門限所謂善有諸已也夫善而因有諸已即孟子所言性善只到此則人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即信問難過則美大聖神其深宮密室又安望能窺其遂奧而享其榮華也哉

善人實錄

歸心自暹 憑迹而遊 具有符節之合
脫象而遊 望室而趨 可慰兒聖之思
神每焉乎先民 得乎天者厚
志必凌乎往躅 守于性者堅

子曰論語

子曰論語是口裏議論懇焉不君子者乎君子德有言為君子者抑有言不必有德只是色像莊嚴

色莊類

即其話言 尤妙之人含精于內外無飾姿
知其心術 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
修容 愷悌之休謫乎可掬
飾聽 淡微之中輯矣可听

子路問聞斯行諸

聞不必聞於人凡心有所見
亦是聞子路好勇意在必行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父兄在

此述其教
由者一道
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是神明妙用善人之性地發揮不傍程途自亦不假程途以入室此之謂善人之道
易曰繼之者善也此善統於乾元純粹以精雖效法之坤亦不得而知之故不踐迹
人知巧言不好便以論焉為佳那知也有真偽在故夫子說其哉言不可以取人也母論浮言不足據即如以其言論之為實遂信其素履概其生平則果有德有言為君子者抑有言不必有德只是色像莊嚴外焉而內未必焉者乎
凡形外者皆色兩乎字有且疑且信未可定其必然之意然畢竟是兩詰之而意自見不必反重
聖門之教只一力行然當於究竟論負荷不當於平論緩急子路問耳有所聞斯即措之而為行諸夫子知其意在遽行也說凡事有父兄在須去斟酌義理審量時勢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夫子知其意在難行也說凡有聞即宜措諸行不宜停待也公西華疑而問說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若以為當酌量而行則求也問聞斯行之何不帥以訓由者訓求而又曰聞斯行之若以為當

此述其教
由者一道
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即行赤也感敢問其故子解之謂問斯行之之說是一進之以有為也求也天資退遜故進之有父兄在之善其行也夫何感

這章書只論行莫添中字但行着不得一分退情却又着不得一分馳驟蓋怯者過退回不及行勇

者過銳亦不善行夫子一進退總是要他行得恰好不是一鼓其行一抑其行也公西華一問却少

不得不因此何以見化工二子之妙

參補宋羽皇曰學問須有閑暇精神方能領畧天地山川草木禽魚之趣若一意攻苦非徒弦急柱

促難為可繼走馬看花輕舟放溜有何意味易曰

雲上於天君子以飲酒宴樂

聖賢深於道未有不精於死生之際者也昔夫子被

圍於匡而有畏心一時倉卒遇難之際顏淵偶相失

在後夫子恨其為匡人所害心正懸慮及其至也不

覺其喜幸之意乃迎而謂之說吾以女為死矣今乃

幸而無恙乎顏回則夷然對說子在道未墜地又不

幾天既臨難而在回之身即子之身也何至敢決而

死乎聖賢之相信如此

曰子在首回蓋有以卜之亦天未喪斯文之意非

邂逅而始知其在此也何敢死必有脫身之策如微

服類惟子在而回不死故回死而天喪子

季子全旨○這章書總是夫子陰折季氏不臣之心

前日事君後日紙父與君夫了原不以季氏為君

父看其微扣二子之意無非為子然

曾自孫孫行父專政季孫意如遂昭公客死於外季

氏益橫子然意如之子也習見其父所為陰蓄無君

之志冉有季路以政事各賢為其家臣故問二子其

德葉聞望亦可謂之大臣也與○夫子抑之說音以

子必卓然自異於流俗之臣為問曾乃以由與求為

問所問何其卑耶○夫所謂大臣之品必有異焉責

難陳善惟以道而格君心之邪萌萬一道不可行則

求者又一道赤也感問意重在疑由之獨緩上敢問問其所以

必在化工子曰求也退退是力量退後恐畏故進之進是

退怯之氣使由也兼人之長恐躁進而失取裁之意故退

之決意於行由也兼人之長恐躁進而失取裁之意故退

退是抑其銳進之心使之詳審而行參証晉書曰善御

盈縮之勢故伸由以兼人進退摘粹鼓其蓄縮

被抑再行以退弱被進進退摘粹範以馳驅

自由言之聞而行其間必有不精者矣聞而行其行必

有不慎者矣稟命父兄非獨明有尊也非獨明有益也

此中已有低徊詳審之意焉所以致其生平之過旋

自求言之聞而行其間必有精者矣聞而行其行必

有慎焉者矣聞勤行之非獨虞其虛也非獨虞其緩也

此中蓋有鼓舞率作之思焉所以致其生平之過遲

子畏於匡畏者為匡人所圍顏淵後後謂相失在子曰吾

以女為死矣女指顏淵死指曰子在深幸夫子文在茲回

何敢死敢勇敢之敢何敢死是參証錢告士曰仲尼顏子

必死其義一也春秋之季光岳之氣烈矣一鍾為仲尼

一鍾為顏淵此不兩全之天也固自此敢死矣若匡人

安得而子在摘粹不自蹈於咎獲陷阱知險阻

死之也子在摘粹不自蹈於咎獲陷阱知險阻

道以夫子為存亡天既愛道獨不愛夫子乎

回以夫子為死生夫子而生回其敢以死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為大臣與子然季氏子弟大臣是

子然擬二子為大臣然甚狂○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者

謂其挺然自立于朝廷異于黨同曾由與求之問且漫說

混俗之人勿入帝臣王佐井語曾由與求之問且漫說

臣只說所謂大臣者以品言不以道事君更不用別

法不可則止不可則止君不以道為參証伊尹曰三公者

九卿者通於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

明於法度者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

順大臣類未事格非夙夜匪懈不忘儆戒之詞

當其始進必為先王仁義之言而不苟為遇靖獻

至於遇事必爭君臣父子之間而不問其細啓沃

諫臣模樣不可則止。正是道中決斷。豈漫然一去。而不問君心之迷悟。國是之重輕者。

○今由與求是。今之品非古之品也。據其任事之材。亦可謂供具一臣哉。未必是大臣也。○季子然文說。二子既非大臣。則凡主之所欲為者。皆將唯唯然從之。而一無所可否者與。○夫子折之說。由求二子雖不能以道事君。亦能以道守己。君有小失。或有從之。若執父與君。而犯天下之首惡。吾知其必。有定見。確有定守。亦必不從之也。然則二子雖非大臣。而品已卓然矣。

今由節見由求所事者。何君所。以事者何道。不見有其異處。故抑之曰。具臣。○然則從之。句此語。明露出無君之意。故下文危言析之。○末節語氣凜然。義形於色。可使權奸胆落。

子羔全旨。○這章書只重學上。學未得力。弊將害學。害政。故一惕之以賊。為不學無術者。際一斤之。以倭為不學。禍世者。做始終正是一意。費乃季氏私邑也。其家臣陽虎侯犯公山弗狃之徒。屢據以叛。時子路仕季氏。因舉子羔為費宰。賴其忠。

厚質。以安反側。○然以子路之果毅。不能折衝。費邱未墜。而想言已及。又使其友蹇裳從。已有存溺耳。故夫子斤之說。以夫人之子。而事此無君之人。非徒無益。適以敗害夫人之子耳。

使羔之意。大約只是以費穀畔。舉德望厚重者。以鎮之耳。然子羔是未學的人。如何治得費。反以費邑害己之學。故曰。賊夫人之子。子路。全是止子。意。意。

○子路聞之。勇不深思。却引寬套語。以應之。說有民人以親御。可以周覽其情形。有社稷以祈報。可以馨香為感動。即此務務練達處。便是定本。此豈非聖賢大學問。奚必咕咕于章句之末。然後乃為學乎。而與之言之意。左矣。○然其意不可明言。又不可深論。故夫子第說向。嘗惡佞。而斤以屢惜。嘗以亂義。猶未明微其惡也。即此一時信口直談。不加理會。有類於佞。向所惡夫佞者。正為是故矣。佞必子路所甚。惡欲使惕然有省。而要非夫子素定語也。

子路非謂不學。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蓋子路見當時多誦不達者。悞民社之寄。或讀書而

官爵利祿。不可以一日而廢。吾之身。虛詞繩節。不可以一朝而變。吾之志。

○今由與求也。曰。今見非。可謂具臣矣。具臣。乃是知效一。官能辨一。哉。非空。備臣數。

○曰。然則從之者與。然字承上。以道字來從之。勿。明說從季氏。只云從其主。方。像子然口氣。且下面執父與。○子曰。執父與君。這等違亦。君亦不可明。如季氏二字。

不從也。必能以道守。○子曰。執父與君。這等違亦。命。便壞了千古名節。二子之不從。亦非尋常手段。但不。應事此。執逆之人。縱有此力量。亦不得與於大臣之品。也。

具臣摘粹。未定厥。智教一官。無以明志。責之以大臣。而不能有其品。蒼真之中。若故喬。二子之。林使季氏不獲羽翼之成。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以子羔為人厚重。足以。○子曰。賊夫。化民故。荐舉之。使為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學未成。則政理未明。多廢古。任意。只就妨于政治。說夫人之子。指子羔。

使羔摘粹。樹其羽翼。明振中微之權。私不污義。勇其爪牙。陰維不臣之心。廉不傷物。司寇在上。以消其內難。由為內政。潛消夫據費之謀。出宰有人。以絕其外援。柴為外政。隱絕其負國之路。

子路曰。有民人焉。指費之民。宰有。有社稷焉。亦宰得而。神稷。何必讀書。何必是決詞。讀書。然後為學。只謂學在。夫耳。○宋王安石。詔廷臣。不讀書。對者云。舉廢。稷。其所。何書。當以對者言。為是。即子路之意。

附考。社稷。詳第三篇。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土。生穀。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日后土。登平九州。故祀以為社。王者建邦於中。門外。右。設大社。配以稷。諸侯設國社。亦配以稷。王又自。社。曰。侯社。又於廟門。屏之間。設勝國之社。稷各有壇。壇。春。祈秋報。祭用甲。牲用大。○費詳第六篇。

社稷類。為之春。祈秋報。求助于冥漠之表。祈福。達土氣。祀首穀節。宣天陰陽之事。禦災。社以蒼陰。祭天而配地。祭用甲。日。祝史陳詞。稷以美報。以功而食報。牲用太。宰。祠臣致佞。

社以蒼陰。祭天而配地。祭用甲。日。祝史陳詞。稷以美報。以功而食報。牲用太。宰。祠臣致佞。

附權者不少故耳何必然後字中有個分曉第言
激則見偏且非使為初意夫子意只是恐天下士
人皆指執政為學而蕩情於功名荒志于學術故
揚子路以示微而費之不可幸意在言外

高柴字羔貌長身長不盈五尺家語稱其足不履
影席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
見齒檀弓云成人有其死死不為衰者聞子羔將
為成宰乃衰是能秉禮使人畏服者也喪妻傷人
未中詳請償之了羔曰吾為邑長於斯買道而築
後難繼也此語練明達識治體者也子蒲卒哭者
呼滅子羔聞之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此周子節
目者也孔懼之亂不輕犯難走不踰缺出不遂竇
其識量過子路甚遠

侍坐全旨○通章以夫子用世為玉與三子所以寔
點與點所以化三子總是一般心腸觀與點之後
兩答為邪雖不言所以而意已了然矣
聖賢經世學問必豫定於晤對之時子路曾皙由有
公西華侍坐于夫子之側正可以拊抱負規經濟之
期矣○夫子因欲觀其志先誘之畫言說以年而言

讀書類 按井田而知書 英雄傲骨不向書史沉埋
考幽明而知易 豪杰精神不受書中顛倒
觀于風俗而知采貢之詩所出始 咀空言棄實事
觀于祭祀而知報享之禮所由起 恣陳言遺經濟
專已守經慢人言而疎輿論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是故指平時言佞是口快的人泛
指似是實非說勿云口給禦人亦
勿指子路張嶺陵曰天濛濛開必已信而後任則夫子
路為佞 喜之子路於未學而使任則夫子責之可見
出治有本務學為先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職任愈
大則其學當愈克其關係愈重則其學當愈勤誠不可
一時而少閒也○吳元行曰古來如霍子孟寇萊公輩
能有幾人如必從由之論則何以處夫人民社稷者

惡佞類 所行已非而必欲自遂則執拘可虞
相質既悞而猶欲自文則強詞可恨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侍夫子而坐
正辨志之机
侍坐摘粹 以宮牆之桃李當師濟之後先
以四座之行生當一堂之吁咈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 以是有所拘而把當事也長是
分尊一日長是謙詞長不多爾

吾雖有一日少長乎爾然爾母以我長之故而難言
尚其有懷必吐可也○且爾平居自負則說人莫我
知故莫之用耳假如如有知而舉之計必有以副人知
者將以平居何事襟懷自見乎

夫子長爾之言有老而止焉之意汝輩決放不下
因言居則日一節以動其壯懷以吾母吾以嗛相
呼應只教他盡言下節方是教他言志不吾知如
或知是轉語要見自負語氣莫作扼腕時事看
如或二字是預擬不是透度則何以哉以是恁麼
抱負正此閉居無事好急商量確見到底作用
出來方有成就豈是取辨臨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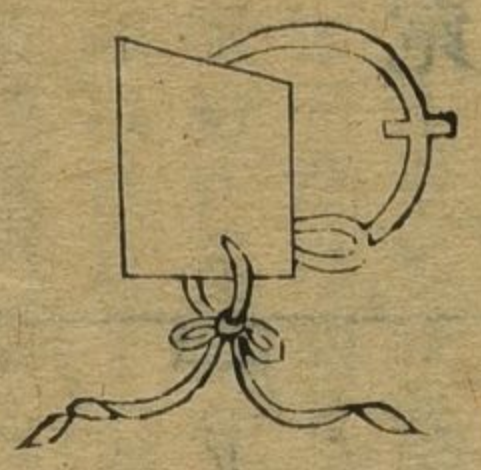
○子路有迫欲自見之意焉乃率爾無所遲回而對
說設有出車千乘之國兵賦甚繁而管攝乎兩大國
之間動見掣肘且加益之以師旅所謂四郊多壘社
稷之憂也因之以飢饉所謂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也
如有知由者由也受其知而為之慷慨以作其氣忠
義以結其心比及三年報政之期可使民有敵愾禦
侮之勇且知親上死長之方也夫子於時見他有凌
駕人才之意故微哂而笑之

居則曰 居是平居曰是爾不
平居自負的說話
知或知爾 是知已
者舉用則何以哉
是問他如何樣
抱負去應人知
格外玄賞 不在雲霞縹緲之外而在明玉夢寐之中
明廷物色 不在似浮似沉之界而在轉潛為躍之時
鶴書起隴之秋不嘆車塵之皓首 作合 玄感適逢
彈冠共奮之日不嗟壯志之空懸 遭逢 机緣巧奏

子路率爾而對曰 率爾只是率其
所見非粗率也 **千乘之國** 公侯大國
謂百里之命重任也 **攝乎大國之間** 是當其衝如春秋魯衛于晉楚
也 **加之以師旅** 如是重有意二千五百人為師五
百人為旅師旅不作大國來侵 **因之以**
饑饉 因繼也穀不熟曰飢菜不
熟曰饉言國用匱乏也 **由也為之** 為是委國授柄
也 **比及三年** 古有三載考績
有不得時久意 **可使有勇** 有勇不
避難也 **且知方也** 如
上死長之義非徒勇也方
猶義也如教之以義方也 **夫子哂之** 哂微笑也即
參証子

考 按禮記註諸侯春見日朝受贊于廟受享于廟秋見日覲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周禮覲覲之事則既朝覲為壇命事焉謂之會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命政焉謂之同可見朝是總名朝覲宗遇是日時之分名時見既見又在其外但會與同不拘奏着何時必先行朝覲宗遇并禮既行朝覲宗遇并禮必於宗廟宗廟之事雖不止會同而日知會同語氣明有歸宿不得畫作兩事可知○觀禮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章甫冠圖



殷之冠曰章甫
其制與周之委
貌夏之母追
並用緇布為之

考 玄端服玄者赤黑色也端取其正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相等也然端者衣之領袖幅邊故曰玄今之深衣以青黑之色而飾其領袖幅邊故曰玄端童甫緇布禮冠童者明也甫者丈夫之美稱也即今之幅巾所以表明其丈夫者也夏曰母追商

玄端服冕圖



司服云卿大夫服自玄冕而下諸侯之卿大夫皆服之○司服其應服有玄端素端按玉藻天子玄端朝日於東門之外卒食玄端而居○玄端玄裳黃裳襪裳鄭注云上土玄裳中土黃裳下土襪裳○玄端服君大夫士皆服之裳則不同○諸侯孤卿大夫士之齊服○士祭以筮日筮尸○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以事親○以擯相○士冠天子以為燕服士以為祭服大夫士或以為私朝服或以事親或以擯相或既冠則服之以見卿大夫鄉先生凡書傳所謂委犯者即此玄端如晉侯

宗廟實錄

告時 牲醴備其儀 禴則受曾孫之福 告備 鍾鼓饗其和 禘則告宗子之虔 承禋者秉德而前 曾孫執饗以告虔我將我享 奉璋者奏能而進 宗公鑒馨而來格俾熾俾昌 會高實錄 維屏維翰續冠裳玉帛之風 岳事比功 既攸既同還江漢朝宗之盛 陳謨協類

曰童甫周曰委貌公西赤周人而曰童甫者以孔子幼居於宋社童甫之冠從孔子所稱也

○方三言志之時魯點正在鼓瑟二子言志既畢

夫子乃呼曾點問說爾之於知何如點承夫子之問

鼓瑟之聲方絕間歇餘音尚鏗爾可聽乃舍瑟而作

起從容對說點之於知竟有殊異乎二子皆之撰若

以為難言也夫子說異何傷乎亦皆各宣言其所懷

之志念也點乃說今時非暮春乎春大單袷之服則

既成矣因而偕那同志之徒冠而成人者五六人年

少約童子六七人油油然相與頌除而浴乎有溫泉

之沂風乎有壇樹之舞雩暢為歌咏而坦步還歸點

之異若如此是其隨遇自適而不計人之知不知夫

好方典二子敘列生平而點獨不願乎外世莫宗

予欲不為點所為何可得故光然若啓予者而喟然

嘆說點之志似出吾喟問之表不覺聞之而意遠矣

吾與點同之也

此節總要看聖賢相契在尋常日用間見性地作

用要看他手下這春光其聲音之道通性情極微

使於三子言志時稍有急鳴意瑟必有應聲者何

貢祀貢嬪貢材固庶邦之所以丕享而一德一心一力亦爾辟之所以迪功 山國澤國土國固王位於此而時巡而一成再成三成亦侯列于此而受命

點爾何如鼓瑟希

希不是瑟音希是鼓瑟 問歇漸漸任手之意 堅爾含瑟而

推瑟而起其音鏗然也

封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撰按猶云

子曰何傷乎

怨其撰之 亦各言其志也 言其志曰暮春者

童子六七人

童子是未冠者六七人 浴乎沂 浴謂澗水

取清潔除不祥也即後世三月上巳 風乎舞雩 風者謂既

而歸於歌也而旋歸夫子喟然嘆

其言近而意遠非夫子

吾與點也 以無用為用不求人

知而未嘗

聖時既寒風以散之英華扇從翔鳥

知而未嘗 聖時既寒風以散之英華扇從翔鳥

知而未嘗 聖時既寒風以散之英華扇從翔鳥

以悠然鏗爾故其言非有所擇想此時正當暮春便信口說來要知點未嘗無用世之念但不取必人知就眼前光景隨處皆適用舍行藏所其自至與我待價者也念頭一樣於樂天並無干涉講語不可像飄然物外意夫子感懷與次語似冷而陽

○三子之出蓋得其點之意反而自証也曾皙之後便是不能忘情於點留與夫子亦論一番耳問曰夫

○三子之出蓋得其點之意反而自証也曾皙之後便是不能忘情於點留與夫子亦論一番耳問曰夫

三子者之言事有巨細任有難重較而行之所知何如夫子詭言富強言禮樂亦各言其力量所可優為而已矣

○昔說既各言其志則由之志亦由之優為也夫子何獨晒也○夫子曉之說夫禮經圖之善物也為國者不能雖足以揮霍宇宙尤須以禮教躋於之化亦不可貴也由也所言以見志者有高下也之勇力行無錫一世之神情其去禮讓之化遠矣此吾所以晒之也

此言為國者必躋於雍熙揖讓方為至治子路言志是以仇讎兵戈為樂而借以自見者去禮讓之化遠故夫子晒之如此看不該極高妙只言語遜讓不過是師長前說話底統有甚關係

澄澄綠水澹澹其波修岸逶迤長川相過聊且消遙其樂如何○張衡南都賦暮春之稷元巳之辰方軌齊軫後於陽濱蔡邕禊文云洋洋暮春厥月除巳尊卑烟鶯惟士與女自求百福在洛之矣○王右軍蘭亭記修禊事也此地有清流急湍映帶左右以為流觴曲水○齊王融三月曲水詩有云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

點瑟 一唱三嘆堪與寒琴鼓共作高山流水之音 兼葭白露可與唱渭河共作宛在中央之歌 直而兼 大音希聲 餘音縷縷不絕 疏以越 大穎自鳴 遺韻嫋嫋親人 春將去矣 思紛紛而不禁 以至而可遊可歌 春猶在也 眼盈盈其在休 與盡而可往可還 游漾春光惜芳辰之將謝 天之高地之下供吾俯仰 優游寄傲知祖襟之可娛 水之流風之行任吾吟傲 景已如此意與如此幾不知帝驟王馳 人世悠悠 勝地如此樂事如此何曾作激濁揚清 吾徒落落 應爽前以披拂 結勝侶以飄飄

○三子者出 有反而 曾皙後 後是依晉 曾皙曰夫三子者 之言何如 言是論志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謂各人都就力量能為幾言不是虛談的話便有兼與了

言志類 何傷于異 揣摩已熟真可應當世之知 無嫌于同 設施有期總不負平居之學 言人人殊而志各有所立 抵掌而談 壯觀風諸 志人人殊而言各有所指 肖心而出 抱負自矢 不相貸 事業重則議論亦重 不相易 石畫真而設施亦真

○曰夫子何晒也 上句分明是兼與三子 故點又問何故晒也 ○曰為國以 禮為國是治國禮字即在為國者身上氣 禮度言有一設謙中遜讓之禮以默運之 其言不讓 其非禮讓之化 是故晒之 晒其不讓暗插率爾

禮讓類 敦典 防民淫 心可下也不可使高 默範於所不爭 小心熟慮委婉于條貫精密之中 陰行於所不厭 真心寔情流通于形骸勢仗之外 從繩尺養血脈之恬 陰陽升降皆謹守其害盈之數 從秩敘釀修齊之化 競練燥濕皆調伏于卑牧之中

典蓋以求亦為邦則何獨嘔由也天子說國無論大小悉屬分封故小而六七十里又小而五六十里其爵則伯子男也其土田則錫白大朝也安見而非邦也者求之所任亦為邦之事也

安見非邦非徒明其地為邦地乃是謂其誠念之從心者非虛圖財境界之從世者即實地也點以大子但說求為邦且不言不嘔之故又問惟赤則非邦也與夫子說惟諸侯而後有邦宗廟公同非諸侯而何赤特以小相示諫其赤也為之小就

有能居其左而為之大者乎則夫子與三子之意亦已大槩見矣因上文只說邦而未明言求之讓故又問赤卿大夫而下有都宮而無宗廟附庸而下有通問而無會同所以欲說是諸侯事然此句亦非徒言其為邦事乃是謂其心遊于宗廟會同之中無嫌於身居于衣冠文物之後也亦為小相不過以其卑者自處耳又于子曰宗廟公同當於夫子之諸侯言古之卿士從其君入朝者多矣周旋宗廟會同自是一種禮樂學問非謂以非諸侯而何句拘泥

十六七十是如五六十是子男而非邦也者先王所建之邦也者是謂小國類幅員非屬廣闊區分縹緲

宗社民庶歷歷可數可效其不語可勝其經綸戎方之寄農桑稼穡隱隱可數可勝其經綸戎方之寄

惟赤則非邦也與能讓故仍如前之疑宗廟當高廟是諸侯有事於既會非諸侯而何言惟赤也同是諸侯有事於君非諸侯而何言惟赤也

為之小言其孰能為之天此小大二字只以禮樂優劣言子說出亦自居小相使見是參正葛配瞻云狂者嚶嚶慕言小之謙讓非諂為邦矣

眼裏觀點洒洒數語亦就此可想狂士氣象至是究其品地則後世如寇萊公近似子路劉晏近似冉求各定落在事業中幹辦點猶可彷彿陶淵明白香山識見稍有到外便會討便宜着替相摘粹奉璋宗廟之駿奔亦有以習聞乎肅肅辟公之敬拜觀會同之有絳亦有以素講乎奕奕四牡之儀

克己全旨○這章書以克己二字為主復禮為仁天下歸仁都從克己來而克己只是一個勿字上下文一意貫到底

聖賢傳心之要無過於論仁顏淵用心於內者也而以仁為問夫子說仁者本無非禮本與天下不隔所以即於非禮者以其便於已而便於已者多不便於天下所以與天下日隔而去仁遠也故工夫只在克勝了縱欲的已復還到循理的禮上這個乃是為仁人只為工夫不魯做到分量便有虧欠誠能克己復禮乎此一日也不必天下之何如仁於我亦不必我何如之遂有以仁乎天下但覺意象豁如去所以得之者遂莫不隱然其相與而歸於仁焉夫已吾已也克已吾克吾已也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人生形色即是天性已原渾然是一個禮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一團天理流行即所謂禮即所謂仁人惟血氣用事月之於色耳之於聲任他放逸以去這便不能勝乎已禮如何復如何叫做仁若自家做得主宰勝得他過不為軀殼形骸所制則天然自有之則不歉分毫豈不是復禮已即是禮則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與君大夫問答本章君大夫

問六章夫子之言五章曾子子貢子夏各一章

顏淵問仁顏淵問如何是仁之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吾人自天理渾然全具曰仁渾然之中原自有恰好天則曰禮已者形色之已即下之視聽言動是也克如戰勝而克主宰得定降伏得下也已不逐誘適還其天性之初是一日謂復禮禮在已上復即已即禮即謂天理渾全之仁

克己復禮一日以用力所天下歸仁焉惟狗已與天下通至言頓法也故克已與天下通

為仁由已至精至微之地用功而由人乎哉子顯露使人可知可見參証余猶龍曰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夫子之故日不由人參証無我也觀顏子願無伐善無施勞只為一我字未化過此則化矣克之者化之也如五行生剋之克水來而火化矣火來而金化矣只此二字是紅爐點雪復禮見禮非本無但今復之耳天地之心一元聯絡至冬至子半又復見之復正是聲希味淡時候就是克己真血脈故

克復類百度惟貞神明之獨提威儀率度條理之恰合

一元來復節七。靈通豈不叫做仁。一日二句。正申解為仁意。一日是識力到之。目前此雖做克復工夫。苟一間未達不免。三月猶遠。還計不得程途。算不得日子。惟到一日忽然口體都喪。是乃工夫得手時。候即於此。可想仁體渾然。一体無碍。故直接之曰。天下歸仁。不曰在己。而曰由己。正復禮路頭。即下面四勿工夫。由人句輕帶。乎哉。是點化語氣。此孔門為仁第一局。

○夫子論仁至此。真是直截痛快。顏子便要下手去。做請問工夫的條目。夫子又就己上。分明視聽言動來說。已是要靠他為仁的。有何不可。只為見色要視。聞聲要聽。不好的話要說。不好的事要做。墜了自己意思。不願道理如何。這皆是不以禮而以己者必也。禮不該視的。不要視。禮不該听的。不要听。禮不該言的。不要言。禮不該動的。不要動。于己上都把個禮去克他。皆為仁由己之事也。顏淵遂豁然大悟。直任承當。曰。回之質雖不敏。乃今知視聽言動。即為己。非礼勿視。聽言動。即為克己。而復禮。請事斯語。而足。所以由己。敢以不敏。自諉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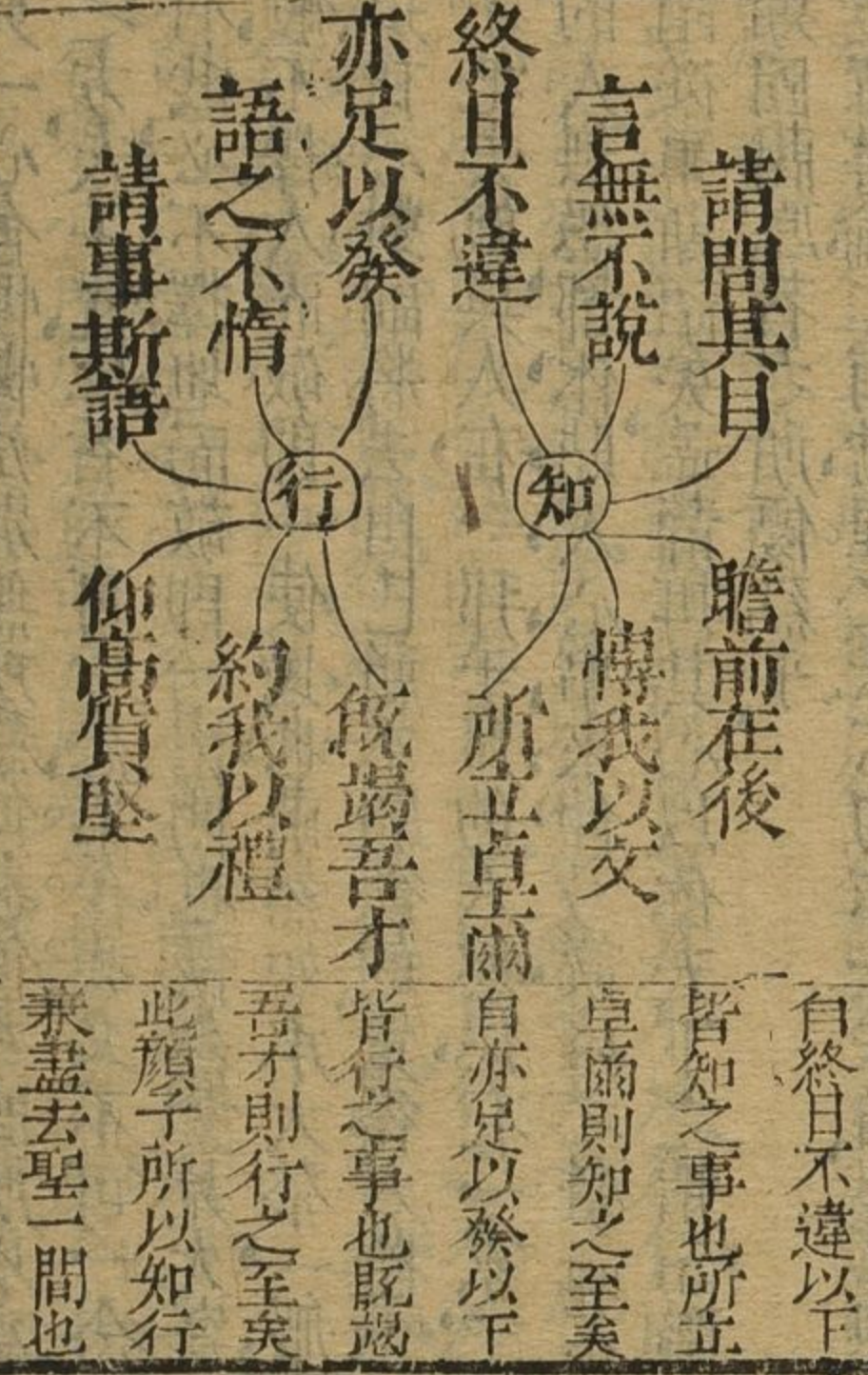
以志御氣。以理御情。庶幾或萬境之俱澄。懲忿窒慾。官寧于神。神寧于極。庶幾或天君之獨泰。剛健中正。人心相櫻之險阻。以己之有欲。而生君子欲其可有也。必先明其可舍。人事無端之紛紜。自己之有情。而構君子知其可舍也。而並及其所存。自勝其形骸。以就範圍之所不容已。戰勝。防檢密。自治其血氣。以觀品節之出於自然。來復。操持固。歸仁類。支委環輪。深謹之氣。忽而與萬物俱通。群心輻輳。慈揚之精。忽而與百族相盪。小大皆成。則性命各正。此物與無妄之所以大。靈蠢俱安。則精神並悅。此吉凶同患之所以寔。

○顏淵自請問其目。是條目可以。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為言。顏淵曰。回雖不敏。敢以不敏。自諉乎。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為言。顏淵曰。回雖不敏。敢以不敏。自諉乎。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為言。顏淵曰。回雖不敏。敢以不敏。自諉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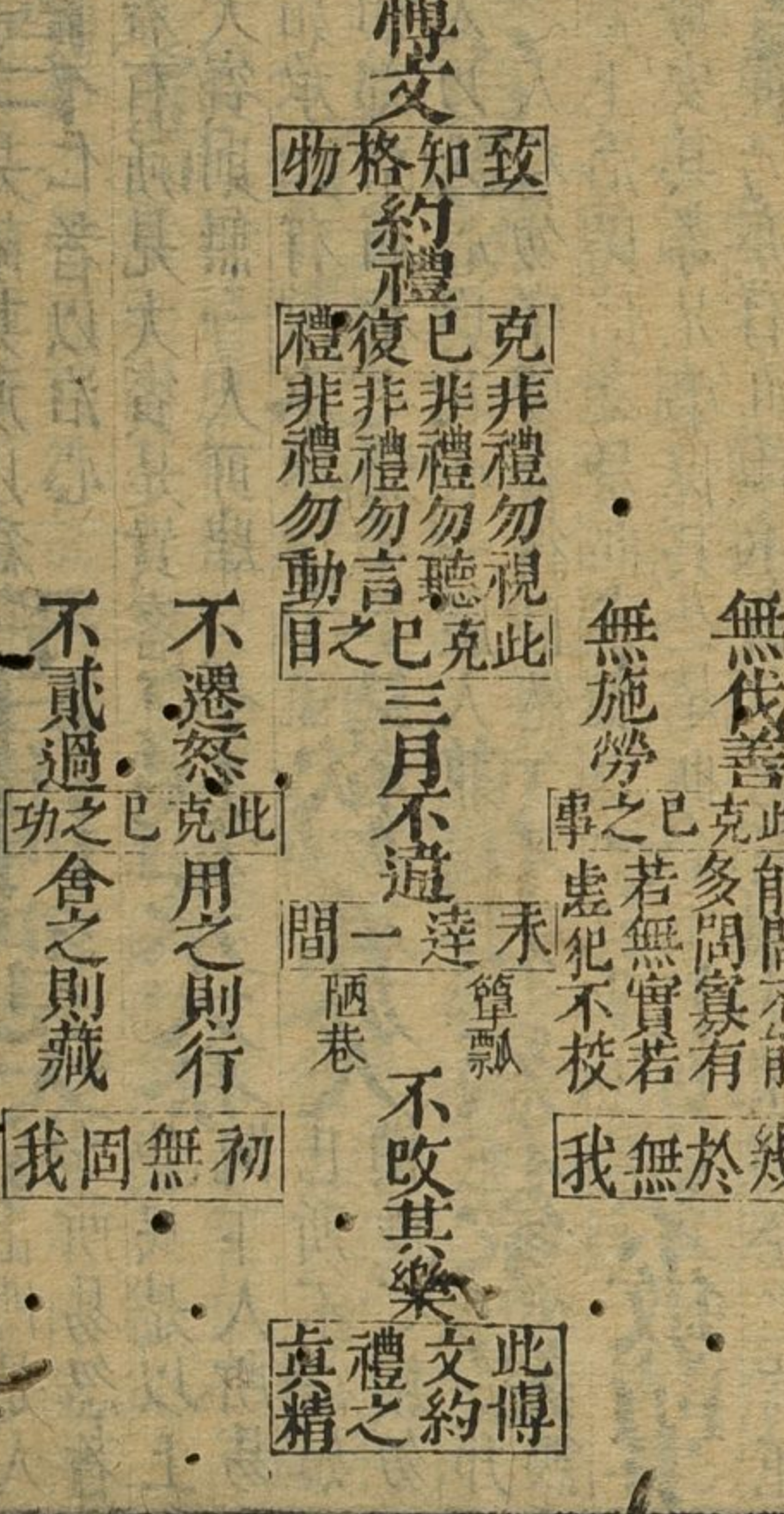
問自是細心。動由己下手處。非泛問也。視聽言動。原只合禮病在非字。非禮只是一念之動。微覺有不協本體處。便斬絕勿着于念。方謂之勿。此四勿。正為由己克己。已下註脚。即勿是由。即勿是克。即勿是復。即勿是歸。顏子合下信用。觀面承當。曰不敏。曰請事。這便是由己。這便是克己。這便是復禮。這便是歸仁。所謂絕動。即覺絕覺。即化洞然。無碍。不遠而復。顏子是上根。○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脚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

為心。故為仁不曰心。而曰視聽言動。管心者。五官也。聖人雅言不詭。而義理精切。二氏蹈襲為五蘊六百八十八界。黃庭內外。景百神千。奇萬性。不出四勿之內。四勿。治心不嫌過詳。諂耳諂目之資。悉化為秩序。去非不防過刻。嘉言懿行之準。悉符于經曲。細行必矜。所以護其全體。哲謀克治。盡乎克治之實。非幾必杜。所以驗其精微。視履考詳。絕其非僻之端。耳目之官。不交則外乘之緣。染必不入。口體之用。不作則內起之邪。妄必不出。

顏子知終日不違



顏子克己工夫



仁只一心舍惶惶法別無所為仁也仲弓問所以為仁之方夫子說仁者不可一念不在我及不可一念知有我必不擇地而敬即一出門也儼然如見大賓一般不擇人而敬即一使民也肅然如承大祭一般把這樣心對副將去自已所不願欲的覺得人也是一樣不把去施與人在一邦于邦的人無怨在一家于家的人無怨都體貼人心事來仲弓說雍之質雖不敏請從事斯語矣蓋靜其心以休天下之情而聯之斯固醇厚者之所優為乎

這童書論仁有常惺之法六句作一片看合來總是個仁說一出門無時不該說一使民無事不該兩語已徹動徹靜下二句又把人念頭流行處提出蓋此心淨時把自私自利念頭已掃除淨盡至已所云既能與天下相標又能與天下相貫這種心境打做一片在那在家自覺無怨到得怨恨消處正顯得我全体員融這德是為仁顏子請事有徑捷要約意仲弓則有積累縝密意從此收攝念慮走得一步是一步進得一級是一級常使出門時語恍然心目之間真是切寔理會

仲弓問仁 是請其所以為仁者以治心

如見若有所見大賓是貴客如見大賓則無一人可肆

忽者如承如有所承奉大祭如郊祭廟祭之類

施於人以人心與我心一般人兼

如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是也

斯語矣 仲弓亦有直任承當

動作便乖本體所以道上品任山禪師做下品倉官也不曾出門而介泰越使民而別貴賤此慢之生于妄但無忘見賓承祭之心

方是如見如承真諦

觀省深則畏暑同於崇祀

何見非賓 有此兢惕之心然後可以照物情之觸何承非祭 有此欽翼之念然後可以調施受之平

會天地萬物為一已先取証於那家合喜怒哀樂為大和當考成於欣慰

司馬全旨○這童書論仁總是一個存心却不得說破只想首句仁者二字便有下落牛却不能理會到此

仁貴存心也故微心者恒於言司馬有志心學而問仁夫子說欲觀仁者則於其言矣仁者非不能言也覺啓口時若有所制若有所忍而不輕發者焉

多言而躁是刺意不曰訥言而曰言訥是指現成一仁者說說仁者其言也訥要看個其言又要想仁在訥言意思訥不專在言上訥與訥異訥只怕說得多後行不逮訥是把持得定說來自有的斟酌此處且虛勿露心存

○司馬牛不思其能訥者謂何便疑其不足為仁而少之說只這言不輕發便可以為仁矣乎夫子又告之說言以言所為也為而謂易乎常見其行之不足者常謹其言之有餘即欲輕易其言得乎為仁者亦惟有自從其難中以為之可矣

斯謂之三字看得十分容易夫子因說所以訥之由仁者之訥原不從訥言處着力其着力處全在為一切當為的事實實體貼諸心行過一步總是

司馬牛問仁 求為仁之方

意乃頓住在口

而不直出也

制之五事惟言易僭故微為恒言而以火銷之始訥言之謂與○陳百史曰人心放先從口洩聖人常教人謹言非強為顛行耳仁者淵默而雷聲聞然而日章當理直氣壯懸河欲吐時自然從容停蓄有含弘靜密之思天定神閑所謂吉人之詞寡顏子如愚無言默識方能及此故曰仁者人也

謹言類 緘口 圭復 工于詞者漸滂其外 三緘 塞兌 囊括 拙于詞者自矜其光 百忍 守金人之箴 騰芳而吐秀不如朴茂之含真 效吉人之寡 務華而絕根不若木訥之葆德

曰其言也訥 此句承上句說

牛疑訥言

不足盡仁

自然不

會須有時如鐘鼓不待叩自鳴則為妖人心恬靜不妄

命吾卷六 顏淵

一步做了一尺。又有一尺。這裏冷煖自知。真有無限難施處。安得以議論輕嘗也。所以為難。詎言不分兩侯為之言之。只就一心說。未句得無字乎。字正要從此際想會。

司馬牛名耕。或云名犁。向魋之弟。出宋桓公後。故為桓氏世官。司馬又為司馬氏。魋兄弟五人。宋景公變魋。魯哀公十四年。魋之寵害于公公將討之。魋先謀公公。攻桓氏。魋入于曹。以叛。公使其兄向巢伐之。不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奔齊。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外阮氏弟子解云。牛為人性燥。好言語。見兄弟行惡。憂之。故夫子教以默。詎而牛竟奔走死于道路。故聖言為著。蔡也。南容三復白圭。故默足以容。

不憂全吉。○這章書不憂不懼。是就君子現成的說。內省一語。亦說得現成。令司馬牛自去想。若要到不疚地位。當盡何等工夫。司馬牛以向氏之有凶德也。恐株累之將及。愁門戶之無寄。一旦而問如何方為君子。夫子告之說。凡中之

之櫻於境者。皆其品之未高者也。故天下非無可憂可懼之事。而君子之心。則常泰。常定。不憂不懼。憂自內生。懼自外入。不必分當事。未事。此只是信口答若揣摩。所以不憂。與形容不憂。懼之狀。俱落一層。

○司馬以不憂。懼可強持矣。又少之說。只不憂不懼。這就謂之君子矣乎。夫子又告之說。世之順逆。險夷。皆吾心自造之境。君子平日所行合義。內自檢點。無招黨取咎之端。外患之來。於我何損。雖是橫逆。正是存心之地。不愧天。不忤人。雖憂何憂。雖懼何懼。故無憂。懼之人。即能慎獨之人。

司馬牛看得只冥然惘然。光景。夫子提出內省一段。令他領會。內省是從心苗。隱微處。勘世上事。儘有大廷可對。却自已有過。不去處。儘着仁義道德。討個題目。做去。未便能不憂。懼也。迴光一照。憂。懼從何而來。內省不疚。平時自有工夫。但不曾道及。玩夫何語氣。却似與人世應感。漠不相及。險處。防感。原是易處。錯過。不會做得工夫。憂。懼全吉。○此章書。不但是寬解之詞。正要他慧心。

動。自然含默。不妄言。故惟仁者言行為一。怕人以言行為二。謂不行。但言何妨。仁者視妄言。便是妄行。言之所及。比行更遠。天下不見君子之行。而皆聞君子之言。不當行而行。但悞已不當言而言。併悞人。所以言以行。尤急。不但憂行。不願耳。夫子祇因司馬牛處。患難戒。以詎言未遂。及此。而平日倦倦教人。謹言。寔以此。○說文云。詎。頓也。頓。難言也。通作認。以言恐聲。亦在心。工有吞刀刺腸之意。操心之一端。與顏子言渾全。與仲弓言詳悉。與司馬牛言畧。舉一隅而已。

憂之難。咸其腓。艮其輔。神欲歛而投為以隼。迪其吉。寡其詞。內有力而奪言以權。古來多凶。多懼。日勵吾為於天。人生死之間。而必無慮。莠言之自口。亦足見仁者神聽之平矣。古來是究是。晷日。履吾為于骨肉。彝倫之地。而猶致謹。頌言之。肫也。亦足見仁者德音之邈矣。

司馬牛問君子。問君子是因。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憂是愁之情。懼是舍皇失措之狀。憂懼類。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無宸憾。不役其神。其在險也。猶其在夷也。無沈寢。不搜其幸。在世中也。猶出世外也。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牛疑在外面一時。強制來。故少之。內省不疚。內省是心察。不疚是無。夫何憂何懼。事自憂。懼之。或云。君子有終身之憂。恐。懼乎其所不聞。何也。曰。意。察証。彼先意而防。此臨事而懼也。是以慮先。陰雨。斯舜業。而堯兢。變。起。風。波。則離差。而坎陷。

內省無言。不操境而操心。不去痛而去病。幽獨嚴。聖賢愚。不肖。之事。皆可以宅心之安。吉凶悔吝之理。皆可以理物之平。風雨晦明之事。修士所以不巳。寒暑晝夜之道。達人所。以無心。

萬物搜乎靜。而動為之不寧。內地難怨。獨知刺心。百感撓乎性。而情為之不堪。內照莫欺。良知蓄縮。洗夙魂之踟躕。而天人皆可告之情事。掃清夜之媿。而往來任獨立之縱橫。司馬牛憂。憂曰是舍。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濟惡不才。參証。薛方山云。兄弟之患難。聖賢有。不免。辟之。雖有若無。象。周公之管。祭。季。札之光。捺。柳。下。惠。之。盜。

自修以感動夫兄弟見自修無缺即立命格天之

道耳須善回護不得以辭害意

司馬牛因兄弟作亂而憂曰人都有兄弟大家相安

惟我獨遭變異獨沒有兄弟可奈何

向魁欲弑宋公其弟子順子車亦與同惡君臣之

義絕兄弟之情亦絕矣凡弟多故雖有若無故含

憂而言憂曰二字連說

○子夏說商蓋嘗聞之夫子矣大凡死生皆有付定

之命不可得而幸逃也富貴總在主宰之天不可得

而強邀也人其如天命何哉

此二語寬論事理以破牛憂此二句輕引起下文

耳

○商所聞如此請以已意廣之天命固不可必君子

亦盡其在我者而已君子秉一敬以視躬而始終無

失其與人也敬以為恭自不過其則而有禮恭敬之

氣氣誼自聯四海之內皆胞與之兄弟也君子患不

恭不敬矣何患乎無兄弟也果能恭敬自可化暴易

禮君子所可盡者如此豈徒聽之天命問之四海而

已哉

此正教以自修也然須領上天命蓋知命達天之

也

兄弟變故類

相殘 喋血 骨肉之間幾成胡越
相軋 推小 手足之誼至于參商
不比 皆盟誓 角弓之怨 愷弟薄矣
不飲 廢懿親 杖杜之感 角弓咏矣

子夏自問之矣

命稟生初而富貴在天 天定勝人是 參証 夫子嘗

生有命 命稟生初而富貴在天 天定勝人是 參証 夫子嘗

天命類

已定之天 有常之命 人有富貴之享
未定之天 無常之命 天有富貴之叔

君子敬而無失

敬是恪謹無失 與入恭而有禮 與人是
是敬有始有終 與入恭而有禮 與人是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與人交接恭是謙讓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海內指凡所與
有禮是敬人不傲慢 與人交接恭是謙讓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海內指凡所與

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疎者尚可 何患家庭無
疎者尚可 何患家庭無

兄弟

余猶龍曰夫兄弟雖不才猶之兄弟也周公不以
管蔡不仁而歌常棣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仁

敬恭類

恩怨之易生陰險之難平吾皆有以消其患
誠偽之相遠燥濕之殊態吾皆無以閉其机

淵涓惕志

亢而不過卑而不踰 惕幾于明且
謙而能下損而大光 置身于冰淵

澆德以事天

審人道之祥 寅昔
制物情之害 卑收

子張問

問明是問何如總 子曰浸潤之譖 譖毀他人事
是心無所障蔽 子曰浸潤之譖 譖毀他人事

不行焉

是我不去行 可謂明也已矣 二者常
痛楚迫切也 是我不去行 可謂明也已矣 二者常

已矣烏用舍近而為遠哉

這章書張原開明不問遠然其意思却從遠處討
明夫子只從近處之蔽破之須作兩番呼喚方盡
神情講想兩句須說得鄭重浸潤若其來舒後廣
受者其來急迫一緩一急後則不暇竟急則不及
覺不行者非我不去行彼之言亦非能使彼計不
行于我須自心体言任講想搬弄吾前而虛湛之
心体毫不牽動彼自勞攘心自從容彼自險懼心
自平易所謂不逆億而先覺為賢故可謂明若在
潛想上料理不行則是察非明明者如止水照物
遠者如止水之淵湛也自其能照人日明自其照
之堂微處曰遠下毛再一呼喚語氣微帶慨嘆又
似存慕乎其人之意不行焉多少含味蓋深歎疑
根之難拔而心境空明之不可几也

足食全旨○這章書人知重民信却不知提重使民
信者立民乃以立國王道之全總以民心之一為
王政之精神蓋規一時之變以定萬古之經也推
到別無游移則無躲閃處然後知信之所關大也
非直以應變之策言也

遠即明之不
蔽於近者矣
張天知曰家
庭邦國無處
不有潛惡無
不遇諸想同
室操戈骨肉
參商皆此
為之司馬攸
箴曰勿曰父
子不問昔有
江克勿曰至
親匪或容滿
崇言亂真諸
潤離親驪妃
之讒晉侯
疑申抱朴子
云漸清之久
則膠漆解堅
浸潤之至則
骨肉乖析塵
羽之積則流
舟折軸三至
之言則市虎
以成
詩所以數采
采不為善所
以憂
巧言讒說也
故明哲莫如
辨諸

知我之能察故即乘其察而感之
動陰雨繁霜之感
知我之好直故即乘其直而愚之
起在床同夢之嗟
多以人情入理之言用可設身處地之事
魑魅之形
乘其乍喚乍喜之意投以痛心痛骨之談
緝翻之口
易簡之有險阻
風波之在几席

諛言類
隱刺
微挑
指天引地若出亘古之冤
顯激
指天引地若出亘古之冤

子貢問政
時政子曰足食
分田制里不奪農時閭閻有乃
積乃倉之富國家有九年六年
之畜則
足兵
無事而耕散處為民有事而戰連合
為兵簡之以時教之以方則兵足
食足
民信之
夫平日之恩義淪夾于下下之心志聯屬乎上凡此供
相賦執干戈者皆終事效死之民則信之矣根在上者

有以信
叅証
晉僖公二十五年冬晉文公伐原命三日之
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
請待之公曰信者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夫信何
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陳伯玉曰信者國
之司命也彼齊桓晉文之伯志在富國是欲足民志在
強兵志在足兵而尤待不肯曹沫之盟不貪伐原之利
信之不可
食類
生者眾為者疾
耕九餘三
無也如此
食以時用以禮
用一緩二
凶年之穠穗不恣漁獵之吞而樂歲之粒米即以飽中
澤之雁而釜有餘糧矣
征行之十萬百萬不殊取之田間而雷貽之一分二分
即以沃久涸之釜而民有飢色矣

兵類
伍兩犖然
襜褕皆甲冑
戰勝不外主心
師武秩然
耕穡皆干戈
折衝具於慮慮
山林陂澤皆兵之地
民間不見有朽鈍之虞
父子夫婦皆兵之人
田野不見有嬉息之氣

子貢曰
子貢欲審所尤重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
故兩窮就可去者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
先
存秦國勢與人心俱盡欲去一以保其二
子曰去兵
言兵稍緩于
權變類
策留策去
勢息不可兩存
食信故可去
可經可權
徑變自有碩登

政有不
易之
經斟酌於常變去取之間聖賢之經濟
即帝王之碩畫也昔子貢問政天子說政以為民食
者民之天若倉廩有食民間無食非足也必取有制
用有節而後為足食兵者民之衛若尺籍有兵則里
無兵非足也必器能備眾能蓄而後為足兵由是而
民情亦大可見矣前此所以教之者存於兵食之先
後此所以教之者行於兵食之內不必更求信民起
而視其民亦既信之矣政修此三者王道之全也
兩足字正是足於民看得兩足字好則信在其中
故下即承之矣二字說得現成非兵食先而信反
後上之教信未嘗不在議兵議食之時而民之信
之不約必在食足兵足之後耳其是足兵足食信
足之也民不信之則兵食亦祇富強之策耳

○子貢設言說必不得已而飢饉之存至也召募之
莫應也人情之多猜也而擇所去於斯三者何先夫
子說去兵宿飽之眾孰非卒旅懷信之民等乎于城
也
去字不着力猶云必得那一件此不得已者蓋以
此時民間稍足自給軍無現糧武備廢弛若欲募

此時民間稍足自給軍無現糧武備廢弛若欲募
去字不着力猶云必得那一件此不得已者蓋以
此時民間稍足自給軍無現糧武備廢弛若欲募

此時民間稍足自給軍無現糧武備廢弛若欲募
去字不着力猶云必得那一件此不得已者蓋以
此時民間稍足自給軍無現糧武備廢弛若欲募

○試思去文似矣安得有輕于質之文而獨去之文猶質也固不可偏輕存質似矣安得有重于文之質而獨存之質猶文也其可偏重乎哉如欲去其文而第存其質如虎豹之鞢去其毛而第存其鞢亦猶之犬羊之鞢而已君子且無別于小人又從何處移風易俗

四語總破文不可去文猶質也二句語雖兩平却要幹旋文邊而猶字是不可重輕之意常說分不開未盡君子比之虎豹所謂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大人豹變其文蔚也文一撤下質便立橋君子小人無以分別成甚感世界語甚有關係

棘姓之後為棗氏文從東東音刺棗木重喬低者為棘棘小棗名○虎孕七月而生故首尾長七八其毛文班豹似虎其文圓如錢豹一名程列子云程生馬註云豹也

年飢全書○這章書見足國當先足民也三家富堪周公而公室孤貧不收于強臣之手而剝于既瘠之民上干天和危道者故以恤民之說動之使之收拾民心則天交可回公室自張雖強臣割據不

○文猶質也 文字言有質是文猶質也 質字言有質言即是質中之文 質猶文也 文方是質

猶文言即是 虎豹之鞢 鞞皮去毛者言徒質無文 文中之質 如虎豹之鞞去毛存皮 猶犬羊之鞞則亦猶犬羊之鞞耳見毛不可去亦猶 鞞文不可去不是謂君子小人無以辨 鞞 鞞引云

文質彬彬非謂文質相替也只是謂文質相稱相稱不必五分質亦五分文是有七分質而又有二三分文以餘之便相宜矣如調五味然豈必一碗水亦一碗鹽乃為相稱蓋特用些兒如此方有本末輕重故曰其受和

白受采此語便有輕重 虎豹實錄 蒸雲 霧可從 想當時子貢未解到 聖王制為朝覲燕享之禮而儀以將之有珪璧琮璜矣又有存玉之皮幣侯伯存玉皮用豹子男存玉皮用虎

下此卿大夫則麋鹿通降焉 聖王制為君民上下之用而貨以杖之既用乎錢刀金帛矣又兼用百獸之皮幣豹皮之直五百虎皮之直四百下此麋鹿豺狼則三百二百通降焉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 五穀 用不足 年饑則民正賦莫辨 聖王制為君民上下之用而貨以杖之既用乎錢刀金帛矣又兼用百獸之皮幣豹皮之直五百虎皮之直四百下此麋鹿豺狼則三百二百通降焉

如之何 問有若以何策 恭証 更記貨殖傳云歲在金穰水 宜變通之 毀木飢火旱六歲穰六歲旱

十二年 凶年類 悲長楚 人嗟碩鼠 閭閻告匱 一大飢 泣苕華 野歎飛鴻 豐凶無備

赤子之菜色堪嗟 豐年所得之易君既浪費無傳 萬灶之寒烟可念 凶年所索之難君將束手無策 雨腸之不若蝗蝻之為災 金粟之死生水木之飢毀

○有若對曰盍徹乎 盍何不也徹通也周人法古井田什 一而稅取君民相通之義而為徹

○曰二什一之外又加履 吾猶不足 尚且不 乃欲行什分取一 恭証 哀公嘗問於孔子孔子曰薄歛 之徹法如何行得 則人富公曰若是則寡人貪矣

對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徹法實錄 南北以為經 未見子富而父貧者也 東西以為緯

任土 耕三餘一 辨五壤之所由出則厥賦惟均 則壤 耕九餘三 定四民之所由業則履畝無曠

辨地而作戠一穀二穀三穀四穀五穀不患其不登 莫守而頒事九戠九賦九式九貢九兩不患其不給

司徒正之而後井邑立甸以至為縣為都地無不舉之 事人無不出之財

遂人掌之而後溝畛原隰以至有川有路上無不均之 費下無難繼之求

能抗共戴之主矣

庸君論事苟且目前聖賢謀國常懷遠慮哀公時三 桓專魯賦稅不入公家加以年飢十二年十三年皆 蚤連年伐邾有齊難經費不支故問於有若說國用

足於民今年歲告飢國用若於不足遵何策可以紓 國家之困乎公意蓋欲加賦於民不勝有愀然之感 矣

此是策備荒非救荒也有若意亦如此

○有若探本以對說國用不足亦賦法之未善耳昔 晉微行而足今也微廢而不足則賦之不足不足之問 何不去行微之空名而依舊實行微法乎○哀公以 有若不喻其意乃明示加賦之意說什而取二五之

用猶不足若徹則什而取一如之何其行微法也 徹通也均也徹法行則分田制祿各有定制三家 亦且制于什一之中而不得罪斂百姓矣便有君 民一体之意○如之何是評詞吾猶不足只見得 君一邊所以下文從百姓說起

○有若又對說君不得獨求其足也君之足與不足 那裡自做得主張百姓寔探君之盈縮君行微而百

○有若又對說君不得獨求其足也君之足與不足 那裡自做得主張百姓寔探君之盈縮君行微而百

○有若又對說君不得獨求其足也君之足與不足 那裡自做得主張百姓寔探君之盈縮君行微而百

○有若又對說君不得獨求其足也君之足與不足 那裡自做得主張百姓寔探君之盈縮君行微而百

○有若又對說君不得獨求其足也君之足與不足 那裡自做得主張百姓寔探君之盈縮君行微而百

姓足則終事守財就與他不足若徹不行而百姓不足則爭民施奪就與他足然則君而欲與民俱足也盍徹乎

文氣一串落下只重百姓足句與字可味是相與之與正見一体意

考 逐取十取其一者註云又履其餘而十取其一也蓋是於十取一之外復逐取其一一合之亦為十取其一通前已取其一算來便是十取二徹法十一已足逐取十取其一今之稅又是再逐取十取其一也稅賦稅其餘也如此說便明餘言各零也前以百賦總計什一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已為十取一矣今又逐取十取其一則為十取二矣

崇德全旨○這章書見心体原自誠而明也德本諸性心至誠而無妄在還其所同有感生於情幻出而無端須勤其所本無是一串事未有崇德而感不辨者

子張欲極高明而問夫子說得于心之謂德所當崇也蔽于心之謂惑所當辨也茲欲崇之辨之果何所

用其力乎夫子說崇德者先立其根基須從地做起這忠信寔念頭正是德體原不與諸緣為偶須奉此為主宰不為他念所奪然至理員通執着不得即忠信之化裁合宜者為義必從以合之則忠信之心渾全無缺是不減即增有日積而不自知者乃所以崇德也

主忠信是割脚起從義是進步處以平日近裡之功點化子張好高之病使知天下無離日用之高明也

○至於辨惑吾不必言辨之方但要參彼惑之病如人情愛之直至欲其生惡之直至欲其死人之生死且不消說只此一心倏愛之至欲其生倏惡之又欲其死可見此心亦作不得主張自生顛倒却不

是惑知此是惑則不言辨而已辨矣
辨惑是明德工夫太虛中忽然生出愛惡兩條這是惑的種子但從愛惡源頭上辨得清楚諸惑自除矣所愛惡至一人言重兩欲字既欲二句即上一二句意合來形容惑處生死二字不必泥只是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意

對曰百姓足 足是百姓富君孰與不足 與猶共也孰其不 百姓不足 根徹不 君孰與不足 誰與共 泰証 孟子曰徹者徹也徹者通也與則通誰與則不通公私一体休戚相関易剝之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孤陽在上岌岌危矣聖人所以為之計不過此哀公近憂有若遠慮為救公室非為救荒而已及季孫以田賦使冉有訪夫子夫子不對私謂冉有曰季孫欲行而法有周公之典在夫子所謂典即有若之所謂徹也有若言似夫子益 君民一體 滋其生息廣其財求則百姓盈信矣 其其灾稜救其凶郵則四維固立常經而通利害則百姓之朝夕不失而大君有用皆可與出入相權 權盈虛而準經畫則先王之井牧不衰而朝廷所費皆可與民情相酬

子張問崇德辨惑 德心所得崇積之使高 子曰主忠信從義則隨事合宜原無定在又須遷徙以從之 崇德也 中心信與義兩主則主輔相須而可直造至誠無息 義則隨事合宜原無定在又須遷徙以從之 崇德也

泰証 余起男曰夫居其所而能遷者井也心如結而取指曲禮曰安安而能遷○坤惟義以方外則德合無疆咸惟精義致用故德盛化成此從義崇德之証

崇德摘粹 德本篤寔以自固故朴心必聚極而升 閣闢盡變出入盡利往來盡神德皆有以達於幾 範圍不過曲成不遺神化不測德皆有以通其故

愛之欲其生 惡之欲其死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 極言其愛惡之甚 是感也 是心体 泰証 余猶龍曰人倏愛倏惡後先靡定 是感也 不明 泰証 聖人視生死如晝夜恒情於二者最難破又以愛憎行之愈見迷惑智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善惡朝夕可改而生死一定不移豈可以人生死行吾之愛憎乎若但云愛欲生如子願親存之類不為惑今其所愛如驕子雙妾輩死而猶欲其生也但云惡欲死如討叛誅寇之類不為惑今其所惡如孤臣孽子輩未死而欲其死也然此猶是兩人一欲生一欲死情之偏也至於一人之身有持愛之有時惡之而忽欲其生忽欲其死喜怒無常恩怨反覆於是乎有陰謀隱德傾危交詠之事無所不至矣豈不惑之甚哉然智者行所無事其必無是

死重既又二字只是一個 是感也 是心体 泰証 聖人視生死如晝夜恒情於二者最難破又以愛憎行之愈見迷惑智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善惡朝夕可改而生死一定不移豈可以人生死行吾之愛憎乎若但云愛欲生如子願親存之類不為惑今其所愛如驕子雙妾輩死而猶欲其生也但云惡欲死如討叛誅寇之類不為惑今其所惡如孤臣孽子輩未死而欲其死也然此猶是兩人一欲生一欲死情之偏也至於一人之身有持愛之有時惡之而忽欲其生忽欲其死喜怒無常恩怨反覆於是乎有陰謀隱德傾危交詠之事無所不至矣豈不惑之甚哉然智者行所無事其必無是

○故詩言心無惑則無可異此多疑多惑之人不徒是疑惑富積於胸中且一念惑念念皆顛倒極可怪異也知惑之所以可異則知辨矣

愚按我行其野章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其曰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言彼之棄我者非愛富而厭貧祇以新故之異耳夫子引之正以証愛惡交易之情並非錯簡

景公全旨○這章書亦正各意也景公非泛問蓋亦有隱憂也夫子正暗指時事告之

齊景公受弑兄皆之立而遂相之愛茶之少也而遂立之而陳氏又厚施于國而民歸之公不能制故患之而問政於孔子○孔子對說自古及今未有紀綱不正而可為國者但使君成個君使權不旁落而臣亦成個臣使威不上侵父成個父使恩不偏廢而子亦成個子使愛不奪嫡大綱既正萬目自張政在是矣

責成君父意居多君臣父子即政不可言政由此立四者並言而君為臣綱父為子綱

然有責成景公意但語意宜渾

○公亦覺勝事非而感嘆說為政果當端其君父以倡臣子善哉夫子之言乎信如身自不君何以使臣之為吾臣身自不父何以使子之為吾子縉常大壞禍亂將作雖擅一國之富而有其祿吾安得而享其祿食乎信乎言之善也

此時景公所謂危葉易風驚鳥易落時也故聞言而感慨咨嗟幾與牛山之淚同其酸梗然夫子意在責成君父邊玩君不君數語全無獨任主倡之思身自不君安望臣子能輸忠效願乎

考齊崔杼弑君莊公而立莊君之異母弟杼曰是為景公遂相之及崔杼滅晏嬰為政齊國稍振而景公晚年好兵多內嬖大夫田氏強田乞以厚施悅民謀竊齊景公知之晏子言之公弗能正也庶子五人皆未立將死而以所愛少子荼託于國夏高

張是為安孺子田乞弑孺子立悼公田乞死鮑牧又立悼公齊人立簡公田乞之子田桓為政又弑簡公而立平公田氏遂有齊國過半三傳其孫田和遷其君于海上姜祿遂亡

○誠不以富富是疑惑富積於胸中亦祇以異異是事事皆顛倒極可怪異 參証

郝仲輿曰引詩以見人情可異程子謂當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下章有齊景公問政疑錯入在此然義未為不協也 貧富類 夷貧而踞富譽富而非克矣 貧富易干衷 人生有盡難留鶴蓋之陰 新故易其志 富厚不常孰能流之水之軫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景公覺時政有失 故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故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故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君類 天澤 君令臣共 主不虛王 一人提憲 冠履 君明臣直 臣不虛貴 百尹承宣 釜鬻 堂簾地隔 響委難收 主臣隔而成際 衲鑿 宮府情懸 尾大不掉 上下交而成泰 辨尊卑 貴以馭賤 大君秉乾綱之斷 審名明等級 簾以成堂 臣人昭敬事之常 辨物為人君而不明于君之義非所以出治也 為人臣而不明于臣之義非所以奉治也

公曰善哉 善哉善其君 信如 信如二字 君不君臣不臣 臣父子之言 是釋思語 信如二字 君不君臣不臣 臣父子之言 是釋思語

父不父子不子 上君臣父子俱指人字下不君不臣不父子不子俱指事字 臣不父不子俱指失所以人說 雖有明 粟是諸君得而食諸 食諸言必至危 參証 劉不二曰君不侯之祿 亡不得享其祿 參証 君父不父之下 各宜加一則字楚弑賴宋弑杼曰而春秋各之以其罪 歸君父也其義顯矣 朱子曰舉齊政而受之夫子則 君臣父子之倫正之而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于亂 也饒氏曰就景公之身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 致其臣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而不 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所 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父之道也 按祖伊曰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廸率典故莊公不能 正室而魯人告糴惠公不能仁親而秦人汎舟景公其 有見及此乎 隰朋曰粟內甲而處中有卷城外有兵 亦未敢自恃 自命曰粟

父子類 箕裘 式穀 堂構 肆新 亢宗 不廢 燕始 寸治 象賢 箕裘 無替 垂統 不廢 幹蠶 父不克厥父非所以治之 子不克厥子非所以繼之 子後

子不克厥子非所以繼之 子後

片言全旨○這章書節所謂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之意片言折獄是子路誠能動物處無宿諾總是個誠故記者以此作片言折獄註脚

春秋之時寔繁有獄列國之間刑不勝書而明允之難其人也夫子獨稱由說訟獄之事最難折斷求其片言可以折獄而能使人屈服者非他人其由也與乃其所以可折者不以言也

片言只狀他不費詞意折獄不徒判為兩途謂能折服人之心斷絕其志念也全重人不忍欺他不然發奸摘伏祇成一個深文之吏矣

○記者微窺其意而記之說子路平日凡許人以諾即急踐之而無宿諾之諾也惟平日之所以取信於人故一言出而人信之人與人豈有無故而能使之服者哉

無宿諾不是引來証取信於人所諾亦只是片言平時無片言之欺人故臨事即片言可服人忠信明決該得廣無宿諾只是其一節處然子路之全體因此可識矣有諾必踐是忠信踐之必速是明決

子路無宿諾 猶言單詞不可以折獄者折是判斷訟獄也必言之多也

多言亂聽莫如訟獄終日盈庭聽而不失片言折獄者是折去就服不復更爭也其由也與大槩能得

折獄類 解紛 詰奸 平反之休務之仁恤 定亂 馴暴 大要之詞不移兩可 由治兵片言立戎政 吏戾若救火楊沸由直推其酸 由治獄片言定刑書 民悍若漏網吞舟由直濶其目 慎無罪慎無辜者小民恒不能無怨言 辭之輯辭之洽者上人必不可有逆志

○**子路無宿諾** 宿猶留也諾者承任之詞即聞斯行之也記者記其生平果決所以片言折獄也

考証 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絳來奔曰使季路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

噬言類 一諾千金 長者之言 之也由弗能 片言九鼎 國士之風 治民者刀鋸榜揚之相藉不微于禮而微于書 論兵者盟誓約劑之日筭不微于人而微于鬼

心迹之際可以觀其性之所存 未嘗有斯言之玷 人已之交可以觀其道之所及 不能忘中心之藏

考 噬言利用獄○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象曰噬嗑利用獄先王以明罰勅法

凡爭不自民始由上與下爭智也以智馭民何如反智去察與天下相恬於原本之為愈故夫子說如徒聽民之訟以理以情而斷其是非曲直吾何嘗不可以及人然此非所貴也必也使風移俗易民自無訟心乃為貴乎故以民治民不若以自治民

這章書天子穆然想古無言之化聽在訟後法也使在訟先德也使字須着精神堯舜率天下以仁使之于其好也道德齊禮使之於其恥也分明王者大畏民志以善養人服天下氣象必也乎三字直想到上古刑期無刑所在

且夫政合外內始終之道也子張問經國之政夫子說為政者精神預有所定主而政因之所謂居也居之廢弛不得燥急亦不得必紀七常七到底而不懈由居而行之存注如是發現亦如是一本諸真心而以忠表裏始終略無間隔方是純政之體

這章書是以心論政見為政須辨一副真精神政事大小俱依一副精神以立以行此是為政根源

子曰聽訟 聽訟是兩造具 吾猶人也 猶人非言已才及人 難輕而必也 必如此 使無訟乎 使字勿填道德齊禮只 不貴耳 必也乃可貴 使無訟乎 說有所以使方妙無訟不 必全無曲直但曲者即自認了不至爭訟 我面前曰乎者不敢必之詞見其難也 往質文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 異路頌曰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 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 乃相讓以所爭之田為開田此可得無訟之意○王弼 云化之在前疏曰無訟在于謀始謀始在於作制契明 則分有其分戡不相濫而爭端絕矣

刑措類 忘爭 理情 去非去智 無交構之訟 化競 平心 相欽和睦 無朋党之訟 仁讓陶而成俗爾我且立也况乎智力之相御 真誠薰而成性道德且玄同也况乎辨論之角勝

子張問政 問治民 子曰居之無倦 之指政言居是心之宰 鮮終也 行之以忠 行即運之于政事 恭証 大全馮厚齋曰 慮其不能繼也子張多浮少寔易于始勤終怠故揭兩 端而告之朱子曰若是有頭無尾的人便是忠也不久

考証 子路無宿諾 宿猶留也諾者承任之詞即聞斯行之也 記者記其生平果決所以片言折獄也 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絳來奔曰使季路 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 而濟其言是義 一諾千金 長者之言 之也由弗能 片言九鼎 國士之風 治民者刀鋸榜揚之相藉不微于禮而微于書 論兵者盟誓約劑之日筭不微于人而微于鬼

心迹之際可以觀其性之所存 未嘗有斯言之玷 人已之交可以觀其道之所及 不能忘中心之藏

必全無曲直但曲者即自認了不至爭訟 我面前曰乎者不敢必之詞見其難也 往質文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 異路頌曰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 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 乃相讓以所爭之田為開田此可得無訟之意○王弼 云化之在前疏曰無訟在于謀始謀始在於作制契明 則分有其分戡不相濫而爭端絕矣

刑措類 忘爭 理情 去非去智 無交構之訟 化競 平心 相欽和睦 無朋党之訟 仁讓陶而成俗爾我且立也况乎智力之相御 真誠薰而成性道德且玄同也况乎辨論之角勝

子張問政 問治民 子曰居之無倦 之指政言居是心之宰 鮮終也 行之以忠 行即運之于政事 恭証 大全馮厚齋曰 慮其不能繼也子張多浮少寔易于始勤終怠故揭兩 端而告之朱子曰若是有頭無尾的人便是忠也不久

慮其不能繼也子張多浮少寥易于始勤終怠故揭兩 端而告之朱子曰若是有頭無尾的人便是忠也不久

根源靜深然後可議張弛今人為政何嘗不着精神但他精神多注在結納要津彌縫世態對百姓反以為厭懶去留心故居心甚不可問及至行出來又不過因襲格套鋪張體面不肯將本心做事

夫子所以為之端本而責實

入之美惡無所待而生有所待而成生由乎我成由夫入也故夫子說惟君子聚美於己見人有休嘉發現處自不忍棄置必贊之以堅其志鼓之以決其氣助之以壯其勢多方去培植務成就他若夫惡之所則警其疵而得意敗陳其禍而使心惕散其援而使身孤多方去救正使他不得成就必欲盡人皆美無惡方為快心小人則惟知有己正引惡以為濟而俱美之相妨故與君子相反向背係乎心術轉移開乎世風司世教者可不嚴其辨哉

這童書都要在君子小人上着眼蓋君子小人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君子心只有善故欲善與人同再無別念心原無惡故欲與人共去其惡故曰君子有餘美小人有餘惡

季康子為上卿執國政而身親為不忠不孝何以端

所以孔子先將無倦逼截他

為政類

底懷寧畏 不敢荒寧 常存允塞 深戒慮輕

風夜匪懈 有恒 英哲之主猶有倦勤 息心通轉 痼疾乃身 存誠 誥誓之文猶生疑或 心心相印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 成是誘掖獎勵勸誘以言引導之掖以

不成人之惡 不成有遏抑阻止 **小人反是** 反是

未至美是善念善事 **恭証** 刑昂云君子嘉善而矜不能又復仁恕故成與人性相反 人美不成人惡小人效賢樂確故反是

羊氏曰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也也樂終

造就類

栽培 生成 衆善以歸神明 曲為引掖 陶鑄 甄淑 大美以陶天下 深為培植

可以同吉凶之患而吐茹皆真 相生依乎其類 懷獨為之恥 錄微功紀小善 相尅反乎其器 切寡和之憂 貶微瑕絕纖惡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意於 **孔子對曰政者正也** 謂合上下

百揆率群下乎一日問於夫子說何如是為政之道

夫子對說凡有國家者俱有政却不曾顧名思義政者紀綱世道旋轉風俗其張弛不一端而其樞紐安在無非以正為瞻也子但於官府內外之間無偏黨無反側帥之以正做一個樣子與人看則民雖愚且悍亦各帥其中正之矩孰敢以不正應乎子欲為政其無求之民也

這童書是提揭政之定非釋政之名也人已盡在其中帥以正是個樣子與人看便有不取不正意則所帥者惡乎敢

季氏竊柄盜於國也康子奪嫡盜於家也民之為盜固有所由來矣季康子患之因問弭盜之方於夫子

意在欲殺之也孔子對說凡民有欲而不得則為盜上實多欲而謂民能已乎苟子之不欲寵賂不重貨賄不實則上守廉而下守食無論罰之不竊雖賞之使竊亦不竊矣然則欲弭民之盜亦先自弭己之欲矣

這童書是論弭盜之源革心之化欲者盜之種也有欲則思得不得則竊貴賤不同其情本一君子

子帥以正 子指康子帥是倡率 **焉敢不正** 有德威

政範類 禮正惟節勿勝其衡教正惟明勿弁其迹

政範類 音正惟宮象以尊主色正惟素象以履忱

居高而呼順風而唱一正而百正者其事尊 無反側

孟圓而圓孟方而方一正而百正者其事順 無偏黨

端範 權之總 一人而立眾人之的 樹軌 政之標 一正而建眾正之模

季康子患盜 憂盜賊多 **問於孔子** 問求止 **孔子對曰** 孔子

苟子之不欲 苟誠也真切之辭不欲是不 **雖賞之**

不竊賞之是極言 **恭証** 張天如曰此盜非山澤荏苒之輩託權變以濟之者也卒之稠父喪勞乾侯出之猶饋衣履與馬焉則季之終其身而不逆者未必非盜之所陰劫也盜亦人傑也哉若慢以禦人國門者吃之非為盜之苦心矣季又何患哉

之苦心矣季又何患哉

有欲不得而竊于國。小人欲不得而竊于家。強盜之方在乎以理制欲而已。

按左傳魯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濼聞丘叛，歸魯。季孫宿納之，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對曰：不可詰也。紂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正卿而外盜使紂去之，不能庶其，其竊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之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卑收與馬，小者衣裳劍佩，是實盜也。紂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下之所歸也。上所不為之，是以加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按季孫宿奉康子高祖魯事，坏于季氏聖言，蓋指此。

夫轉移化導，只在宰政者之一身。殺氣一熾，則生意夭折。善氣一動，則太和盎然。季康子問繩民之政于孔子，說如殺無道之人，以成就之為有道。何如？孔子

對說：子為政有正人之柄者，焉用殺？子所欲在善，將使有道者勸，無道者化，民自從欲而善耳。何也？子固儼然君子也。共此德耳。民所同得者，子則先得君子之德，善感披拂乎民心而不自知，其象為風。小人別無德，仰君子之德，如自見其德，其象為草。小人之草，尚之以君子之風，他原不為，使隨上披靡，有必偃者矣。然則子何不先欲善而以殺為哉？

這章書重身教二字。總說個殺字，則殘忍之機動而側怛之意微。雖其殺之者，亦欲民善也。却不知從自己身上尋，誅子為政三字，喚得重是教他，以身為政。即子欲善也。欲字是上下共趨的，机括不只是一念是就他心苗，真切處說起，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然，則意念到處，即是開悟民心處。而字全無間隔，正為從欲之妙，不假驅率。換則字不得，君子以下，推明所以欲善民善耳。欲字內，即含個德意。故以德字領之，德風要在勢分相臨上看出。打照子為政，草不耐霜雪，而親和風故，民不斃殺而就善，非獨是感應之驗。風草二字是字法，不必蔓行其詞。

對說：子為政有正人之柄者，焉用殺？子所欲在善，將使有道者勸，無道者化，民自從欲而善耳。何也？子固儼然君子也。共此德耳。民所同得者，子則先得君子之德，善感披拂乎民心而不自知，其象為風。小人別無德，仰君子之德，如自見其德，其象為草。小人之草，尚之以君子之風，他原不為，使隨上披靡，有必偃者矣。然則子何不先欲善而以殺為哉？

這章書重身教二字。總說個殺字，則殘忍之機動而側怛之意微。雖其殺之者，亦欲民善也。却不知從自己身上尋，誅子為政三字，喚得重是教他，以身為政。即子欲善也。欲字是上下共趨的，机括不只是一念是就他心苗，真切處說起，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然，則意念到處，即是開悟民心處。而字全無間隔，正為從欲之妙，不假驅率。換則字不得，君子以下，推明所以欲善民善耳。欲字內，即含個德意。故以德字領之，德風要在勢分相臨上看出。打照子為政，草不耐霜雪，而親和風故，民不斃殺而就善，非獨是感應之驗。風草二字是字法，不必蔓行其詞。

對說：子為政有正人之柄者，焉用殺？子所欲在善，將使有道者勸，無道者化，民自從欲而善耳。何也？子固儼然君子也。共此德耳。民所同得者，子則先得君子之德，善感披拂乎民心而不自知，其象為風。小人別無德，仰君子之德，如自見其德，其象為草。小人之草，尚之以君子之風，他原不為，使隨上披靡，有必偃者矣。然則子何不先欲善而以殺為哉？

這章書重身教二字。總說個殺字，則殘忍之機動而側怛之意微。雖其殺之者，亦欲民善也。却不知從自己身上尋，誅子為政三字，喚得重是教他，以身為政。即子欲善也。欲字是上下共趨的，机括不只是一念是就他心苗，真切處說起，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然，則意念到處，即是開悟民心處。而字全無間隔，正為從欲之妙，不假驅率。換則字不得，君子以下，推明所以欲善民善耳。欲字內，即含個德意。故以德字領之，德風要在勢分相臨上看出。打照子為政，草不耐霜雪，而親和風故，民不斃殺而就善，非獨是感應之驗。風草二字是字法，不必蔓行其詞。

對說：子為政有正人之柄者，焉用殺？子所欲在善，將使有道者勸，無道者化，民自從欲而善耳。何也？子固儼然君子也。共此德耳。民所同得者，子則先得君子之德，善感披拂乎民心而不自知，其象為風。小人別無德，仰君子之德，如自見其德，其象為草。小人之草，尚之以君子之風，他原不為，使隨上披靡，有必偃者矣。然則子何不先欲善而以殺為哉？

這章書重身教二字。總說個殺字，則殘忍之機動而側怛之意微。雖其殺之者，亦欲民善也。却不知從自己身上尋，誅子為政三字，喚得重是教他，以身為政。即子欲善也。欲字是上下共趨的，机括不只是一念是就他心苗，真切處說起，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然，則意念到處，即是開悟民心處。而字全無間隔，正為從欲之妙，不假驅率。換則字不得，君子以下，推明所以欲善民善耳。欲字內，即含個德意。故以德字領之，德風要在勢分相臨上看出。打照子為政，草不耐霜雪，而親和風故，民不斃殺而就善，非獨是感應之驗。風草二字是字法，不必蔓行其詞。

對說：子為政有正人之柄者，焉用殺？子所欲在善，將使有道者勸，無道者化，民自從欲而善耳。何也？子固儼然君子也。共此德耳。民所同得者，子則先得君子之德，善感披拂乎民心而不自知，其象為風。小人別無德，仰君子之德，如自見其德，其象為草。小人之草，尚之以君子之風，他原不為，使隨上披靡，有必偃者矣。然則子何不先欲善而以殺為哉？

這章書重身教二字。總說個殺字，則殘忍之機動而側怛之意微。雖其殺之者，亦欲民善也。却不知從自己身上尋，誅子為政三字，喚得重是教他，以身為政。即子欲善也。欲字是上下共趨的，机括不只是一念是就他心苗，真切處說起，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然，則意念到處，即是開悟民心處。而字全無間隔，正為從欲之妙，不假驅率。換則字不得，君子以下，推明所以欲善民善耳。欲字內，即含個德意。故以德字領之，德風要在勢分相臨上看出。打照子為政，草不耐霜雪，而親和風故，民不斃殺而就善，非獨是感應之驗。風草二字是字法，不必蔓行其詞。

對說：子為政有正人之柄者，焉用殺？子所欲在善，將使有道者勸，無道者化，民自從欲而善耳。何也？子固儼然君子也。共此德耳。民所同得者，子則先得君子之德，善感披拂乎民心而不自知，其象為風。小人別無德，仰君子之德，如自見其德，其象為草。小人之草，尚之以君子之風，他原不為，使隨上披靡，有必偃者矣。然則子何不先欲善而以殺為哉？

這章書重身教二字。總說個殺字，則殘忍之機動而側怛之意微。雖其殺之者，亦欲民善也。却不知從自己身上尋，誅子為政三字，喚得重是教他，以身為政。即子欲善也。欲字是上下共趨的，机括不只是一念是就他心苗，真切處說起，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然，則意念到處，即是開悟民心處。而字全無間隔，正為從欲之妙，不假驅率。換則字不得，君子以下，推明所以欲善民善耳。欲字內，即含個德意。故以德字領之，德風要在勢分相臨上看出。打照子為政，草不耐霜雪，而親和風故，民不斃殺而就善，非獨是感應之驗。風草二字是字法，不必蔓行其詞。

對說：子為政有正人之柄者，焉用殺？子所欲在善，將使有道者勸，無道者化，民自從欲而善耳。何也？子固儼然君子也。共此德耳。民所同得者，子則先得君子之德，善感披拂乎民心而不自知，其象為風。小人別無德，仰君子之德，如自見其德，其象為草。小人之草，尚之以君子之風，他原不為，使隨上披靡，有必偃者矣。然則子何不先欲善而以殺為哉？

這章書重身教二字。總說個殺字，則殘忍之機動而側怛之意微。雖其殺之者，亦欲民善也。却不知從自己身上尋，誅子為政三字，喚得重是教他，以身為政。即子欲善也。欲字是上下共趨的，机括不只是一念是就他心苗，真切處說起，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然，則意念到處，即是開悟民心處。而字全無間隔，正為從欲之妙，不假驅率。換則字不得，君子以下，推明所以欲善民善耳。欲字內，即含個德意。故以德字領之，德風要在勢分相臨上看出。打照子為政，草不耐霜雪，而親和風故，民不斃殺而就善，非獨是感應之驗。風草二字是字法，不必蔓行其詞。

對說：子為政有正人之柄者，焉用殺？子所欲在善，將使有道者勸，無道者化，民自從欲而善耳。何也？子固儼然君子也。共此德耳。民所同得者，子則先得君子之德，善感披拂乎民心而不自知，其象為風。小人別無德，仰君子之德，如自見其德，其象為草。小人之草，尚之以君子之風，他原不為，使隨上披靡，有必偃者矣。然則子何不先欲善而以殺為哉？

這章書重身教二字。總說個殺字，則殘忍之機動而側怛之意微。雖其殺之者，亦欲民善也。却不知從自己身上尋，誅子為政三字，喚得重是教他，以身為政。即子欲善也。欲字是上下共趨的，机括不只是一念是就他心苗，真切處說起，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然，則意念到處，即是開悟民心處。而字全無間隔，正為從欲之妙，不假驅率。換則字不得，君子以下，推明所以欲善民善耳。欲字內，即含個德意。故以德字領之，德風要在勢分相臨上看出。打照子為政，草不耐霜雪，而親和風故，民不斃殺而就善，非獨是感應之驗。風草二字是字法，不必蔓行其詞。

對說：子為政有正人之柄者，焉用殺？子所欲在善，將使有道者勸，無道者化，民自從欲而善耳。何也？子固儼然君子也。共此德耳。民所同得者，子則先得君子之德，善感披拂乎民心而不自知，其象為風。小人別無德，仰君子之德，如自見其德，其象為草。小人之草，尚之以君子之風，他原不為，使隨上披靡，有必偃者矣。然則子何不先欲善而以殺為哉？

這章書重身教二字。總說個殺字，則殘忍之機動而側怛之意微。雖其殺之者，亦欲民善也。却不知從自己身上尋，誅子為政三字，喚得重是教他，以身為政。即子欲善也。欲字是上下共趨的，机括不只是一念是就他心苗，真切處說起，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然，則意念到處，即是開悟民心處。而字全無間隔，正為從欲之妙，不假驅率。換則字不得，君子以下，推明所以欲善民善耳。欲字內，即含個德意。故以德字領之，德風要在勢分相臨上看出。打照子為政，草不耐霜雪，而親和風故，民不斃殺而就善，非獨是感應之驗。風草二字是字法，不必蔓行其詞。

對說：子為政有正人之柄者，焉用殺？子所欲在善，將使有道者勸，無道者化，民自從欲而善耳。何也？子固儼然君子也。共此德耳。民所同得者，子則先得君子之德，善感披拂乎民心而不自知，其象為風。小人別無德，仰君子之德，如自見其德，其象為草。小人之草，尚之以君子之風，他原不為，使隨上披靡，有必偃者矣。然則子何不先欲善而以殺為哉？

這章書重身教二字。總說個殺字，則殘忍之機動而側怛之意微。雖其殺之者，亦欲民善也。却不知從自己身上尋，誅子為政三字，喚得重是教他，以身為政。即子欲善也。欲字是上下共趨的，机括不只是一念是就他心苗，真切處說起，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然，則意念到處，即是開悟民心處。而字全無間隔，正為從欲之妙，不假驅率。換則字不得，君子以下，推明所以欲善民善耳。欲字內，即含個德意。故以德字領之，德風要在勢分相臨上看出。打照子為政，草不耐霜雪，而親和風故，民不斃殺而就善，非獨是感應之驗。風草二字是字法，不必蔓行其詞。

盜類 濟貪者濟惡之資 利令智昏 入物者補官 誨利者誨盜之梯 藏垢納污 出貨者除罪 法以私鬻 強臣竊據 銅臭聞 戶庭之暴客 政以賄成 太阿倒持 懷金集 乘墉之伏戎 帶牛佩犢之夫 此不附于盜之籍者也 惟力所以殫壓 權奸而後盜之行奇而可畏 山澤荏苒之兵 此不克于盜之位者也 惟事有以籠悍 借逆而後盜之焰烈而可驚 紀綱當振刷之候 此其勢在君君操誅 殛于上則重人 必有所踣踏而不敢為 威福當剝移之時 此其權反在盜盜櫛鋒 亦于下則私 門亦有所忌疾而不敢動 苞苴行 強圍窺其側 寵賂章 勁寇睨其旁 不欲摘粹 多欲數窮 散典聚之欲為與聚之風 釋類聚之羶為守墮之助 寡欲旌心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 康子自設一法 欲如此行政意 如殺無道 殺無道 謂懲一儆百 使趨就有 謂教不 循以就有道 道也不專 保安善類 說 何如問用殺 孔子對 曰子為政 此三字不虛便 焉用殺 殺民 子欲善 真心好善 是主張在手意 殺民 也 未說到

而民善矣 而字甚快 見民 善即在欲善時 君子之德風 君子之德 德是上下之心 所同得之理 風是披拂 小人之德草 小人指民 小人 乎人君子主感故象風 主應故象草 草上

之風必偃 上作加字 魯有父子訟者 康子欲殺之 孔 不辜也 上陳之 教而下不從 然後俟之 以刑則民知罪 矣 〇 邾仲與曰 季康子淫刑 作威夫子 教以善 如燎方 揚而洒之 以清泉也 天道雷霆 霜雪 皆其殺机 惟風之 入物至柔而微 故易卦 巽為風 巽順也 治至大順而極 易曰 風行水上 中孚 君子以議獄緩死 書曰 俾予從欲 以治四方 風動 可見好生 惡殺 風之德也 巽居東南 生 旺之地 故其德為風 〇 子瞻清風閣記 云 力生於所激 而不自為力 故不勞 形生於所遇 而不自為形 故不窮 極得風 字之神

風化類 鼓盪 漸破 蕩乎無有 弗鬯之血脈 蒸噓 暨訖 廓乎無有 弗通之腠理 不必絲朝 延傳 郊圻 錙郊 圻傳 海隅 而旋發 旋騰 不出 徑寸 流動 活潑 之外 不必綠耳 目徹 肌膚 緣肌 膚徹 骨髓 而貫 表貫 裏總 此 一掬 薰蒸 透洽 之神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論語卷六

考草百卉也字本作艸象叢生之形江淮之間曰蘇
關西曰草南楚江湘之間曰莽木植三百六十松
為長草植三百六十蒼為長凡草木倒生禽獸橫
生惟人順生故草木無知禽獸有知而不全人無
不知○風詳第十篇

問達全旨○這章書總是辨達不可把問達平看子
張在邦家上着脚精神蚤已逗漏故夫子當面喝
破是非全在心裏瘦恨若只分疏問達未見種子
夫世之人可以真投亦可以偽投君子不問世之合
與不合但問心之安與不安耶子張問士原孤高無
偶不知何以行之而到處可通達矣○夫子知其發
問之意欲詰之說爾是認何者為達乎蓋欲得其情
而教之也○子張對說師所謂達者謂其在邦必有
聲聞於邦在家必有聲聞於家但不知何以得此聲
聞於邦家耳○夫子說據子邦家必聞之言是有心求
聞知於邦家也非無心自達順於邦家也
提出士字儘占地步謂之曰士便非自了漢緣他
精神必有感通處所以問達○次節爾所謂三字
正教自家討下落○三節問在達而心在問心境

密核病痛然不是以聞為達乃誤認聞處即是達
也總是名心未淨○夫子告以是聞非達是則真
是非則真非非如穀與稗種不相混既足聞便非
達了

○夫所謂達也者實有其直渾然太朴之初而中心
好義務令所行合宜然猶未敢自恃也察其言之應
適觀其色之向背務使彼我神情融洽一體無二而
我之念慮隱微中真有虛已下人之心絕無好高矜
炫之心其務是勝如此是以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實
孚而行自增利有依往矣

夫達也者夫聞也者兩句喝起處須着眼管直二
句以管直二字為王好義即從管直上看出察言
觀色正是好義的工夫實是實有其直義曰好正
見根心處觀察非求以合人情乃在人情中討個
自修之鏡慮以下人就是那察之觀之處一種思
慮不敢忽畧高亢意如是則管直有完德蓄極而
通其不求達而達也必焉無疑
○夫所謂聞也者亦知仁之為美德也以外貌襲取
乎仁而行則違悖方且自以為是據假成真而居之

出乎震齊乎與而飲食寢樂之貞吉不禱於雪之威
強教之悅安之而歌咏嗟嘆之形見總妙其和平之致
生萬物而殺萬物者皆風也然雨露之用恒多于冰雪
天所以右德而左刑
生萬民而殺萬民者君子也然善氣迎人常親于惡氣
君子所以顯善而隱殺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士是學者通稱不是問如何
何叫做達是問如何方能
達雖只一而人之見解各
別夫子已逆料其主意之
去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達將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是師自解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人為主達是寔德昭宣
由此達于彼已為主達如水盈科
而後進聞如風送响而無端也

聞達辨
道分的聞 名存而實離之 不得借虛名
學分人已 迹著而神去之 不得引偽象

夫達也者
此明達
質直而好義
質是素朴本色直是天
性是直內方外精神非員通之
義也曰好是根心而非色也
察言而觀色
察人言語觀
人顏色恐我

行義尚未合宜不是
迎合人情亦非自考
慮以下人
慮字正是質直之心所思
慮下人不敢謂人莫若我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此只自做工夫自然行無不得
不重人信我只重我可孚人

參証
艾千子曰按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直則無不
地無疆○揚止菴曰吾嘗接遇僚屬視其色若有隔碍
者反而自省曰是必吾中有闕而施之者倨也吾慮下
之而色且溫焉徐觀彼色
亦因以洽可見人已合一

質直類
居心而惟守厥初 結其撰于一貞 任天
貞物而惟秉厥良 索其率于一誠 率性
性無浮華 不琢不雕之具 根性而發
行無偏黨 如砥如矢之性 尚情而出

不疑傲然高世而以奇詭動人其務名勝如此亦足得名如子所謂在那必聞在家必聞的是這尋樣與違者絕不同的故曰是聞也非達也二者子奚居焉聞也者一種逢吉精神總總向外紛紛件件與上聞修相反色取正與質直反行違正與好義反居之不疑正與觀察下人反兩邊對勘真偽自別從遊全旨○這章書只從遊舞雩便有無限光景當下指破心學三個非與躍也可想

天下本有者自心而舍本無者亦自從心而造所以學問之功不可亦無地不可以相參者昔樊遲從夫子遊於舞雩之下說敢問德何以崇而直完本體意何以修而勿使滋蔓又惑何以辨而日就光明厥乘此遊習之時而有請焉○夫子以其游息之會不忘事心之功故替美之說美哉頌之此問也

德本廣大而應則墮于卑德本空明而惑則流于暗夫子游舞雩時此中有一段廓然洒然光景遲適問洗心學力正合夫子心境那得不欣賞○崇德必有崇之之事有事必欲其有得然求得太驟便恐作事鹵莽故須將進德的事急向前去至于

逆順直者內有餘而外自見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有而內實無也
色取仁 深情厚貌托之乎忠信 溫恭足以襲人 聲音笑貌文之于恭儉 待論足以啓聽 淳樸之容 色與行符 闇然于躬行 道義之模 行與色合 愨然于制行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從從隨從孔子而行曰敢問崇德 舞雩祭天禱雨之處
曰敢問崇德 崇日積而高大德理得于心者修治而去之隱 惡之匿於心者辨審則明白說理有蔽於心者

子曰善哉問 善其問之有 切於身心
從遊類 景勝 地灵 化工之教育地能繪之 天全 人傑 景色之嵌奇人能披之 此舞雩也狂者遊焉則用以達規於人世 散步林泉 此舞雩也賢者遊焉則用以循覽於身心 凝眸眺望 意之所觸妙緒自生 意之所窮幻緣俱盡

先事後得 崇德必有工夫謂之事德之能崇謂之得先 是舉精神合併而赴之後是全不計較也
非崇德與 承上來心事修德則理之 攻其惡 攻如討寇平 得於心者日積而不自知 賊竭力以驅

得則待其候之自至工夫只不歇手自然有進步處非所為崇德而日進于高明與顯惡還易掃除惟隱匿于心曲隱微最易護短若攻時稍有分心便被躲過攻如文寇目不他視耳不他聽若見前念方息後念又起此方按伏彼又跳梁只一心去搜剔直無暇去攻人之惡非所以修德而日就淨盡與念日一朝便非終身不解纏不及懲使不知有身以至辱及其親如此偏見執迷何等不知輕重非惑之當辨者與問崇德有心於得問修德無心于攻夫子所言是崇德修德一層工夫故不曰是也作冷致語而曰非與反詰聲口中令遲靜地會心正有深意時講俱看你是崇德也非惑也非是

問仁全旨○這章書只平平還他總不得側重一語首節問答是從仁及智下兩問答是即智成仁愛是本原知是作用知天下之明正愛天下之仁所發自運於不窮者且宜渾身吞吐令人想見言外方有會心

夫以仁而言仁一道也以智而言智亦一道也合仁智而言仁智共一道也固有相為用而兩相成者也

除之其字作已字惡 無攻人之惡 無暇責 非修德與 專治 是心曲隱微之惡 人之惡 已惡 則此心之惡一切除去 一朝之忿 暫時忿恨非不 不得藏匿是謂修德 共戴天之仇 忘其身 以及其親 忘身及親舍死與人聞雖身與親都忘之 惑謂意氣之蔽 余真之曰忿字从心分聲怒字奴 辨惑意在言外 乘証 聲分者引之去奴者失其主故迷 心莫如忿怒顏子不遷怒所以知幾家語子云匹夫不 怒無以亡其身可不戒哉

崇德類 先不與後對 自強戒其勿速 當然之務 事不與得衡 立誠惡其小善 自然之致 由前以立其守 日嚴其消息而寬以為程 由既以深其造 日慎其進反而和以為節 忿類 蹶張 不為乾之健且為乾之搏擊 悍以出之 憤決 不為震之厲且為震之摧殘 躁以持之 人心易激觸于物而難下 盈而難降 物態善構中于心而莫解 亢而必悔

樊遲問仁 問何以謂之仁 子曰愛人 愛人是心之生肌所問 仁非問為仁 注人兼親疎遠近 問 如何 子曰知人 知人是心之覺念所別 樊遲未達疑 是智 子曰知人 兼智愚賢不自言 疑

昔樊遲問仁之道何如。夫子說仁至於愛人。勿論其知與不知。皆在兼愛中矣。遲又轉而問知之道何如。夫子說智至於知人。勿論其愛與不愛。皆在甄別中矣。○遲意以愛人則無所不愛。曰知人則便有分別。分別明則愛從乎。准備者此遲之所以未達兼用之旨。

仁非煦之謂。須真能愛人。方謂之仁。栽培固仁。傾覆亦仁也。知非察察之謂。須真能知人。方謂之知。精明是知。激發亦是知也。故所愛之人。即所知之人。而愛之之心。即知之之心。但遲問仁智時。已覺得仁自仁。智自智。及夫子說愛人。說知人。以知之有妨于愛。有錯愕。沉思光景。蓋有意而無言也。改僅記之曰未達。

○夫子不直示以知之無妨於仁何如。但微指其意。說吾與子論仁。兼復論智。猶未盡暢其旨。豈謂仁必有舉而無錯。乃無妨於仁乎。不知舉直錯諸枉。淫濇并然不乱。自能使枉者俱化而為直。子但思舉錯是知。而何以能使轉移激功之妙。自隱也。可會矣。○遲亦曉得舉錯化枉。不盡是智之知人作用。乃退而見

子夏願欲有所質。正直置問仁於不言。但說向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夫子但說舉直錯諸枉足矣。如何能使枉者直。而子却言及此。何謂也。○子夏恍然言外。乃說子謂舉錯。蓋言智也。亦思枉者何以直乎。一言而曲成之妙用。無所不該。富哉言乎。

仁智亦非兩截。二語渾含。答之其仁智相成之神。全在能使二字上。注脈却不說破。只從知人想他。激勸轉移之妙。勿明以仁智分疏。再言舉錯化枉。遲已曉是知仁合矣。但不解能使之妙耳。觀註自見其偏。詰諸言智者。註意云。專看作智之妙用耳。故子夏嘆其言。但舉兩個榜樣。使他自悟而已。富哉言乎。只說不止言智。意味無窮。

○斯言也。帝王之所以仁天下者。用此道也。舜有天下。而庶頑。盡格非一仁之也。但選於衆。舉一臯陶。之直。臣人皆化而為仁。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而無從匪。非一仁之也。但選於衆。舉一伊尹之直。臣人皆化而為仁。不仁者遠矣。一舉錯間。而盡帝王範世之道。何其言之富哉。

知之有妨於仁。以為仁人無不愛。○參証。陳臥子曰。此言治知未免有分別了。如何用得愛。○仁而已。孟子云。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急親賢之為務。仁之親賢。即知之當務也。夫吉樊遲愛人為仁。又告以知人為智。仁智皆以人言之。能愛又能知。智至。即仁。至。未有不哲而能惠。不能官人而能安民者也。

仁知類 宏喚咻之澤。以暢其大道之公。覆載局寬。握甄別之權。以寫其無私之照。涵濡澤遠。肫然。培之愛覆之亦愛。舒慘之氣。與世宙而俱開。炯然。裁者知。領者亦知。鑑識之情。與對境而俱剖。雨露沐其生成。足補化工之憾。流品澄其涇渭。聿觀王道之平。

○子曰舉直錯諸枉。舉是用直。是立心制行中正。錯。能使枉者直。能使是能化。○樊遲退。是知之知人作用。見子夏曰。但欲質。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問仁至此。止日問知。母亦歸諸知。以見知之員神。因欲偏歸言智。以剖言智之妙義也。子曰舉直錯諸枉。此句

能使枉者直。此句是智何謂也。何謂是問。何以有此妙。子夏曰富哉言乎。富是包括極大言。字指上舉直二句。

舉錯類 奪不肖之路。而予以賢智之階。知勿俾藏。表厥宅里。雷霆雨露。盡成陽德之官。名流彈冠。殊厥井疆。長養虔劉。盡含愷悌之澤。檢玉削籍。以衣錫者。登三代之英。即以誅戮者。黜群生之罔。以清之。揚示勸于書。升即以濁之。激寄懲于投畀。蘭善。顯忠。妙彰。殫之用。黜惡。距佞。操過揚之機。

○舜有天下。選於衆。見其濬哲之。舉臯陶。德之直。便有錯。不仁者遠矣。化其不仁。湯有天下。選於衆。見其懋昭之。舉伊尹。尹咸有一德。是直舉一。不仁者遠矣。仁只在現前。但既化。便若不知。○參証。吳駭公曰。臯陶為士。伊尹為阿衡。那裡去。故曰遠。○皆。有舉錯之旨。臯陶陳九德。伊訓。列三風十愆。皆舉錯之事。故能化枉為直。周公作立政。告成王。亦惟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克知宅俊。乃無悞。

見富哉言乎之意遠只說舉不說錯更不說知說仁得語意

湯子姓契之十四代孫名履稱天乙者商家世系之號也湯則當時臣民號之也湯之言蕩也謚法除殘去虐曰湯或云湯者穰也穰除不軌也湯壽百歲踐祚十三年則伐殷年八十有七矣○皇陶一名咎繇少昊之後其父人葉取少典氏女生陶於曲阜偃地賜姓偃舜以為土典獄封于皇曰皇陶其後裔封於英六春秋魯文公五年楚滅六滅夔臧文仲曰皇陶庭堅不祀忽諸註云皇陶字庭堅或云非也皇陶少昊之後庭堅高辛氏之子六皇陶後庭堅後也蓋皇陶後有舒蓼與蓼異舒蓼偃姓蓼姬姓宣公八年舒蓼始滅荀子云皇陶之狀色如削爪淮南子云皇陶瘠而為大理其裔世為理官逃難伊墟為李氏是老聃之祖也故後世謂理為李云○伊尹名摯有莘氏女得嬰兒于空桑之地居伊水之上因以伊為氏長耕于有莘野樂道不仕湯使人三聘至以為宰尹即宰也論素王九主之事湯尊以阿衡阿倚也衡平也言倚

千庶獄二帝三王為君皇陶伊尹周公為相舉無易此道者子夏聞言即解所以涂於典謨而稱文學之士也

皇陶實錄 非訖於威非訖於富陶其邦之可直歟陶之於虞也典獄也曰恤之五為千古勅象刑曰宥之三為一時稱邁德

陶之於刑也兼材也蠻夷猾夏則士師可出而治兵予正罔干則司寇亦進而弼教

光天海隅盡為明允供微辟明罰勅法若先師濟厲風歟

商湯實錄 玄鳥發祥通開有娥之業 大德懋昭成湯正域爰闢子氏之墟 聖敬日躋

不遜聲色 不競不綈不剛不柔 攻桀於鳴條 不殖貨利 不震不動不難不疎 放桀於南巢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受共受球 輯寧萬邦 作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來王來享 予惠困窮 作誓式九圍 兆民允殖 載九有 萬邦惟懷

伊尹實錄 樂道畝畝任知覺救民之功 風愆著訓營桐格君昭師保阿衡之責 一德咸有明言烈祖成德 期周君相有終

之以為平也相湯伐夏遂有天下壽百有二十歲友以道合也惟是盡其在已而已昔子貢問交友之道夫子說友而負慚於道宜盡吾一點成就斯人的赤心真切開陳却又婉轉引導可謂心與法俱盡矣如是而意有不可則是情意竭百計相規而不得其一入則姑止以俟徐理其說而進無賣而取辱焉是之謂友

這章書以忠字作主善道是善用其忠不可則止亦是善道之一節辱不必嫌却只置吾言于有無之間便辱吾言此亦自取

心學之益原無有過於友者也曾子說君子假文藉精華會合那友之精神志慮來爾時講習一堂機鋒互起自有以相吾浮情助吾克復而心趣生機盡不能自已故為仁雖由我主張而相為輔助友之得力居多

這章書是欲人取友以成仁也提出友字看輔仁是會友主意二句串說文與仁非二物凡與朋友應接言動周旋刻處處有燦然者在是文就其燦然中有真切不容自己處生且不斷便是仁

依不得更須善心引導當於理適於情使其言易入 不可則止 不可是不從忠告善後再告非 無自辱焉 不以數見疎 泰証 羅文止曰同師曰棄之也 而多友疏而少于文二又相順為友故古你又象手有佐佑之意所謂莫逆也

子貢問友 是問交友之道 **子曰忠告而善導之** 忠告是剖肝瀝胆去告他然又恐他

不可則止 不可是不從忠告善後再告非 無自辱焉 不以數見疎 泰証 羅文止曰同師曰棄之也 而多友疏而少于文二又相順為友故古你又象手有佐佑之意所謂莫逆也

友誼類 用諷用直暗捺其机 其衷若者其計長 與法與與密制其机 其情極者其誼古

一吐露一血誠 肝膽向人便可玄對于千古 一指陳一積愆 披瀝不避已足自靖其生平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文如詩書六藝倫理事物皆是會融會之會友之神來與我 以友輔仁 正欲以會心之友收會我之神又往與友會

泰証 徐九一曰中人之性必借夾持遂生麻中不扶自耳 直孤陋寡聞而能進德修業者未之有也以子夏之賢而歎離羣索居聖人亦以朋來為樂况其下者乎故曰朋友第二我也

會友輔仁 修明理道 執名象以究其中之本來 扶進德業 因物順以晰其中之是非

預解

須知為仁由己友畢竟是輔而以字不閒還憑自家作主

類族辨物參伍繁而義類生無一不歸諸至性通德類情探索多而神理出無在不捋夫木心

近聖居四書翼經圖解論語卷之七

子路全旨○這章書上言政本諸身下言政要諸人

總只是個身教之有恒而已

夫天下之治本諸身斯可行亦惟求諸身斯可久也

昔子路詢問何以為政夫子說既已身當為政惟有

凡事皆可後而于政獨先之凡事皆可逸而于政獨

勞之

不說如何先勞但曰先之勞之件件要責成在身

上可想見其精神整頓處此正終身為之而不足

者也

○子路亦知先勞有莫適之責而不勝顧畏復就先

勞而請益焉夫子說子無求益於先勞之外也但無

倦於先勞之中常如是先常如是勞可也

大凡先勞寔做甚難要請一始終無弊之法夫子

以無倦足之正是無喜無厭平平常常一毫意氣

加不得的便是倦不特在政成當身猛時要有節

方能無無者不使起倦心也

仲弓全旨○這章書總是論個敦大體上節為政有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熊勿軒曰前十八章多言政十九章以下多言學末三章多言政

子路問政政是蒞官治民之事

子曰先之勞之

二之字指政言政要率先如所令當先其

所好也政要勤勞如日昃不遑夙夜匪懈

先勞類

以開天而成務以識微而察始

夙夜惟寅勿復滋于蒲假民岩顧畏無或憚于增加

勵精 司倡率 條教設非為徒令

拮据 動擘益 督責嚴非為厲已

請益

請益政照到先勞病痛寔有不勝籌慮者非易之也

曰無倦

無倦非件件去做只時時存此

心不放此非以益先勞也乃其所以為先勞也正是益之處

家証

大舍胡氏曰克勤于家荒度土功者禹也

無倦類

精神常奮 不圖非常之績以取效于目前

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

仲弓為季氏宰

宰是邑長也

問政

治邑政事

子曰先之勞之

有司乃各

仲弓為季氏宰

宰是邑長也

問政

治邑政事

子曰先之勞之

有司乃各

當務下節用人有公心俱執要行簡意
昔魯政在季氏而仲弓為之宰彼其敬簡之學固可
與議政者一日而問為政之道夫子說政之大體有
三在先任庶職之有司而徐為考覈是任人之體也
在赦宥細微之小過而許其更新是持法之體也在
舉拔在下有用之賢才而登之有位是取士之體也
三句平看宰不可躬細事不可務嚴苛不可緩選
選先有司者總方略以撫平民赦小過者清囹圄
以理冤民舉賢才者振淹滯以登俊民此政之體
也

考 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
三赦曰蠢愚

○仲弓慮人才之不盡知也又說焉知其為賢才而
舉之夫子說惟舉之法即知之法也人只怕不能一
秉至公知之未必能舉耳若真能舉爾所知則爾所
不知者乃是公道中所遺之賢誰肯不舉共推共揚
無人無我更何處分爾所知爾所不知
焉知一間當下便引賢才為一體此真若已右之
其心好之之真心不知以自已聰明為聰明不若

有所司先則儘着他去做待後來報成于我
可者允從不可者駁正固未始廢總理也 **赦小過** 過是
之失小則其失更微故直赦除不問 **舉賢才** 賢有德才有能
問赦止小過則大者寔未嘗縱也 **舉賢才** 舉則從眾人中
舉而進之于朝即古鄉舉里 **參証** 蘇子瞻曰有司既立則
選是也不限定舉作有司 **參証** 責有所歸然當赦其小
過則賢才可得而舉惟庸人與奸人為無過如張禹胡
廣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才避罪不暇而
此等人 **赦過類** 懋和之勅未嘗不內訟于神明
出矣 **赦過類** 作新之意未嘗不矜憫于不辜
重者議辟 寧脫桎梏 功疑惟重
輕者議宥 無察淵魚 罪疑惟輕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舉賢才一着獨難 **曰舉爾所知** 爾
舉爾的真知儘發 **爾所不知** 乃是公道中 **人其舍諸** 人知
了勿作倡率說 **參証** 孔子謂魯子曰古者明王必
舉豈肯舍之我與天下 **參証** 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
人共知共舉何等至公 **參証** 陳臥子曰虎
嘯谷而生風龍藏溪而吐雲誰能舍得程子曰人各親
其親然後不 **舉用類** 功罪之內皆可以相英雄
獨親其親 報喻之外當先以澄品格

大其汲引 知人官入俊又之所以在位
廣其耳目 采葑采菲國家之所以得人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 衛公出公輒待子是虛位又虛
不屬 **子將奚先** 夫子以何者為首務子路
夫子 **子將奚先** 分明探夫子肯仕衛與否 **子曰必也正**
名乎 正名不是更置衛君只是正其稱名使祖還祖父還
父也必也是斷無出此之意曰乎者有審度沉吟意
參証 韓詩外傳云孔子借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
曰假季孫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曰取無曰假孔子正假
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詩曰君子無易由言正名也

以天下耳目為耳目亦自舉爾所知即此憐才之
念已足鼓動一世入將各舉所知以人之知通我
之不知便知無不遍此所以寔其一体之視而破
其耳目之藩也

正名全旨○這章書正名是主腦名不正二節反覆
明不正之害正見不可不正意言無所苟便是正
名而已矣三字與必也正相應

夫綱常萬古為獨重父子五倫為獨尊姬輒衛新君
也父崩輒而拒之祖衛靈而禰之隣封一與而一奪
國人或是而非子路意謂新君之可為也庶民之
不亡也而問說衛君輒待子而施為國政子為衛策
亦將何者為所當先○夫子說衛政何能及子而子
亦安能為政於衛哉必也為之為衛今日計其正名
乎政莫有急於此也

衛輒父子爭國便是名不正言不順何必聖人為
政雖尋常識禮者欲仕衛必先調停其父子得所
始成國事曰必者决然之詞又曰乎者有是心而
憂其不能用也
○子路疑名難正正名之說有是哉夫子之迂而遠

其正 名怎麼 **○子曰野哉** 野是鄙俗 **君子於其所不**
能正得 **○子曰野哉** 野是鄙俗 **君子於其所不**
子路曰 子路疑正 **有是哉** 是字指正名迂笑
子路曰 各行不去 **有是哉** 謂不切於事情笑
子路曰 各行不去 **有是哉** 謂不切於事情笑
子路曰 各行不去 **有是哉** 謂不切於事情笑

于事情也為政何不以行道濟時為急先欲理會人父子之間怎麼能正得○夫子說謂以正名為迂真是草莽見識何等鄙野天下有一等議論見為空言而寔閱朝政議論紛紜其主持全在君子身上故君子於其所不知自家心上有過不去處蓋必退自思維闕如以俟公議之自定斷不率意妄言使人得借為口寔也

子路不識正名之意將謂如後儒所云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改立子郢之說故以為迂夫子以麤野責之非但責子路恐天下萬世以正名為迂其害不可勝言矣乃歷數之不獨衛事耳

○子母謂正名細務也名不正則宣之口為言者必多愧怍而不順言因名而不順則見之日用為事者必多窒碍而不成事因名而不成則見諸政者必顛倒而無序率戾而不和而禮樂不興禮樂因名而不興則見諸政者賞且加于有罪刑或及于無辜而刑罰不中刑罰因名而不中則民欲為善而善不能免欲為惡而惡不可為無所措手足而國不可為矣名不正之害如此

知君子正對野字看不知指國家蓋闕如也闕如是不敢知事有獨知而眾人所不知者 蓋闕如也闕如是不敢知事有獨知而眾人所不知者

○名不正 寔是父乃仇之寔是祖乃父之名不當其寔便不正則言不順則稱在口

言不順則事不成 言既不順依這等做去把父做仇把祖做父便不成個事體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是一身之禮樂禮只是個序即綱常各得其理而不紊處樂只是個和即綱常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刑罰是政措是不知 參証 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趨避之路 參証 善于禮禮運曰禮者所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

刑罰類 折揚 疾痛不相關 銀鍊 上刑而適輕 箠楚 死生不加恤 鞭笞 下刑而適重

名不正三字是頭腦只名不正了言事等差一齊都到無漸次數件是推出耳禮樂仍宜據本身說即教化之本有不率教者刑罰加之禮樂與刑罰何所關涉只是事既無序無和則政事皆顛倒矣手足無所措即人人自危意此正骨肉相殘之象

○故君子欲為政禮樂刑罰必先正名名必求可言務使名正而言順也言必求可行務使成事而為禮樂刑政安民之本也君子以言稱名則必思義而責其寔無苟且益以是耳言既不苟則事必順而禮樂刑政皆不苟矣子何得以正名為迂也

此節承上一氣說下兩必字正應必也之義君子于名必思所為可言於言必計所為可行則於此稱名之言豈容苟且乎哉以言字當名字以無所苟當正字而已矣三字極緊見正名外無為政也

按子路此問在蒯賸入戚輒拒父之時輒欲夫子仕已故夫子為此說時輒立已十二年子路謂適孫當繼祖以聖言為迂未幾孔維陰謀蒯賸入而輒出奔子路以醢死然後知聖言非迂世儒揣摩聖人行事則迂矣

亂始于父子之間而禍延于百官萬民之眾誅死者相望寧止失輕失重 冀生于蕭牆之內而毒流于征誅討伐之際斷休者塞路何但誤入誤出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故字承上二節來名是名為父言是言是父寔是父 言之必可行也 言是言此名者可行 君子於其言言即稱無所苟而已矣 苟苟者假借糊塗之意

謹言類 成信 權宜苟且之說無庸施之端本之地 明義 因陋就簡之議不可出之主治之原 言有恒 理無所于屈 闕當世之則做後人之饗頌 行有恒 詞無所于窮 闕祝嘏之所陳位署之所頌 以天下之名立天下之言 以天下之言合天下之行

參証 高此瞻曰夫子之調停法必使衛輒迎其父蒯賸國而以太公封蒯賸如此則蒯賸與輒必各相聽從而正名之法或出于此昔唐李鄴侯處肅宗父子之間變而不拂于經是也

謹言類 成信 權宜苟且之說無庸施之端本之地 明義 因陋就簡之議不可出之主治之原 言有恒 理無所于屈 闕當世之則做後人之饗頌 行有恒 詞無所于窮 闕祝嘏之所陳位署之所頌 以天下之名立天下之言 以天下之言合天下之行

謹言類 成信 權宜苟且之說無庸施之端本之地 明義 因陋就簡之議不可出之主治之原 言有恒 理無所于屈 闕當世之則做後人之饗頌 行有恒 詞無所于窮 闕祝嘏之所陳位署之所頌 以天下之名立天下之言 以天下之言合天下之行

謹言類 成信 權宜苟且之說無庸施之端本之地 明義 因陋就簡之議不可出之主治之原 言有恒 理無所于屈 闕當世之則做後人之饗頌 行有恒 詞無所于窮 闕祝嘏之所陳位署之所頌 以天下之名立天下之言 以天下之言合天下之行

謹言類 成信 權宜苟且之說無庸施之端本之地 明義 因陋就簡之議不可出之主治之原 言有恒 理無所于屈 闕當世之則做後人之饗頌 行有恒 詞無所于窮 闕祝嘏之所陳位署之所頌 以天下之名立天下之言 以天下之言合天下之行

謹言類 成信 權宜苟且之說無庸施之端本之地 明義 因陋就簡之議不可出之主治之原 言有恒 理無所于屈 闕當世之則做後人之饗頌 行有恒 詞無所于窮 闕祝嘏之所陳位署之所頌 以天下之名立天下之言 以天下之言合天下之行

謹言類 成信 權宜苟且之說無庸施之端本之地 明義 因陋就簡之議不可出之主治之原 言有恒 理無所于屈 闕當世之則做後人之饗頌 行有恒 詞無所于窮 闕祝嘏之所陳位署之所頌 以天下之名立天下之言 以天下之言合天下之行

謹言類 成信 權宜苟且之說無庸施之端本之地 明義 因陋就簡之議不可出之主治之原 言有恒 理無所于屈 闕當世之則做後人之饗頌 行有恒 詞無所于窮 闕祝嘏之所陳位署之所頌 以天下之名立天下之言 以天下之言合天下之行

謹言類 成信 權宜苟且之說無庸施之端本之地 明義 因陋就簡之議不可出之主治之原 言有恒 理無所于屈 闕當世之則做後人之饗頌 行有恒 詞無所于窮 闕祝嘏之所陳位署之所頌 以天下之名立天下之言 以天下之言合天下之行

樊遲全旨○這章書以經世為主故明新合而為一若只在自己身上幹辦便自小自秘故夫子把三上字與小人對說見得上人自有一種大學問正在萬物一體處打疊那裏用得稼穡着

樊遲以夫子志在四方終不得民而治不如遊業賦敵為高故請得習學乎稼穡子以稼非所當學也說吾不如可學之老農又請得習學治為場圃子以圃非所當學也說吾不如可學之老圃○遲亦悟夫子所拒之意而出夫子恐其不知經濟大道理乃醒之說小人哉樊須所計者一身一家無關於天下國家之大也

樊遲此請非是隱居之意遲蓋看得由求輩俯仰權門是在不如稼圃者之堪自適而又見古來名世未遇時都寄跡此中所以有此請嘗不思伊呂只是樂道就他寄跡于耕釣處都是陶鍊自己的學問初非有意于學耕學釣也故夫子以不如寄意而以小人譽之以破其問學種子不有大人經世之道乎上果學禮而好禮而莊以持已則民非仰大觀而敬也自有禮心無敢于不敬之

心上果學義而好義而事皆合宜則民非感大公而服也自有義心無敢于不服之心上果學信而好信而誠心馭物則民非孚至誠而情為上用也自有信心無敢不日用其情寔夫能好禮義信而致民之敬服用情如是則四方之民凡在敬服用情之中者皆襁負其子爭先而遠至矣大人自有合四海為一身者正不必用之于稼耳

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上好三句是備着是在經綸隱居求志之中自有君民親見之地曰上曰民正言其一致者非可臨時猝辦自不可盜慮藏拙也若說壯行有待猶是空言上對小不對百姓小人而臨之以上非獨權宜有尊卑而學術之尊卑更大此重上字好字亦要發即照上學字意其不言學而言好者禮義信不外求也敬服用情即民心之禮義信也此豈儀文度數法制禁令簿書期會上討得來的須真好始得襁負其子見得無大無小皆至也我有大者以收拾民心則大有所用者在吾心那裏用得稼穡着夫子見當時徒事記誦之學無躬行體驗之功故說

樊遲請學稼 稼是稼穡播種五谷之謂所學不似像非是及不及請學為圃種果蔬曰圃老農是專精熟于稼之人請學為圃圃為治也
子曰吾不如老農 如老圃 兩言不如皆婉拒之
樊遲出 自悟其非遂出
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言心地窄小不以天下為已任不作細民之業看
泰考 閭師凡任民任農以艾事貢草木場人
稼類 東作 勤四休 休祖考 掌場圃植果蔬 西成 分五谷 寧婦子 出作入息循日用之耕鑿 徂畛徂濕獨切後時之惧 祈寒暑雨聽大獲于秋成 是蕪是茲更嚴非種之鋤 天有五行稼穡作其 雨暘風燠相天之宜 帝有六府土穀惟修 疆理原隰因地之制

圃類 瓜苻 佳蔬 采芝采薇彈琴而咏南山之詩 芋食 旨畜 山薇野藪避逅而結賓主之歡 仲秋之月民間有務蓄菜之勞季冬之時有司有取蔬食之命
入學致奠有釋菜之典以昭儀行貢勤民有圃師之屬以董事

上好禮 上字當大人看好是根之心而達之政者好禮根心之敬而達之品節文章者
則民莫敢不

敢不敬 上恪而民自不敢慢
上好義 根心之制而達之舉措張弛皆是
則民莫敢不
服 上公而民自不肆議
上好信 根心之誠而達之條教號令皆是
則民莫敢不用情
上直而民皆致
夫如是 頂上數
則四方之民 即敬服用情之民
襁負其子而遠至矣 襁負其子而遠至矣以約小兒于背者而至正是敬服用情處
為用稼 信吾術之純備功用之恢弘而稼又焉用之與不用耕同意
泰証 大全輔氏曰在已者皆類應之所謂正已而物正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陳臥子曰禮義信必言行者蓋世亦有虛襲其迹如晉文當日大蒐以示之禮定王以示之禮義信粹語

義代原以示之信如何轉移民心
禮義信粹語
陰陽有秩嘉會以致其亨 理貞夫一秉制以御其紛 疏教有倫依法而深其類 物變則通研幾以成其務 二三不設修詞所以立誠
民歸類 衣裳有容 愛戴 始終不渝貞固所以幹事 禮有度 悅慕 於愛戴歸往之民而轉以見作息嬉遊熙然帝則之民 於近悅遠來之象而正以見日暄風動悠然樂利之象
子曰詩三百 三百詩十五國風驗邦國之誠否二雅陳 朝廷之得失三頌美前王之功德而其詞

窮經將以致用也。心有真得，即一二語可裕經綸，不
然方冊紙牘言耳。如詩篇原皆本自人情，而可立言
立功者也。如誦詩三百，不為不多矣。乃柔授之以國
政，不于事務有所通達，而不能當一官一面之用。出
于四方之國，不能無須介紹，而自專其應對，而不得
其溫厚和平之意，則不過呶呶章句之儒而已。雖多
亦將于奚者，而以之用為深為詩者，經綸詞命不出
記誦之外矣。

這章書示人以窮經之要也。人只知不達不專對，
為無益于用，不知打頭一誦字，便已無用了。學不
在多，只在心得。苟得於心，即收片語，能推擴克之
用，無得于心，即誦三百，亦徒口耳之資，非詩無為
不善為詩也。非多無用，徒誦無用也。
世主之所持以正人者，徒以令耳。夫子為之正，其本
說上欲民為善，須身為標準，苟能建極端軌，而其身
正，則不假禁令而教化自行。一真為之潛通也。如縱
欲敗度，而其身不正，則倡率無休，雖有禁令之煩，民
且玩之，而弗從。則治之本未可見矣。
這章書兩提其身，重在本原。上人主立法于身，則

旨皆溫厚和平，可為立言應對。授之以政，與他位使
之法，誦只口頭記誦，心不能體。授之以政，與他位使
非全不曉，特不能隨。使於四方，使是以君命出，
方措置圓融通達耳。使於四方，指列國。不能專對
非一詞莫措，只對得不。雖多，多指三百。亦奚以為，
善未能不充不卑耳。雖多，多指三百。亦奚以為，
心窮經誦雖多，奚用非詩。無用乃心不能用詩也。

參証

錢希聲曰：登高能賦，可為大夫。則宜于政。
可知列國使臣稱詩見志，則宜于對。可知。

誦詩類

查一人倫。施諸天下，治世安民之略具焉。
扶正風俗。取諸一身，修身淑情之本著焉。
明其意于四始。遏止人欲。
蔽其義于一言。涵泳天性。

子曰其身正

其字指在上說，身正只。不令而行，令是使民
是躬行正道，兼內外看。不令而行，令是使民

其身不正

行非道。雖令不從，不從是不依
行非道。雖令不從，不從是不依

錢希聲曰：惟不正之身，偏會出極正之令，惟極正
之令，偏會出極正之民。如今官府出告示，鋪排格
套，裝點文彩，及体面上好事，伴說到略無輕重緩急
之辨，則其心原非寔落要人去做，不過以虛文塗飾耳。

本行于民，不令非寂然無令，篤恭致化，有神行其
間。雖令若不令耳。行是彼由，我行有感化意，從是
我要他從，有勉強之迹。下二句是上句

夫政出于魯，衛者天下之望也。至是而下降焉，夫
子思以變之說，魯與衛昔日之政一兄弟也。而今日
之政亦一兄弟也。雖魯衛之善不善，吾弗具論，乃一
彼一此，若是其適相肖也。當事者令及而思之，果能
象賢于先王，先公以繼父母，使遲暮者轉而昇，盛否
這章書要得夫子慨嘆意。當從盛時說來，周父母
也。魯衛兄弟也。父母鼎盛之時，其兄弟一以誼係
開基一以休父立國。那時其政真難為兄弟。而今
父母遲暮，而政之下降，亦難為兄弟。夫子全為周
公康叔之遺，猶在而無人振起，以繼父母有望之
意，有情之意，不必就魯衛不好事較量，亦不必慨
魯之下同于衛，只以兄弟字還之。

考 衛姬姓侯爵，周武王同母弟，先食邑于東，曰康
叔。成王時，晉位為大司寇，益封以殷墟三監故地。
是為衛伯。周公述武王之意，作康誥、酒誥、梓材，以
誥之。今河南衛輝府等地是也。

目人且有心

非而巷議之。王範類。檢式。上修意。禁勝于身
標儀。下修事。令行于民

式金式玉之度

驅卒在詔戒之先。如砥如矢之規。引導在語言之外。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政指紀
綱法度，其政之不振處相似。故曰

兄弟勿說及衰。考証：通考周公教伯禽治魯曰：尊尊而親
親，親而長，長而幼，幼而信。信而睦，睦而康。康而壽，壽而
考証：親武王誥康叔治衛曰：明德而慎罰，
衛何足言也。魯自括歲之爭，而桓宣皆篡，允矣。自文姜
之亂，而哀姜襲其跡矣。自成風事季，而敬嬴事，襄仲大
之亂，而哀姜襲其跡矣。自成風事季，而敬嬴事，襄仲大
○大全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
政父不父子，子不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
于邦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
亦死于越，其不相遠于此。

魯嘗錄

尊尊。天潢之派。忠厚開國。大啓爾宇。
親親。文考之胃。平易近民。為周室輔。

式微

陵夷。家耦國。家峙其三，僭舞其八。
廢墜。臣偪君。祿去其五，政逮其四。

衛嘗錄

明德。河淇之墟。三晉之交。作新餘化。
慎罰。朝歌之地。兩河之介。保釐餘澤。

依又景象已遠。艾豸興歌，醜聲播于隣國。
淮清景色非昨。陽速召交，禍患起于蕭牆。

當時列國大夫營私自封殖不已甚至竊國之有以爲有故夫子獨表于荆以風之而謂其意思恬淡志趣寡營不以室而累此心其善于居室也當其室中器物用度之始有也人不知爲合也彼則曰吾今誠聚集已合矣餘何羨焉向之有者今則必有而備矣人不見爲完也彼則曰吾今誠各備已完矣外何慕焉向之少備者今則富有而克足矣人不見爲善也彼則曰吾今誠精緻工巧已善矣隨分常足素心無求故曰善居室

這章書爲當時世家下陞世家僭擬制國自肥夫子善子荆之居室則其所以而上而居國下而居民者可知也故須從公子二字生議曰公子則其家原自有不飽經營中來所以能知足自安爲難居室之善其所以居室之心善也始有以有富有每曰苟者總是即現在所有之外無深慕也以此心而居家必成家以此心而居官必奉國所以善之

考 公子荆衛大夫字南楚左傳昭公二十年齊豹之亂南楚爲衛侯驂乘以身禦矢而免君子難譽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適衛見蘧瑗史鮪公子

荆公孫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衛全旨○這章書是聖人仁天下之心特因衛而發不粘着衛民上富教二字總是係其庶只不去脛削他的元氣縱壞他本心即所以加惠之也吾夫子之心惓惓于天下隨感而輒動者一旦觀風至衛再有心夫子之心爲之御車師弟追隨饒有深心存焉○夫子見其生聚之衆憑軾而嘆說衛之民生齒殷誠庶矣哉即微有冉有問而藹乎有君師之想矣

庶矣哉一嘆有低回留恋之意單作悲感語便非○冉有說王者常苦民之凋耗民既庶矣不知何道以加惠焉夫子說庶而不富則羣聚者易散必盡司牧之道而富之家給人足乃可長有其庶也○冉有又說王者常苦民之困乏民既富矣不知又何道以加惠焉夫子說富而不教則逸居者可慮必盡師保之道而教之家絃戶誦乃可長有其富也富而且教斯善依其庶矣

足民求所自許禮樂求所風俟故兩問何加意俱見深情衛民之庶原本文武莫麗陳教來富之教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衛大夫名荆居室以治生言夫子始有曰器用如錢財宮室田園皆是

苟美矣 美是不但齊備尚未美好 苟美矣 美是不但齊備尚未美好

苟完矣 完是齊備無富有一欠缺意

富而有曰 富

衆証 大全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理世祿之家多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余資之曰衛志起數而煩春秋初年已有州吁之變矣他國如小白重耳以公子與叔段商人以公子亡

公子荆實錄 衛賊而免君子難 乘盈虛消息之机 君子來季札之稱 宰清淨朴素之風 克承堂構 鍾麟趾麟定之祥挺然自枝于有位 無添淺明 守康叔武公之訓毅然獨秉其神明 澹泊明志不起多藏之思 兢兢然歷不殆不辱之戒 清淨居心不邀廉節之譽 惕惕然慮元宗保世之艱

子適衛 適衛是往衛國是不忘 冉有僕 僕是代孔子御車 康叔休又作新之治 冉有僕 僕是代孔子御車

子曰庶矣哉 庶指衛民之衆矣哉是深嘆之詞 有 幸其既庶意有惜其徒庶意

適從類 攬書典思 吟朝歌景色已非宮墻之脂對 顧盼躊躇 聽湯水潺湲何如沫泗之絃誦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如是加惠非加 益俱是係其庶

曰既富矣 與 故議富富兼務本節用使之飽煖安逸

又何加焉 冉有又請加于既富之後 日教之 惟既富則 亦爲係全此庶計深遠也

衆証 通考仁山金氏曰富之寔事田耕出粟谷以養其 則不多征稅教之寔事立學校明禮義制田則畫井授 田一夫百畝以出穀粟制里則有在田在邑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以出布帛古者二十五家爲閭而有 塾五百家爲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

富類 怡胃 惟和惟修 家殷人足 破有不獲穉 容休 惟敘惟歌 仰事俯育 此有不歛穉

既庶則以之生財也易以之耗財也亦易 故議富富兼務本節用使之飽煖安逸

語意若曰當時康叔嘗富之矣。教之矣。而今只還他係又作新便是加。了。田里學校等件是大段話。須善會玩兩之字。正是加字之神。再有而問大是遠。神足民禮樂之恩。既然躍露非閒語也。

世道可計時而取效。夫子籌之熟矣。若不勝低個焉。故說苟有不復棄我而任用我焉。即期月時尚無幾。而粗為整頓。立綱陳紀。規模大概已覺可也。若至三年考績之期。當于可者。不致稍留缺陷。而已有完成之功。我亦何敢虛羈歲月。而致有負于用我者乎。

這章書因不能久用。夫子而發。天子寔寔見得當世時。苟仍可挽回。故斟酌于期月三年之間。定做程期。非以此解當年累世之嘲也。夫子意重三年。可蓋不得終三年淹也。須知此是商量語。想望語。不見於語。○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規模也。

時至春秋專尚殘酷。一片俱是殺業。世界夫子慘然有痛于心。故慨然想古人之言。說實有諸已曰。善人為邦相繼。而至于百年。以善化善。亦可以勝殘暴之人。而去刑殺于不用矣。今我絳而思之。古人誠有

教類 吾剖若為功令。學政克修所以持飽煖之倦。百性曉于典常。民風丕變。忽以報詩書之靈。深以學校。開其覺而盡其幽。敏德。董以師儒。柔其志而和其氣。致中。

子曰苟有用我者 苟有作如字看是設若。意用是舉用以專國政。其月而已可也。其月是一歲之月。已止。三年有成。古用人三年考績。豈可是僅可指紀綱敷布。三年有成。豈幽明有成。如民生就民性復是功。蔡証。邦仲與曰。聖人作用不可測。然所望效大有成就。蔡証。于用我者。非尋常一官之任。仕魯相。三月羔豚不飾。男女別路。耕者讓畔。道不拾遺。客至如歸。敵人反侵。地是又。不待其月三年也。子貢謂夫子之得邦家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知聖人深矣。

治效類 章宏遠之模。養之有素。求理而不為功利。完善之理。可因性而誕敷。將明之跡。可順天而不著。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 善者人心愷悌慈愛之良。與殘殺相反。為邦是治天下百年是言其久。勝殘是人主善心可以勝天下。誠哉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之殘心去殺是。可不用刑殺。

誠哉 誠哉是信其寔有此理。蔡証。蒙引云。皇極第九篇。是言也。是言即上二句古語。蔡証。曰。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與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百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善化類 刑措。官有寬和之旨。盟府無名法之書。罰清。吏有惇大之風。鄉老有祖舊之訓。

子曰如有王者 如有乃揆度之詞。王者謂興。必世而後仁。世不必是三十年。只世世培育有意。而後有漸。清意仁是一團。元和之氣。在人心公溥。無一毫已私。曰仁在宇宙。平康無處。偏枯曰仁必字。蔡証。余猶龍曰。父子相繼曰世。百年見一時亦仁不來。蔡証。之善人。繼善守成者也。必世之王者。革代造命者也。湯之王也。太甲而後。仁武之王也。成康而後。仁。

王化類 深仁厚澤。醇悶乎無為。不以歲月計功。積功累仁。優游乎無心。不以旦夕責效。

為仁久速之效 以善人言。三年有成。治功成。此善人為邦之效。以王者言。百年可王。強暴化。此王者受命之效。必世而仁。教化浹。

徵信語 與道致治。必至於仁。而後可。夫子揆于其時。說時至今日。亦彫散不可為矣。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時如有王者。必盡王者之一世。而後可使元氣周流。旁皇周浹。如太和之在成周。宇宙間無非生意。非王者必世。何以有此。

這章書是夫子憂世之詞。曰。如有者。嘆其無有也。而後者。嘆其不易也。須知王者無心計功。但功深不可驟化。積不容掩。按時定論。想當然耳。

說文云。王一貫三也。天地人為三。惟王者通而為一。

為哉是言也。其于末世。慘裂之中。而遊神于慈祥。愷悌之世。而云然也。乎。於後人。慘切之季。而遐想夫悠久。漸漬之景。而云然也。乎。吾誠不能忘情于善人也。這章書因當時殺机大開。故為斯人求一良牧。曰。百年亦可者。傷殺之不易去耳。善人乃慈祥愷悌之主。百年又積功累仁之深。自然殘不勝善。殘消而殺自無所用。亦可以三字。時力政爭雄而起。嘆亦對必世之王者。而寄思誠哉是言。是遐想語。非徵信語。

當時列國大夫越職犯分俱不軌于正故夫子說從政者將以正人也然正人自正身始苟為之先自端正其身而無邪矣則出其在身之正于以隨從國政乎何難之有一不能正其身又將如政以正人直肖于其身之不正何欲正人者端自正身始

這童書為當時政在大夫而發說者須暗切時事方中題情身為正之樞政之表故從政以正人先宜從身以立政則正人者須正己也政之從身出者須身之從正出也

魯公室衰政逮于大夫冉子為季氏宰無能改于其德如旅泰山伐顛與用田賦之類皆與謀焉夫子因其退朝之晚而詰之說退朝自有常規今日何獨晏也再有對說適有國政共議是以晏也夫子說其始季氏之家事也如有政則凡朝廷有舉動萬姓無不屬耳目者雖不用吾之參益亦當議之於朝使故老亦得與聞之而何我之不與聞也家食原有延諮之典亦將誰得而遂廢之乎

這童書夫子欲以政還魯嚴政典事之辨冉有所議寔是國政夫子却故說他不是說一事字家國

截然分別如有政句不第為事解言魯惟無政故至此耳此三字煞甚感慨政曰與聞見是一人建議而朝野咸奉處處可顯暴的不一室私圖且與聞曰吾正要冉求想出夫子願聞願與的是甚麼意思作用言下直欲此義不晦于天地間

按退朝退季氏之私朝也古者公署通謂朝公父文伯母謂康子曰外朝子將修君之官職內朝子將之季氏之家政是也亦猶孔服通謂朝服子見父母通謂朝見云爾

定公全音○這童書決興亡於一言固在君心之敬肆然章內兩為君字是本柄兩人之言曰字是眼目通章只是個為君誰後面予言莫違便不知為君誰處與喪皆由于此

自古談治本者稱君心論王業者尚憂勤固矣昔魯定公問於孔子說為治有要不在多言緊要的只一句言語便可以興起邦國果有諸說然而問與邦邦之福也決之一言又言之福也孔子莊語以對說邦之不可倖面也可以一言若是幾之乎○然味其所

以言則亦有之人之言說君非誰為君蓋甚誰為臣

子曰苟正其身矣 苟誠也言非色莊也正是自念慮至作為皆要正 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指卿大夫從君為政上正其君下正其民孟子所謂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何有言不難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不正之弊見當正身

參証 周介生曰其身童規人至此童規大童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正是此意 從政類 童志 居高贊理非敢自處于器凌物躬 督俗化民不敢自居于玩襲

冉有退朝 凡下見上 子曰何晏也 晏非日晚比常期為寸遲耳復有暗刺意 曰有政 只說有政勿添出有國政來此寔是魯國之政但季氏與家臣謀于私室則專矣 子曰其

事也 言魯之政今乃 如有政 若知是國家大事也 為季氏之事也 政當議于公朝 雖不吾以 告老雖 豈可議于私室 參証 唐太宗父崩葬不用事 豈可議于私室 參証 唐太宗父崩葬崩葬昭陵太宗念文德皇后不已乃作層觀引魏徵同登以望昭陵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獻陵耳若昭陵則臣固見之帝悟即毀觀孔子之意以為此必家事皆政事則當與聞與此意正相似

政事辨 私室之營度 計不出戶庭 事而政擬之 陪隸之掌握 謀不外夕庀 政而事干之 一家之便計豈是幹國之計謀 政擬事則政衰 在家言家蕭牆之外不得與其密謀 事預政則政亂 言國蒲國告老之臣亦得參其未議

冉求實錄 旌繁以荐景曹而不正康子之僭 束帛以弔伯高而不待夫子之使 好學博藝技擅從政之科 復齊甲首才奏于清之績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 定公魯公名宋一言是一問有此言否不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言即一是指與邦幾 是問有此理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言即一是指與邦幾 是期必 人之言言 時人常說 為君難 為字重惟為之 是期必 人之言言 亦有一之 為君難 方見責任之難

為臣不易 臣輔君以共圖 如知為君之難也 如作果字 其難亦未是易 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不幾猶云不亦 曉得有惕然警 省着寔知得難 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一言可期必乎

參証 真西山曰大禹言君臣之義蔽之 以克讓之一言與孔子若出一揆

者有輔理之責亦不易也人言止至耳。○特患君不知其難耳如君因人言而着寔知得為君之難則知之心即祈天永命之心就此一知而邦已與矣不可期必此一言之幾處而與邦乎

不曰一言不可幾曰言不可幾正為下文為字地也言字讀任。○為字極重雖亦就君上見為者必欲為明君為聖君為是千百年不拔之基方是難若說天命難謀民心難固便非一言矣臣代君為君難臣安得獨易二句要肯述人言。○知非一偶觸已也乃念頭提醒無時墮落堯兢兢舜業業文王日昃不遑便有為其難在內難其所以為君即易其所以為邦一言之可以幾者以此如云知太平之難致即此便是致太平之基含蓄無窮意味全在知上知難使樂臣責難幾者幾于此矣○定公又問說若有一言言語便可以喪亡其邦國者亦有諸孔子對說邦不可遽喪也可以一言若是期之乎然亦有之人之言說為君別無可樂處予亦何樂乎其為君惟其言一出而臣民欽若莫予違焉此則君之樂也人言止此耳。○味斯言也倘如其為

為君類

組織地德 孤寡自處 與天地合其德 糾虔天刑 谿谷為心 與日月合其明 沈心斂于藏密 百體精明即我寸靈中河嶽之奠象 龍德燦于中天 終身乾德即我精明內鈐析之森嚴 惟幾惟康 不顯亦臨 提一難以悚其嚴密之神 惟時惟幾 無時亦休 惺一知以警其昏惰之象 敬天之怒無敢戲渝 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

幾也不可幾者是未可遽必意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只是說為君別無樂處

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其言指人君詔誥號令莫違○如其

善而莫之違也是言果有益社稷生民此莫違單指臣不亦善乎善只好說無害可免于喪不可如好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善是有害于國家不幾乎一言

而喪邦乎就此君驕臣諂而邦之命脉已喪失了

○曰何故對曰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

其非君既自賢矣群下同聲賢之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孔子曰湯武以謬謬而

唯唯而亡。○為臣類 思曰替贊 以勅勞襄袞職 亮工 靡盬 天不易休民不易懷則筮仕亦矢艰貞 熙績 亮者誰工熙者誰績不啻文糾而昼駁之 夙夜自公 寧何以同恭何以協不啻彼提而此警之 靖恭爾位 生平之夢寐莫安 無然憲憲 千古之知逢奚報 無然泄泄

葉公問政葉公是楚國葉縣令尹僭稱子曰近者說境以

內之民悅是謳唵忻戴意遠者來傾心景附意遠者來方

近者悅方是能迹之政

怨蔡人導吳入楚數伐蔡又與吳爭陳故夫

子言楚欲為政于天下自近始諷以恤小字隣之仁也

遠來猶孟子云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朝之意

之政

知覺之愛戴 巡遊郊甸載騰樂刑之善

性命之傾注 課調農桑式頒休助之歌

修意修容原出車書玉帛之先 上之鼓舞民得見之

定禮定樂用堅東西南北之服 民之精神上得用之

治化類

按子貢問告葉公之故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

善言而莫之違悖也則至是之是無非可矯不亦于君最善乎如不為善言而莫之違悖也則即此莫予違一言諛誦就甚焉不庶幾乎莫違一言遂喪失其邦乎公也試自會其所以言者而與喪之閑紐決矣予欲無樂二句要寫出驕王一段不知為君難的心思惟言莫違正是為君可樂處須知予無樂句只叫起下句此只口頭話勿講像為君難去。○如其不亦但不必然之詞倘其如是尚未十分不好耳不亦善字只訓作好字意勿粘與邦說

王若德遠博厚之業皆心造之也昔者子夏為莒父邑宰問政於孔子孔子說政以次第恢弘王道而已矣無欲速而必務其悠遠者無見小利而必規其宏鉅者欲速則施為太驟必有所碍而不達見小利則織畜易盈必有所局而大事不成為政者顧不可審度於此而徐拓其心量以為之乎

這章書見聖門之學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近功夫子直教他無欲無見而已非豫計其不達不成也下二句不過指出其弊以明其不可耳然政有急務非定要緩面亦有好得非定要夫利第胸界要開眼界要大

考莒父魯下邑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蓋公邑也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東南是其地已姓子爵以

皞之後武王封於莒春秋時莒遷于城陽魯併莒因以其地為莒父

証父全旨○這章書見父子之間不可以直不直論也若求直於父子之間則本來之天性已屬一忿况復以証父為直非惟不知直併不知父子矣故夫子直以隱為直所以提醒人心也

父子之際非所以論賢愚而天性之親尤非所以爭曲直也葉公問於孔子說吾黨有徑直於躬之人者其父攘竊人羊而子因以証明之可謂直矣○孔子說有是哉爾黨之直若吾黨之直則與証父攘羊者異焉如子有過父為之隱父有過子為之隱當隱而隱絕無委曲雖不求為直而自不拂其本心直即在隱之中矣何必証父為直哉

直在心不在躬說一躬字便見得只論身之所行不顧心之所安一躬之外子父亦不知証父畢竟心上有些過不去○夫子不說直不是這樣亦不說這樣不叫做直只說異於是何等渾含父子相隱乃是至情不容已處說義方幾諫使落一層直在其中正在父子不能不隱之中若說以隱為直與以証為直者何異

考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乎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莒父魯邑名宰 子曰無欲速 欲速是速不循次第只 無見小利 見小利是些小利益 要事完得快 看眼裏放捨不下 欲速則不 既欲速必過頭一步去做不肯腳踏實地不知 達 空缺所在即為病端終被他牽絆住做不通達 則大事不成 見小利則精神力量盡局於所見之中外此 遂不及照管大事不能成就此兩者乃為政 之通 陳明卿曰按景帝欲諸侯之速平而吳楚叛文 帝欲朋黨之速去而訓注橫太宗見斗米之 弊 錢而功陳于遠左真宗見弭兵之小利 而卒荒於封禪此欲速見小之明戒也

欲速類 凌微 幻結之才情氣机每欲先人事而赴 鹵莽 過熱之浮想鬼神亦且竊貪淫而奉 機會之緩急不調 取效在眉睫 陰陽之閤闢以失 邀功在旦夕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 黨是黨類非鄉黨直躬是 徑直其躬行不顧其心之 所 其父攘羊 物自來而 其子證之 之字指攘羊父且不 安 盜之日攘 其子證之 隱是身能行直也 ○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 吾黨指吾道言 異於是 異于是言不 直者亦指人 異於是 同于証父攘

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 此句見不 直 意隱是遮瞞 直在其 羊之 意隱是遮瞞 直在其 中矣 不是以隱為直但欲隱即隱直 達本心別無矯拂直即在隱中

直道類 婉暢 曲有佐義之窮 天理之中無是非 隱達 直無滅情之用 真偽之合有天性 真脉潜行 良心快 痛癢相嗔不須指天地以自白 精誠默通 本懷適 啼笑自喻不須徼鬼神以相盟 其中若可遂若不可遂者幾迴環于衷腸而必不敢以 臣子薄君父

樊遲問仁 問為仁 子曰居處恭 居處兼動靜皆有恭 執事敬 執事有所執持以應事 與人忠 忠是與人相交 敬是嚴恪而不懈慢 忠是真實而不欺 其中若可已若不可已者幾鬱積于夢魂而必不忍以 孩赤仇祖父

執事敬 執事有所執持以應事 與人忠 忠是與人相交 敬是嚴恪而不懈慢 忠是真實而不欺 其中若可已若不可已者幾鬱積于夢魂而必不忍以 孩赤仇祖父

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

仁人生之意即在寔境醒存而已昔樊遲問求仁方法夫子說時乎居處無動無靜無敢放肆而恭時乎執事無小無大無敢忽易而敬時乎與人無眾無寡無敢欺侮而忠雖之夷狄境雖異而恭敬忠之心無異不可一日棄也心常存而不放功無時而可離是之謂仁

這童書居處執事與人皆以境言仁在心不可捉摸故在境上指點使工夫有所持循須知一仁也在居處為恭在執事為敬在與人為忠原非三件末句乃從上三句而瞭然之詞猶造次必于是意心無不貫仁体宛然不可非戒詞必到夷狄不棄方是無不恭無不敬無不忠而合之即無不仁行已全旨○這童書重行已有一句子貢先問士專為當世從政者埋根夫子提出恥字來正所以動其羞惡之心也蓋士即有炫世之才華不能補真心之疚惡故士管之人豈是無才只是不識恥為何物便不足算自士節分而士遂以才顯矣自士以才顯而論士者

偽雖之夷狄之是往夷狄亦不可棄也不可棄是純此

陳臥子曰此童與曾子所貴乎道者三同功而棄失不離日用酬酢心境如一即中庸頭微無間之道後儒尚向性命揣摩語上遺下語內遺外言之愈精失之愈遠知行所以分事理破折費隱不涉禪宗而已矣通此一章

夷狄類 州里無碍 不以一念睽違滴吾終身全詣 蚤類可行 不以一時履錯紛吾千古心靈 夷狄雖多二三者素夷狄者之性命自一 夷狄雖多狹詐而行夷狄者之葆合自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問何如叫子曰行己有恥做真士品行己是立身有恥是使於四方奉君命出不辱君命詞令不為聖賢豪傑之恥使外國童舉止之得體生死利害之可謂士矣立身既無破綻用不屈于命有光不羞辱他世又有作為是個完全的人品家語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人品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行之美必存處也

益輕節矣昔子貢問說名為士便異凡民果何如可稱其為矣夫子示之說士只是一已可包羅宇宙必其行之已也以恥心自勵是有此不為不欲之真心及敬君命而使四方即已之行處也以言動壯國威招不來麾不去而不辱乎主君之命若此者品卓而才素可首稱為士矣

行己類 直其內 兢兢守備 前有剛德以養其中 方其外 凜凜戒嚴 矜于細行以安其節 謹凜 羞惡以結之 發憤于旁趨曲徑以慨絕其私 冰兢 愧作以峻之 刻責于前言往行以齊邀其心 知其榮而守其辱善受國之不祥 高其位而下其心獨處眾之所惡

○曰敢問其次 次是次于 曰宗族稱孝焉 宗族是同宗共 有恥不辱 鄉黨稱弟焉 鄉黨是吾鄉本里 稱弟是弟名于鄉

○曰敢問其次 次是次于 曰名必信 執定期必 行必果 執定期必 要信定 小人哉 狹只是拘泥

○曰敢問其次 次是次于 曰名必信 執定期必 行必果 執定期必 要信定 小人哉 狹只是拘泥

○曰敢問其次 次是次于 曰名必信 執定期必 行必果 執定期必 要信定 小人哉 狹只是拘泥

○賜又說敢問其有恥不辱之次夫子說孝弟士之根本也孝孝於家而宗族稱孝焉弟弟于人而鄉黨稱弟焉此亦行己可觀而為士之次耳 孝弟是行己大本領不必其橫四海塞天地何如但使宗族云便是行己無虧處然宗族鄉黨感通有限故以為次 賜又說敢問其為稱孝稱弟之次夫子說言行士之樞机也言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行不問可否而必決

於果。硬。然。堅。確。不。移。之。小。人。哉。比。于。通。變。之。大。人。固。為。有。間。而。即。其。持。守。之。堅。抑。亦。行。已。可。觀。而。為。士。之。次。矣。

言行亦行。已。大。樞。紐。安。得。不。信。果。若。有。人。焉。云。不。必。則。變。化。不。測。而。大。必。則。一。意。堅。執。而。小。以。圓。通。者。視。之。硬。硬。然。小。人。哉。然。與。其。浮。慕。大。人。之。圓。通。而。失。之。肆。執。若。守。小。人。之。志。操。而。失。之。硬。抑。亦。云。○子。貢。說。今。之。從。政。者。亦。列。於。士。之。林。不。知。其。品。方。之。士。焉。何。如。夫。子。深。為。不。平。而。嘆。曰。噫。斗。筲。器。量。淺。小。之。人。吾。不。知。其。行。已。之。何。如。矣。一。身。一。家。之。外。何。知。焉。能。容。受。之。器。奚。有。焉。卑。鄙。甚。矣。何。足。算。也。○此。之。論。士。者。節。為。重。才。次。之。才。足。以。稱。節。士。之。至。也。然。不。可。必。得。也。才。不。可。以。稱。節。非。士。之。至。也。然。有。補。於。世。也。斯。聖。賢。維。世。之。意。乎。

子貢蓋抱傷時之意焉。故轉問及此。斗筲亦有用之器。只是沒大幹用貯之。即盈傾之。即虛根本節。目都無所樹。徒以薄才供世之奔走。如何可算得。士是致惜之詞。非直罵口氣。蓋斯人廉恥。喪。休。用。俱。無。足。觀。不。可。齒。于。士。類。故。深。致。痛。悼。之。詞。

見不到。抑亦可以為次矣。此是本心不欺。故又次之。
小實錄 不可轉。獨抱勁質。以當一世之波流。不足于通。而有餘于操。則其所小者在規模。不在人品。乃小人而畏名節。非小人而無忌憚也。難于推移。而即難于銷鑠。則其所小者雖偏。至亦為獨。至非三代而上之君子。亦三代而上之小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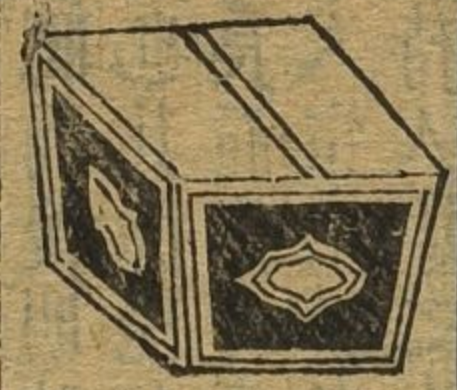
○目今之從政者何如。從政指當時大夫何如。非問可以為士。問今之從政者方之士何如。
子自噫 不平。是市儈之人。爭多較少。何足算也。這人何。周簡臣曰。今之從政者。謂春秋時士大夫。足當救。聘材技。而薄行檢。尚功利。而左道德。行已。有玷。鋪張虛僞。為高。雖才如管仲。未免器小。子產惠而不知為政。亦無過于斗筲之謂矣。况庸庸鄙夫。如魯三家。晉六卿。輩乎。是以士惟仰不愧。俯不作。浩。然于天地之間。乃為不可及。故行已先焉。

慳嘆類 愀然動念。一若動士林之憂。而動江河之感。歎然不平。一若深世降之惜。而慳道喪之嗟。
斗筲 梁枕之才。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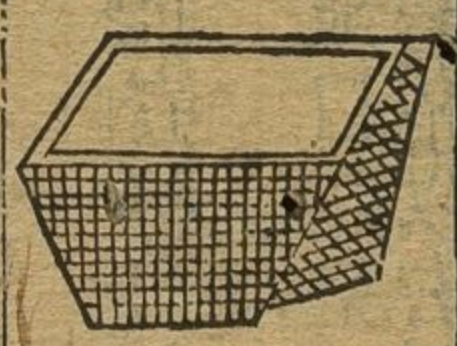
考 古人有宗法。宗。尊也。宗子為先祖繼體。王宗。庶族。人所尊。明有統也。傳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族。聚也。聚也。生相親。死相哀。有聚合之義。曰族。三族。即三黨。父黨。母黨。妻黨也。父黨。包身。身。父子。各三黨。為九族。

吾夫子之所與者。中行也。所裁者。狂狷也。一旦致思。說人。稟天地之中。以生。不無偶乘。而為氣質之偏。狂。狷。是也。得中行。而與吾之願也。不得中行。而與之。吾。道。將。誰。屬。乎。吾。為。展。轉。籌。之。心。也。狂。狷。乎。狂。者。進。取。志。向。高。遠。而。不。齷。齷。其。氣。概。可。與。也。狷。者。有。所。不。為。執。守。堅。固。而。不。潦。倒。其。防。檢。可。與。也。負。荷。綱。常。担。當。世。道。非。斯。人。而。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這。章。書。是。剖。出。千。古。任。道。的。派。非。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千。古。聖。人。俱。是。狂。狷。做。成。的。夫。子。以。狂。狷。而。路。收。盡。世。間。有。道。種。子。又。以。狂。狷。而。路。絕。盡。世。間。假。冒。種。子。所。謂。與。之。者。以。千。斤。担。子。交。付。之。也。這。担。子。非。狂。者。担。當。不。成。非。狷。者。撐。扶。不。住。信。斯。道。的。派。不。在。世。間。窠。臼。之。中。進。取。不。為。俱。是。不。可。一。世。之。意。大。約。千。世。情。遠。的。千。道。真。日。近。狂。得。中。行。

斗式制圖



筲式制圖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 中乃人心性命之中。行乃依本體。以作用。謂以中道而行者。與之。謂。以。中。相。授。受。蓋。心。印。之。妙。也。不。得。言。不。易。得。非。謂。世。代。之。降。無。中。行。也。必。也。狂。狷。乎。言。所。與。兩。樣。人。且。虛。說。勿。狂。者。進。取。意。非。進。而。取。法。古。人。之。謂。云。可。造。于。中。行。狂。者。進。取。意。非。進。而。取。法。古。人。之。謂。

狂者有所不為也 不為以心言。心上斷然有所。不為。非。徒。於。持。于。事。為。之。迹。
狷証 夏竦仲曰。大抵良心一也。見于行。已為有恥。見于。守。謹。飭。為。得。其。心。真。常。為。恒。凡。此。皆。德。之。基。也。反。孝。弟。信。果。為。無。恥。反。狂。狷。為。鄉。愿。反。有。恒。為。机。變。皆。德。之。賊。此。記。者。相。承。之。意。

狂狷實錄 磊砢之氣。簡而亢。軒落而英。多者曰狂。孤梗之標。經而介。涼踞而寡。偶者曰狷。壇宇峻而營壘密。襟期洒落而神情更繚。胸天日而操冰雪。居心清淨而操行更冷嚴。

之神。得得中行之骨。

南人全旨○這童書不要順喝思有恒。要極口傲無。恒方是一述。述言而嘆其善。令聞者足以動一述。經訓而嘆其不占。令聞者足以戒。咏嘆感慨言有。盡而味無窮。

可為善人為君子為聖人者。恒德也。夫子致思之說。恒是人之常心。何可無得。即南國之人有常言曰。恒真心也。人苟真心喪。幽不可以對鬼神。故不可作巫。明不可以寄生死。故不可作醫。善夫斯言。言約而旨遠。其動人羞惡之良。又何如。

恒是恒久不變之心。孟之所謂恒心。書之所謂恒性。非不徙業之為恒也。南人多詐。乃能揭出有恒為戒。此心箴也。故曰善。提出巫醫正見。人無一可無恒者。

人把南人的話只說為巫醫言耳。而不知易已昭然。示人矣。曰不恒久其所得之德。或承之以眾惡之羞。○子言及此。深痛無恒。轉思轉望。經時不語而忽作一嘆。為世痛下鞭策。說人苟知羞。猶可以轉恒。此不恒之人。亦不占之于心。而自失其神明。自昧其幾微。

子曰南人有言曰。南人是南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恒。真常之心。巫為人。善。雖善其言。當推廣說。祈祝醫為人。療病。善。言人必不可無恒。

南實錄。離之正於南。流傳片語。稟盤孟几杖之銘。聲音不麗。五方之正。而議論猶能開六合之會通。文學不尊。鄒魯之儒。而名言猶能作五經之前導。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或非一人之詞。承進也。羞。○子曰。不占而已矣。不占是不自占。驗。○蔡証。吳次尾云。孟子。為人役而取羞乎。巫醫實錄。苗民信見巫風。未殄巫之為道也。其知能比義上下。其聖能光遠。宣朗其聰明。能覺聰聽而後明。神降之。醫之為數也。其德能仁恕。博愛其知能。宣暢曲解其道。能廉潔淳良。而後身事精之。原巫之守。大宗伯。隸之曰。天祝曰。六祈曰。九祭。巫事不。同然所以持人道之大常也。則一故著情以去偽。然後。

有以通神明之德。守理而執。數然後有。以制吉凶之幾。原醫之守。大家宰。隸之曰。食醫曰。疾醫曰。瘍醫。醫職不。同然所以持今古之大命也。則一故深根而寧。極然後。有以知死生之說。積弱而存神。然後有以獲陰陽之患。

不占摘粹。庖義能占。作奇作偶。備扞心上之雷風。蔡伍非占。乾惕為占。雷書輝映。摛拂非占。守占為占。著策引伸。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溫恭樂易。與物無忤。而淫滑自。小人同而不和。小人阿附一味。雷同而中。蔡証。陳臥子曰。按何晏註云。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可謂簡要。今人說。說玄竟不出範圍也。和類。議論不攪水火之爭。才情不受陰陽之毗。報替互師。朝獲羨梅之濟。同類。比。工為要結。知能並。訂學無南北之畸。情緣巧而臭味假。狎昵內。藩吟已成。

已矣。使其能有此自占之法。而有恒不已。繼善而得見哉。

不恒節正與方言相發明。吃緊在羞字。上正以此點動人良心耳。○不占只重取羞。上占非徒玩易詞。要將易來體勤於己身。自考卜之耳。一念知恥便是心占。雖欲無恒不可得矣。

考。周禮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祓除。瘞浴。旱暵則舞雩。○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有瘍醫。掌諸瘍之祝藥。剝殺之齊。有獸醫。掌療獸病。

概自君子小人有和同之分。而國家之禍福攸分矣。故夫子辨之說。一處事也。而和與同有辨。君子可否。要于相成。可以彼參我。可以我濟彼。和矣而不同。即有異焉。未始不和也。即無所異焉。亦不得謂之同也。若小人者。唯諾必于相附。人趨人。諾同也。相標相榜。亦同也。曰安得有和。

這童書是辨和不類。于同和與同相似。其寔不同。

子曰青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皆好謂有人於此。而一鄉盡愛之也。何如。問可為公好以。

和全在義理上同全是私意上

論士於鄉古之制也故子貢問說觀人必察於公論有人於此鄉人皆好之何如可為賢乎夫子說負至德者固雅重於時何至群鄉之人皆好之未可信以為賢也子貢又說若然鄉人皆惡之何如可為賢乎子說抱獨知者固不諧於俗何至群鄉之人皆惡之未可信以為賢也鄉人豈無善者乎與其皆好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鄉人豈無不善者乎與其皆惡也不如鄉人之不善者惡之君子樂其同清小人詆其異已則人可知矣

這章書以類字作骨蓋觀人之法徒取其同則群情或有所蔽各稽其類則寔行自不能掩故以好惡觀人當先觀其好惡之人此見鄉人之好惡不足以定士之善不善還宜以士之好惡定鄉人之善不善耳

自為人上者操進退取舍之權而有才品者爭事之矣窺意向者爭說之矣故夫子以道定其衡說君子只一無我非有心於難易但自易于承事而難于取悅也蓋君子惟求順道曰悅便不以道與君子秉道

定其子曰未可也

未可是未定意非決然不可也言眾好雖揚完行者然或鄉愿而寡悅也未可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論士於鄉古之制也故子貢問說觀人必察於公論

有人於此鄉人皆好之何如可為賢乎夫子說負至德者固雅重於時何至群鄉之人皆好之未可信以為賢也

子貢又說若然鄉人皆惡之何如可為賢乎子說抱獨知者固不諧於俗何至群鄉之人皆惡之未可信以為賢也

鄉人豈無善者乎與其皆好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鄉人豈無不善者乎與其皆惡也不如鄉人之不善者惡之

君子樂其同清小人詆其異已則人可知矣

這章書以類字作骨蓋觀人之法徒取其同則群情或有所蔽各稽其類則寔行自不能掩故以好惡觀人當先觀其好惡之人

此見鄉人之好惡不足以定士之善不善還宜以士之好惡定鄉人之善不善耳

自為人上者操進退取舍之權而有才品者爭事之矣窺意向者爭說之矣

故夫子以道定其衡說君子只一無我非有心於難易但自易于承事而難于取悅也

蓋君子惟求順道曰悅便不以道與君子秉道

之心不合人亦不能悅之也及其以此道使人則唯才器使苟可共成吾事則已矣

豈必責備也小人只是有我便難事而易悅也苟悅之雖不以當然之道

彼亦徇情忘理而悅之及其使人則不得其道必求全責備于一人焉

與君子正相反信乎道分則情分君子小人辨矣

這章書當看註中公恕私刻四字蓋惟君子之心公而恕私則不可動以私故難說恕則於人不求備故易事小人之私而刻私則可以私動故易說刻則於人必求備故難事兩項一直說下非以下句推原上句也

君子之與小人其心難知而其氣象亦相混故夫子辨之說君子動靜從容安舒自適乃其運用天理純熟之徵無克強矜持處而不可謂之驕小人動容亦像個舒徐的全是盈溢之氣胸中原無道理自見他

若若無人然就此志盈氣溢時作意驕人已不勝拘迫如何得泰

這章書是辨泰之真而字有力正是辨別繁嚴處泰由敬來驕以肆得貌雖一間神自萬里

這章書是辨泰之真而字有力正是辨別繁嚴處泰由敬來驕以肆得貌雖一間神自萬里

這章書是辨泰之真而字有力正是辨別繁嚴處泰由敬來驕以肆得貌雖一間神自萬里

這章書是辨泰之真而字有力正是辨別繁嚴處泰由敬來驕以肆得貌雖一間神自萬里

這章書是辨泰之真而字有力正是辨別繁嚴處泰由敬來驕以肆得貌雖一間神自萬里

這章書是辨泰之真而字有力正是辨別繁嚴處泰由敬來驕以肆得貌雖一間神自萬里

這章書是辨泰之真而字有力正是辨別繁嚴處泰由敬來驕以肆得貌雖一間神自萬里

這章書是辨泰之真而字有力正是辨別繁嚴處泰由敬來驕以肆得貌雖一間神自萬里

這章書是辨泰之真而字有力正是辨別繁嚴處泰由敬來驕以肆得貌雖一間神自萬里

這章書是辨泰之真而字有力正是辨別繁嚴處泰由敬來驕以肆得貌雖一間神自萬里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子曰未可也又未可者以羣惡雖嫌獨立亦或以尺俗而憎也亦未可據也

仁道至大。怯弱之人不能自荷。聰明之士反增机障。故夫子說如剛毅者。撓之不屈。折之不回。骨力何等。挺持木訥者。貌似椎魯。言似拙朴。精神何如。莠蒿一則得乾之健。一則得坤之貞。與世味較遠。則與天真較近。故曰近仁。

這童書夫子欲人培仁。本勿做質看。仁者心體剛毅。木訥只是此心原來的真。体不濫不染。自是近仁。近者非以此近彼。只此一點真念。頭不自間隔耳。

士以居。倫為大尤。以養性為先。昔子路問說人必何如。斯可稱謂之士矣。夫子說士貴以涵養勝感。人以此心而猶恐其情有未孚。則積吾誠以動之。若是其切切。諭人以言而猶恐其心有未悟。則多其說以道之。若是其惓惓。至若情有所當加。言有所不當盡。則又和其顏色。用詞氣以感孚之。若是其怡怡。如此其涵養極熟。以德性用事。士必如是而後可耳。你看這人。遇着朋友便自切切。遇着兄弟便自怡怡。真是發而中節。絕無半點粗心。戾氣。豈不是有養之士。

自立門墻之人。凡居之不疑。道適自適。俱是驕一分邊。**泰類**。大吾身而小天地。內無愧怍。外無係累。**驕類**。輕世慢物。以名檢為不必拘。玩世棄務。以禮法為不必守。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有勁骨。可以任重。毅有忍力。可以道遠。木如不雕之木。質朴天然。絕無令色。訥是言不出口。絕無巧言。剛毅可**泰証**。艾于子曰。按以任仁。木訥不至鮮仁。故皆與仁相近。**泰証**。臯陶謨云。剛而塞。擾而毅。則剛毅尤德之選也。月令仲冬之月。毋發天地之房。木落歸根。言不出口。皆有含而不泄之意。故剛毅近仁之發越。

仁類。天真。物累空則性。木訥近仁之收藏。天理。理路融則物我備。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路勇者也。或曰。微士于養。切切。惓惓。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切切。如刀之切物。情後。惓惓。告之詳勉。絕不忽略。怡怡。藹然和悅。如也。總頂上三樣。是誠這等模樣。方是有涵養的器宇。而非常人以氣質用事者。方是真士。

朋友切切。兄弟怡怡。朋友以道義相交。不是道義。就屬切切。兄弟是走不開的。若責備太嚴。他德德。兄弟怡怡。不能相從。反傷和氣。故屬怡怡。

這童書全在涵養德性上論士。切切。惓惓。怡怡。如只是一句。是想像出一段中和的意象來。涵養却在切切。惓惓。怡怡之前。朋友二句。是養成德性。觸境自呈。可謂士矣。中已包有此意。但又拈出言之耳。

春秋時人皆知折衝貴于果毅。不知神武藏于慈和。故夫子說吾毋思善人。得若人而教民也。撫綏有道。教化有方。至於七年之久。本非為即戎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亦可以之感激於善。而即就戎兵矣。吾不能不為之遐思矣。

這童書教字時說。單就孝弟忠信。撇却務農講武。不知若不使之深耕易耨。則壯者何由得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且無德上之心。而有救死不贖之患矣。若不教之以講武。則民之耳目不習於金鼓。車旗之節。見敵未動而先潰。鼓聲一聞而胆破。亦安能親上死長耶。故兼言之為是。但孝弟忠信之行。其本務農。講武之法。其末也。教之自有輕重次第耳。亦可字原非專為即戎而發。蓋舉一件極難。

泰証。大。全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素養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切。惓惓。怡怡之意。常必故夫子箴之。

士養類。不疇陰。稟陰陽之德。善柔不形於言論。溫能栗。終身之剛柔俱劑。而後能追就一時之所露。廉不剝。性地之偏戾盡化。而後能踐蹈人情之所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善人是天性慈祥。人教民是首教之。農厚其生也。又于農隙教之。講武熟其藝也。民知親上。死長。通承上三意。七年言其久也。亦可以即戎。即就也。戎兵也。見得善人培植之功。不獨養國家之元氣。且壯國家之神氣。

泰証。綴言云。用兵以慈為本。聖人則神武不殺矣。善人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進可戰。修。然後可守。三至。行然後可征。

教民類。退可守。元氣固。子弟之戢。豫明。仲春教振旅。仲夏教麥舍。神氣張。父兄之衛。自迨。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耀德不觀兵。兵陰而善。陽陽可以御陰。蓄威以昭德。武剛而教柔。柔能以制剛。

的事以見善教之得民耳。桓文後大都角力爭閭，驅民於鋒鏑，不識教之一字。故夫子說善人教民，則可以即戎。此復致慨說民必教而後可用，如徒以刑法束民，素不教以禮義而好大喜功，一旦驅民以戰，則此不教時，即是棄民，安望其能威制勝乎。

這章書為輕用其民者發，教民非專用之戰，而戰有時不可已。惟教則怯，可使勇，勇可使忠，不然則手足不相習，忠義更不可知。故謂棄之。

原思為宰，常祿亦不受，得介之士也。乃問士人何者最可耻，蓋以自賤也。夫子說士人以功詔祿，亦何耻乎。邦有道，漫無建明而徒食其穀，邦無道，漫無建明而徒食其穀，是誠可為羞耻也。明於耻之所在，而國家自得收養廉之報矣。

這章書天子合有道無道以明耻，正欲廣憲不為之志，以進于有為。有道則當建白，無道則當拯救，即未仕而其具亦當預辦。那一時不有事，做單言穀者絕不做事，即俗云喫飯過日子相似。此不但食君祿，即家食亦是穀字，不必解作祿字。語氣正。

與食粟而巳相近

克伐全旨。這章書示憲以自反求仁，聖門求仁，除却去欲更無別法。克伐怨欲不行，是克己工夫。世儒只因仁則吾不知句，遂以強制之說病之。把難字一槩抹殺，不知夫子點化原思使之自知痛痒，不必問途於他人耳。難即先難之，難有何病痛。為仁者力扼存過之，閑其本体，幾希之介，正宜自參自會也。原憲亦知從事於心，而問說人情之私，有好勝而克，自矜而伐，忿恨而怨，貪恋而欲，茲欲極力遏持，使之潛伏而不行焉，則去妄之淨，或還真境，可以為仁矣。○夫子曉之說，四者不行，是提一念以當衝決之衝，而前過後抑，豈不謂難。然以念防念，初非無念之念，吾不知于仁者清虛之境，何如也。子其自知之可也。

四者不行如淮陰背水之戰，漢高垓下之追，這樣廝殺，是廓清第一功，莫容易看過。其着力處固可為難，而其喫力處亦可為難。工夫當不得本體，故以微詞悟之。不曰未仁，而曰吾不知，是未定之詞。冷冷選他不知顯出仁字，真相令他自己參自悟。今

子曰以不教民戰，以用也不教無善教也。是謂棄之。民置地不教時，**黎証**，大厚齋馮氏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即是棄。黎証，民蓋本諸此。○古者出征受成于廟，及其反也，釋奠於學。**棄民類**，驅鳥合而倖收鋒鏑之功，而以訊讞告。**棄民類**，委虎責而盡染沙場之血。

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七章。○熊氏曰：多記孔門出處。言行內，謀論春秋人物，凡四章。

憲問 憲即原思名，問耻。子曰邦有道穀，以功詔曰穀。世不能分，**邦無道穀**，世亂不能扶危，**恥也**。承上說不能隨時，歎錯采，**邦無道穀**，濟傾而但食粟，**恥也**。建立碌碌，素食乃為可。**黎証**，大全新安陳氏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耻，**黎証**，適富且貴耻也。集註云：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

恥類 貽嘲覆餗，修蹶涼之態。其意正典此章同。**尸素** 士有所事不在环堵，何得矜衍然自得之為高。饕餮，已有所行將及四方，寧直欺學道不能之為病。獨行著稱，被禍見志。

以學言 邦有道貧賤，無可行之道，碌碌庸人。以志言 邦有道穀，不能獨善，但知食祿，莫非可恥。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為仁言欲遏而理自存，可以即制伏之猛力，**可以為仁矣**。為純理之仁，着個矣字，非疑。詞分明寔以此為**黎証**，或問水火木金土而名五行，何也。仁但略略頂之矣。**黎証**曰：五者以行而得名也。行則有生，有克無時不行，則無時不生，無時不克。如止日不行，何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哉。

子曰可以為難矣。 難是舉人之難，制者力制之將，四者其所得力處是。**仁則吾不知也**。吾不知謂未知本原處，誠可以為難。這箇不知是未定之詞。

克伐怨欲 以克言 好已之勝，氣盈。以伐言 誇已之勝，氣盈。以怨言 憾未有得，氣。以欲言 求有所得，氣。以不為言 制之于外，此兼四者而言。不可言仁。

要想點化原思意不是一槩抹殺語。士志於道居無求安者也。夫子為之清其心。說士須濃情艷處淡得。俗情苦惱處耐得。俗情勞瘁處閒得。俗情牽絆處斬得。須為學問真。方處苟于意之所便安。乃恋恋不忍舍。則心非洞然宣朗之胸矣。安所稱士哉。

這章書須振得。士字地步。爵有五。士居其別。民有四。士為之先。自有極重大極要緊的事在心。那有工夫間想。若懷居是未得有懷。而欲遂。既得有懷而常據俗情。則于道情遠。故曰不足為士。世道轉旋把柄。俱在君子一議一任。非可苟也。夫子說君子之言行。一也。而所遭之世不同。當邦有道時。直任本性而出之。中立不倚。卓然直則不特。人頌盛明。我獨憂危。抑且人多波靡。我獨砥柱。如是之危行。即至。邦無道時。危行。猶故而未嘗少貶特。其言則不過激而少孫焉耳。然委曲以伸。吾且則孫正。所以善成其危也。如是者可以持身。持世。不易之準也。這章書道字。須着眼說。有道須得快幸意。說無道須得挺持意。有道無道。不要將治亂混過。從來世

界須道。脈王張。有道之世。元氣流貫。門戶不生。故須直任本性而出之。危言危行。非靠意氣凌迫人。只於可言可行者無所避耳。人見為危。君子祇自循其常也。無道之世。蹊徑分歧。意見各別。須索善行。其用方於世道有可挽回。故言遜孫。只是孫於理。而不直遂。此正善行其危處。世之所資者。惟言與勇。因有以言飾德。以勇昌仁者矣。夫子為之清其脈。說世無真人品。遂以文章氣節。爭勝。吾謂真寔有德者。寔理得於心。即未嘗發言。直可必其有言。順理成章。自然之文也。若徒曰有言者。或有飾德之言。未可知。未敢必其根心之發。而有德也。直寔有仁者。正理全於心。即未嘗氣奮。直可必其有勇。不憂不惧。浩然之勇也。若徒曰勇者。或只假借名義。未敢必其天德之剛。而有仁也。人當預養于內矣。

這章書要人充養在內。要味必字。不必字。亦須體會辨到此處。所以醞藉必期其深。渣滓必期其盡。意下必有云者。謂其有無。俱不可知也。莫說然。只不說倒言。勇便了。無採用言勇意。

子曰士而懷居。士是品格超于凡民之上。懷是念念在此處。不足以為士矣。如云不得。錢希声曰。好學惟無求。瓢所以大過人者。安安而能遷也。左傳云。懷與安實敗名。又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

士品類。牽制。好利侔於家人。既不能謝之以明淡。士有遠神而俗情可侵。則寸衷已藏。幾許妾婦。士有俠骨而世緣未斷。則衣冠寧異。人世穿窬。

子曰邦有道。君相皆有其道。危言危行。危是危險。不險去說。君相皆無其道。是險去做。邦無道。直道行不得時。危行言孫。行以立身。改言以接物。便遜讓無諱。如此不獨為。蔡証。蒙引云。有道吾身免禍。而且以調停時事于萬一。蔡証。世稱暢者。眾故言易詭。隨無道之世。聚訟者多。故言易激。烈是以欲明之主。無取象恭。戒其遜也。東漢之禍。釀于節義。因其危也。

有道言行。動色相戒。攀日月之光。近天子也。一言定保安之謨。而仁人之詞。其利溥。一言消晏安之毒。而智者之得其慮長。

無道言行。避禍去其輕妙。抑揚之用。壯采薄乾。坤嚴。憚憚。神人。以疾風之勁。壯夫傲骨。息庸流齒類之囂。化繞指之柔。特立真修。破晚進文學之党。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德本躬行。原不消在口裏說。然就其自家實了。了分。有言者不必有德。那裏聽過。見過。非從中明必定有言。仁者必有勇。仁與天下為一體。若抑過我。一其心。發出故。仁者必有勇。念便如自身受傷。激發起。其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若只外面激發。或是假借名義。就能禦必。勇者不必有仁。若只外面激發。或是不必有仁。定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未必出于中心。故不必有仁。

蔡証。那仲輿曰。有德者必有言。文章即是性道。如堯舜但落言詮。即非真際矣。仁者必有勇。當仁則不讓也。勇者不必有仁。外剛內多慾也。

德言類。因言知心。進退周旋。無非曲寫。文章之妙。因言知道。立誠修詞。無非一脈之承。之理。

仁勇類。乾惕清神明自現。氣運缺陷。危微能補之。齋戒深神。武自奮。機會渺茫。精一能召之。

論語卷之七。憲問。十一。

一行破美安之局。而展告之猷。順四國。一行堅奠安之址。而日乾乾之業。始萬物。壯采薄乾。坤嚴。憚憚。神人。以疾風之勁。壯夫傲骨。息庸流齒類之囂。化繞指之柔。特立真修。破晚進文學之党。

春秋時尚權力輕道德南宮適有慨然而問于孔子說昔者魯夏之羿巧善于射伐羿之暴遊盪其舟俱皆以荒淫賈禍一試於寒泥一誅于少康俱不得其死然禹平水土履播百穀身親耕稼何其微也然一則王于其身一則王於其子孫而皆有天下夫尚力者亡尚德者王此固千古快心之事亦千古快心之論也夫子無庸于答適亦默會夫子之意而出夫子美之說適之言若此其人有不浮沉於世苟若君子哉若人其中懷獨尚自有別於世道者尚德哉若人聖賢相視莫逆其契深矣

這章書適之言似問非問妙處全在說不說不說不說而善射盪舟不說功德而言躬稼聞也指出兩重公案極有氣焰的恁地扯談極勞苦到底顯榮見得成敗利鈍之故全不由人力安排其意分明喚人修德而却不明言正可發人深省然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亦有技如羿暴而反以善終事應之際未可深論况奸雄雖不死亦穢聖賢雖不王亦馨夫子所以不答南宮適亦會意而出君子之心自是尚德替嘆之深不覺詞之贅

南宮適問於孔子曰南宮適即南容欲 羿善射羿有窮之借古持世故問 羿善射羿有窮之

習弓矢精于射荒于 暴盪舟暴一各澆其父寒泥因羿室敗故以善射著名 而生暴有勇力盪舟荒于遊也舟遊曰盪非 俱不得其死然二人俱以力殺身欲陸地行舟之說 有天下而不顯榮不關平水土事

躬稼而有天下 只言微時勞苦而不顯榮不關平水土事而卒有之 夫子不答 不答是默 南宮適出 亦默會夫子之契其言 意不再問耳

子曰 夫子有味其 君子哉若人 君子是論 尚德哉若人 是論他心術惟尚德所 是惠吉逆凶積善餘慶積惡以為君子非有兩樣 是周季侯曰南宮適指出二段 餘殃寔事既斬世人僥倖 習能于狐父 念頭且掃我輩感慨意氣 羿實錄 師莚于吉甫 朝廷為角逐之場一發而洛汭弗返再卷而商立永遷 匹夫挾矢夏后之乾坤如破 君父為馳驅之的離弦泣而五子與歎貫革稱而嗣君 失守而朝蒙難有窮之鋒鏑弥兇 若詭托于桑弧蓬矢天地四方之志故其距于河北似以為飲羽而命中其因民以距更以為省括而穿揚益

考

羿夏后氏有窮國之諸侯善射弒夏后相而自立 潘于原獸用寒泥為相寒泥殺之取其室生二子 長澆次豷澆多力即暴與傲同善射荒于畝也盪 舟荒于遊也舟遊曰盪皇陶謨岡水行舟舊解謂 寡力能陸地行舟無積暴為夏后少康所誅俱不 得其死○穆名棄帝世之子帝嘗元妃姜源出祀 郊禱感大人跡生子怪之棄于野鳥獸皆字之收 而養之遂名棄長善稼穡堯用為穆教民有功封 于郟別姓姬氏即周人始祖也或疑禹未躬稼水 土稼穡事同也書禹曰暨稷播種奏艱食詩曰是 生后稷繼禹之緒功德一也○舟周也船循也黃 帝見浮葉為舟淮南子云占人見窾木為舟 仁道幾微離合之間最難融合亦最難假冒夫子為 之樂其幾說君子豈不是仁然而偶或檢點不及不 仁者有之矣小人即或依傍名理自附於仁乃其本 心已失假饒一事偶合亦是無根之善未有小人而 仁者也然則信任之重也適反之方其可少哉 這章書是提醒人心語須側重小人一邊但此處

不啻弄君若民于股掌之上而展吾舍矢如破之奇 若明揣夫播三揆奇偶陰陽之術故逢蒙其爪距也偏 私以授受之秘義和其羽翼也故縱以沉湎之迷蓋不 啻弄臣于繒繳之間而供吾左鞭右橐之用

暴實錄 假手以逞其跋扈則見有奇力者必有奇事 攘臂賈其餘勇見人力可勝者天行亦可逆 四海女瀾可以盪之而濁安問上有帝王之殷憂 八方板蕩可以盪之而清安問下有龍蛇之混處

羿實錄 平成開粒食之原 茫茫九有惟禹奠之 樹莚極阻飢之厄 天降來維惟稷執之 四載之乘不惜脰毛股股 四隩九山何處不勞隨 三時之獲夷于沾体塗足 原隰沃衍何地不經 德之所種為禱為誅摠成典賢之局若官天下者不止 在五帝矣

德之所同在夏在周統皆世及之貌若家天下者不獨 在傳子矣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君子是成德者不仁或以有 心矜持而未融或以無心恍 忽而乍間有矣夫 未有是 未有不仁者

未有不仁者 未有是 未有不仁者 是想像意度之詞 吳次尾云此小人即中庸之無 也二字是提醒語 暈者故特典判以杜其援附之途

君子小人在人品上說就以心言人縱有兢業之心猶不能無出入一涉放肆良心都喪盡矣不是絕小人要得微動人意見君子尚須常提醒何可一墮足于小人耶

父子君臣之間有至性焉姑息非所以言愛將順非所以為忠也夫子為之立其準說維父不愛子則已愛之能勿勞乎非勞以成其愛也愛自不覺其出於勞也惟臣不忠君則已忠焉能勿誨乎非誨以成其忠也忠自不覺其溢為誨也

這章書為不肯勞誨而自託于忠愛者發能勿二字為勞誨者表其不得已之心乃為忠愛者尚其不可已之事故如此冷挑熱發令其還自解醒須知勞字不是教字教是我施勞是彼任誨字不是諫字諫乃小臣之職誨乃大臣之功

當時修好弭兵全憑詞命而鄭之諸君子同心相濟無猜無亂其為詞也有獨善焉天子稱之說鄭以小國而開強大之聞其為詞命有足稱者則有謀野而獲如裨諶者起草而創作之有美秀而文如世叔者討求而議論之有知四國之為如行人子羽者修削

蓋色取行違之熟并年。仁類 群動弗齊者物之感見之惻隱當下是偽也。出入無定者人之心善無根不可襲取。良心萌于夜氣而且昼之為已猶欲有種難以頃拔。天札發于有感而縱欲之害已戕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或入之。斯須不防不畏而息忽之心或乘之。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 愛是心裏愛惜勞處全是責成之意勿字見理 忠焉能勿誨乎 忠是盡其心于君誨處全是化勢之必然 忠焉能勿誨乎 導之意啓心沃心聞德輔德是也

陳百史曰禽犢之愛如東漢楊彪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曹操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歸子之忠如詩大雅匪教匪誨時惟婦寺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者 愛類 毛裏至情與責成遠慮隨念而同涵也 期待苦心與頓復真心一机而並到

旣摩之念迫而為求備之念情有不能縱也骨肉之情激而為墮落之畏念有所不能寬也 犯類 肝胆業茹其苦 極婉轉于艱畏之途 撥鱗 口舌不受其甘 聽窮通于拂逆之地 子曰為命 為命是做鄭國詞 裨諶草創之 模間架已定四

而增飾之至執政之東里子產所稱博物君子也加潤色而文采之三子出所長而效之相子產集眾美而效之君何詞命之不盡善哉

這章書重鄭臣体國之忠上宜知四臣之中又以子產執政為至按左傳裨諶三人皆子產所薦叔同云子產有詞諸侯賴之可見子產能用三子之長不得槩作四平看

裨諶名皮仕於鄭裨諶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詞令典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焉世叔游吉一日子大以諸侯以王室故會於黃父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

以長父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諸侯盟于召陵子大叔還木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喪甚哀曰黃父之會天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放礼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

之字俱 世叔討論之 討論是討求他典 故議論他當否 行人奉使之官修飾謂充 東里子產潤色之 東里是子產所居之地潤色謂化陳使新易俚使雅 更易字句便燦然可觀

考証 劉薦叔云按春秋隱公六年書鄭輪平定公十一年書及鄭平固知鄭之為命典春秋相始終者也 是以夫 為命粹語 貢金帛輸子女有納款之詞 社稷封疆匪詞莫捍則矢石無力而筆墨有用 祖宗廟祀匪詞莫延則政教無權而文章有用

裨諶實錄 謀野則獲謀邑則否而夙著其謀斷之長 乘以適野使謀可召而獨專其草創之奇 議論折筭舍之曉也凡其所以休兩國之情意而通之 兩國者鄭之命于是乎有已定之局 意見屈盈庭之噪也凡其所以酌眾人之主裁而通之 一人者鄭之命于是乎有已成之格

世叔實錄 少姜送葬虜祈中賀面折晉臣以無詞 辨天之經明地之義卒致簡子之思慕 使楚之行陳恤小之礼 討其不合為之論其所當更 城祀之役憂宗周之關 討其恰合為之論其所當仍

論語卷七 世叔實錄 辨天之經明地之義卒致簡子之思慕 使楚之行陳恤小之礼 討其不合為之論其所當更 城祀之役憂宗周之關 討其恰合為之論其所當仍

義鞅敢忘之子孫公孫揮也以子產讓邑為知政楚郊敖即位而知子圍之必弑衛矣如楚過鄭北宮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事畢而出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救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禍乎或問全旨○這章書是隨問隨答之詞原無閉細不必至內夏外夷立說或曰玩人字彼字即春秋一字之褒貶也亦可

鄭有子產楚有子西齊有管仲皆列國良大夫也人每亟稱而樂道之故或人始而問子產是何等人品夫子說此人是惠愛其民之人也內修政而外捍強隣僑也直榮母矣

子產治國禁侈崇儉作封洫鑄刑書政本尚嚴然以鄭之奢縱不如是不足以挽回風俗保全性命行法乃以行惠故謂之惠人

又問子西是何等人品夫子絕不諭其事亦不議其人但說是彼人哉是彼人哉

子西重言彼哉若初不知子西之事而無用深論者然為其入不足置褒貶也彼非無倚任亦彼之倚任而已非無功烈亦彼之功烈而已

子羽實錄

載命而入 六邑之讓豫知子產之知政 載命而入 郊敖之立逆策子圍之代昌 蕪詞剪 十二國之風士人情畢現于車馬輪轅之下 質語文 十二國之猜嫌好尚盡入于聽聞都記之中 文人之筆舌狹使臣之口以俱矣 子產實錄 司寅 使節之按臨載簡書之成以俱重 知求 華國一經國之用 懲風俗之奢而以刑書起其彫蔽 文臣一才臣之略 銷典國之釁而以盟書貽其溫好 詞不足者既加之以雅藻情有餘者亦輔之以溫文務 令竹冊之光典珪璋之色而俱映 一句之俚必更增其揚花箋字之陋亦更益其昭則務 令使命之輝典玉帛之色而交煥

或問子產

疑其子日惠人也 言子產乃惠愛其民之人也 恭証 子產之 指其心而言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不過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言其愛人之心固可知矣

舉人粹語

略輕幣重匡救之念獨殷 考績為功之宗 政寬政猛綜核之心獨苦 原心寔眾之母 其視民也猶子田畝有植子弟有誦有所行而毋越其 思以無餘于文物采章之內 其為政也不遷衣冠猶焉刑書鑄焉思其始以要其終 以無戾下名誼上下之淵

○又問管仲是何等人品夫子說若論管仲誠春秋一人也吾無論其他即如桓公奪伯氏騅邑三百此

雖桓公奪之然致其奪者管仲也則怨宜歸管仲伯氏沒及年齒茲無有怨恨之言此非有以洗服其心者不能也蓋人止知僑之尚猛申之定難仲之勗伯而亦知聖人之去取固皆其隱而人焉者乎

人也作春秋一人看亦得須知管仲之功在他服人心中照出勿說到伯氏安分上不曰無怨而曰無怨言可想管仲功名可想管仲氣焰此中暗藏褒刺

子西名申以賢聞楚平王之長庶子也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不可遂立昭王而相之有

吳難子西遷都于郢楚國以定昭王欲用夫子子西阻之卒召太子建之子勝為白公勝作亂子西死之說苑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議封以書社

地七百子西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使諸侯有如宰子者乎官尹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豐武王處鎬百乘之地伐上殺至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

問子西

子西是楚公子問是 曰彼哉彼哉 猶云你問他 取其能讓國立政 其召白公也戎首也于楚既殘

子西實錄

猶夏 其踵王號也叛党也于周更酷 汝軍祥之散卒以櫻吳鋒 比德而論則季子之流 策夫差之必敗以改楚悞 度功而議則包胥之節

問管仲

疑其志 曰人也 言此人也 是 奪伯氏騅邑三百 奪是桓公奪以典仲伯氏齊大夫 飯疏食 是言伯氏失 騅邑是伯氏封邑三百以戶口言 邑墜于窮其沒

齒無怨言

沒齒言其勞之及無怨言是 心服管仲之功無怨恨之言 恭証 天全輔氏曰管仲德不勝才子產才不勝德皆以 聖賢大學之道循序而漸進成已以成物則子產之德 當典顏回同科而仲之才當典伊呂並駕矣○饒氏曰 子產才不及仲然却正當過之 如有君子之道四之類是也

奪邑摘粹

功有所當加是故削人之爵而不以為過 理有所當屈是故分人之土而不以為仇 仲固有功所當錫地而計齊則聊攝以東姑尤以西 為邑多矣胡獨于騅而相奪之也奪騅是奪伯矣

書社七百之地三子佐之非楚之利昭王遂止○
伯氏齊大夫姓名不可考如高氏國氏之類齊世
卿也食邑三百家

吾人實地學問必須從世味磨練過來方有得力處
故夫子就常情言曰貧富人所常有貧其境逆于此
而能泰然無怨殊覺為難富者其境順于此而能退
然無驕自覺為易蓋常自恒情觀之矣

這童書只在人情上較論易難貧而無怨要在心
上洒脱故難富而無驕只在加人處收斂故易○
一說春秋時多以富驕而敗者夫子傷之言貧而
無怨乃為難耳若富而無驕此亦甚易者而奈何
不知博節也

魯失官人之道夫子就公綽以致訊說家之大者無
如趙魏回之小者無如滕薛公綽素有不欲之操若
使做家老彼廉足以風貪靜足以鎮躁就是趙魏尚
優况其小者若使他做大夫內撫百姓之凋敝外應
強大之征繕即滕薛小國亦不可况其大者乎
這童書欲魯用人之各當其才也趙魏滕薛俱借
論不須認真若其優于家老也而使為大夫則必

至於廢事以其不可為大夫也而亦不使為家老
則必至於廢人訖魯意隱然可想

考孟公綽仲孫氏字公綽義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帥
師伐我北鄙襄公患之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
在病我必速歸既而果然○趙氏與秦同出伯翳

後飛廉五世孫曰造父善御周穆王賜之趙城遂
為氏○魏本畢公高之後姬姓武王封高于畢有
畢萬者事晉獻公與趙夙共伐霍獲耿魏二邑獻
公以耿封夙以魏封萬萬後為魏氏五傳為魏斯
分晉是為魏文侯

成人全吉○這童重文之以禮樂意蓋子路兼人所
少者學問之功耳故夫子開口連舉四子而要歸
禮樂蓋破其兼人意氣而以中和化之下節申徹
今人說成人愈寬正欲從此立基以進之禮樂也
天地中和之氣也淳龐之氣而人得之為人必無所
虧欠乃謂之成人子路問成人子說人道有智若滅
武仲之知而足以安理人道有廉若公綽之不欲而
足以養心人道有勇若子路之勇而足以力行人
道有藝再求之藝而足以泛應隨其性所近為入門

子路問成人

仲固功懋所當懋賞而計伯則撫有茲土以昨舊勳蓋
所馮素矣胡奪于桓而神享之也桓奪寔仲奪矣

子曰貧而無怨難 樂道有充然自得之趣者難矣嗟
若處富而揚揚自得賣弄人前不過一輕薄
小人少知自好者即能不為故行難易之別

富而無驕易 若處富而揚揚自得賣弄人前不過一輕薄
小人少知自好者即能不為故行難易之別

子曰 錢希聲曰子路學足兼人不無在陳之愠子貢識
蔡一貫猶抱原憲之慚是以千乘可麾終見色于
簞豆八簋堪饋仍失
德于乾餼難可知矣

處貧類 致疑造物 一往可平也而展轉乃見直情
引憾人世 習常若安也而夢寐忽徵本志
以牢騷寄笑傲 驟嘗不甘 幽愁
以激烈寓感憤 輕茹弥苦 抑鬱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 孟公綽是魯大夫趙魏晉國
二卿之家老家臣之長所取
惟財用出入之數無幹理
之煩優是為之有餘力
從政國事煩重須有幹理之才
不可是言其不勝煩劇之任
蔡証 羅宣明曰晉之趙魏
子患盜夫子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盜移回得
不欲之人或可潛消其垂涎無忌憚之心而孰能用之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滕薛二小
國名大夫

厥後三家擅魯趙魏竟為諸侯然後知聖人之慮深也
陳臥子曰西漢之末士大夫有公望有公才以程昱之
才與功魏文用為之公而孫仲謀笑之若公綽之才不
及其望處置之宜自有其任假使殷深源作令僕何減
謝安石耶人才可
惜非獨事休也

公綽魯錄 才足稱德 儉以防奢見君子尚綱之風
力不任煩 廉以式貪得古人素絲之誼
不賄聞於諸侯 媵修之節足以稱表人倫
不擾能安巨室 恬靜之養足以羽翼士類

子路問成人 人道完成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 武仲魯大夫
無虧欠 名統若作以
字等聞看不作 **公綽之不欲** 不貪欲
取法字智哲也 **下莊子之勇** 莊子魯
夫勇以果 **再求之藝** 藝以泛應之才言知
敢之氣言 **亦可為成人矣** 悉融
文飾是化之也正是節之和之之
意禮是經曲之禮樂是音律之樂
為德性便不失人心 **蔡証** 陳伯玉曰知廉勇毅恰好處便
之初故可以為成人 **蔡証** 是天性便是文之以禮樂如眾
花釀蜜成蜜則無花眾味調羹成羹則無味故
張子韶曰須知禮樂非文具自是其中造化名

論語卷之七 憲問

子言之矣說齊桓公晉文公皆伯之雄也以今考之文也托尊周之名而後謀適以自利其諂而不正乎桓也有尊周之寔而大義足以服人其正而不諂乎此二伯之辨也

這童書總是夫子賤伯之意一以諂掩其正一以正掩其諂據其平生大局看來如此不堪細論亦勿拈定一兩事寔夫子有此斷案在胸中所以作春秋每每與桓而劣文又于詩錄木瓜而唐風不錄晉文亦此意

考 晉姬姓侯爵成王取唐剋故地封其幼弟叔虞國于翼南有晉水故號晉十一傳至昭侯封其弟成師于曲沃為桓叔再傳其孫稱為曲沃武公武公生獻公獻公生太子申生及夷吾重耳晚得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殺申生而夷吾重耳出亡獻公卒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夷吾反國為惠公卒子圍立為懷公重耳同母女姊為秦穆公夫人納重耳殺懷公從行五人趙衰紀懷買佗先軫魏犢皆智謀之士也計在外十九年反國年六十一矣即位九年而卒

近公全旨○這二童書總見仲可以無死也蓋桓公

兄也糾弟也桓可以有國而糾原未嘗為君故當時忽可以死者事使之分也仲亦可以不死者君臣之名未定也夫子寧直取其功已哉

夫人若應死而事仇雖助高千古難逃名教之誅然或可以死或可以無死自難以槩論也子路問說昔桓公先入得國使魯殺公子糾于生竇糾之傳召忽行入齊境勿而死者管仲竟入齊而不死由因疑而斷之說始謀共佐繼為獨生不免未有仁愛之心乎

子糾雖死於魯寔出桓公之所使故曰桓公殺公子糾未仁以心術言看一曰字分明敘置之後兩

同稱商子路益以已自身度管仲有輕死之心焉夫子說仁者期于濟世而世乃苦於戰爭桓公身為盟主九合十二國之諸侯為尊周攘夷之舉當時不邀名大義昭大信初不假兵車之力而成大功者十

二扶周室者四十餘年皆管仲內謀外斷之力也如此其為仁如此其為仁而猶以不仁責之者豈其為偷生而無益於世者哉子路以一身之死為仁夫子則以萬民之生為仁

正而不諂 正是行事由正道凡仗大義以服人心皆是不諂不尚詭詐

考証 余慶之曰均之獎王室河陽之狩文則以臣召君均之抑外侮城濮之戰文則聲此擊彼若桓公次陞之師問蔡問貢猶有格携服遠之略文非不示信示禮而借信禮以行狡詐其事益詭秘而不可方物桓非不假仁假義而緣仁義以振綱常其事光明而不詭詐

齊桓實錄 功顯而事明 葵丘首止之會以尊王室志彰而績著 伐楚次陞之役以攘夷狄楚人未服則包茅是問以正其無王之罪方之曹衛如也 楚人既服退師召陵以聽其如師之盟視夫曹衛之服藐如也 衣裳之會十有六而未嘗有歃血之盟公方端委正笏以受諸侯之朝而天下稱快焉 兵車之會四而未嘗有戰陣之事公方大輅龍旂以拜天子之賜而天下稱忠焉

晉文實錄 當楚圍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及楚什宋則復曹衛以成攘楚之功請隧之舉唯乎為下試律以下拜之登受則晉有餘愧河陽之狩唯乎為上試責以祭貢之誥詞則晉有餘歉踐士之盟以尊王室城濮之師以攘夷狄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 糾是桓公之弟齊襄公之子仲

忽死之 召忽子糾之臣死 管仲不死 仲亦子糾臣不死忘

曰未仁乎 因前敘事而以已意斷之故加

考証 初齊襄公之亂鮑叔召忽管仲各以安國家自負

仲嘗自言夷吾所死若社稷破祭禮廢非此不死初志已然非中道食言也家語孔子云子糾未成君管仲未

成臣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過於取仁未足多也即此童之意

召忽實錄 身不再辱寧為烈也而歿不偷生以全軀

君禍身從却齊請以赴俱亡之患 志堅事烈蹈白刃以成孤憤之忠 管仲不死摘粹

坐視生竇之變計圖堂阜之脫偷生以全其軀百世之

仇弗諱也 忘情委質之義其心戴天之仇依首以存其身六尺之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九糾同謂糾結之 不以兵車也天

子路以一身之死為仁夫子則以萬民之生為仁

故直略其不死而稱其功九合專重尊周攘夷上
如其仁如其仁是極贊賞之詞正言仲有這等事
業揆之本心繫之天理正合不死豈有傷于仁乎
要須善看

齊襄公無道國內大亂子糾小白皆襄公弟鮑叔
牙與小白奔莒管仲與召忽奔魯各因其母家也
未幾公孫無知弑襄公自立大夫高偃及雍林人
殺無知使人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以兵送
子糾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戰管仲射小白中帶
鉤小白佯死魯送子糾者行遂緩六日至齊而小
白入矣發兵拒魯師敗于乾時絕其歸路魯令殺
子糾索管仲魯殺子糾于笙濱召忽自殺管仲請
囚歸于齊鮑叔牙與管仲有舊迎之堂阜脫桎梏
存于桓公委政焉桓公之伯皆管仲之力也著書
五十篇曰管子○兵車即秦風所謂小戎也古者
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
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馳驅故左傳曰左射以蔽右
入壘折馘即俘而還○沈括傳古人所謂兵車輕
重也五御折旋利于捷速輪車重故曰輜重

義服之不攻戰 **管仲之力也** 力是內謀 如其仁如其仁 其字指
指尊周攘夷利澤及人之功非以心言
見列國大夫誰似仲仁重言以贊之

考証 按管子書言桓公初年欲用兵仲輒止之其作軍
戰為強如伐楚得盟即止狄伐邢衛病杞寧遷徙周郵
終不與戰戎伐周火其東門第往平之雖是籠絡詭語
即是依民大恩兵革不用則全活者衆聖人好生故亟
稱之曰如其仁○殺梁傅曰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
民信之也信其仁信其仁本裳之會十有六未嘗有戰
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九合實錄 一人之叔分之則孤注之勢矣于是公侯
小國之牧圉而夷狄且得以肆其蛇豕之狡猶惟合夷
狄于中國而推結不列冠裳合子男子侯邦而下國不
抗連師合天下于王畿而諸侯不上王人而王國始重
天子始尊也 天下之勢合之反輿瓢之象矣而後兄
弟之國得以親相兼甥舅之邦得以功相競蠻髦之俗
得以詐相雄惟九之以親則魯衛之懿必會九之以功
則克咸之勳必盟九之以詐則荆楚之雉必問而豐芑
始燕洛食始鞏也

桓	莊公十三年	北杏	衣裳之會一
公	莊公十四年	于郟	衣裳之會二
九	莊公十五年	于郟	衣裳之會三
合	莊公十六年	于幽	衣裳之會四
諸	莊公十七年	于幽	衣裳之會五
侯	僖公元年	于櫟	衣裳之會六
圖	僖公五年	于首止	衣裳之會七
	僖公七年	于臯	衣裳之會八
	僖公九年	于葵	衣裳之會九

僖公二年	于賈	齊桓公至夏盟四 十餘年其會盟之 見於經者共十五 衣裳之會凡十一 共于賈陽穀又不 在九合之內必其兵 車之會唯四見耳 桓公威信足以服 人如此非管仲相 之之力何以至是
僖公三年	陽穀	此二會亦是衣裳之 會不在九合之數
僖公八年	于泚	
僖公十三年	于鹹	
僖公十五年	于丘	
僖公十六年	于淮	此四會乃兵車之 會此年桓公薨

非仁全吉○這童子貢只重相之一邊故夫子亦
重相桓說未只反言以見桓少不得仲非分什上
文

子貢曰當非仁者與 非仁指自昧本心
與字作決詞看 **桓公殺公子糾**

子路勇而輕生故責管仲不能死子貢達者重生故
責管仲不當相而問說賜觀音仲其殆非有仁愛之
心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拘糾而死乃又從桓而
輔相之仁者固如是乎
非仁至貪生說與上章重不死者微有辨不能死
二句不分輕重謂其不能死子糾已自不是又反

見至仇 **不能死** 大義上 **又相之** 又相極重見北面
當報 **相桓摘粹** 桓公納鮑叔之荐堂阜之囚遂為登庸之地
死既有愧于召忽而且北面為臣雖律以偷生却死之
徒和又其甚也
生已無辭于子糾而復俯首相桓即論于名節忠義之
外亦不槩見也

去相桓更解脫不得
○夫子說子亦知管仲之相業乎自管仲輔相桓公
遂伯持諸侯而為盟主北伐山戎南伐楚一正夷狄
亂華之天下而轉為周民到于今冠裳如故并受其
會盟攘夷之賜向令死于子糾而微有管仲世胥為
夷吾其被髮左衽以居矣

仲之功只在一匡天下民到句桓一匡來此處仍
酒照顧伯功切勿說得太過被髮左衽只說不正
便了想見仲之功有造于人

○惟世不可無仲則仲不可不生豈若匹夫匹婦之
無念于天下而執為信諒也止慷慨殺身自經縊于
溝瀆而無補于世民然莫不為之知曉也仲蓋自為
以相行仁直令天下至今尤能共諒而知之者矣

此是夫子從旁論他不當死不是推仲之心事豈
若二字緊承上條一氣注到底反代收局匹夫匹
婦孑然一身無開天下者諒字不指召忽莫知不
指無名上只死而無益此句單仲在內
嗾臥子斷云夫子以管仲相桓雖以其九合一匡
之功其是亦不專功上令仲當時應死不死大節

○子自管仲相桓公
經營四十年之國政霸諸侯為十二邦諸侯之
長會盟征伐俱聽
他命
一匡天下
匡正也單重攘夷言與下左衽相應當時
夷氛甚惡仲相桓北伐山戎南平荆楚威
震外夷而天下之體統正故曰
一匡天下言舉天下一切正了
民到于今受其賜
今指孔
今受一匡之賜微管仲微無也不是管仲若死之
正是後世被澤
微管仲說言當日若無管仲相業
其被

髮左衽矣
被髮是披其頭髮而不束冠左衽是
左其衣衽而不正服皆夷狄之俗

考証
按管子書有大匡小匡桓公嘗以自稱夫子就其
言稱之云爾當世諸侯無不自桓公首事葵丘之
會雖然王者風猷五伯相循二百餘年託會盟大小相
維雖詐力如重耳召王請隧而竟不敢移周室強如楚
橫如吳越猶以盟相要天下雖亂冠履猶存諸夏未至
淪為夷狄皆桓公管仲先立之標也以迄定哀之間五
伯將終而冠裳不改五
命之列皆管仲之賜也

管仲勤
東昭龜見反其侵地仲不欲私天下之士
南望熊山傲及王祭仲不欲廢天下之禮
夷夏之辨明而伊洛洗腥羶之穢
定民連兵
首足之分定而江漢旭朝宗之恩
招携懷遠

已壞雖有其功亦惡足贖夫子兒仲所處不死亦
得小白子糾均襄公庶弟非有嫡長之義又是時
地出奔並反國爭先非有先君受立之命文仲
與召忽事糾管叔事小白亦不過以已意分事非
奉襄公命而後相之與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者義
自不同何必以死自殉故曰豈若匹夫匹婦之諒
夫子與他死自有深意不是專尊以尊周大功
匹夫匹婦謂庶人無妾媵一夫一婦相匹而已風
俗通曰一書一夜成一男一女成一室○爾
雅水注溝曰澮注澮曰澮注生澮也左傳魯殺子
糾于生澮召忽死之史記作筆澮魯地名

公叔全音○這章書重存賢之功上首節是宰平節
是斷
昔衛有公孫大夫其立朝之與與居心之素未悉知
其何如而簡論定易名諡之曰文子是一時之人共
傳而稱之為公叔文子文子蓋管首臣其臣則為大
夫而名與與文子比肩而同升諸公其光明俊偉之
度迥出春秋世官諸大夫上矣
首句是書法曰公不敢私也曰升不忍抑也曰同

首句是書法曰公不敢私也曰升不忍抑也曰同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夫婦是無識見者為諒是做
出個小信來豈若非不知也
旁人論仲豈
自得似這等人
自歎於溝瀆
自經是自縊而死因投其
尸于溝瀆酒言死溝壑也
而莫
之知也
只見得死無益于
世不重名聲上
參証
吳次尾云大丈夫死必為
死故晏嬰不犯崔杼之難吳札不正僚光之逆聖人不
督過之若但踐然諾負氣而輕生是匹夫匹婦之諒也
達人豈
論管仲生
趙天下之物而不以物害身
達天下之故而不以故喪命
無益而生則雖掀揭之偉樹直堪等視于浮雲
無益而死則雖慷慨之烈不啻較軒輊于溝瀆
辭公子者無宮僚之制則君臣之分未定而師傳之道
自尊
從公子者非委制之例則羈旅之誠已切而殺身之情
可緩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假
臣是文子家臣大夫是後權為
大夫假是其名也事實無考
與
文子同升諸公
同升諸公是文子荐之
文子薦
文子既
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
臣僕矣
同之奈何曰得一士必入告于君苟利社稷羈縻俱無猜
故同之也假為文子臣矣與之升奈何曰我有好爵我

同之奈何曰得一士必入告于君苟利社稷羈縻俱無猜
故同之也假為文子臣矣與之升奈何曰我有好爵我

無嫌別也。不曰文子與同，而曰與文子同。何等心事。

○吾夫子聞之，穆然有深思。穆然有餘賞也。遂說文子之得諡為文也。當時公孫戊執諡典，而請之衛公。合貞惠而錫之，不必其及此也。然即此，可以為文矣。不必復問其他也。

公叔得諡為文，止以能修班制，社稷不辱之故。至其舉侯衛人反略而不道，想當日並無有人議及此事。夫子特為指出言之，言止此一節，足當此諡。無愧。無論衛人議諡之義何如，此直可以為文矣。

考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英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文子貞惠文子，夫子則不論其他，特就存賢一事言之，以愧當時世官大夫之蔽賢者。

子言全旨：○這章書治字，照伍喪字，見衛國之不喪，而于治得其人，所以延無道而于有道，見用人所係之重。

所係之重

衛靈公委倫攸數，綱紀不張，夫子嘗言其無道也。季康子問說有道者昌，無道者亡，夫如其無道也，奚為而位不至於喪失，猶得享其土之富乎？○孔子說靈公雖是無道，然却有件好處，他平生最善用人，有仲叔圍者，長於擯相，而治賓客，有祝鮀者，長於宗祀，而治宗廟，有王孫賈者，長于將略，而治軍旅，有此三臣，而用之各當其才，故四隣交好，鬼神無伺，封疆有備，夫如是，奚其喪夫！以國之志也，鮀之伎也，賈之煬也，用當其才，猶足為國，故治國莫先用人。國之壞，倫鮀之善，伎賈之竊柄，皆是夫子所不取。苟才當其用，三子猶能存無道之國，况賢而才者乎？苟用當其才，雖衛君之無道，猶可以畚存，况有道之君子乎？

考 衛靈公名元，衛襄公之子也。家語及公問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閭門之內，無別對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私家之際也。公曰：何如？對曰：靈公之弟曰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

與頌繁，臣不任受德文子，何力之有焉？故與之也。書云：公時無私也。曰：同升慶有隣也。曰：與文子，示無嫌也。是以筆之曰與文子同升諸公也。

子聞之曰 聞之是文子沒後，夫子聞此，若與之事。可以為文矣。文指心事，子聞此，若與之事。

參証 東爾際曰：大夫沒，明有家文，所以沒明也。苟族賢，婦能則暖昧甚矣。如：臧孫辰亦諡為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行同穿窬，是為窹位，可以為文乎？

諡法摘粹 法有所緣，恩有所止，義有所立，教有所存，可以尊名，可以壹惠，可以全名，可以統寔。

推功而不私者，謂之有度，有度而後有章。卑已而不倣者，謂之能忠，能忠而後能懿。人君之謚，其臣也，報也，則文之為典，固當于才華制作之外，本其荐達士人之福，以明所受。

人君之謚，其臣也，勸也，則文之為教，固當借推賢讓能之事，廣其訓，式臣工之旨，以旌所重。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言是記者，約略夫子所言大槩，如此無道，只在委倫綱紀上。

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是字指無道喪失位也。與亡國異，如見試見逐，皆是喪。

靈公實錄

煬當前之灶者，何人知有君食，十桃之餘者，何念知有君，靈公于是乎不君。

嫡子蒙塵于境外，何知有父家，孫承祧于青宮，又何知有父靈公，于是乎不父。

問誰式，毅則王父以燕，而為詰問，誰紹庭，則裔孫以祖而為述，靈公于是乎非祖。

艾猴之歌，起卒成太子之謀，婁緒之刺，與遂開陽，速之變，靈公于是乎非夫。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 即孔文子名圍，綱于祝鮀治宗廟，宗廟太祝之官，名鮀，習辭，今可使王君，於辱祝鮀治宗廟，史可使鬼神來歎。

王孫賈治軍旅 賈，衛大夫，練戎事，可使部伍有法。

夫如是，奚其喪 承三者用得其人，縱以無道，亦宜喪而不喪之，如病人服藥，劑終非養生之經，犬抵用當其才，頑石可以攻玉，狂其材，華驛不可以執鼠，向使靈公能委任，遂伯玉，史魚，諸君子，國長治矣，何至繼世之禍乎？

仲叔實錄 修敦睦，修班制，治比交，隣，我往來，操儀節，善應善對，不辱君命，善我文告。

一帝立朝，盟好定于舌端，揖讓瑯琊，友邦睦于尺一。

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度足者。衛國有大事。必起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鮑以道去衛。靈公如舍三日。必史鮑入而後敢入。雖次之賢。不亦可乎。猶此章之意。○靈公三十年。晉師將盟。靈公于刺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執涉佗。援衛君手及腕。疾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遂叛晉。晉請改盟弗許。

人必深。沉不露。才微得寔際。臨事業。夫子說心於必為者。必顧其精神力量如何。事勢如何。言自有不能放者。人言不慚。必未體驗其事之何如。不待其為之日也。就此疑言之頃。已知其無能為矣。

言書聖人激人必為之志。與謹言敏行等意無異。于。論難即在。不忤時見。則字承上。口氣極急。陳伯全言。○這章書是聖人以口誅陳氏以意誅三。家傳齊之微未出而扶魯之兵已肅。大力量入議。

祝鮀實錄

聞之。秩。亦曰。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文祝。皆鮀掌之。稽之典禮曰。治禘。治饋。治祠。治禘。治嘗。治蒸。皆鮀宰之。君之賜。灶不燼。豆。鬯。士之餘。桃不馨。黍稷則我。肆我。將之時。不識鮀。何以治而克使神。祝昭也。君之婁。豬穢。及牲。膳。夫。之。艾。殺。辱。及。脰。脯。則。六。祈。六。號。之。詞。不。知。鮀。何。以。祝。五。善。始。七。兜。光。正。君。則。不。足。不。能。內。消。集。參。之。憂。也。孫。賈。實。錄。禦。侮。則。有。餘。猶。克。外。救。邊。陲。之。氣。奸。足。以。憑。社。唐。長。子。之。任。而。窺。閭。壓。境。之。蜂。息。略。足。以。專。城。制。治。賦。之。權。而。要。盟。吞。食。之。券。平。

子曰其言之不忤

言是無忌憚言語。則為之也難。為其行。不忤。是無羞愧心。則為之也難。難是不。能行。陳。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也。其。言。不。逮。仁。者。其。言。也。訥。此。可。例。觀。

李言類

尚口起羞。茁。軋。之。詞。外。洩。彭。豈。復。內。潛。聘。鋒。可。聽。膾。炙。之。語。虛。張。者。豈。有。定。用。陳。成。子。弒。簡。公。與。闕。止。爭。權。故。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積誠以感君心。重告於哀公。即。是。告。天。陳。恒。弒。其。君。其。事。而。不。敢。怨。也。下。萬。世。

請討之

陳恒成子名弒其君見當伐討是。正其罪而誅之。凜然正君臣大義。

論不可以兩個不敢不告。徒作傷感語。

弒君者必討。天下之大義也。齊陳成子弒其君。而公君臣之變也。○時孔子在魯。已告老矣。即欲因此變。魯。登。竭。精。神。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為。臣。而。弒。殺。其。君。正。以。魯。國。之。眾。討。而。誅。之。○公。乃。不。自。命。而。曰。爾。往。告。夫。三。子。孔。子。出。曰。是。請。正。以。吾。曾。從。大。夫。之。後。亦。有。討。逆。之。責。國。之。大。事。不。敢。不。告。吾。君。也。君。乃。以。三。子。之。命。委。於。我。曰。告。夫。三。子。者。○于。是。直。承。君。命。之。三。子。以。告。三。子。皆。不。以。討。之。為。可。孔。子。又。言。曰。是。請。止。以。吾。從。大。夫。之。後。承。君。之。命。不。敢。不。以。此。為。子。吉。也。兩。揭。不。敢。之。心。於。為。大。夫。之。分。而。沐。浴。之。精。神。愈。憤。矣。

首標陳成子書論書子。則恒之終于失討可知。這。是。記。者。善。法。○沐。浴。而。朝。一。段。情。景。明。是。看。作。翻。天。覆。地。的。事。要。天。地。鬼。神。式。臨。此。衷。默。啓。寤。君。便。是。作。春。秋。之。旨。○公。曰。告。夫。三。子。分。明。亦。假。聖。人。以。警。三。子。意。勿。作。君。權。不。振。看。○兩。不。敢。有。凜。然。不。寧。之。意。時。時。以。大。義。挑。發。入。心。全。在。不。敢。兩。字。上。之。三。子。告。不。重。君。命。去。壓。他。分。明。借。一。陳。恒。以。

參証

大全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隣。有。弒。逆。諸。侯。當。不。請。而。討。

公曰告夫三子

三子是孟孫叔孫季孫。孔子曰。知若。公。意。正。欲。微。動。三。子。○孔子曰。知若。出。而。以。吾。從。大。夫。之。後。孔子嘗言大。不。敢。不。告。也。言。吾。若。自。言。為。養。奸。是。縱。亂。此。義。一。意。不。能。自。棄。雖。欲。不。告。而。不。敢。君。曰。告。夫。三。子。者。是。連。哀。公。三。子。亦。知。之。往。也。告。兼。告。以。陳。恒。君。令。臣。共。○之。三。子。告。弒。君。魯。君。命。討。之。言。不。可。謂。階。逆。非。所。急。也。意。在。聲。勢。相。倚。上。孔子曰。當。面。明。以。言。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見。吾。為。告。老。之。大。夫。且。不。敢。不。告。况。在。位。之。大。夫。乎。魯。之。不。為。齊。者。以。有。此。請。討。一。舉。

參証

張公亮曰。魯桓公不討宋督。而春秋諱之。曰。成。宋。不。討。陳。恒。而。自。鳴。曰。不。敢。不。告。是。明。以。天。子。之。權。與。魯。也。故。曰。其。義。則。在。竊。取。之。矣。○大。全。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恒。之。事。蓋。有。所。感。傷。焉。而。魯。事。不。可。為。矣。

參証。張公亮曰。魯桓公不討宋督。而春秋諱之。曰。成。宋。不。討。陳。恒。而。自。鳴。曰。不。敢。不。告。是。明。以。天。子。之。權。與。魯。也。故。曰。其。義。則。在。竊。取。之。矣。○大。全。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恒。之。事。蓋。有。所。感。傷。焉。而。魯。事。不。可。為。矣。

傲天下之為極者須暗擊三子身上。

陳成子名桓又名常陳完之後也完奔齊改陳為田故陳成子是為田成子齊簡公悼公子也初簡公從其父在魯關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成子殺關止執公子舒州弑之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告公曰魯為齊弱父矣子之伐之今若之何對曰陳桓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不告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故不敢告言

夫臣之事君義也。不可解于。心者也。子路欲聞其說而請焉。夫子告之說人臣之學于君者。惟其誠不于其直。始必秉不二之誠。而幽獨之地。弗乘以私。勿以欺焉。而登對之言。必期於盡。犯而無少諱焉。可也。這章書論人臣事君以心也。勿欺而犯。一申說下。玩一而字。見犯非臣得已也。勿欺是臣道。徹始徹終之心。亦進言時自靖自獻之心。本心上無一毫信不過方是勿欺。無一言不與本心相應。方可犯人品定於趨向。所從來矣。故夫就君子小人而別之。

嚴禁殺逆

陽稱問罪之名。未刃亂臣賊子之填。陰面禦侮之固。已寒侵權竊柄之胆。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而能。聲罪討賊。則討之可也。夫子所以愈告也。欲凡為人君者。皆知此義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大夫而能奉命討賊。則討之可也。夫子所以愈告也。欲凡為人臣者。皆知此義也。寒弱之主。奄奄氣息。得斯告而為之。振起。橫暴之臣。炎炎勢焰。得斯告而為之。悚惕。然則宵興惺然。再沐聖焉。三浴。履及于室。劔及于皇。號及于衛。

子路問事君子勿欺也而犯之

勿者禁止之詞。欺是此心瞞昧。凡事不符其心。皆是犯。與順對君所可而我。不之。不與他相順便是犯。參証。大金洪氏曰。忠而犯之。之是犯。事君類。自靖自獻。性之厚者。重于委身上也。效忠效款。學之正者。諫于立志。義在相孚。無樂乎其相蒙。本諸心者。無文之敬在焉。義在相成。無取其相比。循諸分者。自勉之誠著焉。積悃。竭忠。抒悃。以立天下之誠。行誠。明目張胆。以論天下之事。

子自君子上達

達者足此通彼之謂。各就所向。言君子通上一截。漸悟于性命精微。有日進光明景

說君子托根已上。又從上而達上。無盡。達亦無盡。必直詣其極。而後已。小人托根已下。又從下而達下。無窮。達亦無窮。必直至于汗下。而始快。所以論分位。天地懸隔。論轉關。幾希危微。可不慎哉。

這章書勿作終身成就說。是就志趣向往上說。君子小人。從一念做起。毫厘而千里者。達者皆是。理欲有不能自己之勢。上下虛看。初間只爭些子。後來越差得幾。

世道關於士風。學術原於心術。不可不講也。故天子就古今而辨之。說古今同此一學也。而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者。收斂篤實。惟欲得之於已。則天地萬物皆屬之。已。今之學者。輕浮淺露。但欲見知於人。則形骸耳目皆屬之人。一念分殊。迥絕。今古為學者宜審其所為已。

這章書要看兩者。字學脈無二。就學者心苗上剖判耳。而為字是從用心之微處而分也。証云為已。終至於成物。可見。人處只是為已。為人終至於喪已。可見。自私處亦歸於為人。伯玉全旨。這章書見一聖一賢。相知不在今日。千

陽稱問罪之名。未刃亂臣賊子之填。陰面禦侮之固。已寒侵權竊柄之胆。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而能。聲罪討賊。則討之可也。夫子所以愈告也。欲凡為人君者。皆知此義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大夫而能奉命討賊。則討之可也。夫子所以愈告也。欲凡為人臣者。皆知此義也。寒弱之主。奄奄氣息。得斯告而為之。振起。橫暴之臣。炎炎勢焰。得斯告而為之。悚惕。然則宵興惺然。再沐聖焉。三浴。履及于室。劔及于皇。號及于衛。

勿者禁止之詞。欺是此心瞞昧。凡事不符其心。皆是犯。與順對君所可而我。不之。不與他相順便是犯。參証。大金洪氏曰。忠而犯之。之是犯。事君類。自靖自獻。性之厚者。重于委身上也。效忠效款。學之正者。諫于立志。義在相孚。無樂乎其相蒙。本諸心者。無文之敬在焉。義在相成。無取其相比。循諸分者。自勉之誠著焉。積悃。竭忠。抒悃。以立天下之誠。行誠。明目張胆。以論天下之事。

事君類

自靖自獻。性之厚者。重于委身上也。效忠效款。學之正者。諫于立志。義在相孚。無樂乎其相蒙。本諸心者。無文之敬在焉。義在相成。無取其相比。循諸分者。自勉之誠著焉。積悃。竭忠。抒悃。以立天下之誠。行誠。明目張胆。以論天下之事。

象如登層臺一級有一小人下達。小人通下一截。漸透于級光景。直詣其巔。後已。世故人情。有日究卑汚。意思如下。雖然下一級又落一級。直至平地始快。上下虛看。初間只爭些子。究竟越着得幾。

上達類

聲色貨利。無牽于外。而志氣日見其清明。知見意識。無措其灵。而精神日見其朗豁。脫凡近以遊高明。身居萬物之中心。超萬物之上。趨等夷以躋光大。迹與人羣為伍。道與造物者遊。

子自古之學者為己

古人一心為己。窮年。今之學者為人。精進只在裏面尋求。今之學者為人。今人一心為人。全体。陳臥子曰。同此五倫。古不為本。精神。及向世界陪奉。恭証。性。今人為好名。同此。經。古人為傳道。今人為習舉。各從心曲。隱微處判。

學術類

世以學轉。完性命。心日斂。而分量愈弘。學隨世降。修事功。心日馳。而規模愈陋。聖賢之道。可以持身。亦可以經世。何已何人。吾人之學。所以修行。非所以修名。何古何今。遠伯玉使人於孔子。通問孔子。正是心安于聖人處。

遠伯玉使人於孔子

通問孔子。正是心安于聖人處。

里往來彼此都是不言。其間使命亦是借景一言。道着便如知己面承。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

孔子居衛時嘗至于大夫蘧伯玉家。時已及魯。伯玉乃使人問於夫子。此亦神交莫已之懷乎。

使人於孔子。正自有一段相通處。在非特敘契濶情。際也。

○孔子敬其使者。與之坐而問焉。說夫子別後所為何事。正欲於形迹外。及其心也。使者竟不言其所為。而直指其用心處。以對說。但覺夫子之皇皇。不自已者。欲寡其過。而猶若未能也。使者之窺於伯玉者。微而呈於夫子者。亦矣。乃使者既出。夫子深味之。說是真無愧於使乎。夫寧獨美使者。其于伯玉之心。覺有深弊者矣。

身過易遺。心過難除。欲寡未能。七字一氣讀。人只優游過日。便自覺無過了。伯玉留心克治。政覺過易生。而難去。但要寡少。也是難的。只此未能二字。千古聖賢精神。和盤托出。正播着宣尼痒處。就是伯玉面對夫子也。只如此。故其出而重贊使乎。正為這省相知不覺神往耳。

伯玉實錄 克治契乎聖人。近閱兩出見相特之旨。出處合乎君子。衛多君子。動季札之稱。微頭一節。南子得之車音。仁而有智。秉政衛國。簡子因而邊兵。敬于事上。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與坐敬其主之故。而曰。夫子何為。問亦以心得証。伯玉曰。夫子欲寡。

夫子指伯玉何為不就事為。對曰。使者直指其說是問他用心何所作為。對曰。用心處以對。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欲是心。下要如此。寡其幾微隱約之過。留來欲則必使已達主心事。子自使乎使乎。夫子重覺其未能。使已達主心事。子自使乎使乎。美之謂非伯玉之使。不能心伯玉之心。而稱其為伯玉之使。

考証 大全饒氏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非是至化。一年勝似一年。至于行年六十。而猶未已也。

寡過類 兢惕于淵默。其上無過。此天之常定者也。戒惧于隱微。其次改過。此過而後悔者也。其心無窮。故常見其欲寡。而亦常見其未能。寧于極其心無已。故常見其未能。而亦常見其欲寡。恬于舍。

蘧伯玉名瑗。衛之賢大夫也。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默還曰。蘧伯玉為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乃反乎衛。至伯玉家。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外寬而內直。自娛于隱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于仁。以善自終。益蘧伯玉之行也。

學大于知止。止生于人心。得止之學。自古難之。矣。曾子讀易之艮。而有會說。人心之靈。惟其思之靈。妙無所不之。而隨時隨處。妙理當然。不容旁溢。所謂位也。君子之思。無一念踰于位之外。乃無一念不域于位之中。所以為君子。

這童書重一思字。又要從敬止之義。發來。良象如山。上下皆良。兩山相連。而起彼此各止其所。良之象也。君子素位。中自無限。經綸如何。不思得思。只止其所當思。俱是思不出位。

言易有餘。行易不足也。夫子故為矯枉警惰之意。說言非可恥也。而君子言之不出。慎于其餘。若有恥焉。

乾乾惕勵 傍徨靡寧。孜孜老度。悚息弗安。

使命類 奉命而來。山川修阻。可無契濶之悲。奉命而往。道義相長。益動知心之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思是心中思慮。位是止境。不出是還其無思之体。

恭証 艾千子曰。恰似北辰為天之樞。天樞無時不運。而威以艮為內卦。故窮神知化。犬畜以艮為外。卦。故篤實光輝。君子心學之妙。只在一止。

思慮類 官止神凝。德以默成。清明凝而六虛徹。官運神行。睿可作聖。志氣神而三極通。扶天地。一官常運。自覺神明現。而日用妙旋中之應。通鬼神。一天常湛。自覺流轉化而安慮。遠定靜之符。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安于所寓。君臣父子。仁敬孝慈。得其所止。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是羞。羞退却不敢放肆。過奮發。向前必要克成。

恭証 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詞有枝葉。故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

者行其過也。而君子猛有精進倍為鼓舞。若有過焉者。然則其敏事慎言之心。何如至哉。

這章書恥與過俱在心上。說是君子用力處。精神然甚警策。合看為是必恥心。方激發得過心。必過心。方照護得恥心。恥言較訥言更訥。過行較敏行更敏耳。

無能全旨。這章書是夫子自寫心得之言。以君子之道還君子。而能歸無能。所以為夫子之聖。以夫子之言還夫子。而道曰自道。所以為子貢之智。

道有三。我寔體之于心。無敢自認為力能焉。君子仁者也。仁者不憂。其道常泰。君子知者也。知者不惑。其道常明。君子勇者也。勇者不惧。其道常伸。此我所日企於君子者與。

道者二字就現成說。下三者字恰相應。無能全是自忘其能。知仁勇非猶有憂感惧也。曰君子曰我。兩下打對同。○子貢知其意直指之曰。夫子所謂無能者。乃夫子自道其心也。

言行類 未發若含 奮迅 邁其向往 體驗不忘 將發若禁 激昂 敦其踐履 躬行不怠

口吻所宜惟以括囊出之。語言所著俱以好辨病之。

子曰君子道者三 君子即下仁知勇之。人道即成德之道。我無能焉。無能言。件做。仁者不憂。三者只是一個人。不知者不惑。不惑是心。得。仁者不憂。憂是心。體順適無累。知者不惑。不惑是心。疑。畏者不懼。不懼是心。體。泰証。陳百史曰。仁知勇三者。天

人心之大害也。有三德自無三。害。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仁類。性命各正。宅心于靜。靜之字不受世之震憾。知類。真源澄湛。棲神于真。一之府不為物所搖蕩。勇類。真源澄湛。斷是非之幾。照體所涵空洞之體自若。勇類。毅然。剖疑似之介。因緣偶付太虛之應。定然。勇類。毅然。養粹于微。理完而氣自壯。氣骨隱伏干城。全真于浩。力厚而神愈恬。夢魂備饒勁烈。

子曰 晚得是自。夫子自道也。自道自言也是夫。忘其能。夫子自道也。自道自言也是夫。

泰証 陳伯玉曰。山靜如太古。仁者之體也。澄江淨如練。知者之體也。氣蒸雲夢澤。勇者之體也。此際光景。

安所著一能于其間。哉。故曰夫子自道。

証道類 渾然 渾至理于無跡而并不知其渾之之心。穆然 化全行于無端而且不覺其化之之妙。人事不能識。我天道不能如。一能。賢人不能窮。一有聖人不能勝。一無。

子貢平素聞一貫參無言。忽聆無能一語。恍如聞道。恍如見聖。遂不覺直指之曰。夫子自道也。譬如人心裏有明處。有感處。總形出知來。渾心是智。如何知其為智。故無能一語。正夫子自道出真面目。子貢亦但見得無能本意。

夫子嘗云。患不知人矣。故子貢不知。致力于己。而好比方大人。而品騰之。夫子抑之說。賜也。意自治有餘裕。而旁務方人。其賢也乎哉。夫我覺自治之未能。則不暇此矣。

這章書總見學貴自治也。子貢方人。非是臧否人物。彼直把作學問一件事。但專在人上做工夫。失却本領。夫子曰。夫我則不暇。是現身點化。須思量個不暇。甚麼賢字。暇字正相。叫應賜字。我字正相對。

人自名根之未淨也。其所患祇為求知地耳。夫子為之清其隱說。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心有真能。學有全能。而人不知。惟患一有所斷。即非能之真。一有所歉。即非能之全。而獨知之地。不勝愧恨也。

這章書須以人已二字對看。不已知人不知也。不

未發若含 奮迅 邁其向往 體驗不忘 將發若禁 激昂 敦其踐履 躬行不怠

件做。仁者不憂。三者只是一個人。不知者不惑。不惑是心。得。仁者不憂。憂是心。體順適無累。知者不惑。不惑是心。疑。畏者不懼。不懼是心。體。泰証。陳百史曰。仁知勇三者。天

人心之大害也。有三德自無三。害。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仁類。性命各正。宅心于靜。靜之字不受世之震憾。知類。真源澄湛。棲神于真。一之府不為物所搖蕩。勇類。真源澄湛。斷是非之幾。照體所涵空洞之體自若。勇類。毅然。剖疑似之介。因緣偶付太虛之應。定然。勇類。毅然。養粹于微。理完而氣自壯。氣骨隱伏干城。全真于浩。力厚而神愈恬。夢魂備饒勁烈。

子曰 晚得是自。夫子自道也。自道自言也是夫。忘其能。夫子自道也。自道自言也是夫。

泰証 陳伯玉曰。山靜如太古。仁者之體也。澄江淨如練。知者之體也。氣蒸雲夢澤。勇者之體也。此際光景。

安所著一能于其間。哉。故曰夫子自道。

証道類 渾然 渾至理于無跡而并不知其渾之之心。穆然 化全行于無端而且不覺其化之之妙。人事不能識。我天道不能如。一能。賢人不能窮。一有聖人不能勝。一無。

子貢方人。方人是比較人。子貢賜也。賢乎哉。賢指自治有品。學問高低意。子貢賜也。賢乎哉。餘說乎哉。疑詞非寔。夫我則不暇。不暇以自治不足言。見得聖人且指為賢。夫我則不暇。不暇賜也。能職正所以深抑之也。

徐幹中論曰。見人而不自見。謂之矜。聞人而不自見。謂之驕。慮人而不自慮。謂之矜。故明莫大乎自。愚莫大乎自。聞智莫大乎自。慮自自治方人。而不自。並。夫子要把自治一着。換他方人的意思。却說得婉。

友人類 不問心境 若有洞朗之衷。以定人之品題。端問世境 若有優裕之養。以操人之月旦。操辨別之權。清蕩鑑之用。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 不患是不憂患不已。患其不能也。知是不知已之學。患其不能也。不能是學問不。泰証。錢希聲曰。不曰知已。而曰已知。全是到性分有歉處。泰証。自己精神十分透徹。然後人從而應。

能則其不能也。人不知可聽之人已不能寔維听之已。惟能還其能始可憐。幽微對指視若果不能。縱人知何益。故特患不能若說患不能無以致知。便屬患不知之轉念。

世之以察為明者比比也。夫子醒之說。今之自為賢者。逆億耳。自我言之。不必預逆人之詐。我不億度人之不信我。抑亦本心之明。自然先覺詐典不信。自敵其情。而莫能逃焉。虛而通灵。寂不翳照。是為賢乎。何以逆億為哉。

這章書論君子待天下之心。察察為明之人。其中必多猜忌。人未必詐。而吾逆其詐之忠。臣之所以見謗。孝子之所以見疑。無恨忍心。慘骨之事。皆從此起。此其人只是自己本明不全。而又惟恐為人欺。必欲自矜其明。所以若此。若先覺之人。不但自己無逆億。連他人詐不信。都對之而消融。豈不是賢。

夫子周流列國。蓋為道也。為天下也。微生畝有感而謂孔子說。丘何為是栖栖然。周流不舍。與佞固爾。生平所惡。而即今栖栖若此。毋乃為佞。而有迎合世情之意乎。若有令人不可解者。

之意乎。若有令人不可解者。

無乃二字。非直說夫子為佞。乃設佞之一字。以探其何為栖栖之意。若果佞。則無不合。又何必栖栖。○夫子說佞。即狗人。丘非敢為也。但避佞之名。而固以株守一膜。使斯人之徒。隔絕而不相通。是自私自利之心。深為可疾。所以栖栖不已耳。

非敢為佞。指栖栖之行。疾固指栖栖之心。以固為疾。全是自明心事。非疾畝之固也。

通志氏族略云。微生氏。猶今人口。某生也。菟苑云。微生畝。魯武城人。沈約註世家云。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居魯時。適有微生畝之語。

天下才易見。德不易見。多有以才沒德者。故夫子忽有感于驥也。說夫驥有調良之德。亦有致遠之力。然原其所以稱為驥者。則不以其力。而以其德也。然則德之足稱。獨一驥也耶。

這章書只說馬。暗影着士。如詩之比。休驥所謂德。亦在力處。見之善用其力。便是德。要看稱字。惟稱其德于力之外。乃為善相馬。惟取其才于德之中。乃為善相人。

之聲之空谷傳聲。萬川映月。舍自己便。不能作。影响矣。故淮南子曰。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自也。**實修類**。不邀名世之譽。而澆屋漏之神。能之境恬。絕不涉于聲華。能之功闊。毫不染于名根。

子曰不逆詐。逆是欺未至而先意。不億不信。億是疑未至而先意。詐是人欺已。不億不信。億是疑未至而先意。詐是人欺已。抑亦反語詞。先覺是自然曉得。那是人疑已。抑亦先覺著。人之我欺我疑。不待于逆億。則鏡在懸。先有照以待物。是賢乎。猶云這纒。蔡註。劉存叔云。須非物至而索照也。是賢乎。是好的。蔡註。知聖人本天。理人情至公。無私以待天下之心也。若哭舜喜象。周公。用管蔡。何病于不覺。孔子撤亡。聽言觀行。亦何害夫逆億。不然欲如土木無情。自覺亦無此理。**先覺粹語**。欲盡發不見之隱。萬無一失。又何必然。

虛自慧。冥然無形之內。而以神相觸。物動而我自靜。公自明。寂然無念之中。而以真相感。物寔而我自空。**微生畝謂孔子曰**。微生姓畝名魯武。城人。謂是諷意。**丘何為是栖栖者**。與丘是呼孔子名。栖栖周流不舍。依依求親于人。如鳥恋枝。不舍之貌。**無乃為佞乎**。佞如佞佛。

工為媚悅。以求合也。**子曰非敢為佞也**。栖栖則有之。固如木石不閉痛癢。全。蔡註。吳元行曰。學最忌固。讀書固則隻不通。方故疾之。蔡註。字不可通。處世固則一步不可行。聖人至處亦雅。無固所以無可無不可。子云學則不固。顏子好學所以知幾。知幾則不固矣。

微生實錄。微之象為陰。一室嘯歌。堪點綴烟霞之逸韻。不以行事顯當世。逸士留名。大使川岩之寂寞。不以緒論顯千秋。淺衷測聖。豈知日月之無傷。

轍環粹語。潛躍飛蟻入其中。皆是而定其跡。皆非幾。鐵羽而猶翔空。羨山梁之智。衰鳳貽詠。志高飛而莫展。誰嗟枳棘之鳴。喪狗致誚。

子曰驥不稱其力。驥良馬名。不在任重致遠之力。稱其德也。德謂調良。調服而不蹄齧。蔡註。詩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壯士志未伸。坎坷多辛。驥實錄。嗽玉流珠。因早伏櫪。酸皆以良馬比君子也。馬實錄。追電逐風。流星躡景。始也七日而超其種。則不得以風塵氣色埋者。此驥既也。一顧而增其價。尤不得以牝牡驥黃索者。此驥。

服而不蹄齧。蔡註。詩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壯士志未伸。坎坷多辛。驥實錄。嗽玉流珠。因早伏櫪。酸皆以良馬比君子也。馬實錄。追電逐風。流星躡景。始也七日而超其種。則不得以風塵氣色埋者。此驥既也。一顧而增其價。尤不得以牝牡驥黃索者。此驥。

驥善走而調良無詭術劣轡泛駕破轅之病善走而蹄齧者凡馬耳驥所以貴也

或曰全旨○這章書通重報怨報德帶說世人有心于薄或人有心于厚惟聖人為無心其報也感其所自取則并可化天下之德怨而歸之大道

報怨者恒情也寧必矯情而飾厚乎何或人問說人之有怨于我者我欲以德報之何如○夫子隨語之說既以德報怨彼有德于我者將亦以德報則等于怨將欲別于怨則又劣于報何以報之子不如以直報怨據理為衡不曲意以博厚名不過刻以傷天理不以修飾之故去索瑕不以避嫌之故反屈法且以平等之道處之至于德乃所以報德不宜以報怨也

據或人之說胸中却有一怨字未消有一報字未化其意雖厚然曲而不直故特以一直字破之○直者平其本情不以怨故厚薄其間有說怨深深報之怨淺淺報之是以怨報怨不是以直了報字乃承上文報字說來非欲其必報也報德句伴說究竟德來德性亦是直

莫我全旨○這章書是夫子明下學耳夫子一生只是下學而人莫知此與若聖典仁吾有知乎哉二節同意其曰知我其天重嘆人之不知耳猶云惟天方知我耳

夫子一生只此下學而卒未有知之忽而对賜說據我生平所為何處可以當人之知殆莫得而我知也夫豈真疾避世之無稱務知希為我貴哉

玩也夫二字是概醒語正以奇詭之習無當于大孝高遠之見無當于知不可作知希無稱口氣看○子貢隨欲証其所為而問說何為其莫知子其不知者安在夫子說我亦惡乎為哉我亦惡乎為而莫知哉吾觀化自得何怨于天與世相安何尤于人但知下學于天之所以予我人之所以同我者日有進修便自覺有超然之詣方其用力于不睹不聞人固不及知也或其有窺于無聲無臭人亦不能知也知我者其天乎夫孰有其知我者乎

子貢曉得莫知之言非嘆世也故問何為莫知是直叩夫子之所為也下面正是所為處孝道天人間莫作優游間曠看上下二字虛合就其積累處規若有有意象其透悟處則在意象之上矣蓋因

過都歷塊時擅凌風汗血之資奔軼絕塵獨妙天閑上駟之選

或曰因怨毒相尋激以德報德何如德是恩惠及人怨是而為重德之論以直報怨何如人之仇我何如是問其報施○子曰何以報德何以是反詰詞有以直報怨之可否○子曰何以報德何以是反詰詞有以直報怨直字是直任公理不因有怨故厚以直報怨有德者自是忘不得怨故薄亦不因有怨故厚以直報怨必須要報答方得其

黎証余猶龍曰此論士君子涉世存心之常未可引君怨所以大亂南宋諸儒恥其君屈節事虜意欲飲之仇經進進講春秋必以攘夷復仇持論學者依師宋儒而不通變強聖言附未議失之遠矣

報德類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吾不殺一無罪不伐一而吾一言不敢欺人一行不敢警眾所以報鬼神也全而與之亦全而歸之生我者之德也還以其所生報之曲而成之即曲而致之成我者之德也還以其曲成報之能忘怨必能忘德怨宜厚德尤宜厚濟人利物亦犯造物之忌進退周旋亦妨盛滿之戒

子曰莫我知也夫 莫我知是心下有獨泰証 劉端甫曰聖知之契在没人曉得泰証 人何意人知嘆不知已者嘆其不知道也即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知德者鮮之意

子曰莫我知也夫 莫我知是心下有獨泰証 劉端甫曰聖知之契在没人曉得泰証 人何意人知嘆不知已者嘆其不知道也即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知德者鮮之意

子曰莫我知也夫 莫我知是心下有獨泰証 劉端甫曰聖知之契在没人曉得泰証 人何意人知嘆不知已者嘆其不知道也即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知德者鮮之意

子曰莫我知也夫 莫我知是心下有獨泰証 劉端甫曰聖知之契在没人曉得泰証 人何意人知嘆不知已者嘆其不知道也即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知德者鮮之意

子曰莫我知也夫 莫我知是心下有獨泰証 劉端甫曰聖知之契在没人曉得泰証 人何意人知嘆不知已者嘆其不知道也即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知德者鮮之意

子曰莫我知也夫 莫我知是心下有獨泰証 劉端甫曰聖知之契在没人曉得泰証 人何意人知嘆不知已者嘆其不知道也即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知德者鮮之意

子曰莫我知也夫 莫我知是心下有獨泰証 劉端甫曰聖知之契在没人曉得泰証 人何意人知嘆不知已者嘆其不知道也即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知德者鮮之意

子曰莫我知也夫 莫我知是心下有獨泰証 劉端甫曰聖知之契在没人曉得泰証 人何意人知嘆不知已者嘆其不知道也即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知德者鮮之意

子曰莫我知也夫 莫我知是心下有獨泰証 劉端甫曰聖知之契在没人曉得泰証 人何意人知嘆不知已者嘆其不知道也即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知德者鮮之意

子曰莫我知也夫 莫我知是心下有獨泰証 劉端甫曰聖知之契在没人曉得泰証 人何意人知嘆不知已者嘆其不知道也即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知德者鮮之意

李而名下。因達而名上也。勿謂下達人事。上達天理。天原不遠。出王游衍皆天也。知我其天。以此見聖渾是理處。是些處處是達。處處是天人。總不及知故曰知我其天。

伯寮全旨。○這章書命字。是主子服景伯將一身之進退歸罪于人。夫子把這都略過。却換過道之與廢委命于天。可見士君子進退。上關天意。全不為我一身。則得失毀吝俱可置之度外矣。

魯為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夫子為政于魯。大率要裁其僭。而勇于承命。以出蔽甲。墮邱費者。子路也。魯有公伯寮者。懸子路于季孫。益欲沮其道之行也。魯大夫子服景伯。心懷不平。因其事告于夫子。說吾夫子季孫固。有惑志于公伯寮。而聽信之。讒邪害正。法不容誅。以吾之權力。猶能陳肆其尸于市朝。以正其罪焉。夫子以為何如。

○夫子曉之說。治亂聽於道。道之通塞聽于命。道之逢世而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忤世而將廢也。與命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公伯寮雖善譖。亦人耳。其如命何哉。吾人但求為道中之人。而天下固皆為命中之人也矣。

命非子路之命。亦非夫子之命。乃國家氣運。否泰相開之命。聖人言命。不是無可奈何。正不以吾道與處之權歸之。謗人正聖人斥邪之意。下句却似嘲伯寮語。而伯寮之魄已落矣。

按定公十三年。子路為宰。謀毀三桓城邑。收其甲兵。故季孫帥師。隨費叔孫。墮。皆子路之謀也。公伯寮之想。蓋以此故。叔孫不肯墮。成子路遂去。仕衛。嗟夫。三桓之無君久矣。子路與其死于衛也。無寧死于魯乎。夫子蓋深有望于二三子之仕季氏者。而伯寮想行。是天不欲造。割也。嗟夫。其直命也。

夫。○子服景伯。魯大夫。子服何也。孟氏之支庶。孟獻子生孝伯。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夫子轍環不遇。當反魯而自傷。說處今日。而有不

上。不怨天。惟求夫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學之。魂異之。現也。消忘于無形。下。不尤人。惟求夫我之所以同人者。而學之。循途之象。已盡化于不有。

公伯寮想子路於季孫。公伯寮是魯人。想是子服景伯以告于孔子。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公伯寮言季孫之

心為伯寮之言所惑。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力是權力。猶是阿諛。陳尸於朝以下。陳尸於市是欲蔽賢者。蒙顯戮。

景伯實錄。以寔獲囚。蒙葦公室。首竿不以享。鄩會昭信以事。大不欲以不信。昔大國明仁以休小。不欲以不仁。伐小國。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道將行。自人有命也。指氣數。將廢也與。此句泛說。命也。指氣數。公伯寮其如何。能違命。恭証。項仲昭曰。景伯直有借尚方劊斬佞人。與手段為國家出力。為佞人張力。倘行。固刃在謗人之頸。即

不行。亦刃刺謗人之心。故夫子不叫。他莫去用力。如。他去用。是大家都以意氣用事。朋黨之禍。成。叫。他莫用。則謗人得志。且謂通國無正士。天下無公論。故只以命字斷之。是達人安達人之命。志士行志士之力。各從其是也。如時說。豈不使景伯掃興乎。○大全朱公迂曰。夫子嘗言其如予。何一言其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如予。何是天之命在我。在天者不可必在。在我者可以必也。

道命類。潛躍有札。生君子亦生小人。天之命也。惟有道以統命。則命亦制于道。而况顛倒于命中之人。惟有命以承道。則道亦欽于命。而况攢并于道外之輩。天下小人共為一命。其氣陰為妖。為孽。于吾道。關。之象。而伯寮竊焉。季孫乘焉。子路聽焉。天下君子共為一命。其氣陽為照。為臨。于吾道。關。之象。而夫子王焉。子路乘焉。景伯附焉。

子曰賢者辟世。辟。與隱不同。隱則一意。隱。避。辟則隱之。中而不果。于隱。猶有不忘天下之心。○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其次辟地。其次只是又一等意。次遇也。非次賢也。辟地者。或世尚有未危。亂之邦。則去此而就之也。○其次辟色。色。禮貌也。接遇之禮。懈。知其意不在。○其次辟言。我也。如子之於衛。靈公。顧蜚。雁。則行。○

以風節自持者能免哉其在賢而有德者已直為之避盡一世○卽或不至如是之甚其次亦避夫危亂之地○其次亦避夫怠惰之色○其次亦避夫不合之言迫于時而成其高歷救之而滋戒矣

這章書夫子慨然有感之言賢者何提出避世不為而讓轉下辟地避色避言間煞有深心在○陳臥子曰冷觀首句翻令人腸熱辟世不指沮溺一流人說賢者正以別於此輩

世道之盛衰視乎人賢之出處也夫子有感而嘆說今有浩然長往而作者蓋已有七人之多矣斯人亦獨何心而忍于再為之乎

這章書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言好人去了怎生好其人可救便覺不凡豈如今之從政何足算也

昔夫子轍環列國子路從遊偶止宿于石門之關掌晨門者問曰何所自而來曰從孔氏晨門曰我聞魯有知其不可而猶欲栖栖而為之者今所謂孔氏此其人歟惟知其不可而猶為所以為聖人

這章書見淡漢中有知已晨門一向知夫子忽然聞得不覺驚詫然聖人不忍忘世意思却被他說

破亦是驚人之眼封人知天晨門知人俱是夫子知已

考石門齊地春秋時公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今山東兗州府曹平州平陰縣西二十五里山下

有石門東西相向可通行人相傳為子路宿處擊磬全旨○這章書提心字作解夫子擊以有心適所以無心故不巳而難荷簣橋之以無心適所以有心故果而未難聞磬正是徵心處

吾夫子憂世之心無處而不寓也偶一日在衛有感而擊磬適有担荷簣而過于孔氏之門者乍聞磬聲不覺嘆說是尚乃有心思于此哉斯人之擊磬乎輕重疾徐之間抑何其動人乎

擊磬亦是偶然但心存憂世者磬聲亦寓悽慘之調故驟然聽之不覺聳動有心但道他有些心事還不知為甚麼及傾聽一回方知端的乃是為用世故既而訊之

○既而再聽之遂旋轉一念而訊之說鄙哉斯人之徑徑而專確乎夫士亦為知已用耳莫已知也斯止而已矣深則以衣涉水而厲淺則攝衣涉水而揭斯

言言相違而去如問陳遂行 **參証** 吳元行曰賢者卽下之類勿作君不用吾言說

避世類

精神內含能與天地同其間沒塗炭不能加之汚委蛇其跡非與天下共其波流常人不能追其榮

子曰作者七人矣

意作則不待終日有奮然果決者七人言其 **參証** 或云謂儀封人晨門荷簣楚狂長沮桀溺丈人堯舜禹湯制法兵王之

道非有述于人者也

隱逸類

浩然抗節于丘園

子路宿於石門

宿是止歇石門是道路之關門 **晨門曰奚自** 晨門昏閉門也賢而隱者自從也奚

自問其從何地而來

子路自孔氏

言已是從遊孔氏而來

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知其不可而為謂知世不可有為猶欲出而救世也

參証

黃維章曰晨門非訊夫子寔是夫子隱衷諸葛武侯曰卽不代賊漢亦必亡與其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此處真有挽

晨門書錄

昨夕何夕半窗明月幾點疎星妻其作伴今晨何晨萍踪聚首逆旅羈魂晤對當前

子擊磬於衛

磬樂器磬止樂夫子欲止亂磬王角夫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者 **荷是担** **有心哉擊磬乎** 有心就磬

知其必有深思也且空 **參証** 錢希声曰非有心不知有心說勿明說有心于斯世 **參証** 夫子擊荷簣之磬秋聲雁聲

荷簣擊夫子之磬葉落鴟鷺一片凄涼境界冷冷如叩哀玉○禹曰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故知在衛一擊聖人有憂天

荷簣書錄

力于東作事于西時其分也 **荷者** 荷者簣將為吾有吾業遑問目前伊呂

狀貌不肖學士 鳥獸同群不識君臣之義 衣冠不類儒者 田畝為信鳥知上下之交

言其未聞乎可止不止何其不達淺深之宜也○
 子聞其言而諷之說信于斯已之即已而果決哉亦
 甚容易而未之難矣可已不已吾正欲為其難者矣
 經是就磬声中聽他堅確的意言其心專于用
 世斯已已字猶言罷了莫堅執其心也引詩只借
 作自家語不必添詩云深厲淺揭只要他對酌當
 止即止只做一冷語不應說盡○果哉一刀而段
 撒手得快是就所云斯已而已句斷之末之難矣
 亦是轉語言如此亦何難但我自不忍為耳只自
 白心事

考高士傳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故荷
 蕢器以自食其力也○磬以玉或石為之考工記
 磬氏為磬其形倨句如人折腰之狀故俯躬為之
 磬折也○爾雅云由膝以下為揭由膝以上為泚
 由帶以上為厲

高宗全旨○這章書重百官總已句正明上三年不
 言之故嗣主委君道以伸子道百官盡臣職以承
 相成此天下忠孝相成之大閑
 先王制禮以達情通行而無弊也子張問說書詞有

云高宗居喪行諒陰之禮三年不言而無命令夫不
 言而至於三年臣下安所禀令而萬幾何所裁決不
 知人君何謂而得三年不言也○夫子說何必高宗
 古之人君皆然至君既薨之後百官即總攝已職以
 聽命于冢宰三年君雖不言代之言若有冢宰在
 古之子孫而臣忠相與以有成也固如是夫
 須知哀慕之情最足以興起君之善心以孝治天
 下尤新君之第一義冢宰之聽所以曲成君不言
 之哀耳

考高宗商王武丁中興賢君也周書無逸曰其在高
 宗即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諒亮通明也不昧曰
 亮不見曰陰陰暗也猶言昧爽昏明之交孝子三
 年昏昏默默故謂亮陰○周禮天官冢宰首六官
 帥其屬而掌邦治佐王均邦國者也冢大也山頂
 曰冢裁割曰宰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聽之
 徒以驅令約束非所以繩民也故夫子端王術說禮
 為人性之節尊卑上下之倫人人不言而喻但強以
 禮繩民民終不服上能好禮則精神志氣揖入于品
 節中而以性真與民相鼓舞上能教讓于朝民有雅

○既而曰然之詞鄙哉經乎鄙陋無通達之識石声亦
 世而莫已知也上下無交斯已而已矣已作止此憂世之
 不轉莫已知也莫知吾道斯已而已矣心說非徒止而憂
 也深則厲脫去衣涉水曰厲淺則揭以手摳衣涉水曰揭孔子
 者能度水○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言果于忘世
 之深淺○子日果哉末之難矣言果于忘世
 善而果于忘世矣

忘世類不轉念 憤世之念一經何物震不可以飄然
 不再計 冥飛之意一决何泉石不可以寄傲
 聞天子之庭擯通人之跡而不聞碩人之澗拒隱士之
 踪也則夫沉痾烟霞者但投足之使而已
 聞明良之遇為杰士之需而不聞泉石之綠頰幽人之
 待也則夫結盟岩穴者何俟激過之勞哉

子張曰書書云是商 **高宗諒陰**高宗是商王諒陰
 書之篇云 **高宗諒陰**天子居喪之名 **三年**
 不言不言是不 **何謂也**何謂問得所 **子曰何必高宗**何

猶云 **古之人皆然**古之人凡高宗以前的 **君薨**君即上古
 不獨 **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百官兼王國諸侯總已
 天子 **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是總攝已職冢宰是太
 宰言凡大小事一 **察考**註疏云諒信也陰默也信任冢宰
 一聽冢宰三年 **察考**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開

諒陰摘粹不寢苦 不獲遺隨地也 畢相克于重泉
 如恍 退而幽居則周旋苦塊之時似覺慘淡而無色
 如惚 恍然在寂則顧瞻椽棟之際亦覺黯黯而不光
 宮車晏駕親依于風霜畢集之所則有若迷若昧黯然
 不覺其悽其
 翻座生塵親已在瞻依不到之地則有如恍如惚慘然
 益增其悽冷

子曰上好禮上字泛就為政者言禮字包得廣凡 **則民易**
 使也 易使是知其分所當為 **泰証**郝仲輿曰禮本嚴肅好
 而易于制馭不是役使 **泰証**之為難惟克已能復禮
 惟盛德之至能周旋中禮相情常畏而憚之先氏謂為
 忠信之薄其流為任放無檢則亂矣聖人為學為政必
 以禮故曰有禮則安無禮 **禮教類**辨之為不踰之儀
 則危安危所係奈何弗好 **禮教類**辨之為不踰之則

化于野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安得不易君以好動
民亦各自為好故曰上有好者下必甚

這童書聖人重禮教也好禮原非為使民而民自
陶於好禮也然亦須上之人是有一段真精神不
然格套幹得恁麼事

以無窮之心愛天下而以至簡之道盡其心者君子
聖人同一心也子路問君子之道子告之說君子所
可憑者皆備之已不可不修而修已所可憑者不慢

之敬更無他法夫曰修已以敬便是無眾寡無小大
無敢慢豈獨尸居淵默之中凝然寂然已哉就凝然
寂然中而能測其究竟者何如哉子路欲窮其妙說

如斯修已而已乎夫子說人莫非已也修已以安人
已固不能離人也子路更欲夫子發其蘊說如斯安
人而已乎夫子說百姓皆人也而亦已也修已以安

百姓盡人亦即以盡已也至于修已以安百姓始完
其修已之分量則雖堯舜之聖猶恐一夫不獲即已
之精神有未到而病諸夫猶病正堯舜之敬修敬修

正堯舜之心法而猶不足君君子乎
○這童書修已而字括盡君子敬正已之精神此種

本性命為懷來則廟廊之休嘉翻若預繪于草野而任
其懷使
遵王制為身教則神明之役使原不夷蕩于羣動而責
以馳驅

子路問君子 求滿君子 子曰修已以敬 已非昏昧即放逸
常提儆若思光景為主于內既不使昏昧又不使放逸則
非僻無由入而養成此精明之體已終得修整停當真是

君子提 曰如斯而已乎 是欲于已之 曰修已以安人 修非
宗學問 曰如斯而已乎 外叩其分量 曰修已以安人 修非
一已便是無眾寡小大一無敢慢之意故 曰如斯而已乎

修已時即安人時也已獨也人財眾矣 曰如斯而已乎
是欲于人之 曰修已以安百姓 修已即以安百姓也
外窮其是際 曰修已以安百姓 百姓是盡天下之人 修已

以安百姓 再轉一語謂 堯舜其猶病諸 堯舜是唐虞之大
視民常若民有未 參証 余廢之曰堯舜修已之敬非不足
安而已有遺歎處 參証 而安百姓之心終無窮如釋氏云

不度盡眾生誓不成佛夫
眾生豈能盡度 蹈襲此意
堯實錄 格上下 懼深儆予忱對黔黎而增惆悵
被四海 念切其咨每于僉喁而訢呻吟

黎民丕變 茅茨不剪 州莫以九世判伊和于河嶽
萬邦雍和 土階不除 政燦以七代仰陶唐之日星
平章 建實錄 詢四岳闢四門 歌南風而天下治
昭明 黎民從欲 五典克從 草木鳥獸物載玄德之靈
四方風動 百揆時敘 祇載慎徽倫倫顯重華之治

敬修類 修身 莊敬嚴肅 鎮息無荒 允慎厥身
肅乎天命之自度 虔恭寅畏 有嚴有翼 皇自敬德
惕乎乾行之不已

原壤夷俟 原壤是孔子故人原是躑躅俟是待孔子之來
態以示傲此亦宇宙一 子曰幼而不孫弟 不孫是不能遜
達人不可說壞了他 子曰幼而不孫弟 順以弟于長自

幼驕情 長而無述焉 無述是無善 子曰幼而不孫弟 順以弟于長自
壞了 可稱述于人 老而不死 死休息也至
不肯 是謂賊 賊指其壞禮 以杖叩其脛 脛是骨也叩是令
休息 是謂賊 法為世之害 以杖叩其脛 其知叩之必覺不

可虛此 參証 余猶龍曰按原壤行狀乃老莊曩墨董憤世
形骸意 參証 之拘瑣以礼法為牽纏如衝風之巨羽破轅
之快續惟有天高地濶足以範圍而馴擾
之使各遂其生故居喪而歌若弗聞也

丁夫一了百當安人安百姓已包在內了 特因復
叩之故為之發其蘊以安人以安百姓而以字與
以敬以字同看謂修已正以安人正以安百姓也
乃合用為體之學非先體後用之學也不是說修

已了人無不安百姓無不安 話頭須體認堯舜猶
病其病其負百姓寔病已之未修敬有未到處
病其病其負百姓寔病已之未修敬有未到處
病其病其負百姓寔病已之未修敬有未到處

而相維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
持已之敬與人之恭名教于斯係焉非可苟也原壤
放于礼法之外者見孔子而夷踞其足以待子責之
說爾幼即任放而不遜順以弟於長及長猶然如故
而無所稱述于世焉及今垂老而尚盜氣自不至于
死徒為世一賊害之人因以所曳之杖叩擊其足之
脛使其動覺痛覺痒之覺而為知愛知敬之知也
這童書為不學礼之戒也壞以放蕩仲夫子為與
夫子親故爾也夫子亦以狎行其教亦親無失親
故無失故之意○此開義理皆夫子七十以後從
心之矩難與初冬言故記者表其杖云

原壤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孔子之故人也

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謙受益聖門第一義也學者氣不相下最是病根不可入道故夫子使闕童子傳賓主之命亦使之必知益也或問之說此將命之童子必學有進益者與而為是寵異之與○夫子曉之說坐作進退可觀品格禮童子隅坐吾見其居于長者之位也童子隨行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能謙虛下人以求益者也直欲速就成人之列者也吾今習之以是而或庶幾其有以益之也乎

這章書是聖人裁童蒙之至教從來洒掃應對為小學事正欲培養純厚之本性不令客氣暗長夫子使之將命正此意○居位並行即欲速成徐行後長便是求益君子成就後學都從孝弟居行上教之

近聖居四書翼經圖解論語卷之八

問陳全旨○這章書按自衛而陳是夫子一生出處大關健靈公一意用兵夫子見幾獨早在陳亦復如是遂退而裁成吾黨刪定贊修以了處第一案總註當行而行處因而亨得之

孔子以禮樂遊于諸侯時適衛衛方與齊伐晉故靈公一見夫子遂問戰陳之事孔子對說丘儒者也俎豆寡享陳設之事則嘗參二代考周官得聞其繁矣至于軍旅行列之事自有習行陳者知之臣未之學習也因此明日遂決于行

嘗聞末學只說需者諸文不諳武便了不必太露崇文抑武意蓋夫子逆知其國有變逆知其將來父子之象兵連禍結北足以行故不俟終日而決是時適楚昭王聘夫子夫子將往而陳大夫畏楚以兵圍之七日糧絕相從的弟子病餓莫能興起○子路抱行道熱腸勃然慍而見說君子之道四達不悖乃亦有窮乎豈在我者繪未盡乎夫子說遇不可必君子固有窮厄之時但君子履之若固然若固有

原壤實錄

莫親于母子而交故之際可以登木而高莫重于友朋而周旋之交可以偃蹇而坐

闕黨童子將命 闕黨地名將命 傳賓主之命 或問之曰益者與 益進益子與疑詞疑其學有進 益嫻習于禮故用之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居位居位二其字 見其與先生並行也 並行是行列而行也 非求俱指童子 欲速成者也 欲速就于成人之列 蔡註 鄉童子能潔

巴可幾不屑之狷闕黨夫子欲速成可望進取之狂聖人均以禮教之正使之幼進長進不流為老之賊○鄭幼玄曰將命重典也童子不更事者也故芄蘭附考闕之支衛風刺其佩觿仍叔之子春秋訛其來聘附考闕以義起名闕猶損也與益反荀卿云仲尼居于闕黨弟子問不知有親者多取老弟以化之家語云孔子始教于闕里顏 童子實錄 性周而道合即為可畏之後生路始受學 漸雕琢之志于 片念之幾希未斬可作斯文之翼未鎔鑄之大人 髫齡之伸情未斂轉塵善誘之神

論語卷七終

衛靈公第十五

大全熊氏曰此篇多記出處餘亦多記夫子言行與門人問答之詞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問陳是平據軍排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

俎以載牲體豆以盛菹醢俱用木做事指灌獻儀節等事則嘗聞之矣而和之

軍旅之事

萬人為旅黨鄔夫家之數也古之征伐家出一

未之學也

見無可對意 明日遂行 明日問陳之明日蔡註云軍旅有禮則武功成善將者教詩書而悅禮樂折衝于樽俎之間而已故雅歌投壺射不穿甲者為世名將豈非俎豆軍旅

俎豆實錄

俎之奇豆之偶準陰陽以為用 奉俎以告孔碩 俎之腥豆之恒規常變以定模 奉豆以告靜嘉 俎之腥豆之恒規常變以定模 仰視陶匏俯視繭栗森然生仁孝之思者知省牲省器非無事也 梁體在堂齋醴在戶棟然發敬承之意者知告灌告缺非無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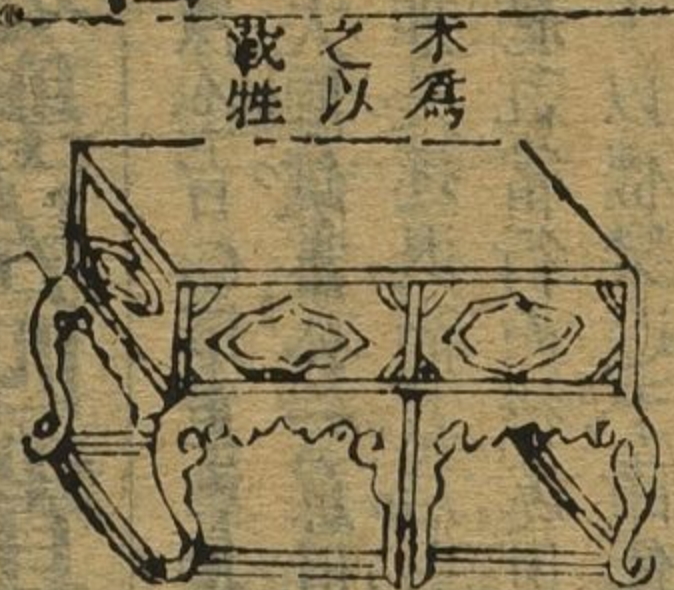
論語卷八 衛靈公

不若小人窮則把持不定斯濫出于隄防外矣故惟窮然後見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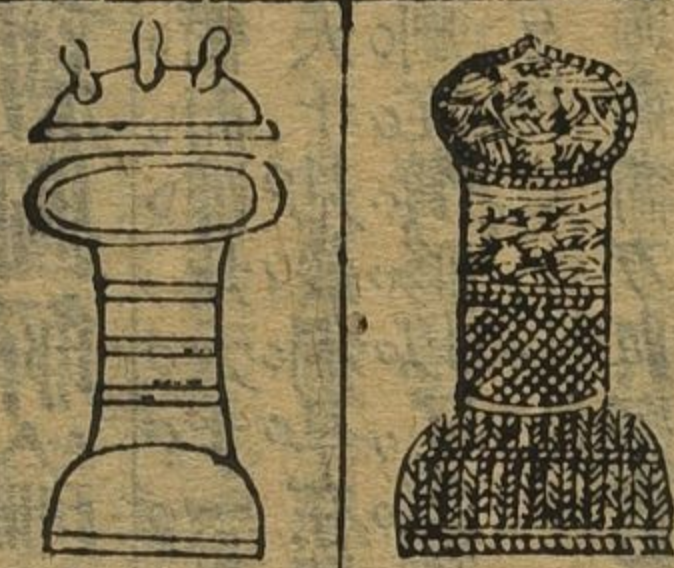
子路愠見亦不悅公山辟佛之類固有與亦有字相應不與濫字對固窮若有忘其為窮者守不足以盡之也小人只借以形君子不重

陳字从阜从木申聲中原地名太昊伏羲之墟木德之君故從木伏羲都陳始畫八卦卦有行列世因謂軍旅行列曰陳卦畫成于三故兵有天時地利人和韜略家謂之三陳日月星辰斗柄左右向背為天陳丘陵水泉據高依險亦有前後左右為地陳車馬士卒行伍聯絡為人陳又有八陳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

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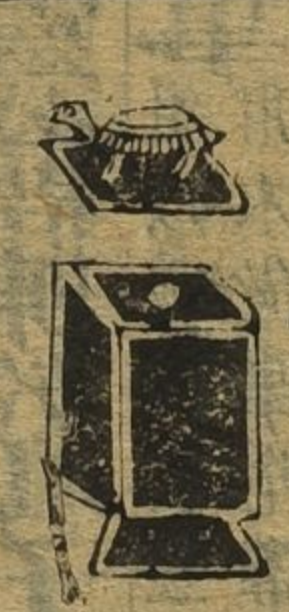


木為之



木為之

筮



外方內圓



外方內圓

筮



外方內圓



外方內圓

在陳絕糧 去衛將適陳入楚被圍絕食 從者病莫能與 從者是隨行能興起自是實際 語不必主道說

子路愠見曰 乃憤道之窮意 君子亦有窮乎 厄塞不通非貧窮 子曰君子固窮 窮者士之常

不是固 小人窮斯濫矣 小人是無學守之 人濫是溢于分外 言時運有否泰聖賢不能違也如湯四夏臺文王囚羑里周公居東安能必所遇皆通但能知命順受是為君子 感憤類 若憤 壯夫腸熱顯然結造物之仇 若憤 英雉骨奇浩然抱千秋之恨 落莫之道德乘傑士憤厲之神而奮然欲起 棄擲之世界入志士不平之胸而依然有托

賜也全肯○這筆書重一字一亦就中得來盡多與一之分在性地徹與不徹之際故學識是一貫的工夫一貫即是學識的本領時在夫子口中渾含不露却撞破子貢天機遂默然領受而無言也

子貢之學務在多識夫子乃迎機致之說賜也女以子為多學乎物理而一一識之無所遺忘者與○子貢卒然之間不及思慮即以素所用功者對說學者舍學識無所從事意其然乎然又非學識之所能盡者始非與方信忽疑其亦夢之方覺乎○夫子又迎機醒之說多學而識非也子寔一以貫之學未始不多而一貫則學歸無學多學未始不識而一貫則識亦無識于此得子即于此得汝矣

指點處全在女以為四子上正現身說法一捉喚破無限疑團開無方覺境此宜尼一喝棒傳聖人的鉢由得其所為子開吾黨法門先破其所為女

○然之一字尚帶宿業方然即非便有轉開疑信之間若有妙悟直是茫然自喪光景○夫子直以非也二字逼截他頭使依傍情見了無可用一貫直指性體一字正對多字說貫字正對學字識字

子曰賜也 他名 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子貢曰然 然是一方信非與

是要多聞多見以為體認體認到處方見得親切能識得他破 對曰然 然是方信非與 非是忽疑非 是決其非 多學而識 子一以貫之 一字只渾

露貫見一自然貫 證 文子子元曾子從心之用功學有通不見執一去貫 證 本領故乘其悟而直提之 子貢向

聰明用事學少源頭故乘其疑而撥清之一則原無病痛只須直撥真丹一則病根正在必須先下針使病去而後訣可傳耳○淮海集云知得一貫之道便多學而識原非逐外獨居靜坐原非帶肉只是一個貫通所謂迷則處處生顛倒悟則頭頭合自然也○王摩詰詩曰遙愛雲木秀初疑路不通安知清流轉偶與前山通味此詩也恍然 一貫類 聰明不用耳目之端自合一貫之旨矣 省諸已而有得 為象為數無不從心為化裁一本 求諸身而有悟 為動為變無不根性為流行立本 搜見聞之緒而透宗元雖極學識自盈前易簡有要 沃造化之根而蘊大美縱捐學識自滿腔浩繁易以為乾 宰制庶務而條理咸秩 簡以為神 品式羣類而經緯咸宜

說然聖人非全不用博只言多學而識非我本領耳悟則多識是一貫不悟則一貫亦多識

子路聞善必行聞過則喜此皆滯于口耳見聞而反觀性地未得融通故夫子呼其名而醒之說由人心之真知即為德心之自得處即為知此知正是體驗後之知都從吾身實踐中來豈意氣用事可彷彿萬一者故知德者真鮮其人矣

這章書劈口呼由要得他醒意夫子教子路在知日由誨女知日六言六蔽都從知處救他知德者鮮教他求知于心慍見意絕無干涉

天下然然不治之象非天下之不靜而一人不靜之象也故夫子追帝治之隆說吾嘗上嘉往古不以意張意弛增自心之不遑開天下之多故則無為而治者與而未之易見也我儀圖之其舜也歟由今而想其時夫果何所作為哉但覺玄德之精溢為温恭之範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恭已而外欲別求其作為何可得耶

這章書重恭已二字當舜巡方觀岳五刑七政許多作為夫子却說無為單要跌出恭已正南面句

恭已只是個敬危微精一必執厥中舜感化天下一生精神全在此處所謂居敬而簡篤恭而平也即此無限精神已足包舉一世真為而妙于無為故曰云云

問行全旨○這章書忠信節是論理立則節是純密境界下手工夫全在虛虛令其自悟

道之能行誠之不息是也子張問涉世法必如何而後無不利○夫子告之說行以行吾之心而已矣言必由衷而信焉而無偽言行必根心篤于敬而無飾行我得其所以行者雖蠻貊之邦亦兩心相契而行之矣若言不忠信行不篤敬我失其所以行者雖州里能不于相拂而有行乎哉

言行為行之樞轂而敬信又為言行之樞轂忠就實在信裡篤就實在敬裡信不由衷雖信亦妄敬不篤至雖敬亦偽此心相通處便是行而兩州里是舉遠近即行之境言下段反極極醒兩雖字包得極廣

○我無惡言行之時則言行無可離忠信篤敬之時必念念不忘隨其所在當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不

子曰由醒他知德者鮮矣知是于行處深潛默會是有

到故參証郝仲與曰孟子云凡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克慮而知愛知敬方為知德聖人所以貴默而識之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此也

知德類窮神道戒無本微名理之藩而別其微知確守昧任理欲紛爭不以消吾設誠制行之思悟足理至隨境遇變遷不以亂吾明心証性之詣

子曰無為而治者無為非無所事事只不以其舜也與人未必皆有為只夫何為哉無為正轉味其無為之為人未必皆有為只夫何為哉無為正轉味其無為之為

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恭已即篤恭之意乃心之寅畏也正矣正狀無恭証張公亮曰恭舜之心則曰不與雖其容警為景象恭証余而不可謂之與也狀舜之治則曰無為

雖封山濬川誅凶舉愷而不可謂之為也○呂覽曰因者君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為哉

恭已類運瀉于顯天地亦歸必散之器神休于靜民物始還相守之初

凝照臨之躰 朕奉若之衷為先後理數之所不能違養端穆之休 得藏身之固為人已動靜之所不能爭日星河岳不奠於兩間而奠於聖王之淵嘿幽明人物不羅於世界而羅於天子之襟裾

子張問行問行是問處處行得○子曰忠信言不獨信者乃句句從行篤敬行不獨敬而加篤焉乃發出絕無虛花行篤敬貼心着實做略不放鬆

之邦行矣 蠻貊舉其至遠者我把敬信待人言不忠信不

行不篤敬 行不篤敬 州里行乎哉 州里是舉至近者

言行摘粹 賈金石 無虛無偽談吐務期于有物 孚豚魚 勿二勿三操履務期于有恒 嘉言 信則人任 千里誦其義 言出乎身加乎民 美行 禮則人答 里巷服其教 行發乎邇見乎遠 括囊無咎 信必由衷斯誠能動物 履錯不愆 敬稱其至斯奏格無言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立是站在時見如在也顧諟之意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 輿是車在輿是馳驅時

衡是車上之衡木倚有

可得者立則見忠信篤敬之參對於吾之前也在與
則見忠信篤敬之倚着于車之衡也夫然後無有不
忠不篤總可與天下不言而喻行之蠻貊可行之州
里可寧復有阻碍處○夫子此言皆反身之論求行
者當佩服而不忘也惟時子張為書着諸紳帶之上
以自比于參倚之見有不下帶而道存焉之意焉
然此敬信又不是臨時襲取得的須要念念提醒
故無論其立則云云無間其在與云云任是走到
那裡湛然心目惺惺不散方是個忠信篤敬○禮
記云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白虎
云紳帶示敬謹自約之意

史魚全旨○此是兩大夫合傳魚之道峻玉之道圓
一得之性成一得之養後均於世道煞有關係重
無道邊說

春秋時列國之卿大夫失所守者多矣故夫子錄賢
于衛說氣節德行之為世重也尚矣吾觀于衛其節
勁直哉乃史官而字魚者其處邦有道固如是乎矢
即至邦無道而亦如乎矢孤忠自許不為時勢所轉
其直何如

只重直哉句有道無道俱包在內下特提出言之
重無道邊

○其行君子哉乃大夫遠伯玉其不為名利惑滯仕
不必有道也而能為有道所用邦有道則仕邦無道
不必懷也而不為無道所染則自可卷而懷之其於
君子時行時止之宜正不必以迹肖而以神肖國家
有正氣吾道有通儒何幸於衛見之

衛自敏至靈大抵皆無道之君伯玉周旋四朝未
聞其卷懷子曰則可卷而懷之見非能進不能退
者也○字大有把柄在

史魚名鮒字子魚衛靈公時遠伯玉賢而不用強
子瑕不肯而任事子魚數諫公不聽病革命其子
曰我即死治喪于北堂吾不能進遠伯玉退子
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置尸
北堂足矣其子從之靈公來弔怪而問之其子以
對公命之殯遂退子瑕用遠伯玉孔子聞而直
之○按春秋傳魯襄公十四年衛孫林父密殖諸
逐敵公以告遠伯玉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好
之遂行二子竟逐敵公立公孫剽後十年密殖死

論語卷八 衛靈

循襲不
舍意 夫然後行夫字承上二句然後
寫紳是大帶之垂者 參証 王心齋置車輪四柱書非禮勿
書紳欲其觸目儆心 參証 視四語中置一餅以示執中之
象以使得汝之心○張子路曰真來只是弄精神識破
于時悟始真表裏分明都 惺行類 灼有所憑藉
見了區區何必更書紳 確有所注存
明明于心目而不亂 心無五則一靈正恍惚之緣
躍躍于動靜以呈機 自有權則隨境有憑依之家
日惺 凝眸而對 上下左右皆精誠益溢之區
常湛 憑軾而矚 載旋輪轉皆命脈貫通之地
耿耿若對 脂牽既具怒然有脫輻自虞之隱衷
息息若轉 擅輪既攻慨乎有虛車自凜之隱憂

子曰直哉史魚 直是氣節之勁史官名 邦有道勿說大好
衛大夫名鮒字子魚 邦有道 只君稍稍
不拒 如矢 矢直也 邦無道如矢 無道是言
行不阿皆是 參証 陳
玉曰史魚是薦伯玉者直臣在朝伯玉仕之時也史魚
死伯玉可卷懷矣史魚以薦伯玉而顯其直伯玉酌史
魚之存亡以遂 史魚實錄 孤忠自許 不避重誅
君子之行藏 百折不回 不畏強禦

孤立行其意 秉筆于旁决不屑寬寸楮以媚當世
獨行成其是 執簡以待祇惟有竭忠貞以繼之死
壯哉丰裁其介稜然有初念之君父無轉念之身家
快哉奮筆其志憤然有飲泣之鬼神無飲恨之青史

○君子哉遠伯玉 君子以 邦有道則仕 有道是紀綱治仕
邦無道則卷而懷之 無道是絕綱紊亂何字是不
項仲昭曰遠伯玉出處近於聖人之道因稱君子而史
魚直節不阿自是社稷之臣當時二子所處分義各有
當然在史魚不得不盡其直而伯玉進退可以自全者
故夫子竝舉而稱之以為史魚未盡君子之道者非也

○大全陳氏曰史魚之直不以有道無道而變治世雖
可行亂世欲卷而不可得矣伯玉有道則仕無道卷懷
近于夫子之用則行舍則藏集註以
為出處合于聖人之道蓋謂化也

伯玉實錄 與道委蛇 養深寡過卷舒妙自然之宜
能潛能躍 委蛇襄靈之朝 識湛知非理亂在幾微之判
可屈可伸 遙跡孫密之列 知非高節抗志千秋
掛名于直臣之口 不抗俗遺榮以睽上下之交
奉養於有道之門 不露才揚已以罹危亂之禍

論語卷八 衛靈

論語卷八 衛靈

其子嘗喜為政。獻公求復喜，又謀弒。則問于伯玉。伯玉對：「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喜竟弒。」則而立獻公。

夫子說人惟知人之明最難。如人可與言者，一加指點，其人即可成就，却不與之言，是不知其可與言之人，也不可與言者，不與說破，向後還有商量，却與之言，是不知其不可與之言也。其唯知者能辨識乎？人則不言，必其不可言，固不失人有言，必其有可言，而亦不失言，然則學者亦致知而已。

這章書不重語默，只重知人。上知者胸懸明鏡，人之可否，一見自知，所以批不錯投，法無虛授，其言必因乎人之可，不可如對症用藥，照亦字合看，勿分。

春秋之世，求生害仁者，比比也。夫子有感而嘆說，自古忠臣孝子，非志不立，而究欲全此心，無愧于天地。耳故有志之士，而能為仁人者，仁為重，則生死為輕，故臨死生大節，斷無有求生而失其本心，以害仁。容或有殺身而完其本心，以成仁，是故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者。

這章書志仁合做一個看。仁從立志上做去，害仁成仁，只要在安與不安上，無求生害，非畏名節畏害。仁也有殺身者，非為感憤為成仁也。一反一正，串看死生亦大矣。仁更大于死生，無字有字有終，甚見真守得定意。

子貢悅不若已者也，而問為仁之功。夫子說為仁由已，固也，而不可無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執之器是利器者，工之資也，而為仁之所先可知矣。子但于居處是邪也，大夫豈不有賢者之足繩，削乎我，則事之而奉為典，型可焉。士豈不有仁者之足切，磋乎我，則友之而資為麗澤，可焉。為仁如此，則善矣。

這章書子貢之問，下一為字，是問仁之功。夫下事字，友字，正相應。工欲二字，重看。是先辨為仁，其心居是邪也。曰字，指點現前，最為親切。教他隨處取益，不擇地意，器借鋒刃于磨礪，仁借變化于型範。即此一念，嚴謹切磋，便是刮磨處，要知事之必先有一段精神，決洽處。

子曰：「可與言而不可與言，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人。」
可與言者，乃欲達未達之，而不知悞遺此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人。而無欲達未達之，机便不可與言，乃不知其不可，而輕與言，是徒言無益，悞出此言了。

知者不失人，亦不。智者是能識可與不可之机。括者，故人與言皆無所失。家語云：非其人，如會而鼓之，此之謂也。

知人類。曲成之知，無識者之悠，泥提命亦不靈。通微之知，有心人之領，取神魂亦不隔。裁抑固磨厲之權，俗腸之獎許多，沒英豪。神魂亦告語之地，具眼之裁抑皆成至教。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言士之有志者，仁人是士之志為仁人者，志既持得定，而必得達到。無求生以害仁，無求生便害仁，並無求生以害仁的念頭。有殺身以成仁，則心安而德全，是成吾心之仁。存疑云：何害仁？如睢陽被圍，城中食盡，外援又不至，然死必以城降賊，乃可得生，然忠義安在此，心如何過得此。

志仁類。不慕於激之名，立其志以作迂腐之胸。萬物死即已矣，而志士仁人獨靈。萬物老即銷矣，而志士仁人獨著。

子貢問為仁。問仁求為仁之方。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利器如磨利其斧鑿之，精緻必利其器。類此二句，是引起詞。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事其大之賢者。夫曰賢，謂在尊位有才德聞望者。友其士之仁者，友是親就意。士曰仁，謂合仁。事其大夫之賢者，事其大之賢者。夫曰賢，謂在尊位有才德聞望者。友其士之仁者，友是親就意。士曰仁，謂合仁。

考証。家語孔子曰：商也，日益賜也，日損。若不平心者，處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所處焉。仁賢類。樂道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文章語脈之間，悉名理不勞而能不肅而成。

行夏全旨。這章書，是為那之大法，而戒其疵類。行夏全旨。這章書，是為那之大法，而戒其疵類。行夏全旨。這章書，是為那之大法，而戒其疵類。

制作既準之帝王而犹畏防到至密處非歸本君心之說

從來治莫善於法古道尤貴于用中顏子問為邦之道蓋契夫子東周愛寐之志而切拯世之思也

顏子此問不可看粗了此天下歸仁之極思用行之定際也從事于斯在此等處惟我與爾亦在此等處

○夫子說王政以時為大夏時人生於寅之正亨從春始令之善行者審天時以定人事凡政事所出俱協消息之義也

夏取時則用釐工庶載敬天勤民之事可知

考商周曆數分而為二夏正曆數合而為一統為人時為春凡為正寒暑節候皆適中蓋是月三陽始

備物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為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夫子所以考論三王而必行夏時也

○由夏而監殷以考制度則在乘殷之輅會湯王尚所崇朴之意乘之以同萬方之軌可也

殷取輅則凡百工制作之類宜崇極朴可知

顏淵問為邦 即問治天下也天子地方千里 參証 子貢曰顏淵諷誦崇禮若逢有 德之君出受顯名 為邦類 經 運 曾心上經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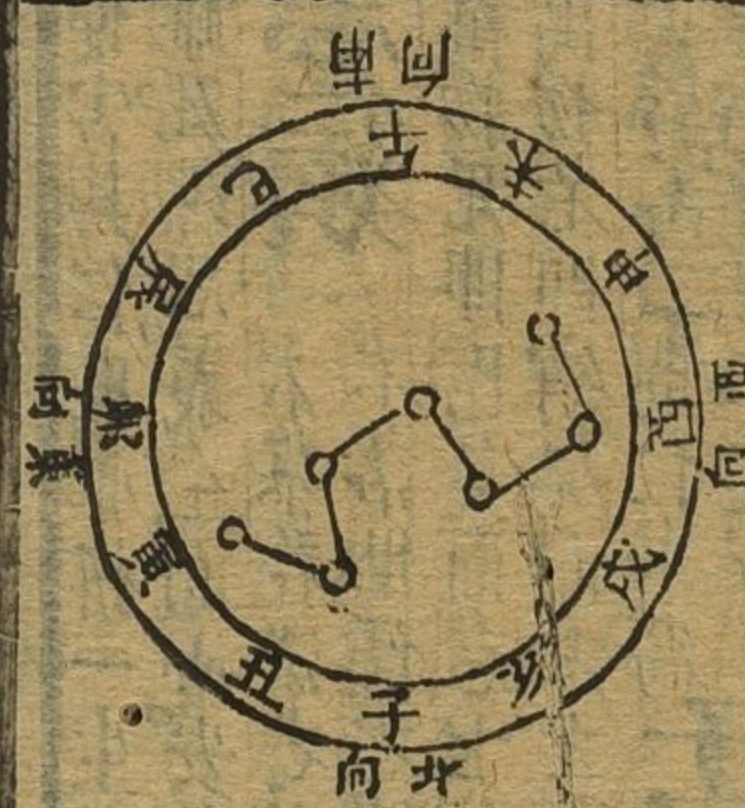
○子曰行夏之時 行是遵依時是正者定歲首領正朔之時建子建丑元氣尚微必須夏正建寅

三陽方盛萬物發生 參証 夏也二帝之輅古于殷也黃帝之候故夏時為善 孔子不取其古之 甚者而取于三代惟其善而已 萬物出于東方之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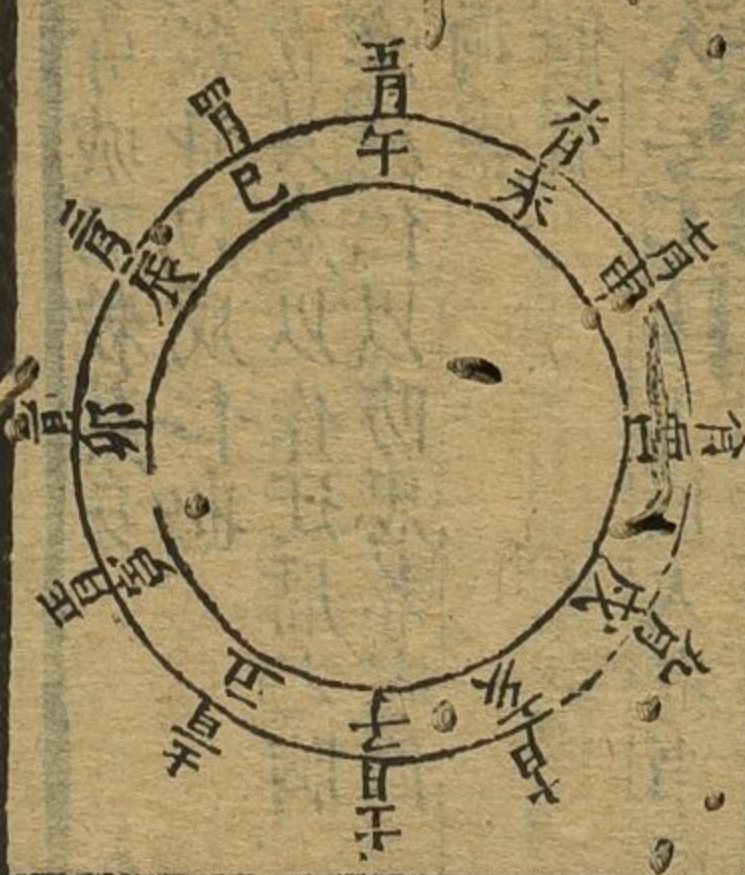
放三才之功 天地開而人作 考皇極之正 子丑終而寅始 水木生于解凍之期

時以立政審于生氣殺氣之轉順歲序以定朝常 時以興事視于開物成務之辰齊風俗以立民信

夏正建寅之圖



斗柄建寅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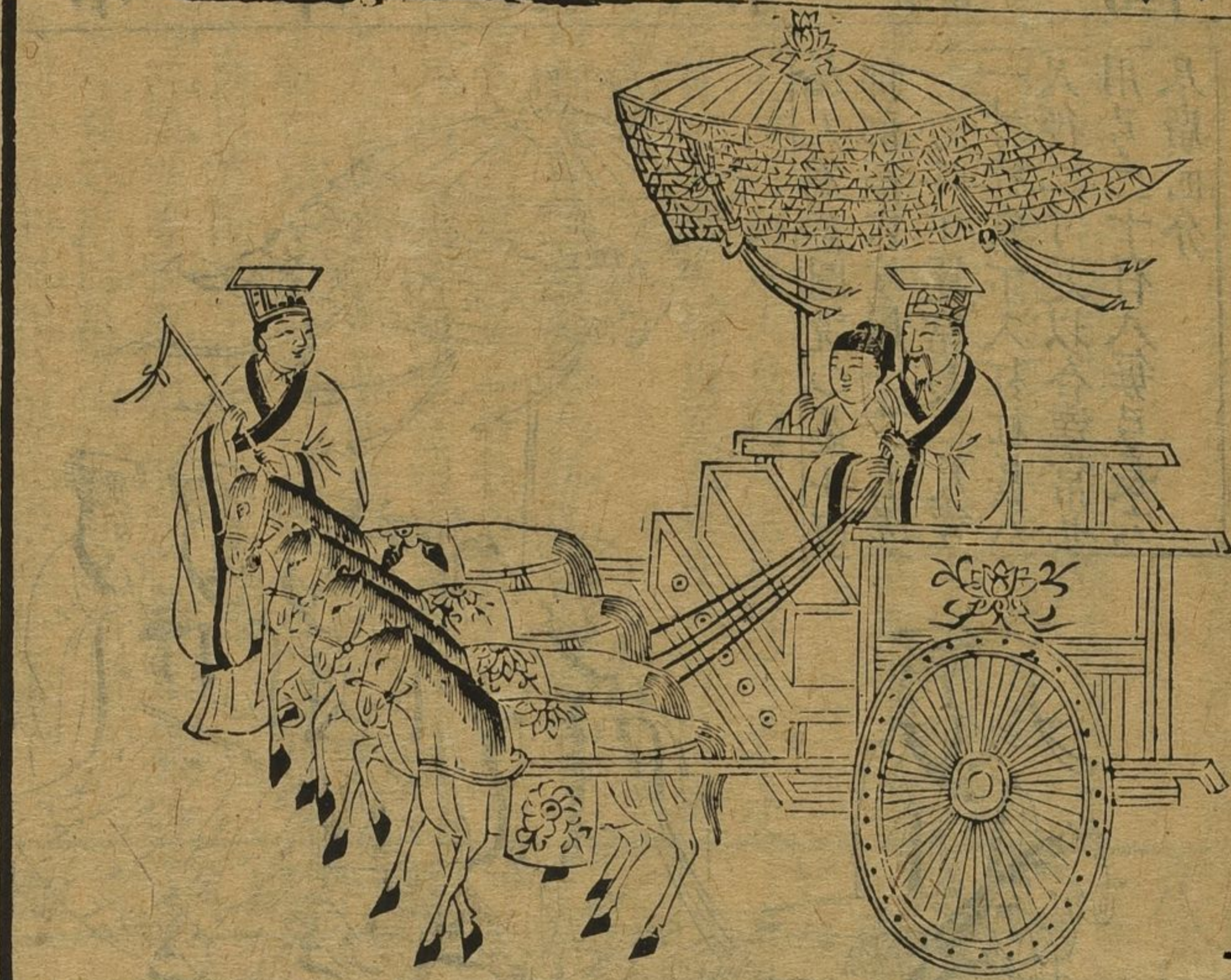
巾車玉輅制圖

輪人為蓋圖說○蓋斗部部徑六寸厚一寸上隆一分斗下達常長二尺徑一寸達常下入杠杠長八尺徑二寸足以合達常也用弓二十有八每弓長六尺廣四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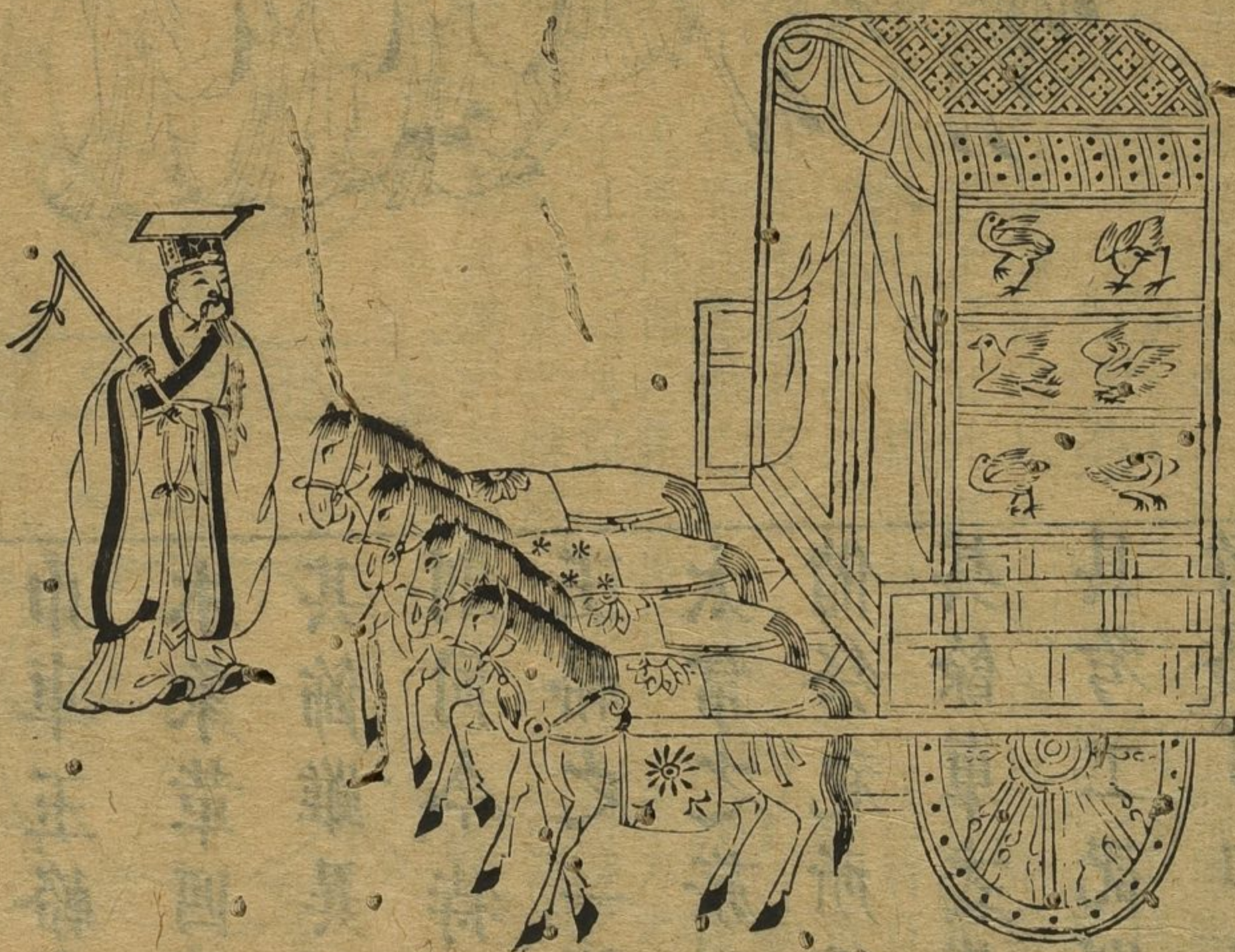


巾車玉輅金木象革四輅其飾雖異制則同今特圖玉輅之一兼太常之旅以備祭祀所乘其餘車式皆具考工記則諸輅可知矣

附 墨 車 制 度 圖



附 厭 翟 車 制 圖



考 按明堂位焉車有虞氏之輅也鈎車夏后氏之輅也木車殷輅也乘輅周輅也註曰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

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由殷而從周以彰文物則服周之冕會文武周公制作之意以一冠履之分可也

周取冕則凡貴賤車服之類宜辨等級可知黃帝始作冕凡首服三等冕最貴次弁次冠上古

冠小僅撮髮貴賤咸用之弁大于冠圍額冕則加板于上垂旒前後以蔽目左右有遊纒以塞耳人至戴此恭默俯臨天下曰冕冕之言俛也居高而視卑也按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帶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嚮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緇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天子之衮冕十二旒鷩冕則九旒毳冕七旒緇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三冕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以冠

乘殷之輅 乘駕也輅與路同以道路得名也大道曰路可容三軌故路言大也殷輅用木無文飾朴

素渾堅等 威又辨 殷輅實錄 時巡有規 道准貞之可久

奇肱 質王固 其轡可獲 教人以朴成同軌之風 桑根 用玉辨 其外可示 法駕以昭留渾靈之遺

王制 玉輅 以祀不以封 通典有虞氏而制墨車夏后氏因焉車而制鈎車殷因鈎車而制大輅周因殷輅而制革輅○史記殷紀云孔子曰

服周之冕 冕是首服冠上有覆前後有旒周周冕實錄 家所制之冕華不為靡費不及奢

肅臣民以章物采 加玉加藻以璀璨于山龍尊瞻視以煥等威 有統有緹以輝耀于黼康見諸嘉祀無弗冕焉而繁覆則分享先王十二旒享先公享射九旒祀四望山川七旒祭社稷五祀五旒祭群小祀三旒祀有以稱為貴者此類是也 著為儀命無弗冕焉而用玉則分公纁九就侯伯纁七就子男纁五就孤纁四就卿纁三就再命大夫纁再就祀有以辨為貴者此類是也

道心最微人心最易染着總染着便蔽錮而難開故夫子每每傷之至是復致慨嘆說好德如好色吾嘗嘆其未見矣豈其終已矣乎吾終未見好德如好色之極其誠者乎然提醒一念有何難處亦豈終不可見也

這章書加矣乎三字滿腔想望之情盡付之愴然一語中徹人轉深莫見尤切

當時魯其日衰矣賢者不用用者不賢故夫子設為此論以警之說人臣處君之位而欲思報稱也道在人事君矣若吾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者豈其窋位者與胡為知柎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朝也夫不知猶可說也知而不與則國終無君子之佐矣不可說也

這章書須知文仲非排擠下惠者特不極力荐之耳當時固由魯不用賢而文仲不極力汲引其罪自見窋位處輕講不與立處窋刺方得聖人責備賢者之意

柎下地名惠諡也展氏名獲字禽○魯僖公二十六年齊侵魯公使展喜受命于展禽以其言論齊

師齊師退又齊人求魯魯人與之厚質其微言于展禽展禽曰吾亦愛吾易又臧文仲祀爰居展禽非之文仲曰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書之以為三策又夏父弗忌躋僖公于閔公上展禽曰必有殃凡此皆文仲時事故宜知其賢

甚矣世之厚於繩人日與怨相尋而未有已也夫子醒之以自反說君子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凡屬于己身上獨從其厚而于人則不過為之督如是而紛然求是之念既滿于我之先自求忿忿難受之情又消于我之不任受則雖不避怨自有以遠之使不及矣這章書是夫子在人情上反觀來的自厚如厚集以任之厚勉以程之厚於己者必薄責人是一套事嗟乎人未有肯自薄者而偏不從厚人未有喜人薄我者而偏定其薄此又世情顛倒之見也人之心中有一番酌量則長一番精神不然者初念之泥當者或可以轉念續之故夫子警人說人心當未事先茫然失之初念又失之轉念不心口相商曰知之何如之何以畜之者吾亦只得與之俱置而未將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已矣乎已是止矣乎是漢詞有欲已而不得已之意

吾未見好德德字兼人己之

如好色者也如好色只是形容好色極誠 容好色極誠

好德天理之自然而色常奪之好色人欲之熾然而惟德能克之色緣目入見可欲則心乱是以色易德也心之官能至非禮勿視

即好德如好色矣 色粹語 粉白 巧笑倩兮 螭首蛾眉 傾國傾城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 霜肌雪骨 胡天胡帝 領如蝤蛸齒如瓠犀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竊位在心上說只將國家之位為已位全無荐賢為國的心腸

陰而據之故曰竊位其字與知柎下惠之賢柎下惠魯大夫賢就直道字是怪他語氣勿直罵他

事人而不與立也不與立是不荐他同立于公朝 泰証 大全熊氏曰公叔

升則稱其文臧文仲知柎下惠而不與立則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荐賢為國也 柎下惠實錄 蒙恥救民 賢于武仲夫子獨下之豈非以妨賢病國惡之大與

輕財不匱 合二國之信 孝公來侵遣使而就其謀 與人無害 明祀典之非 爰居贖祀據典而行其諫

不代 三黜不枉 考恭慈仁 出世不妨于獨清 不竭 三公不易 允德節義 入世無嫌于共濁 北鄙之師談笑却敵國之兵 岑昝之求雍容守一已之信

子曰躬自厚躬即是身積而才已曰厚自厚乃自家身上極其深厚不敢放過躬字上勿添責字 而薄責於人薄責非不責也不以長益人不足以能病人不以智窮人特對厚言之耳 則遠怨矣余猶龍曰宋呂伯恭性下急一日論此章忽覺念憶冰釋朱子曰學如伯恭方是龍變化

遠怨類 圭角泯 疑忌消 涉世寬錯趾無碍地 意氣恬 猜嫌靜 藏身恕動物有圓机 道全德備 不以尤悔之身開天下指摘之端 寬容器使 不為已甚之行示天下苦難之路

子曰不曰如之何曰是心口自揣自度 如之何者如之何者思之熟而處之審言此人臨事起初不思量這事要如何做再又不思量這事要如何做 吾末如之何也安能代為之謀是形容他無復顧思喚他不轉之意

泰証 余廣之曰先事而如之何者坤之履霜也當事而如之何者震之龍虩也既事而如之何者濟之曳

論語卷八 衛靈

這章書是夫子哀世上不肯轉念的人萬事難成
尚未說到臨事上末如之何與上兩如之何要叫
應得活口極冷心極熱是欲如之何一番

怡淫喪德匪人招損不可不惕然省也故夫子為淫
朋者戒說夫人聚眾群處已非一人而且自朝至暮
又非一時恣諛浪之語議論不本正理營机巧之事
所行挾數任術率此以往良心浩于旦晝禽獸不遠
焉

這章書重一義字小慧正與大義反義者持身之
範亦涉世之宜小慧則自私自用智于身于世皆所
不宜者謂持身也難涉世也難是警惕之詞

君子者備道之稱也夫子穆然思之說君子之應天
下無適無莫義以為之質幹主張合宜根本立矣抑
又截然中正無過也無不及也而禮以行之抑又雍
然與順無乖也無戾也而遜以出之抑又純然誠懇
以此始以此終也而信以成之並時而起應机而投
非君子孰能盡善若是哉

這章書首尾君子相呼應義以為質句提綱下三
句通說去君子就養成說義禮信隨時默運自

旁入觀之有是四者之名君子不知也然不曰以
義為質而曰義以為質不曰行之以禮出之以遜
成之以信而曰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總
是一理渾全於胸中而發見出來的委曲節奏段
段有許多妙處君子哉深致贊美之詞要想純備
意又要想渾成意

夫子表君子務實勝說道積厥躬能也無之是心體
虧欠真性缺陷不啻痼疾乃身故以此為病若以人
不知為病適以禱吾聞修君子不然

這章書與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只倒一
下然冠以君子便見君子之深以無能為病與以
不患起語作做戒之詞者自別病字悚人乃切身
之痛

名所以命實也非可以浮囂也故夫子醒人務實說
君子非譽名者也然名者實之賓若汨汨焉自泯沒
于世而無實之可名是宇宙若無有我故君子每以
此為疾非疾無名疾無實也自當思所以求其實矣
這章書若以沒世作蓋棺則疾之晚矣以沒世作
終身則意猶未切也作泯沒于世看殊是名不稱

輪也故成湯有深淵之懼而伊尹就
謀周穆有虎尾之憂而君牙來翼
昏蒙 不起念而惕其幾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怠緩 不轉念而求其故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子曰群居終日 是一夥成日 言不及義 義是正經道理不
聚作一處 好行小慧 小慧是小巧的聰明凡設機
經緯趣打諢都是 一孤歪邪議論 難矣哉 難矣哉 煩難使不得蓋他把這等空閒
之外者却 難矣哉 日子都錯用在虛哄處要望長進決是
喜歡去做 難矣哉 色長明日詩云無拳無勇戰為亂階為
害亦該在內 難矣哉 獸將多爾居徒幾何正言此輩也是以
王制之居 民無曠土 無游樂 小慧類 習縱橫之奇
士勸尊君親上然後與學 爭衡 陷深 矜為奇識 尚象不必制器
閑捷 機械熟 喜為釣得 規矩無取方圓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 義者人心直方之理即人本有之體
以為禮以行之 禮有規矩可循故 孫以出之 孫只氣度所
主張 禮以行之 日行在作用處言 孫以出之 發故日出在
節奏 信以成之 信是信實成是成始成終在究竟處言
處言 三個之俱 語助詞勿指事亦勿指義

艾千子曰質質幹也有幹然後枝葉附又質素也
有素然後采色加焉若不此個而務為禮孫與
信禮亦曲謹孫亦足恭信亦小信即微
得周禮祇是一個極極小人豈曰君子 義質類 有體
集志于虛 無剛柔之過 獨立不易其方
苞物于靜 有退藏之地 相扶各依其類 禮孫類
至中至正 恭敬莊儉 小物必察而無失足之患
不激不抗 揖讓謙卑 大度必稽而無凌節之虞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君子務學之人病者自慙自艾寔為
病痛不息寧者無能凡萬分中有一
之未盡不 謂之能 不病人之不知也 不病正一味未能之意若
謂之能 黃幼玄曰病無能與患不能不同不能是外面
修直 零星算帳以東缺西故曰患無能是他肚裡自
能矣 看做空虛極了故曰病 黃庭經曰宅中有土常衣丹
審能見之可不病蓋言貴內照也能與無能何與人事

務實類 愧獨知 共証者易謝 叢垢在余影
求不足 獨歷者難完 懷疾在毫末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是平日豫以此為患沒
世是泯沒于世無實之可
稱 張公亮曰名者實之賓實必有主君子不病其無
實病無延實者百年住世死同腐草可為痛哭流

論語 衛靈

四書章句

者大不為史冊之紀載。小不為鄉評之推重。若深負切痛于身者。故疾之。

自己之介。不濤學術。濟矣。故夫子即所求以衡品。惟君子看得自己無所不有。道德固從性。具事業亦非外邀自己。取用不盡。故只求諸己。小人看得自己一毫沒有。富貴在人掌握。功名在人齒頰。不靠人便難過活。故只求諸人。君子小人分途。豈不遠哉。

這章書看兩求字。與為己為人。有別。求字。其有力。玩兩諸字。見君子看得己大。件件都是己。件件只是求己。小人不知有己。看得件件都是人。件件都去求人。

天下人非有心立異。即有意尚同。釀成爭黨之風。故夫子表君子以坊世。說君子之處世也。挺然獨立。矜矣。而義氣自嚴。非為矯激。何所干爭。講然待人。羣矣。而和氣自流。非為阿徇。何所干黨。君子不過率其性情之用。而世道賴之矣。

這章書。須合兩句。想出君子正。直和平之義。非矜群分。立之說。亦非矜群交互之說。不爭不黨。即從矜群中看出。

春秋時選法一途。不惟其人。惟其言而已。夫子為之定其衡。說天下議論固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秩秩可聽者。人鮮不緣是而舉之。而不知君子之舉人。正不在此也。惟收其言。使不至廢棄而已。如此則不愛人之害。而俱受言之利矣。

這章書上句是主。下句是還上句。一節語氣。總是為以言舉人者。而發。只是聽言一法。不分用人取言為兩。

子貢多學欲知博中之約。故問說有一個字之約。即至終身之久。亦可以行此一個字者乎。夫子說汝欲求終身可行之言。不必求之身外也。但就行之而當。是一究竟。是一首。可思其惟恕乎。恕何以終身可行也。蓋恕者。知人之謂。不欲人如吾心。而欲人如吾心。不欲人人如其心。而欲人自如其心。故已所不欲。此心何心。能如此。而勿施於人。人莫近於己。身莫約於己。身之友。求此已。不與天下相隔。正此恕。不與天下相隔。處此一字。真是受用一生。

這章書按子貢之問。是求守約。非求利行。非如子張問行在世途。且日終身行。則行亦不問世也。求

涕長太息。聖言。聲名類。茂騰。微聲。蓄極流光。緼藉。但云疾耳。籍甚。鴻號。實大聲弘。千秋如揭。名以盜虛。則浮根之聲華皆賤。奕代如新。名以實實。則閭修之品價當貴。

子曰君子求諸己。求者于方百計。殫精竭神。必要得之。求諸己。是常恐己檢點不到。玷缺處多。一毫不敢放過。小人求諸人。專責望于人。蔡註。張天如曰。求己求非但名實之謂。孟子云。曠安宅而弗居。放其心而不求。便是不知有己。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求己類。疑注。受範于神明。人所不知。而天獨知。慎獨以著其位育之理。精義以妙其神化之需。樂天以大其安仁之用。度禮以平其矢躬之思。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君子是持世的人。矜是黑白。群而不黨。群與和不同。和是一團和氣。群則和以。蔡註。張受先曰。處于眾人之中。不黨是不立私門之黨。矜如姜女。矜莊。嫺母弗取。妬也。幽蘭矜香。蕭艾弗敢。故也是息爭。第一品羣。如長林鐵侯。動息總忘。机也。孩提三兩啼笑。不關情也。是散黨第一法。解得此。矜群類。喚坊表。義。便將是非和衷策科一筆掃盡。訂根宗。

臨節不奪。恭以役仁。讓以役禮。未嘗有勝物之心。立方不易。以類辨物。以異致同。未嘗有徇物之行。兩間之位。既貞不與六龍疑戰。八序之熙。既洽不與百寮徇情。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君子指在位者。以字當把字看。其則不必以其言。不以人廢言。不以其人之不能任事。而棄之。故舉其人。蔡註。陳大士曰。不舉不廢。即是一人。如楚申公巫臣。諫廢其人。亦烏可舉。用人類。彰瘴明事功。與議論交成。求諫者自當如此。用人類。進退慎賢。與言路俱開。分人而分言者。程士之法。不為論篤之人。混其銓選。有舉而有廢者。肅王之教。不以色莊之言。資其登進。

子曰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終身。終身。之字。即指一言。謂終身。子曰其恕乎。恕者。如心之謂。勿用行此一言。不必多求也。其乎云者。有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人身不能一日離人。深味不窮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同。然不外此不欲之私。無時不可相通。豈不終身可行。蔡註。大全新安陳氏曰。恕者。求仁之方。子

八冊五卷八 論語

其可也。夫子只向他本身指點。此身除却怨之一字。無安頓處。不欲勿施。不是解怨字。正是一言可終身行影子。

誰毀全旨。此夫子作春秋之婆心。春秋者有是非。無毀譽之書。夫子作春秋。褒貶雖毫不放過。然原是以天下是非之公心。行禹湯文武之直道。禹湯文武以直道行賞罰。天子以直道行是非。實有執古御今之意。

春秋時是非各逞已私。毀譽淆亂甚矣。以人心可枉也。故夫子援人心之直以惕之。說吾之于人也。非之當其真止耳。於誰而毀是之當其真止耳。於誰而譽如有所譽者。其必有所試于一節矣。無毀無譽。直而行焉耳。

當其實。口是非過其實。曰毀譽。打頭曰吾之於人。便有相關切意。不曰無毀無譽。而下兩個誰字。正照下斯民也。看譽而口有所試。即是無譽。而况于毀乎。此固反之。吾心有不能枉。亦以今日此民。即三代之君所嘗以直道而行之者也。三代直道而行。正以

民心本直。故此道行得。今之民心。猶三代之民心。亦惟直道可行之。誰可得而毀譽哉。

直道而行。是禹湯文武事聖人。分明夢想三代。非獨援民自信也。

風俗之變。人心為之也。夫子有感而嘆。說我生之初。去古雖遠。猶及史之闕文。不傳所疑。以悅人焉。有馬者。借人乘之。不挾所有。以自私焉。今亡矣夫。可勝慨哉。

這童書須領上章三代直道而行。說來史闕文是直道而行之真心也。即馬借人亦直道而行之公心也。今亡矣夫。言不特朝無信史。即野之淳風亦泯。直道無留世變。江河何所底止。能不深慨乎。世本註云。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矣。至于夏商。乃分置左右。故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經尚書事。經春秋者也。周官有太史小史外史御史。

德周邪世之術。謀成濟變之功。關係世道人心不小。故夫子指亂以防亂。說德本辨于言。不經之談人皆知辨。何為亂德。但出于巧。則似是而非。或陰竄德中。

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推心 劑量 無苛刻 不設藩籬 合字密之分願 黎矩 權度 無險峻 不立蹊徑 推一己之心思

大通 平情于人已之間 合矩于太始之真 玄同 達觀乎欲惡之際 符衡于無妄之元

子曰吾之於人也 惡說於人猶待人 誰毀誰譽 人有完

為損壞曰毀。人無全善。而過為稱許曰譽。誰者對。我而言。與無字不同。言誰人為我毀。誰人為我譽。如有所

譽者 就使或 試猶考閱也。考其事未真。閱其 譽者 有所譽 其有所試矣 人當隱非真譽之亦非泛然皆

譽之 毀字類 譽類 仁人義士蒙不白之冤 忠臣孝子受求全之毀 艷羨不直 被赫赫之名 稱慕不替 負彰彰之譽 不虞之譽 未足為震耀

斯民也 斯指春秋時民 即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三代

夏商周之一君所以直道當以此無 蔡註 黃幼玄曰。按班固私曲之道 行以在上人賞罰說 蔡註 作景帝贊引此以

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嘗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秦時法網峻密。故奸宄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即于章意極合。

斯民類 各安本情 呼吸相通 耕鑿之符于帝則 各得生理 氣類相關 日用之忘于天札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猶及是上古全盛不及見。猶及 疑之文也。是朝有信史。使後世 有馬者借人乘之 公物於 不枉其是非之公。亦為厚道 有馬者借人乘之 人野 有淳風厚道也。二 今亡矣夫 悼時乃是提醒人心之詞 事皆古之僅存者

蔡註 余猶龍曰。凡史皆紀惡垂戒。而作也。君子見人不善。不欲出諸口。故君父之惡。常諱而不盡。如春秋所書亂跡。有傳詳而經反略者。若楚子圍弒。邾殺鄭駟。弒君鬻頑之類。經皆書君卒。因其事而從輕也。周與魯事。諱者尤多。史摘粹 秉筆 權不僭 大書特書 皆闕如之義 授簡 法不亂 或褒或貶 用法謹嚴 道本于天。即以法天之心。不忍盡筆于書 宅心忠懇 統繫于王。即以尊王之意。不敢過騁其辨

子曰巧言亂德 巧言依附名理。似是而非 老亂德炫亂人心之正理 小不忍則亂大

史御史 德周邪世之術。謀成濟變之功。關係世道人心不小。故夫子指亂以防亂。說德本辨于言。不經之談人皆知辨。何為亂德。但出于巧。則似是而非。或陰竄德中。

知辨。何為亂德。但出于巧。則似是而非。或陰竄德中。

知辨。何為亂德。但出于巧。則似是而非。或陰竄德中。

知辨。何為亂德。但出于巧。則似是而非。或陰竄德中。

知辨。何為亂德。但出于巧。則似是而非。或陰竄德中。

知辨。何為亂德。但出于巧。則似是而非。或陰竄德中。

知辨。何為亂德。但出于巧。則似是而非。或陰竄德中。

知辨。何為亂德。但出于巧。則似是而非。或陰竄德中。

知辨。何為亂德。但出于巧。則似是而非。或陰竄德中。

知辨。何為亂德。但出于巧。則似是而非。或陰竄德中。

或明篤德上德之真必為其所炫亂而不能持謀原
生干不忍大不忍之事人皆知謹何為亂謀但于一
事一物之小者不忍則重大者反不及顧或以依徇
喪機或以輕發憤事謀之大必為其所敗亂而不能
就可不戒哉

這章書須就主持世道者說天下顯然之亂易見
而隱然之亂難知巧之亂似也小之亂忽也言人
之言理明自不至于喪所守謀已之謀氣定自不
至于敗所謀病在巧小字

自公道之晦也則好惡一途竟據悠悠之口為定評
矣故夫子為御衆者戒說好惡固有難輕徇者有人
而衆惡之不隨聲詆也必察所以致惡者何在有人
而衆好之不同口褒也必察所以致好者何在蓋恐
貞士負詘於群謗僉夫售欺於同愛耳

這章書須知察字正為衆人說出真惡真好不但
針砭世法直是鼓吹輿情蓋衆之好惡豈盡不是
必字是極嚴書法亦是極活書法又須知好惡必
察下之以存直道于人心上之以明公道于國是
要說得有關係

謀小非小事乃私情以理自制之謂忍不忍乃牽而不割
逞而不收不善舍忍濡忍也如姑息不忍制其愛激烈
不忍制其忿所不忍者小也
亂謀者敗亂已大事之謀
趙太后不忍長安君質齊劉先主不忍取荊州之類若
匹夫之勇一朝之忿不忍即賤何但亂耳昔人云忍之
一字衆妙之門別是一意彼不能
容忍主義言此不能安忍主仁言
亂謀類 潰決 張皇

姑息苟且 小欲之亦動小憾之亦驚其方寸已先亂
躁發妄動 逢小喜亦其逢小怒亦奮其元神已先傾
子曰衆惡之 衆字與公字不同公以心言取必于理衆以
迹言取必于同衆惡是言出而為人所非行
出而為人所議 必察焉 非察衆言乃察 衆好之 衆好是言出為人所
人所議 必察焉 本人可惡之實 衆好之 所稱行出為人所
揚

必察焉 察本人可惡之實 衆好之 衆好是言出為人所
揚 好必察處匡章通國皆稱不孝孟子
獨不以不孝目之此是衆惡必察處 觀察類 辨物
出情觀理 兩存而互勘 變事不審不可以考行
度望衡情 孤行而自得 大義不明不可以論人

子曰人能弘道 人只就是尋常夫婦之人能亦即是尋常
日用之能道指理之具于人心者言弘只
是滿其本然之量非道 非道弘人 非有人外之道以弘于
本小待人弘大之也 其人不是說道不能使
人弘亦不是道 衆証 余起男曰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
非能自弘于人 衆証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克之足
以保四海即是人弘道道與人非二易有太極人心之
謂也張彞云天地至神必待人而存此人弘道也人不
得道無異禽獸得道則參三才聯宇宙為一體此亦道
弘人也但道體無為人心有覺故能不能之幾在人不在
道聖人所以 弘道類 日用飲食節節有引伸之象
專責成于人 弘道類 性反功能種種有通變之神
尚文洛字皆洩道之器而不借靈于人造物亦不能廣
其傳 木石魚鳥並藏道之官而不寄性于人動靜亦只空有
其意

子曰過而不改 過是無心之失不 是謂過矣 是字指不改
改是畏難苟安 陳臥子曰過如過門過路過門偶未入過路偶
非言 衆証 未逢回步重入轉首相逢亦終未為踈漏也
心遂 衆証 點染 大虛之障 誰屬之階 動而有悔
過類 註誤 神明之玷 誰叢之尤 安而能遷
亟為痛絕 偶一念至改前恨晚 回首成缺陷之場
力為懲艾 今若再悞後悔何及 轉盼失進退之谷

既自人之離道也高視神聖空談位育徒為愚不自
者開謝責之路故夫子崇責人而醒之說率性之謂
道道本即人而具也故既命曰人無論知愚賢不自
之人則弘道其能也性分之所有者收之使入賊分
之當為者推之使出弘道則弘人矣若人不自弘道
是塊然血肉之軀無異草木瓦礫而道非能自恢廓
其身為聖賢之人也人無自失其人可也

這章書首揭人字欲人毅然以人自待也只重人
恥字不重弘字兩語一正一反下句重喚醒上句
無兩意人是合人而點動之切勿以人字專歸聖
賢弘字空說位育益人心即是道體道從人出弘
源在人非另有個道在做主張而弘人也

反身之功不貳之復過非能累人也故夫子喚醒人
說過者一時之悞過非過也惟過而憚改則無心之
差反成有心之失一時之誤遂貽終身之尤是真謂
不可改之過矣

這章書是要人急于改過過改象也改得為失即
可改失為得一轉移間耳故不敢于得過時謂其
過而必于不改時謂其過

致知必在格物。盡性必在窮理。夫子已身驗之矣。故說甚矣。人不可不學。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凡以祈益也。而竟無着落。受用處。祇覺苦思。不如學之深入也。驟思。不如學之漸熟也。偏思。不如學之兼致也。今而後知學之益大矣。

這童書須看註為思而不學者言之。吾嘗二字在虎中。想看無益二字。要看縱思之有得也。只是空想無干本體。不如學也。若謂思後再學。固為藉解。若說即思即學。亦為纏解。只是以思用之于學。一句便了。

世之求道者。祇為利祿之嫌耳。故夫子言此。以破其惑。說君子所謀者道。朝夕晷刻。不得不已。食則聽其自至。而所謀者不與焉。嘗觀耕也。餒在其中矣。是謀食而未必得食也。學也。祿在其中矣。固不謀食而食亦不必謀也。故君子謂不易得者道。不可解者憂。其聖皇然謀者以祈釋此憂耳。豈憂貧哉。其或轉念而謀食也。

這童書為分心利祿者發。道必曰謀是心口實對。處危微真偽死起。聖賢帝王而議尼父一生勾當。

皆此也。憂即是謀的主意。抱之以終身。若曰食便見是求飽之私。曰祿便見是用享之寔。寔地承受處。耕也一句自是引喻也。字矣。字語氣妙在挑撥醒人。然祿雖在學中。君子只憂道不憂貧。而非上學以得祿也。

知及全旨。這童書須提知及。挈一童之領。莊蒞動。禮禮是仁守中事。仁守總是知及中事。知及仁守。莊禮登登說下。此古人精一無盡之學。

學問原有至善田地。所以大學合明新而止之必曰知。止下夫子欲人請智之極說。學以知為入門。如智及之。而所以貫始終。徹內外。合人已者。已見之明悟之徹矣。從而任之。不使一毫私意間斷。乃為仁守。若仁不能守之。則所知者終不我有。雖得之必失之。其于智猶未真也。

知及重看。此是請到非關。想到仁守着力字。與依仁不同。乃力行之仁。非渾然本体也。雖得必失。宜就知上說。此之字指理言。下二節之字指民言。○惟表裏之一也。則仁不可無莊。知及之仁能守之矣。心境已無。或息若不莊。重以臨蒞之。無儀可象。則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終日終夜只是窮日夜。以懸空無益。是強探出來。不如學也。是不知以所思。思索無益。無自得之益。不如學也。者驗之于學也。○

○**參証** 吳雨來曰。聖人云無益者。非虛語也。蓋雖神明默識。而耳目不交。躬行不涉。縱神遊八極。潛天潛地。祇是虛見。無憑即化工之空寂也。舍庸言庸行。別求頓悟。是捕風捉影。無頭學問。○錢希聲曰。思與學。天之風雨也。人之看候也。風雨不節。則無功。看候不和。則無味。故黃寓庸曰。因其時。履其事。素其位。蹈其常。○

○**思字類** 沉研 沉潛細絳 神遊于象先 揣摩于冲虛之境 探索 反覆圖維 慮周于事後 馳想于寥廓之天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謀道猶云求道。以用功言。耕也。餒在其中矣。天時有違。而不得食在其中。在耕之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學即是謀祿。在中是天爵修人爵。君子憂道不憂貧。憂道是其心憂乎道。而不得不。不憂貧是其心不憂乎不得祿。而貧謀是未得而經營。憂是未得而愁戚。

○**參証** 周介生曰。易曰不耕獲。不菑畲。詩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今皆以狀君子是謀利不計功之心。

耕農類 千耕舉趾。蕪蓂。亥乎三時。汗萊生。久治之田。是獲是奮。勤劬于卒歲。貧弱多良農之子。闢奇與于千秋。苞千秋以為畜。酌取其耳。謝奇窮于一日。茹性命以為精。顯取其甚。畝鍾鼎雖華。弗與易菜書之讀。勛華非跡。總以發幽獨之光。

學祿類 子曰知及之。知是見得真及是。身工夫都到此。仁不能守之。仁以力行之。守是間于私不能持。雖得之必失之。一時雖得而私意未。守是知之未透處。○

○**參証** 陳臥子曰。只是知有不及。便容易間斷。如亡于追。交蕭何追淮陰。鄧禹追文叔。一追及。那官放仁。即知之貞守。知及類。真覺。知周物始。剖微微幾。不斷處。真覺。明秉幾先。燭幽鏡隱。靈足以映心。洞然有真明。藏之為中含之哲。尤足以燭物。炯然無遺照。出之為外炳之靈。

○**知及之** 是見得透。仁能守之。又守不莊以蒞之。莊是恂悚威。莊以蒞之。是臨民。則民不敬。不敬是玩慢。亦是我時以此一段莊嚴。疑然。不試于觀。明威著亦精請之報。

○**莊蒞類** 疑然。不試于觀。明威著亦精請之報。

○**知及之** 是見得透。仁能守之。又守不莊以蒞之。莊是恂悚威。莊以蒞之。是臨民。則民不敬。不敬是玩慢。亦是我時以此一段莊嚴。疑然。不試于觀。明威著亦精請之報。

○**莊蒞類** 疑然。不試于觀。明威著亦精請之報。

○**知及之** 是見得透。仁能守之。又守不莊以蒞之。莊是恂悚威。莊以蒞之。是臨民。則民不敬。不敬是玩慢。亦是我時以此一段莊嚴。疑然。不試于觀。明威著亦精請之報。

○**莊蒞類** 疑然。不試于觀。明威著亦精請之報。

○**知及之** 是見得透。仁能守之。又守不莊以蒞之。莊是恂悚威。莊以蒞之。是臨民。則民不敬。不敬是玩慢。亦是我時以此一段莊嚴。疑然。不試于觀。明威著亦精請之報。

○**莊蒞類** 疑然。不試于觀。明威著亦精請之報。

○**知及之** 是見得透。仁能守之。又守不莊以蒞之。莊是恂悚威。莊以蒞之。是臨民。則民不敬。不敬是玩慢。亦是我時以此一段莊嚴。疑然。不試于觀。明威著亦精請之報。

○**莊蒞類** 疑然。不試于觀。明威著亦精請之報。

○**知及之** 是見得透。仁能守之。又守不莊以蒞之。莊是恂悚威。莊以蒞之。是臨民。則民不敬。不敬是玩慢。亦是我時以此一段莊嚴。疑然。不試于觀。明威著亦精請之報。

○**莊蒞類** 疑然。不試于觀。明威著亦精請之報。

民亦玩而不敬是亦學之一闕耳

仁守說到莊蒞工夫愈密是制外養中法不莊不止身法之疎亦是心体放逸所使亦是智未徹處

民不敬是我心之敬不能與民相欽亦見非仁人

流露之精神全不重民不敬上只重不可不莊上

○惟巨細之一也則莊不可無禮知及之仁能守之

莊以蒞之矣動作周旋之間而不以禮小疵未融即

至善之未備也是猶學之有款耳此中工夫可不細

自檢之以求其該備乎

禮屬我不屬民本心上大中至正合于人心上恰

好處是之謂禮如或瞻朝恭默而勞來匡直之教

有所未細則品節不調終非盡善須知未善也此

是活語不是煞語是鞭策語不是敲擊語

春秋時大德不官斗筭自用故夫子獨高君子之品

說君子抱負者大不能以瑣細之事而知君子至于

非常之源注焉而不滿荷焉而不什其承受何如大

也則君子見矣小人馳騫者小任大則不無折足覆

餒之虞至于伎倆之微外貌似可觀聲名似可聽亦

盡在此則小人見矣人之分量不同如此是在用人

顯中為度 光明到而整暇呈

淑慎為儀 坤寧極而乾惕顯

○知及之仁能守之

既仁以守 知之所及 莊以蒞之 又莊以檢勸 動

之不以禮 動主化民說禮是

民所自有之天則 未善也 善即大學至善之善 未善是言自家涵養

未善非謂動 參証 章內十一之字俱指民言謂註疏知以

安其情化民之善 必備此四者近是 動禮類 中規 有度焉為之幅

辨上下 承天道 退讓之風 從繩尺養血脉之恬

鼓舞斯民之勝 醇疵判焉 敬慎之心 自秩序讓修齊之化

居高率物之事善否懸焉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

有所著見回知知發于外人亦從外

以知 而可大受也

受藏于中我亦從中納之曰受

君子 而可小知也

小人非奸惡之人只是瑣瑣之輩

可大受 器淺狹不可以大者責之使受

而可小知也 是試之一節投之一事將沾

是試之一節投之一事將沾

參証 艾于子曰受者為名教

沾自效而只可以小事知之

參証 受擔當為世局受經營

為于古受疑謗非有大力量人不可若僅小小見知則

其識已淺其量已薄到得大節處反承受不起只有准

陰韓信隆中諸葛何嘗露出一點機鋒而謀王定伯之

業直定之立談之頃可見今日不足知之人正異日無

不知之人惟有不可而可之

神乃全則大受豈人所不能 大受類 承載 任重

淵乎不測 不以仁牽不以勇就剛柔莫得而定之

穆乎無際 賢樂其嘉眾荷其矜備黨莫得而中之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民謂凡民之言其也即民

較之為甚言人知民生日用用水火離不

得不知仁為民生日用尤離不得者也 水火吾見蹈而死

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彼水火至切然猶不可蹈而有

貫徹千古皆元神所長 參証 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

存未見蹈之死者也 下者謂之器仁是四德之元

有生無滅水火是五行之質便落輪迴去了故可以生

人殺人○存疑曰亦有蹈仁而死者矣但其死也通亦

以為生不可以此論故 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水火摘粹

上古致敬鬼神則濟樽杯飲備取底

天子不忘賓旅則水師監灌天師監療

人者有以衡之則國家始受君子之福矣

這章書須作官人看方是非抹倒小人君子非全

拙于小節小雖君子所能而不可以此知君子耳

知君子者在于大處觀其所受蓋其大德足以鎮

受大量足以容受大識足以休受也若小人則德

小量小識小安可以大受而但可小知

甚矣民之真然于仁而回覺也故夫子喚醒說仁之

不可須臾離也宜獨士君子然乎哉謂之民則日用

不知安知所謂仁者自我觀之日用之至切者莫如

水火民日用之至切者尤莫如仁蓋甚于水火焉夫

水火之所以切于民者謂其賴以生也水火吾猶見

蹈而死者矣頃刻無仁則民頃刻何以為生未見蹈

仁而死者也存其身者有其性受其利者權其害孰

為甚哉

這章書要看民字夫子提個水火正將人之最緊

要者以形出仁之為甚死生二字是點破俗情正

發明仁之甚于水火處非上較緩急下較利害也

承詳第六篇○火之言燬也物入即毀也文象炎

上之形白虎通云火之言委隨也隨物而麗也燧

火摘粹 上古致敬鬼神則濟樽杯飲備取底

天子不忘賓旅則水師監灌天師監療

人者有以衡之則國家始受君子之福矣

這章書須作官人看方是非抹倒小人君子非全

拙于小節小雖君子所能而不可以此知君子耳

知君子者在于大處觀其所受蓋其大德足以鎮

受大量足以容受大識足以休受也若小人則德

人鑽木作火周禮司燿掌行火政四時變國火以故時戾在天味為鶉火心為大火其正為祝融闕伯其神為回祿亦云吳同其聲曰諄諄

人之不力于仁也氣靡于當神靡于讓也故夫子激之說仁者其任重其道遠直須以一身擔當之奮迅激昂真有雖師不讓之勇然後能勝其任而遠到也

可以有退託心乎
這章書說當處別破世人退縮本情力加鞭策要

夫子辨貞諒說貞者乾德也君子操持自固無所執着亦無所遷就貞也諒則必執意見而必于信君子豈其然

這章書以信理表君子貞體居亨利之下而以起元故曰貞貞者事之幹也貞與諒皆固字意辨在正不正之間正而固便是貞不正而固便是諒

利祿一途最足薰人消人忠敬故夫子表純臣之心說人臣實躬事主則事非君事而即屬其事矣必當精白一心敬其事以無負一人無負寸心而已而利

祿之念絕不掛于胸中直後之而已斯純臣也

這章重敬事上後食正絕于敬事處要說敬事不可混做敬君後食是直是不暇計非是先敬事而後計食

已甚之行非可以存心亦不可以立教也故夫子說人之各趨所向亦由莫知統一者矣吾以為但有各一之教則盡人而歸于陶鑄之中自無群分之党類教固不當為之急重也乎

這章書玩有無二字見誨人不倦之心謂君子之心惟知有教以一視之心行合同之化非有心計其類也

人心之不正由于道術之多岐也故夫子為明道說道一而已故謀道者不可相濟彼此互劫而無不合不則意見微分趨向遂別無論各執所見而不相下即官祭未承終難融合非大道之公也故不相為謀若統一聖真則家無異教人無異學而人心以正是在主持道術者

這章書斷至明道術說是嘍誦非誦詞不同謂道術不同也如尚同尚異貴先貴後之類若善惡邪

折木之月盛德在水君迎之北郊而祭其功著且以為或源為或委
實沈之月盛德在火君迎之南郊而祀之章若亦且盛于益尊于瓶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者有奮迅激昂意讓非謙遜是胆怯意不讓者勇往直前也讓則必不能當當則自無可讓曰
師特甚言不可委耳
蔡証 吳次尾云如顏之請事斯語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者有奮迅激昂意讓非謙遜是胆怯意不讓者勇往直前也讓則必不能當當則自無可讓曰
師特甚言不可委耳
蔡証 吳次尾云如顏之請事斯語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是真見正理而妙于守諒是此貞也言必信行必果經經然小人哉此諒也
知至之幾 觀變而沈幾 趨時必先立本
知終之終 顯之而藏微 變化從乎易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敬其事是一心對付在所事上耿耿一念精白承休鞠躬
天地貞觀日月貞明
吉凶貞勝動作貞一

蓋齊祿則絕無想念
方是真敬方是純臣
事君類 受若采 杼媚茲之忱 盡若事 竭補袞之力

子曰有教無類大公之心只有個教不論賢否之類
蔡証 大仲與曰無類者不擇人也如孔
子于互鄉 孟子于墨者夷之是也 教類 善哉育德 多方造就 侯明善識悉領並生之德 委曲成就 兩露風雷總荷大造之教

有教無類 以性言本皆同一無有不善一天命之正 以類言有不同一有惡有善一氣習之染 以教言反於同一可復於善一變化之妙

子曰道不同而意見各殊不相為謀謀是謀道乃可不相為謀是不相入
蔡証 陳大士曰此不必邪正之迥異 非不共計謀 如洛蜀之党朱陸之辨皆是

異道類 彼此互異 始于各求其是終于各矯其非 啖合相軋 始于不能相下終于不欲相成 人為道則志分于人已而党立于異同

人為道則志分于人已而党立于異同

人為道則志分于人已而党立于異同

人為道則志分于人已而党立于異同

夫子見思未文運日流于盡修詞者徒牽于文而鮮立誠故說文章大之紹述聖賢小之宜寫政事皆詞也所貴乎詞者惟其條達而不紊暢達而不晦而已矣于此之外豈更有所加乎

這章書不獨定修詞之則乃欲挽文勝之習而上追渾噩之風也有明道之詞有經世之詞寒者通之隱者著之作述一出而天下萬世之心亦若為之疏通透徹而毫無凝滯此之謂達玩達字有行乎其當行意玩而已矣字有止乎其不得不止意

師冕全旨○這章書只淺上說而因物付物之意自寓不必過為鋪張記者記此似已悟得無行不與之意故描寫宛然

此見聖道之隨處流行也有樂師名冕者見于夫子及階子詔之說此階也示所升也及席子詔之說此席也示所坐也席中皆坐子以同席之人告之說某人在斯某人在斯示所接也此節句句要看聖人不著意而意自至光景

○迨師冕辭出子張問說子歷與師言之者果道之所在與○夫子說于道誠然有師則相固相師之道也吾亦行其固然者而已

夫子初告時豈是以此為道而有意行之因子張指出道字問故承之云然夫子只以相替自居正是夫子不煩造作處

周禮初官大師有眠瞭相替者也周任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即此也記曰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陳錫玄曰先王使替者司樂以其廢視而聽專然亦欲使此輩人得所則者守門侏儒擊磬蓋亦此意

顯史全旨○通章見夫子惻然公室之思季氏病根只是個欲字子孫憂而從此生出患不均患不安直究到蕭牆之憂摠以止其欲

人臣無將上則必誅顯與何屬也季氏何人也乃將舉兵伐之以魯臣取魯君之屬國以大夫操天子之重權不惟無魯且無周矣然謀雖已成而事猶未成此其責在匡救者矣○冉有季路心知不可而見于夫子說季氏將有事于顯與蓋歸其事于季氏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凡命告作述皆是達是暢發條達

參証孔子曰夏道未竟詞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詞已責矣書云商俗靡匕利口惟賢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由是而觀可得古今升降之會

文辭類盛世之詞藏而無盡衰世之詞往而不返行乎其當行幽通于天地鬼神明曉于君公士庶止乎其當止遠契于洛尚爻象下符于音律聲歌物作而人述匠意立言不妨舛夫從來之未有聖作而明述慎言出好止謹守夫清靜之元音

師冕見樂師名冕者及階是至階級子曰階也必告他

席至坐席之子曰席也必告他皆坐及師冕既與子豈

曰天子又語某在斯某在斯某人在此位參証陳臥子曰師冕曰階席類歷級而升得與樽俎之旁無告同一心腸循階而階漸有依几之望無階階接武布武由階而席禮之所以拾級而登無階席東鄉西鄉以耳為目冕之所以借目于眾主就東階賓從西階主入為席賓為階席

○師冕出既見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言階言席言坐

知夫子所言必是道故問道理果是如是與

○子曰然然其對師言的固相師之道也亦只是盡其固然參証張天如曰兩那律喪其肉冕原未嘗無見得夫子一相又不覺通身是眼矣○朱震謂謝上蔡謝曰好及與賢說一部論語首舉子見齊衰章及師冕見章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外內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相師類祀而登歌則相之于禮有危焉與之持射而登歌則相之于射有顛焉與之扶

季氏第十六大全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為篇次之意

季氏將伐顯與將是謀已成而事猶未發伐者○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是心不安欲季氏將有事於顯與只膝胸

與之相安于無事勿露伐字○孔子曰求獨呼求名見無乃爾是過與

求尤用事于季氏者故孔子責之說求無乃爾有是之過失與

將伐是記者立案之詞曰將者欲伐而未伐見臣尚可以諫季氏尚可以止○將有事是二子諱過之語然知見孔子猶有畏名義處○爾是過與是直罪其與謀非疑詞

考左傳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寔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註云顓臾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按春秋傳定公十八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庚子召冉求為宰伐顓臾蓋康

子事也故記者首叙冉有聖言專責冉有可知伐人者必有所執以為兵端夫顓臾乃昔者周先王封于東蒙山之下使王其祭是先王之顓臾也且非敵國外患者比固儼然在魯邦域七百里之中矣守土稱藩與魯國相終始是正所謂社稷之臣也即使有罪亦必公家伐之季氏何以伐為乃矯然稱兵邦城之中毋乃撤社稷之衛而蕪先王之命乎
夫先王三字提起先王字最重乃揭明周天子壓倒他邦城二句根先王來觀且字是字也字口氣

甚緊詞嚴義正見不當伐勿分段

考東蒙在沂州費縣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其居魯之東故名東蒙又名東山○社土神詳第三

篇稷穀神百物生于土而穀以養民功同祀同天子王社諸侯侯社不預農事無稷大國國社為民祈報有稷位棄為王凡國稱社稷以上穀為國之本也天子祀天地併祀社稷諸侯但祀社稷耳

○冉有又說顓臾之役此乃季氏夫子欲之豈但求不欲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蓋終歸其事于季氏也○孔子說求爾安得歸其事于夫子爾相夫子者也古良史周任有言曰為人臣者陳布其力于君以就居其位不能則引退而止若傾危而不持力顛覆而不扶起陳力就列者謂何則將焉用彼為之輔相矣周任之言如此○吾不知爾果不欲與否且就爾言評之所謂二臣不欲者過矣虎兕出于柙有司虎兕者龜玉毀于櫝中有司龜玉者非與守之過而誰之過與則今日君之顛危非相之過與
冉有歸咎季氏全為自家出脫說個二臣并不放

直罪其與謀 書法類 紀事詳 臣子必謹無將之戒 不是疑詞 誅意嚴 春秋每有誅意之文 謹始 不書名不書字而書氏者見其以族強也 志偕 不稱將不稱師而稱伐者惡其以擅逞也 紀逸 不紀其行不訊其事而志其將誅其以意滯也

○夫顓臾 重揭其名也 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 祖制在也至是王祭曰先王以為東蒙主見不得變亂 且在邦域之中矣 周先王之舊見季氏得罪周天子也 且字是轉語在邦域中 社稷之臣也 社稷臣言顓臾近見不得窺公家之臣也 魯為障蔽也不曰魯臣者附庸本諸侯也各自為國而寡小先王休恤之不使朝貢以其功庸附大國上達而顓臾附魯也言東蒙言社稷見季之得 何以伐為 不特言其伐之無 祭証 大全慶罪山川鬼神也 名直是不當伐 祭証 源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知非所當伐而伐之 顓臾實錄 統承太昊 竟錯乎龜蒙則悖禮犯義 魯列附庸 壤接乎曲阜 先王邦植其前 東蒙監其馨香 帶礪盟載在王府社稷鎮撫其後 邦域厚其庇廕 永傳盟記于王室土雖一丸亦隨夫賢聖帝王之後 品非崇峻已等之氏人名字之班

○冉有曰夫子欲之 夫子指季氏欲 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二臣指已與子路 心中要如此 又呼其名而責之 周任有言曰 周任古 陳力就列 陳力是布其匡救之力 不能是 不能陳 就列可居人臣之位 不能者出言曰 長史名 危而不持 將顛曰危 顛而不扶 扶使起也 則將焉用彼相矣 相助也 且爾言過矣 爾指求言過指之言已 虎兕出於柙 虎是猛獸兕是野牛出是走 龜玉毀於櫝 龜是靈龜玉是璧玉毀是壞 是誰之過與 守者之責說 考証 本草云犀雌者為兕而形異犀似牛在鼻者小不脫曰食角二角者謂之毛犀角有粟文以麕細為貴賤紋理絕美者謂通天犀胎時仰視天土百物則形于角是能駭雞分水也古人 虎兕實錄 包然取其角為酒器戒爭也即今犀盃 虎兕實錄 奔突負鳴 畏其吞噬 在山者倏在柙武夫力而拘諸原走墮 嚴其守捍 既入者俄既出圍人輕忍縱諸柙

○孔子曰求 這又因冉求辭過 周任有言曰 周任古 陳力就列 陳力是布其匡救之力 不能是 不能陳 就列可居人臣之位 不能者出言曰 長史名 危而不持 將顛曰危 顛而不扶 扶使起也 則將焉用彼相矣 相助也 且爾言過矣 爾指求言過指之言已 虎兕出於柙 虎是猛獸兕是野牛出是走 龜玉毀於櫝 龜是靈龜玉是璧玉毀是壞 是誰之過與 守者之責說 考証 本草云犀雌者為兕而形異犀似牛在鼻者小不脫曰食角二角者謂之毛犀角有粟文以麕細為貴賤紋理絕美者謂通天犀胎時仰視天土百物則形于角是能駭雞分水也古人 虎兕實錄 包然取其角為酒器戒爭也即今犀盃 虎兕實錄 奔突負鳴 畏其吞噬 在山者倏在柙武夫力而拘諸原走墮 嚴其守捍 既入者俄既出圍人輕忍縱諸柙

○孔子曰求 這又因冉求辭過 周任有言曰 周任古 陳力就列 陳力是布其匡救之力 不能是 不能陳 就列可居人臣之位 不能者出言曰 長史名 危而不持 將顛曰危 顛而不扶 扶使起也 則將焉用彼相矣 相助也 且爾言過矣 爾指求言過指之言已 虎兕出於柙 虎是猛獸兕是野牛出是走 龜玉毀於櫝 龜是靈龜玉是璧玉毀是壞 是誰之過與 守者之責說 考証 本草云犀雌者為兕而形異犀似牛在鼻者小不脫曰食角二角者謂之毛犀角有粟文以麕細為貴賤紋理絕美者謂通天犀胎時仰視天土百物則形于角是能駭雞分水也古人 虎兕實錄 包然取其角為酒器戒爭也即今犀盃 虎兕實錄 奔突負鳴 畏其吞噬 在山者倏在柙武夫力而拘諸原走墮 嚴其守捍 既入者俄既出圍人輕忍縱諸柙

過子路然欲之一字不覺吐露真情○夫子引周
任之言陳力二字最重扶持是陳力處專就言責
上說分明把季氏當顛危之人看相字正照後相
夫子相字看不必添相替且字又轉到諉其過上
言虎兇出押喻季隄越人臣之紀法龜玉毀積喻
顛覆天府之典章正意須暗會是誰之過與正與
上無乃爾是過與相照

千姓篇云周任商太史一云周大夫未詳其出處
蓋右之立言人也○杖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
足盡相者之義○兇山經圖贊云兇惟壯獸似牛
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克武備角助文德

○冉有又為之飾說夫子之欲亦非無為者也今夫
顯與其地險固而又迫近于季氏之費邑固則彼險
阻可恃近則我侵凌可虞不及今取之後世而必
負固弱隣而為季氏子孫之所憂伐之者其亦有遠
慮矣○夫季氏實貪其利于今日何嘗慮其憂于將
來此特冉有強為之詞耳故夫子又責之說求君子
疾惡夫舍棄其所曰貪欲之而反必托為解免之詞
以文飾其非者爾誠君子所疾矣

以取字飾伐字但知費為季氏之邑為季氏子孫
謀耳寧復知有魯哉冉有此言沒奈何直陳供狀
處○君子十三字一氣成文欲字正與夫子欲字
相應此是誅心之論

○夫季氏之欲不過患寡與貧耳丘也聞先王之制
建國而復承之有家者不患人民寡而患上下之
分不均不患財用貧而患上下之情不安蓋上下之
情以和為極而均寔始之國家之禍以傾為極而不
均寔始之惟分既均矣則有國者有一國之租賦有
家者有一家之租賦何貧焉均而和矣則有國者有
一國之戶口有家者有一家之戶口何寡焉均而和
則安矣安則有國者可以長有其國有家者可以長
保其家而何傾也哉○夫既如是其均安而無欲將
無異于國中况遠人乎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招
來之而已不勤兵也既來之則相安于均和之內而
已不利所有也

憤禁禦之善而益其怒不徒為羶羊之觸
仲鷲猛之性而猛其威更甚于蠶蜂之毒
龜玉實錄 六屬處其體四北處其用八蓋處其占
名物重其等服食重其品采色重其飾
秋日而登之春時而攻之其有朽甲焉必不以積載之
夫瑕以致瑜命名以定物其有別差焉必不以積載之
卜師掌兆占人掌筮說莫之室而納諸積以欽其龜
刮摩任工辨識任賈既列之府而又襲諸積以貴其龜
六屬之產不絕于大川而漁師有常候納錫非輕典
萬錯之姿不乏于名山而非人有厲祭析封有異數
尊神道定民志則有龜
伸民信比嘉德則有玉

冉有曰今夫顯與固而近於費 今字正見非昔日之顯
費季氏私邑言勁敵
而文切禍所以可憂
今不取 今是季氏兵力盛時
矣此機不取顯與
後世必
為子孫憂 子孫季氏子孫憂是侵凌之
患此為季氏飾詞因以自解
孔子曰求君子
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君子泛說疾深惡之也舍曰
托為子孫憂之飾詞
考証 大全齊氏曰孔子之為司寇也
也若作文宜泛說 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顯與

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
之故孔子惟深責求以為非由本意也

謀國類 度其時 門庭勅敵 乘盛備之易于推枋
度其地 腹心要害 恃大忽之終于負固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 聞先王之制有國是
諸侯有家是大夫
不患寡 不憂
財少
不患不均 均以分言乃君分該得十臣分只
該得一便是均非君臣均平也
不患貧 不患
財乏
而患不安 安以勢言乃彼此相安君不思剪
其臣臣不思迫其君便是安
蓋均無貧 蓋
訓明所以患不患之故不均有貧均則公稅之人
各安其所當得全不見貧和安生均故均為先也
和以情言不和有寡和則公徒
安無傾 凡相傾之禍都起
之御各分其所當理全不見寡
夫如是 直頂上不患貧寡
而患不均安來
故遠
人不服 遠人泛言不服如聘問之
使不通事人之禮不盡
則修文德以來之 修文
明禮崇義君仁臣忠上下有章所為
均和之本也感格曰來不往伐也
既來之 此來字只不
限定疆
則安之 措置曰安
不奪取也
泰証 項仲昭曰忠信不立則鄉
社之禮不能以器刑措仁

季氏

作推原要說出均安和最關係意思添出和字傾字益和即寓于安故井及之傾不止于貪寡正為後蕭牆之憂張本重看○夫如是三字略不患寡二句勿添遠人一層均安便是修文德不必增出禮樂文章等項此遠人虛說下節方指顯與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則當陳力使之修內治而懷遠人乃不能強公室以致遠人之不服而不能來也更不能止其據國致魯國分崩大夫為患公室家臣又為患大夫分崩之中又難析而不能均安以各守定分也○內變若是即急謀補葺猶懼不免而反謀動干戈于邦域之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也叩其憂患之原特一欲心所致季氏固非善自為謀而由求亦非忠于為人謀者矣

相夫子即焉用彼相之相遠人不服而不能來提起歸重那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均分崩者上失權之家離析者下獲割之形所謂不均不安也○而字瞭頂上說憂在蕭牆所謂傾也正應轉于孫憂句亦從上患字生來

義不禮則節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文德之先自有壯國勢維人心者非空言仁義禮樂以修文德也

文德類 修內 敦本務農 國無三游則女實不荒 攘外 敬天事神 永言多祜則式序有功

王猷允塞 文物足驅三統 司壘可降好音可懷 于戈既戢 志氣足動百靈 枯矢有貢聖人有頌 德威 問邇安不問遠至 彰信明義以大征伐之權 文教 務耀德不務觀兵 歌雍咏勺以識禮樂之情 布四序絃歌 用休用勸用威 舞兩階于羽 惟和惟敘惟歌

今由與求也 今指仕 相夫子 輔顯危逸毀之季氏責二不能休 遠人不服 遠人泛指不 而不能來也 是不修文 邦 必泥定顯與 德以來之邦

分崩離析 邦謂公室分崩謂土地割據就大夫分 不能 公言離析謂人心解散就家臣屢叛言 而

守也 不能以均安和之國正責他 緊連上說言自家這等禍 變反思伐邦域中之顯與 吾恐季孫之憂 憂字照子孫 變反思伐邦域中之顯與 吾恐季孫之憂 憂字照子孫

在顯與 固而近 而在蕭牆之內也 明其患生 肘 腋憂至近也 蔡証全

邦分 十一年齊人伐魯非獨指顯與也邦分崩是大夫奪公祿四分公室季取二叔仲各取一離析是家臣屢叛陽虎侯犯公山弗擾相繼叛是也○鄭玄云蕭之為言蕭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焉故曰蕭牆

崩離 李氏盡誅之 無所入於公 叔孫氏臣其子弟 以父兄 孟氏取其半 以子弟之半 李氏得四分之一 皆盡 李孫氏得四分之一 征之 孟氏得四分之一 而貢 於公

圖 有道全旨○這章書因天下無道大夫執政如魯三家晉六卿齊陳氏皆蔑視其君而竊天子禮樂征伐之權故欲以公議維之正明已作春秋之意也始之以有道終之以有道可想見其感慨之深當時大夫因諸侯蔑視天子遂蔑視諸侯而竊天子之大權世道日變夫子欲以公議維之故發此嘆說天下之權操自天子天子之權又操于道今日之天

豫章羅氏曰昔季氏伐顯與孔子曰吾恐子孫之憂不在蕭牆之內也其後陽虎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為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牆之害者多矣

近憂類 岌岌乎介于左右耳目之側而莫之或察 世泄然起于宴私宮闈之間而莫為之所

圖 戈 干

孔子曰天下有道 是西周以前文武成康之天下民無二王謂君尊臣卑道當然也 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子能以道建 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子能以道建 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子能以道建

樂征伐 五禮六樂文德 七征九伐武功 自天子出 天子能以道建 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子能以道建

道 是東遷以後王綱不振五伯迭興謂君弱臣強與道反也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綱弛故諸侯得 自諸侯出 失政 蓋十世希不失矣 蓋是大

傳曰戈戟于楯也方言云戟是謂之子吳揚之謂謂之戈是也即戟也正義考工記曰戈柄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其制則同方言云楯自開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于開西謂之楯是于楯為一也戈短人執而舉之楯則以捍敵郭璞云于捍也所以蔽目捍身說文有枝兵也雙枝為戟單枝為戈玉篇兩刃戟也古作戟或作棘周禮載長丈六尺治氏為戟又揭也持也漢期門武士執戟以衛階陛之下曰陛戟

有道全旨○這章書因天下無道大夫執政如魯三家晉六卿齊陳氏皆蔑視其君而竊天子禮樂征伐之權故欲以公議維之正明已作春秋之意也始之以有道終之以有道可想見其感慨之深當時大夫因諸侯蔑視天子遂蔑視諸侯而竊天子之大權世道日變夫子欲以公議維之故發此嘆說天下之權操自天子天子之權又操于道今日之天

綱弛故諸侯得 自諸侯出 失政 蓋十世希不失矣 蓋是大

下何如乎吾不能不思有道之天下矣天下有道禮樂所以飾喜也出自天子而惟王盡制征伐所以飾怒也出自天子而惟辟作威雖諸侯且不敢干之况大夫乎不幸而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寔大夫逢君之惡以致此然自諸侯出蓋十世鮮不為大夫所奪而失者矣于是遞而推之自大夫出五世鮮不為陪臣所奪而失者矣而况大夫作備陪臣因而執國命三世鮮不失矣逆愈甚而失愈速大抵皆大夫之故也則皆無道之故也于是庶人不得不以清議繼之矣

天子諸侯大夫皆有臨民之責故曰出陪臣妄拂國政故曰執出自諸侯大夫已不復為天子之器故曰國命要其僭端雖始于諸侯極于陪臣寔起于大夫之逢惡故下止言大夫十世五世三世論理亦是論勢竊柄亂臣不可理論而可勢禁說他得而必失庶有微乎
○夫大夫專政者正諸侯之屬而陪臣之漸也吾因是而想天下有道焉禮樂征伐出於天子諸侯方奉而行之政安得在大夫○吾又因是而想天下有道

焉朝廷有刑賞匹夫有是非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庶人何議乎而無如其無道何也無如其政在大夫何也則庶人之議焉可已哉
公議不在朝廷則在草野夫子作春秋以匹夫執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正欲反政之在大夫者歸之天子耳曰庶人不議隱然自傷作春秋意使天下有道則我庶人也亦何冒知罪之嫌而輕議天下之事乎

魯三家專國政孔子警之說魯自宣公夫政以來三家分魯賦稅盡入私家以公室計之則宣成襄昭定凡五世矣以大夫計之則季武子歷悼平桓凡四世矣公室又貧私家又富諸侯又替則大夫久專宜不至于微然非其有而行之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理勢自應如此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然則三家之微魯也祇自微耳

這重書專論魯事定公五年陽貨已囚桓子子孫微當作已然看不是逆料玩本文故夫矣字正是就事感嘆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公之政本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寔兆于此此不

相繼為一世少自大夫出最重在此五世希不失矣失更不失政于大夫
諸侯陪臣執國命陪臣也國命政令即禮樂征伐蓋倒置三侯既久則視王章若侯國之命而專執之
世希不失矣逆理愈甚考証陳大士曰以春秋計隱桓莊率十世而昭公見逐以死是諸侯十世鮮有不失者矣如魯自季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已五世而桓子為家臣陽虎所執是大夫五世未有不失者矣大夫之臣執國命類敵已極少有三世不失者矣十世五世三世皆據往僭竊類庭燎可百專制時即履霜之漸事數之始猶扶天子以尊天子終遂不知存天子于可樂始猶假王法以申王法終遂不知非王法威可至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文武成康之世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隱莊桓閔之時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此僖文宣成之時
陪臣執國命此襄昭定哀之時
○天下有道天子自權出則政不在大夫政即禮樂征伐天子自權出則政不在大夫兼諸侯陪臣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不議不訊考証余猶龍曰當是時晉田氏專齊衛有孫寗宋有華何此輩皆以大夫為政春秋襄公十六年書大夫盟是也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然不可捫者庶人之口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故庶人與天子相終始者不議不察惇如誦詩讀書慶熙明之日月安不倍之誼不能以其力佐天子發不平之慨不欲以其口混朝廷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祿謂國稅歛之曰稅頒之曰祿去公室是不貢於公室皆入私家了君不得制其五世矣五世猶云五代政逮於大夫政是號令賞為大夫四世矣四世指季武子悼子平子桓子四世五世據已往言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故夫承上說來三桓三家皆考証余廣之曰按自襄仲與季孫行父執國政至成公朝行父逐襄仲季氏遂專魯歷襄昭定公凡五世行父猶稱史勤與子武子其孫悼子平子專恣故平子之子桓子為家臣陽虎所執桓子死康子殺嫡是後三家遂衰不復振矣

特隨時而指其甚者言之耳

三畏全旨○這章書全重在畏字上而知之一字正是示人指點路頭處千古言學曰兢兢曰戒慎曰恐懼曰畏總是常提此心不令放過惟恐一刻懶散流入小人一路耳上節平開下節頂不知天命落下

聖狂分界止在敬肆之間故夫子示人以抑心之法說君子之心常存兢惕者也而吾嘗覺其所畏者有三凡日用動靜皆天命所流貫君子觸處見天則觸處生畏有惟恐失墜者而德望尊隆足為師保者大人也君子畏之悚然嚴憚因大人而愈凜也典謨訓誥方策所載者聖人之言也君子畏之誦法佩服觸聖言而倍醒也天命大人聖言視之若見有三而君子之畏總之一良知之所提醒耳

畏是自家心上工夫三畏只是一畏天命固是源頭大人聖言亦各有畏處若以大人聖言俱屬天命則是一畏非三畏矣

○君子惟知所畏自能無所不畏若小人惟不知天命之可畏而不畏也天命不長何有大人則狎而不

知尊窺之以私心則非道而欲以悅之伺之以有間則非分而欲以干之何有聖言則侮而不信非叛聖賢以自恣即借聖賢以自文一念昏昧即流于無忌憚故君子貴于知所畏也

知字極重天命極希微小人昏迷無從理會故輕之而不畏狎則不尊侮則不信畏則君子不長即小人正千古學問關頭

孔子見人喜言生知不喜言學知故說知一也有生而知之者雖原不廢學特其本體靈明不受拘礙即能依其所生之知以為知者此惟最上者為然也然天下之生知有幾哉有多聞多見學而知之者是即次于生知而可造于上者也有若憤若悱困而學之者是又即次于生知而未至于下者也惟困而不學即失之于生又不求之于學民斯為下矣然則學其可已哉

這章書只重學字不重生字數個知字指著甚麼若說是見聞之考據連生知也不能廢學了這乃是中心有悟而自透其覺性者也覺性誰人不有但落在氣質上有蔽與不蔽之分生知者一毫無

學修難期、旭日初升月恒有象
丰骨宜堅 蒙泉初達聖功伊始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 畏是戒慎恐懼意三字是隨時隨處無不觸目儆心 畏天命

即天所賦之理即仁義禮智是也 畏大人 大人是有德位的人 畏聖人之言 聖言即

語之謂畏有佩 蔡証 論衡云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其謹服不敢違意 蔡証 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人不能知天

潛夫云聖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是故聖人之心天之心也○陳眉公曰孔子畏大人孟子藐大人畏則不驕

藐則不諂 敬天類 一念不生務與莫為者默相享中道也 一物不著務與莫致者潛相孚

正觀天命則一身之禍福一時之休咎係于食息言語之小者不敢不與民同患 遠觀天命則萬物之理亂萬年之否泰關于人心學術

之大者不敢不與眾異趨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小人勿說太低不知性 狎大

人是輕藐雖嚴 侮聖人之言 侮是戲玩雖誦 蔡証 伊尹

憚而實不尊 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 颯固知畏與不畏治亂之所關也其嚴乎

狎侮類 輕忽 附之而不得所私則激其憤非之氣 慢藐 忌之而必欲出其右肆其奸說之說 睥睨其間 無禮義以閉其志不懲勸不知分之當謹 玩弄其際 無中和以平其氣不摧折不知禮之當謹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生知是自有生以來良知具在 學而知之者次也 這覺性來次是亞于上的 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 困是心思窒塞事理不通必百倍其功 困而不 學民斯為下矣 此方為下意 蔡証 按記云學然後知不

人在桎梏中百方求脫自有亨通之時如今醉人不醒以泥塗為襪纏尚不知困焉知學所以為下愚○正義曰左傳昭七年公如楚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知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是其困而 生知類 天縱 理足于性其取精簡 學而之者也 神授 識據于初其與靈尊 宜應宜明 悟起而即照 守其質而勿使之蕩 克庸克聖 鑑沉而能遠 因其初而勿流乎習

學知類 物漸達其故 治其聰明出而為觀察之事 趣彌引其新 策其愚鈍而為學識之功

蔽自然覺悟學知者受蔽尚淺一學便通困知者受蔽已深然力學亦能通上的固是首出者次與又次亦即次于上者不甚懸絕乃相近意也民斯為下玩一斯字要見民不如斯仍復下為上耳語氣全是為此等人說

思者聖功之本然人心易放難收故夫子約言君子之思說道理只在日用馳空固落昏沉妄想亦屬馳逐吾見君子有九者當身之思視思其明毋以亂色蔽天明也聽思其聰毋以好聲壅天聰也色則思溫暢和氣于面目也貌則思恭儼風裁于肢體也言思思焉無浮游之想也事思敬焉無慢易之心也有疑思問實之使明有忿思難辨之于早見得思義以理而自制斯乃君子之所以勤而不浮動而無過者也這章書是慎思之法思之體渾渾淪淪不可言一而况于九若感而通之雖百千萬億而無思之體目若何有于九九者天下與我相交觸而我與天下相應用不過此九件故思亦若與之為九耳非因思起明思即是明視聽自有明聰之體色貌自有溫恭之體不思則失一思則得矣離忠非言離

敬非事此樞機之地不可不慎疑或不能開忿或不能平見得或不能淡此毫芒之辨不可不惛不惛是還事配擬所謂天理流行隨處克滿有思寔無思也

見善全旨○這章書人只知開看以見不見慨想却不知言出處之全而先言見善見不善云云分明從學問源頭說起耳其實求志達道只此董根基人也但渾渾還他見未見自有輕重于上節不得遁抑

學以誠身為本以經世為大故夫子有感而若嘆若嗟說古語有云人有見善惟恐失之如不及然見不善惟恐染之如探湯然砥名勵節之士也如此乎其修持一身吾曾見其人矣與吾所聞之語合矣何幸見聞之合耶

此當從學問說善不善兼人與事言如字有惟恐失恐免之念是內外境而切鑒戒觀摩者與大學如惡惡臭也就意言者不同然講見善二句渾渾渾還他古語亦須與下行兼合一對照見用行已有其意吾見與吾聞合大有欣幸意在不得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思者心之官心常在謂思君子隨處心存其目有九九思修身涉世之

要視思明明者昭融不蔽之天聰思聰無滯之妙色思溫色是見于粹不冷不煖謂之貌思恭貌是容之動于身處

溫也非一味和是欲言之事思敬敬有遲回疑思問疑是心惑處疑自然

心口如一故不然徒忿思難念是怨恨心中不平也一見得思義見

問無益是臨得利之際思義是參証視為先陰符經曰心生于物

所得必求當于理意死于物机在耳目口鼻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日眼四色即此

視聽類視以作替觀物察則收視返聞以慎思

不與聲色同消沉詞以達意言類本諸立誠之修以司吐茹

不隨象賴相徵逐嚴肅恭事類戒務之紀

文以足志克抑畏致行之本誓御亦樂

本諸惟幾之救以布其章施根諸厥猷之翼以糾其程度

君子以從容中道言無待於思此見誠者天道

九思次第自身而言視明聽聰色溫貌恭言忠兼內外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善自愛踴言如不見不善如探湯善

自穢途言如探湯有不使加身意如湯方泐不敢染指吾見其人矣是見此善善

聞其語矣語即是如不及蔡証孔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

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曰

狐向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

見聞類欣逢低徊及之神情在兼葭白露之間

農夕樂與數以結想而喜托交臂之知

旦暮扶相親以躬逢而適我素心之會

隱居以求其志隱居雖無事可做而志向則定尋求無

為已行義以達其道行義是去出仕行其君臣之義道即

乎天真推移吾聞其語矣達道之語未見此

竟作妻涼語

○又有之人有隱居以尋求其有為之志行義以達其共由之道者求志則藏器待時而非泉石之癖達道則以塞為通而副霖雨之望如此乎其担荷一世吾徒聞其語矣殆未見其人也何見聞之未盡合哉今吾亦安得自修之士而盡與之以為用行之學乎居字與行字對看此身可隱此志常要流通一時不求便與天地萬物相間隔矣窮則念念不滯將位有事定定盡定于獨中達則念念不差在功名中而仍以性命付之此所以未見其人而愈不能置此語回思所聞所見之人而愈不能一日置此人將而與人俯仰低徊見夫子恍乎欲遇不是絕念索然

齊景公言○這章書夫子以生死之說醒天下見人當立德也德字即詩所謂異齊景公有千駟而無德而人已死夷齊有德不惜死雖死猶生只一德字結生死之局豈以貧富二字遂足定稱名之案世人多附趨而快一生寧知立德而堪不死即如齊景公有馬千駟生前之都豈享厚何如乃死之日民

論語

得以達祭証天全陳氏曰伊尹太公以富之者方其道之人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休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庶幾乎此

隱居類

養恬 舍貞丘園 泉石之緣先驚其半世處晦 韜光畎畝 組修之素蚤訂夫千秋

行義類

蒞官 生平疇昔之抱隨遇而設施策各 經綸康濟之略隨時而展布

以家修為廷獻 離疏躋而登廊廟非求升斗以自活以幼學為壯行 起畎畝而仕王家非求一官以自肥

上荅主知 下副民望

齊景公有馬千駟

馬四匹為駟千駟是四千匹極言其富死之日人心思慕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

景公不討崔杼之逆無大義可稱伯夷叔齊餓於首陽

民到今稱之

今是孔子之時稱是頌其義也

誠不以富

一富而名溼一貧而名著亦祇以異而以清風信乎人之所稱誠不在富

乎人也異乃奇其斯之謂與詩人所重只在此不必異之異以德言其斯之謂與填入夷齊景公事定

無德而稱焉豈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生且不恤遑計身後名乎豈知直道千古不泯民到于今猶指其事而稱頌之○可見人之輕重于生前死後者不係于貧富惟其德之異于今耳信有如詩所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正此清風高節之異于人之謂與故千駟窮千古貧僕富春秋

景公貴為諸侯而止曰有馬千駟削其貴而存其富若曰此焉足貴也富人而已矣富人無德何以稱之夷齊餓死首陽高其德而諱其死若曰此何嘗死也而微夫有德何傷焉民到于今稱之是夷齊之德留在人心故雖死猶生○當日夷齊只率其常德非異也特彼不與流俗同以景公形之彼自異耳然所引誠不以富二語則從上文打開來非斷上文也

首陽山馬融謂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是也禹貢所謂雷首山也○三秦記曰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異武王誠之不食而死

陳元全言○道本大同異非所以為道即非所以立

祭証

天全馮氏曰夫人必有異于流俗而後稱之君子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于彼也君子之于斯世其可同于流俗哉

景公言錄

頌厥德 政柄歸卿養民巨奸盜國之弊 喪厥聲 兆姓駭淫盡行天性刻薄之事 梓為不道失駕馭之方 入門三踊者悼先鞭之無從 盟于太宮成委繼之漸 乘簡書逆者恨馬腹之不及 短髮心長皂下已多蹄躡之駕 國高繼謝又乏千金買駿之奇

夷齊贊錄

不為餓夫冷白骨 北海之避尚有與時 不為易世朽青山 西山之居且無生日 精爽不死 托知已于山靈 天生芳草招烈士之魂 介骨猶存 付愁心于草野 地闢高山鍊孤臣之骨 砥千秋之高節 以片石砥乾坤則持世之精不朽 嗟百世之清風 以一杯懸日月則風世之魄愈長

正討罪為死君 隱隱山巔天地日月之光尚餘一隙 斥善述為不孝 冉冉方外神農虞夏之脈尚聯一綫 留生氣以奉死君 挈同題以為死友

陳元全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子指伯魚異聞就對

伯魚問曰夫子亦有異聞乎

教也詩禮一脈乃先王垂世之大法歷代相傳即夫子亦有不能為異者此道術所以歸于一統耳只說聖心之公無味

陳亢正崇教于言求道于聞者故謬于群居中忽雅言為無奇而欲從父子間証一密諦乃問于伯魚說子于夫子家庭中曾亦有異聞于夫子乎蓋欲得其有異無異便可以窺聖教也○伯魚對說吾非無所聞寔未嘗有異也蓋夫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有異聞當于此時矣第說學詩乎鯉對說未也夫子說不學詩無以言是以詩為言教也鯉退而學詩焉○然此其偶也及他日夫子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有異聞當于此時矣亦第說學禮乎鯉對說未也夫子說不學禮無以立是以禮為立教也鯉退而學禮焉

兩獨立俱可異聞處夫子嘗獨立鯉亦嘗過庭那時只聞得學詩乎二句只說得不學詩無以言一句這也還道是偶然誰想他日原是這等獨立原是這等過庭畢竟學禮之外更無說話此伯魚極善形容處

○是獨立之時鯉不過聞斯詩禮二者皆雅言也何

曰未也 未言也 嘗獨立 指說鯉趨而過庭 庭行也禮堂上

不趨堂下布武所尊在上過之必趨不 敢翔行也獨立獨趨言教可以私也 曰學詩 詩是詩

學禮乎問其曾得手與 否非至是始訓以詩禮對曰未也 未也言其未得乎 不學

詩無以言 詩之教委婉有不 蓋之味故可以言 鯉退而學詩 非自今始學但

服習之求 其可以言 ○他日又獨立 又獨立 嘗字看鯉趨而過庭 此句亦見

曰學禮乎 禮是 禮記對曰未也 亦言其 未得手 不學禮無以立 禮之

方有不易之 矩故可以立 鯉退而學禮 求其可 教端

學禮類 彰軌 動有所作而致恭天下不可得而易 受規受矩 五行之用樊如繩于禮則五官各有定位 亦步亦趨 神明之用易擾節于禮則神明默以

○聞斯二者 二者指學 詩學禮 ○陳亢退而喜自問一得三 一是一

三指下 聞詩聞禮 聞禮知學禮之能立 又聞君子之遠其

三件 聞詩聞禮 聞禮知學禮之能立 又聞君子之遠其

子也 君子指孔子 遠是疎遠

參証 張公亮曰常人疑道有異聖人視六經之流行天 壤者無所容其異常人以子可私聖人視一貫之

統傳人世者不啻為其 使詩禮而果自今日始聞則 亢平日之所聞者何物謂聖人真有意遠 則夫子之

所以遠子 者何道 問一得三 善為取 誥語不嫌煩數

意外之承領 言及之而得即言之不及而亦得 言外之會心 一之不期而往即三之合併而來

平日與二三子雅言詩雅言禮而亢也聞之亢得其二 他日與具子又雅言詩雅言禮而亢也聞之亢得其三

邦君之妻 妻齊也言與 君稱之曰夫人 君稱諸侯稱之夫

扶其君也兼有承 夫人自稱曰小童 自稱對君稱說謂內

祖祧母儀一國意 邦人稱之曰君夫人 邦人本國臣民君字即小君稱諸

知 邦人稱之曰君夫人 主內之義不是云君之夫人稱諸 異邦 兩君相享夫人出焉故 曰寡小君 謙言德取無能

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異邦人外國臣民 尊

異之有○陳亢退而喜說所問者一所得有三聞詩可以言聞禮可以立又聞君子之疎遠其子而不私也子禽始亦善于探聖教哉夫有異聞則為私其子無異聞則為遠其子信如亢也聖人處父子之間益亦難矣

聞斯二者見得詩禮夫子所雅言弟子所共聞何有異聞○問一得三此是亢寔有所得處亢意以詩禮夫子之雅言但向也習而不察一得子提醒則恍如有得遠字只對私厚而言君子不私厚其子亦足破世人異同之小見豈不是長了一見識不說壞陳亢亦自好

禮禮子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所以殉葬者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

亢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二子者之為之也

于是弗果用觀此亢亦知禮能言者矣夫非伯魚導之使學與

春秋之時妾為夫人以媵奪嫡閨門匹配之分蕩然矣故記者記此所以謹化原也意以正名定分莫重

於邦君邦君之妻與君敵倅此其名甚不可苟也所以君稱之如告之宗廟傳於朝野必曰夫人夫者扶也明其扶陽之義而不可以寵倅易也此號一正而內外遠近其稱號從此而定是故夫人雖自稱曰小童而邦人則稱之曰夫人從君之尊以尊之也稱之異邦雖曰寡小君而異邦人稱之則亦曰君夫人從邦人之敬以敬之也假如不是邦君之妻邦君雖尊顛倒名號匹夫能無後言乎縱國人亦憚于威異邦豈無公論乎

這章書是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二語註脚須知此箴邦君語然中間插入自稱小童句則此難之戒嚴矣亦若為男子輩并箴及夫人

考 天子之配曰后言在后不敢副也諸侯之配曰夫人言扶助其君也卿之配曰命婦言從夫受命于朝也大夫之配曰內子言在閨門之內也庶人曰妻妻齊等也

四書經圖解論語卷八終

參証 按春秋首稱天王仲子之門書秦人歸春秋大書之意矣

考証 天全仁山金氏曰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于小男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夫則比于男子矣至于天子之妻始曰后直比于繼天之君矣

夫人實錄 邦君掌外治陽道也父道也乾道也夫人司內治陰道也母道也坤道也

順扶健 秉肅雍親沼沚不與江汜騰妾待年于乃字內翼外 風鵲巢代樛木不與參昂衾桐荐枕于宵征蚕練可以明祭祀 陰德之徽猷與陽德之剛貞並著蘋蘩可以荐馨香 坤體之鎮重與乾體之嚴肅齊隆母地與父天並立方可效法乎陰陽 以德而配德位內與位外同尊方不等夷于嬪御 以貴而從貴有禮焉以秩其分 正位中宮遠邇則家 有分焉以定其名 幽閑自淑母儀以光

